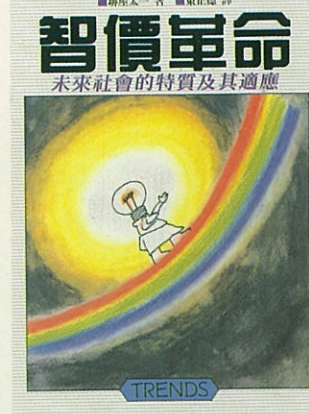


10 詹宏志 / 主編 社會趨勢叢書



定價 125 元

8 堀屋太一 / 著 東正德譯 社會趨勢叢書



定價 125 元

系列新書 10 民間的力量

楊渡著 台灣社會的現代啟示錄

鹿港小鎮鎮民示威反對杜邦公司在他們家後院設立二氧化鈦化學工廠，史無前例地迫使一向予取予求的跨國公司宣佈放棄計畫；臺灣的老百姓與輿論界強烈懷疑核能發電的安全神話與存在意義，也史無前例地迫使一向高高在上的行政院無限期凍結了核四廠的興建工程。

這些波濤洶湧的自力救濟事件和言論推擠現象，在臺灣，究竟代表了什麼意思？深思的新聞工作者楊渡先生說：「……一股隱隱然的力量正在崛起。那就是——民間的力量。」

楊渡的洞見是驚人的，結論是大膽的。這個結論，在我看來，基礎恐怕不同於多數社會學者以爬梳資料和系統思考所得到的抽象結論；相對的，楊渡先生提供的，實際上是一位「腳到」「眼到」的現場觀察者的見證。

楊渡把他近幾年的報導文字整理成這本《民間的力量》，從他的觀點和他本人的背景，使我們感覺到這本書不尋常的意義，希望讀者不要錯失這部重要的時代見證。

系列新書 8 智價革命

堀屋太一著 東正德譯

未來社會的特質及其適應

在眾多描繪未來社會的先知話語中，一位日本人加進來了，那就是提出「智價革命」一詞的堀屋太一。

堀屋太一是日本知名的觀念作家，也是受人敬仰的企劃人才。他主持日本東京「萬國博覽會」，是歷史上主辦萬國博覽會的地主國唯一不賠反賺的一次。「筑波科技博覽會」也是由堀屋太一所主持的。

堀屋太一不僅在實踐工作上令人敬佩，他提出的觀念往往也發人深省，領導日本知識界的潮流。譬如他發明「團塊的世代」一詞（特指日本戰後新生代的人口現象），以及「新人類」一詞（指一九六五年以後出生的日本青年，他們完全沒有貧窮和戰爭的記憶），都曾經在日本引起廣大的回響和討論，堪稱日本觀念界的重量級領導人物。

一九八六年初，他推出新作《智價革命》，指出未來社會以「智價」為其特質；觀念一出，再度震撼日本知識界，成為今年的熱門話題。也使日本人在接受「後工業社會」、「第三波」、「資訊社會」等詞之餘，終於有了自己的解釋未來的語彙。

社會趨勢叢書 出版緣起

- 我們不能等所有的問題都爆發以後，才慌忙地來彌補錯誤……
- 我們的社會不再只有一條明顯的道路，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多種可能的路……
- 我們必須主動地探索社會上正在發生、即將發生、或可能發生的結構性變化……

什麼是「趨勢」？我們把它解釋為「正在發生、即將發生、或可能發生的社會結構性變化」。在這個解釋下，「趨勢」起碼有兩個特性：

- 一、隱而未顯的特性
它是「滲透性的」，它一點一滴地變，浸淫日久，才蔚為波濤壯闊的大變化——沒有用「長期的」眼光，不容易看到它的真象。
- 二、改變結構的特性
「趨勢」終極地是改變了一個社會的結構，所以它的影響層面往往既深且廣。因為「趨勢」有著這兩個特性，我們覺

得一種新觀念的「趨勢研究」的推廣與發展已屬刻不容緩。遠流出版公司的《社會趨勢叢書》可以視為這一類努力的一部分。

《社會趨勢叢書》希望透過本國著作與外國譯作兩類專書，推廣「趨勢研究」的觀念與成果。一方面，從研究結果中得到對未來的社會發展有一些認識與準備；另一方面，則從研究的方法中歸納出「趨勢研究」的種種可能途徑。

叢書的主持人，我們邀請到詹宏志先生。他不但是國內從事此類研究或寫作最早的人士之一，也被認為是國內趨勢研究有成績的研究者。目前已出版十冊，應該

是關心本土發展的人士，所重視的書籍。

- ① 趨勢索隱 / 詹宏志著
- ② 分眾的誕生 / 黃恆正譯
- ③ 未來五百最佳工作機會 / 洪榮昭博士譯
- ④ 核能兩面觀 / 陳晴美博士譯
- ⑤ 高齡化社會 / 東正德譯
- ⑥ 綠色革命 / 李約翰譯
- ⑦ 糧食第一 / 李約翰譯
- ⑧ 智價革命 / 東正德譯
- ⑨ 城市觀察 / 詹宏志著
- ⑩ 民間的力量 / 楊渡著

王榮文

遠流出版公司 地址：台北市汀州路782號7樓之5 電話：392-3707(代表號) 郵撥：0189456-1遠流出版公司

41 78年3月

台灣職業軍人： 徬徨在戰爭與和平之間



人民有權決定不要核電廠
二·二八歷史證言 / 永遠的王添燈
宜蘭 / 清查獵殺者



紅色的聯想……

當蘋果掉下來的時候，牛頓富有創意的聯想，使他悟出了萬有引力的奧秘，這不僅是一則科學理論的發現，更是一份探求萬物的執著。

同樣一份執著，紅色的  象徵震旦行創新經營的精神，復以無比的服務熱忱，引進日本 SHARP 研究新血，融匯成澎湃的經營力與商品力，在應用科技的領域裡，帶引您邁向資訊時代的新境界； 誠如紅色果實，期待與您分享！

SHARP

電子黑板、傳真機、電腦、打字機、影印機——
提昇您辦公室自動化的品質。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
AURORA CORPORATION

總公司：台北市松江路148號8樓
電話：(02) 563-9971

人間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社長 / 張志賢
總編輯 / 楊憲宏

41
78年3月1日

編輯部

調查採訪組組長 / 鍾喬
執行編輯 / 曾伯堯
圖片編輯 / 李文吉
美術構成 / 李 室
調查採訪記者 / 陸傳傑 簡慧蓉
攝影採訪 / 李文吉 顏新珠
特約採訪 / 陳列 王墨林 藍博洲
林柏樑 賴春標 吳仁麟
蔡明德 鍾俊陞 李翠瑩
蔡雅琴

業務部

社長室特別助理 / 許靜芳
廣告部經理 / 何繡梅
副理 / 吳明達
公關部經理 / 陳映三
發行經理 / 廖嘉辰
發行部 / 林正峰 陳淑芳
王培蘭 杜慧如
財務部 / 吳文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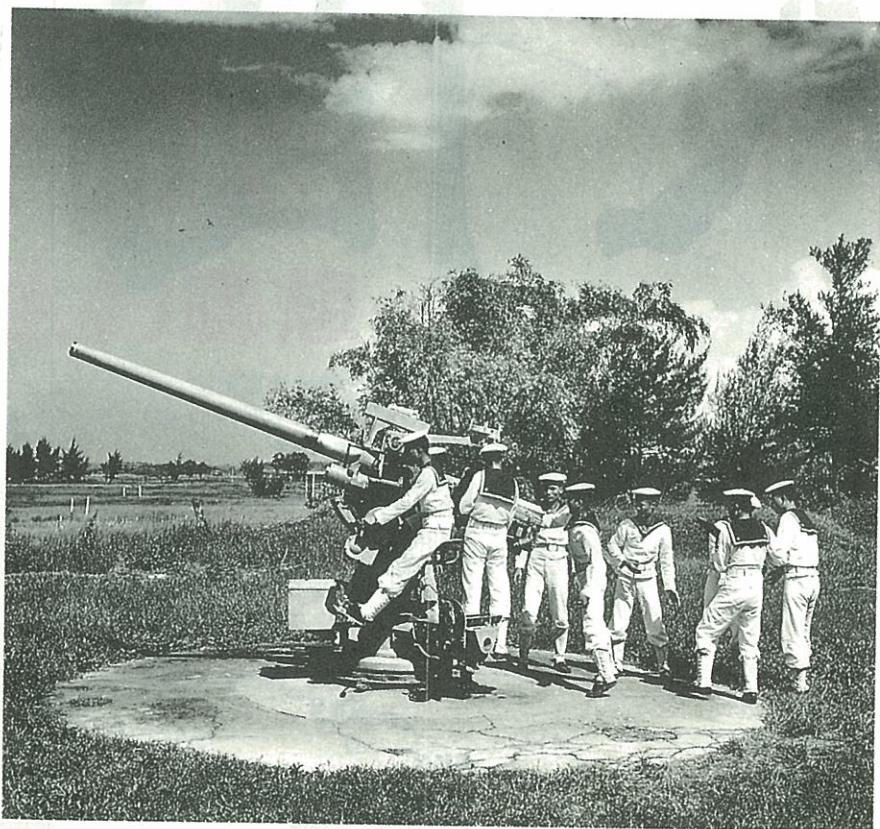
《人間》對於以下諸位曾經並且繼續創造和
協助、關懷《人間》理念、工作和風格的朋友，
充滿了感謝與尊敬：

高信疆、黃春明、尉天聰、王禎和、王拓、
蔣勳、林懷民、關曉榮、阮義忠、張照堂、張
曉春、徐正光

人間



跟隨台灣社會的高度資本主義化，
軍隊也被納入管理化社會的總結構中。
1950年代冷戰對峙局面影響下，
台灣軍事構造的「反共、仇共」口號，
因而在管理化、非戰化的
資本壟斷局面下，備受挑戰。
(攝影/人間資料室)



7 人民有權決定不要核電

「關切核電危害委員會」1989 聯合聲明

撰文/關切核電危害委員會

9 核能安全靠「公關」?

撰文/方儉 攝影/李文吉

12 到深山攔截

撰文/攝影■李文吉

21 《人間民藝》 科爾沁孩子和他們的蒙古版畫

撰文/戴晴 攝影/林育德

《台灣職業軍人》專輯

32 《台灣職業軍人》系列：導言 徬徨在戰爭與和平之間

撰文/楊憲宏

37 《台灣職業軍人》系列之一：總觀察 徬徨的武裝

撰文/陳映真

43 《台灣職業軍人》系列之二：調查篇 無可奉告：一份被封存的軍校報告

撰文/楊憲宏

53 《台灣職業軍人》系列之三：軍校篇 我不幹軍人了！

撰文/楊憲宏

63 《台灣職業軍人》系列之四：宣傳篇 現代版拉伕

撰文/陳文

68 《台灣職業軍人》系列之五：卅年前的歷史 請聽聽我們的控訴

一羣三軍官校停訓生的心聲

70 《台灣職業軍人》系列之六：體制篇 誰的國民革命軍？

撰文/陸傳傑

93 《台灣職業軍人》系列之七：意識型態篇 國防是怪物，政工亦然

撰文/林育德

113 《台灣職業軍人》系列之八：老兵的故事 跳太平洋也摸不著路

撰文/陸傳傑 攝影/李文吉

121 《台灣職業軍人》系列之九《人間放談》 軍隊國家化與國防預算監督

主持/楊憲宏 攝影/顏新珠

135 《民衆史》 永遠的王添灯

撰文/藍博洲

發行人的話

近一年多來，連續幾件重大新聞，使解嚴後的社會對台灣的軍方勢力側目。

1987年，國民黨「七七」十三大中，軍／情治方面的黨代表，儼然形成一股巨大勢力，足以影響黨內的民主。

也在去年，軍·國防部的情治系統，悍然宣稱將沒收存檔中的、雷震獄中日記「焚燬」，拒絕將日記交給雷震的遺孀，監察委員宋英女士。

去年末，在媒體、孫立人將軍在島內外的舊部呼號奔走下，展開孫立人將軍翻案運動，曝露了一段廣泛牽涉到美國、蔣氏家族、黨和孫立人之間的苛烈的鬥爭和漫長、可怕的沈寃。

1988年開春，原籍苗栗的空軍中校林賢順「叛逃」大陸。事後，軍方對林賢順叛逃背後曝露出來的空防、地勤結構不可思議的疏忽，百般諉詞飾過，林氏家族似乎受到某種政治壓力；林妻陳雪貞在案發後，神秘「失蹤」數日……

叛逃事件的次日，桃園空軍懷德軍事監獄發生暴動，鎮暴武裝開入獄中鎮壓，但次日開始，消息中斷，也不見調查和追究真相的行動。

中央民代退職方案遭到國民黨系老代表強烈抵制，其中軍系老中央民代更形成一個集團，積極以影響明年總統選舉為要脅抵制離退方案。

1949年，在內戰中失利的國民黨黨、軍、政部門和難民組成的巨大的系統，撤退到台灣來。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為圍堵赤化的遠東亞洲大陸，在亞太地區形成「半月形封鎖」戰線和層層疊疊的反共安全軍事協防網。台灣被編入封鎖戰線的前線基地。國民黨一面雷厲地展開冷酷的肅清，一面在美國反共軍援下，整頓、重編了強大、組織嚴密、政治上「純潔」、而具有超級特殊政治地位，除台灣最高權力不受任何行政部門監督的軍部勢力。

在將近40年的戒嚴體系中，台灣軍部，是執行戒嚴的主要武力。武力支持了戒嚴體制，而戒嚴體制使軍部勢力和組織不斷地肥大、不斷地神秘化、不可聞問化、特權化——以及隨台灣經濟的富裕化而腐敗化、顯預化。

1987年初，全軍最有威望的「領袖」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體制，國民黨的政、黨、軍各部門，於是開始了現代資本主義管理化國家形成過程中艱難、痛苦、複雜的蛻變和一系列「挑戰—對應」的過程。

上述去年以來軍方一連串事件，就是這過程中必有的「紕漏」。

當軍中政治和思想結構在社會的富裕化、物質化，最後並在豁然解嚴中崩萎；當「共匪」成了「中共」；當士兵將校的父兄越過「前線」到「敵區」探親訪友；當整個黨和政兩個部門都在無法規避地走向「土著化」、資本主義管理化，握有強大現代武裝的支配裝置——軍部，在思想、政治、組織和管理各方面的全面改造，已經成為國民政府和廣泛民衆所面對的、緊迫而巨大的問題。

〈人間〉雜誌本期軍事專號，便是在這樣的認識和問題意識下展開艱苦的編輯工作的。因此，我們的目的，絕不在激怒軍方以譁衆，而是挑開40年來冷戰邏輯的硬殼，審視問題的核心，希望對於由美國遠東基地國防與中國內戰國防重疊的台灣武裝，向冷戰歷史的緩解、民族分斷歷史的趨於結束這樣一個歷史時期的台灣武裝，順利蛻化和重構，有積極的意義。

新年以來，〈人間〉編輯方針變的一面，無寧是明顯的。但〈人間〉更多地是她不變的，以台灣的人與土地為關心焦點的精神。在嗣後的計劃中，我們將推出讀者久以熟悉、卻更為深入的〈人間〉式的人文報告。

陳映真

讀者投書

“人間”：

您好，讀完這一期的“人間”，對於你們將“人間”的視野，由台灣擴展到大陸，如今又再繼續地開展到歐陸，並且由現在的眼光回顧歷史，實在深感欣喜。

關於西班牙這個國家，對於身在台灣的我來說，可以說是幾乎是陌生的，除了知道破碎的人名，例如，畢加索、達利、塞凡提等外，一無所知，不知道“西班牙內戰”，不知道“國際志願兵團”，更加不知道兵團之中居然還有我們的同胞，他們奉獻出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去為一個信念，打一場艱難痛苦的戰爭。這一個信念不就是“人道主義的發揚與世界一家的胸懷”嗎？文中的一段文字深刻的描繪出他們的心態，美國志願軍貝里從西班牙寫給母親的信上，很生動地反映出參戰的動機。他寫道“媽媽，人的一生不只是活著，還要做一點有意義的事。在西班牙這裏，有成千上萬的母親像您一樣，從來沒有過過公平的生活……”

生在80年代台灣的我，雖然沒有機會恭逢那場聖戰，但是除了對兵團的每一位兵士們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之外，我相信，人道精神的發揚在今天的台灣仍然有機會加以發揚，例如貴社成立的“愛兒基金會”，就是可以發揮人道精神的機構，所以，希望能夠加入基金會的義工行列，雖然已經是大三的學生了，但是卻迫不及待對這個哺育我21年的社會做些回饋，誠如兵團兵士貝里所說“人的一生不只是活著，還要做一點有意義的事”，不是嗎？

祝 編安

讀者 蕭黎明

主編先生：

人間雜誌向以報導事實、關懷鄉土立刊，三年來，以不卑不亢的語氣，娓娓道出荒蕪40載的歷史，真摯親切之情，真實深刻，淒訴絲絲，近幾期又見貴刊不再以鄉土為唯一訴求範圍，報導涵蓋南京大屠殺以及西班牙內戰等，令人亦驚亦喜，然而，對於貴刊40期所製作的NO PASARAN特集，心中一直存有疑惑。

該系列作者自身的定位，似乎與貴刊以往之理念不盡相符，展讀全文，作者好像站在一個相當堅持的立場——共產黨或社會主義當家的政府，就是人民的政府。法西斯及資本主義就是剝削人

民的主義，以如此嚴峻的二分法區分善惡，是我認識貴刊以來所僅見，尤其在“西班牙內戰國際志願軍寫真簿”一文，極盡稱頌英雄，神化志願軍之能事，似乎真實性不高，且有渲染之嫌。印象中，類似的文章及筆法，只有在國防部自編政治教材，亦或激進的左派文獻可以找到。該文滿紙正義、自由、尊嚴，及一面倒的左傾，就好像是“左傾版”的革命軍月刊或奮鬥月刊。

如此銳利的作品，刊登在貴刊上似乎稍嫌唐突。如此不免令人懷疑，這與貴刊立刊宗旨有何關連？主編先生是否想傳達什麼特殊的訊息？還望見告。

祝

編安

寄自美國俄亥俄 葉志恒

親愛的人間：

感謝你們將關懷的觸角伸展到我的故鄉——澎湖。希望貴刊第四十期的「看哪！澎湖潭邊村」一文，能喚回即將淪陷於台電污染的澎湖灣。

我很慚愧，身為大眾傳播界的一員，卻僅能在人羣的背後為故鄉的苦難黯然神傷，而無法為鄉親的「冤」、「情」仗義執筆。因為，一如愛故鄉，我也願故鄉的親人免除黨政軍無謂的干擾。原諒我的懦弱，雖然逃避與說謊的不負責任是相同的。

依然還是代表澎湖人向你們道謝，很高興終於有「人間」重視澎湖，我也會邁開無所畏懼的步伐，為「保鄉」、「護鄉」而與「人間」同行。

讀者 賴登蓉

貴雜誌在最近的兩期（38、39期），內容都讓我這個在海外十幾年的人有深刻及深沉的感受。

在於39期（1989年元月份）中，於第50頁上，有先父（編按：即郭秀琮先生）的遺照乙份以及有關於他身平的一部份短暫的介紹，其中有一項是貴刊上的錯誤，那是家父是台北一中（建國中學的前身）畢業，而不是台中一中，希望貴刊的資料室可以將此項錯誤更正。

祝一切順利。

郭明祥 敬上

去年底與《人間》的編輯羣談到要製作《台灣職業軍人》這個題目時，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很難做」。可是，當我們放手去採訪收集資料時，發現許多軍校生、軍官是那麼願意與我們一起討論，既與他們切身，也直接關連到整個社會的「軍事社會」生態問題。

採訪的挫折仍是空前的。因為沒有一名受訪者願意見真實姓名。有些受訪者甚至告訴我們：「我覺得，你們做這題目，可能會傷害到許多無辜的人。」他認為，軍方人士一定會查辦，他說：「如果查到我，他們不會直接對我不利，可是却會去傷害到一些我的朋友與親近我的人，讓我知道就是因為我，讓我難過，讓我覺得對不起他們。」另一名受訪人說：「軍方正在擬定許多改革方針，改得慢，却有在改，如果你們報導，讓他們覺得負面，讓他們覺得受責、受挫，他們可能索性就放手不做。反正怎麼做，你們都罵！」

我不知道，「軍方」是否真的會這樣。如果他們的說法是實在的，這樣的「軍方」是非常不成熟的——人格上不成熟的，像被寵壞的小孩。

一起工作的圖文編輯李文吉、林育德、陸傳傑在寫作過程中，不斷與我交換意見。我們都不曾有機會用這麼長的時間去思考「國民革命軍」的歷史與未來，我們在累篇積頁的資料、研究中，發現這是一縷老軍魂夾帶着痛苦的亞洲，痛苦的中國，痛苦的台灣的錯綜情節。面對這些血淚、無奈、荒謬、宿命，我們更不能不寫。

题目的設計發表，我們考慮了現實性——三月，這個月尾是「青年節」。我們同時也聽見今年軍校招生的廣告 MTV 高唱：「我的驕傲」。在「驕傲」背後，我們選擇了反省。在反覆討論思考之後，我們終以「徬徨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做反思的主題。

上一期「黨外執政」專輯發表後，許多人向《人間》表示：風格大變。大家也想看《人間》的「文化政治」特殊關懷角度是怎樣的格局，我們在這一期刊繼續拿出「文化軍事」的視野。我們很願意聽一聽大家的想法。

楊意安



人民有權決定不要核電

「關切核能危害委員會」1989年聲明

「關切核能危害委員會」是由台灣各反核組織與環保團體共同組成他們來自不同學術領域，他們相信，反核的堅持是保護台灣人民世代代福祉的重要關鍵，
《人間》雜誌支持他們的勇氣與論點。

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台灣的知識界和環保界，不斷的對核電的發展提出質疑。十年來，以台電為主要對象的辯論過程中，已經不只一次的發現，今天的政府內部，並無真正的決心與誠意解決這個美其名為「原子能和平用途」，卻可能成為台灣人民夢魘的核電問題。

台電浪費納稅人的錢

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已經從過去的少數科學家與環保人士，擴大到核電廠附近居民以及整個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在過去數年，他們逐漸覺醒，他們很想從「大有為政府」的口中聽到，為什麼全世界核子事故一次比一次嚴重，台灣三座核電廠一年到頭輪流出事，而政府有關單位，卻一直不願對整個核電發展政策進行「再評估」？為什麼當台電的尖離峯用電的相差已經高達三座核電廠的總發電量時，政府竟不能督導台電進行合理經營電源的措施，任由這個一直浪費公帑，以及經營腐化且極有可能引發政治危機的公營企業，以「開發電源」的堂皇理由繼續豪取、浪費納稅人的錢。

很遺憾的是，過去十年，這個自稱「創造台灣經驗」的政府，從來沒有向他的民主主人解釋過這些疑問。在這些問題得到完滿答覆之前，政府的任何保證，與任何所謂的溝通，都只會讓關心下一代生存問題的台灣人懷疑他們的誠意。這個政府可能一直無法或不願察覺是否有人從中圖利，蒙蔽大眾、蒙蔽政府。

台灣執政者已受「洗腦」

一向對台灣的「核能工業政經結構」提出批判的知識份子，今天一致認為，台灣執政最高決策的領導核心中，可能沒有人真正知道核能的利益與風險，他們遭到世界核電工業推銷客的長期「洗腦」，只受

到利益面的吸引，對風險已全無自覺能力。

更直接的批判是，這個政府根本沒有基本能源政策的導向，更談不上有「核能政策」了。今天我們所見到的種種能源發展，在在充滿著利益團體的關說，在在充滿著腐化的政治滲透；我們甚至可以說，台灣的能源政策根本是建築在串通國際資本分工的上下其手與強奪豪取政客算盤上。這樣的能源「政策」，說穿了，其實是特權者的「帳冊」而已。

核能大辯論，做秀而已

自去年底開始，多年來代表著「國際核電工業政經結構體」台灣「分支」的「帳冊」執行者——台電公司，又開始為核四廠的興建擔起「推銷員」的角色。他們不但與今天的「商業技術」結合，開始以所謂的「公關手段」企圖收買知識界，收買傳播界；還對這個社會展開笑臉攻勢與「誠意」攻勢，要舉辦所謂的「核能大辯論」，要邀所謂的「正反意見」專家進行辯論。完全做核四廠勢在必行的姿態。台電在所謂的「大辯論」舉行之前早已放出風聲，核四非建不可。所謂大辯論，不過是「做秀」而已。

實際上，以台電為主辦者的「核能大辯論」是，台電球員兼裁判的「家家酒」遊戲，其結論已做好在時間表上，到時候他們只要在媒體發表「核四廠的興建絕對安全，可以為台灣帶來更高的經濟發展」就大功告成了。

台電混淆角色

關心台灣永續生命的知識份子，不能不面對這個重大的歷史課題，提出我們嚴肅的關切。台電公司其實無權代表政府來舉辦這個「政策性的辯論」，因為台電在政府的體制內，充其量只是個執行核電計劃的「夥計」。

撰文 ■ 關切核能危害委員會



事實上，台電公司在過去十年，曾不止一次表示過，他們只是「賣電」的公司，核能政策不是他們的業務，他們只是經濟部屬下的一個「事業單位」，政策的事，他們無權置喙。

這麼一個夥計角色的「賣電者」，出面舉辦關係決策的「核能大辯論」，是刻意混淆角色，準備「承攬」上級行政階層的政治責任。

向人民公開說明

擬定核電發展的真正行政階層應為，經濟部長、經建會主任委員、行政院長，甚至是總統。既然政府有意舉辦「核能大辯論」，就應該由這些行政階層出來向人民公開說明，這樣的核能政策是怎樣製造出來的？過程是什麼？根據的是什麼樣的利益風險分析？有無替代方案的決策應變？更應將廿年來的核電整個發展過程的決策檔案，放在陽光下一一檢查。

結合台灣各反核組織及環保團體的「關切核能危害委員會」，願意與擬定核電政策的行政階層公開對話、辯論；我們甚至相信委員會可以說服支持核電發展的行政階層改變他們的想法；只要他們還有為生

立命的良知與良能，委員會就不會放棄希望說服他們停止發展核電。

我們來自不同的學術領域。我們一致相信反核的堅持，是保護台灣人民世代代福祉的重要關鍵。

直接民主的世紀議題

我們等待陳履安、錢復兩位現任核電發展行政階層的答覆，如果他們不願負起職責，我們只有往上，找更高的行政主管對談。我們在此清楚的表示，台電公司已經不再是我們的對手，不必再推出這種沒有決策權的單位來虛應故事。

關切核能危害委員會與這個國家核能行政階層之間的辯論，其實只是決定台灣是否應該繼續發展核電應有步驟的「第一課」。真正有權的決策者應是全體人民。委員會認為這是一個終須訴諸全民投票「直接民主」的世紀議題。人民全體的命運應由人民全體共同決定。絕不能讓官僚政治隨意宰制。

「關切核能危害委員會」委員
林俊義、施信民、黃提源
張國龍、楊憲宏、蔡仁堅

在恒春核三廠舉行的荒謬、輕率、公關的演習中，救難的阿兵哥只用個棉紗口罩就安全了。

(攝影■鍾俊陞)

核能安全全靠「公關」？

在台電董事長王昭明的「號召」下，台電人人為核電宣傳。
台電的攻勢已形成了「核能公關市場」
核四宣傳、核能辯論成了公關題目，正大量耗用著納稅人的錢。

在核四廠尚未完成經濟與環境影響評估，也未充分說明核四廠的必要性之前，台灣電力公司已經把核四建廠的話題炒出來，不惜耗用納稅人的錢，鉅資從事公共關係、遊說的行動。

記者圈側面理解，今年上半年台電準備直接用在遊說、核能辯論人事、媒體廣告等核四「宣導經費」將高達一、二億元，其他周圍的核能宣導費，各核電廠教親睦鄰、招待各界人士的費用，也有數億元之譜。

核能公關市場

換言之，台電已經創造了一個最大最新的「核能公關市場」，在台電董事長王昭明的號召下，台電人人為核電宣導，且成立了「公眾服務處」專責公關事務，宣傳核四是主要訴求，當然民間的公關公司也樂於替台電「服務」。

去年底有奧美、嵐德、聯太、眾望等四家公關公司競逐核四公關工作，結果奧美、嵐德中選，奧美負責核四宣傳傳播需求上的總企劃工作，嵐德則負責核能辯論，其中一家公關公司的企劃經費高達二千萬元。

台電顧問羣曝光

而負責公關評審工作的，台電聘請柴松林、趙寧、徐佳士、汪琪等教授。柴松林是新環境基金會負責人，曾公開表示反核，卻又參與這份工作，也擔任台電支領車馬費顧問身份，雖然，另一方面的解釋是「深入台電」瞭解「核情」，但是仍不免引起環保人士的「好奇」。

據一位當時參加評審工作的教授透露。台電以半年為期，要求公關公司在時限內扭轉國人對核電的觀感，是沒有一家公司能夠做到的，評審曾建議公關應由台電自己做，部分工作分給公關公司做。

但台電仍偏向於由一家公司負責，後來評審投票，竟是由那家連核四基地是在

「鹽寮」都寫成「延寮」的奧美公關公司得到最高票，似乎公關工作並不在乎對象住在那裡，也難怪被人譏為「大吹法螺」。

台電庭院深深

奧美公關部總經理張亞卿負責整個公關計畫，他認為在他的企劃書中對台電的批評大於建議，台電人已有「庭院深深深似海」的心態，與老百姓對話的界面都已消失，而目前台電最大的危機還是來自內部，甚至有台電總管理處處長級的高級職員都曾私下向張亞卿透露「幹不下去，求去」的心態。台電的士氣渙散，令張亞卿印象深刻。

在合約中，奧美主要是負責核四建廠傳播宣傳的總企劃，張亞卿表示，台電應該公開坦誠，有錯認錯，他也需要台電提供更多的資訊來支持這項工作。

可是面對多年來台電文化中不願說實話的老毛病，張亞卿表示，基於公關的職業道德，並不是幫客戶掩飾，而是讓客戶的特性讓外人明瞭，他甚至反對某口香糖「意識型態廣告」的廣告模式，可是台電若是不肯公開坦誠呢？如果把台電的「意識型態」拍成廣告，又是如何？

台電會誠實嗎？

無可否認的，張亞卿必須以奧美公司的高譽、利益為依歸，他絕不會為台電粉飾而砸了奧美的招牌。

基於公關工作的職業道德，誠實是相當重要的，如果客戶不願誠實，有水準的公關公司無法承接業務。最近台電對某報紙透露，奧美半年的公關費用是六百萬元，但張亞卿卻曾相當肯定地表示其實半年費用不到一百萬。在沒有看到雙方合約前，誰是誰非外人很難判斷。

奧美國際公司也有過「反反核」的公關經驗。香港的奧美在香港就替中國大陸大亞灣核電廠作說明疏通工作；而張亞卿本

撰文■方儉

人過去在鹿港反杜邦二氧化鈦事件中，擔任杜邦外包的公關工作，也曾受過環保運動的洗禮。

反核與擁核一體

在角逐台電核四公關工作的公關公司中，嵐德公司是丁錫鏞博士負責。嵐德對於辦核電公開辯論最感興趣，但台電所提的辯論計畫卻遭核能界學者批評為言之無物。丁錫鏞博士過去曾表現出反核的態度，在今年一月一日鹽寮反核自救會發行的「反核公報」中，丁錫鏞寫了一篇「請勿再興建核電廠——為子孫的安全與幸福請命」，說明核能事故的危險，最後結論：「今後唯有以更理性、更科學、更公開的態度來面對核能電廠問題，才能獲得圓滿解決。」

台電最近召集核電廠廠長、主管必須額外到台北向公關專家學習「簡報技巧」，如果一次核能事件因主管在學習簡報技巧或正在為民衆簡報，而不在現場，因此釀成核能事故，有誰能彌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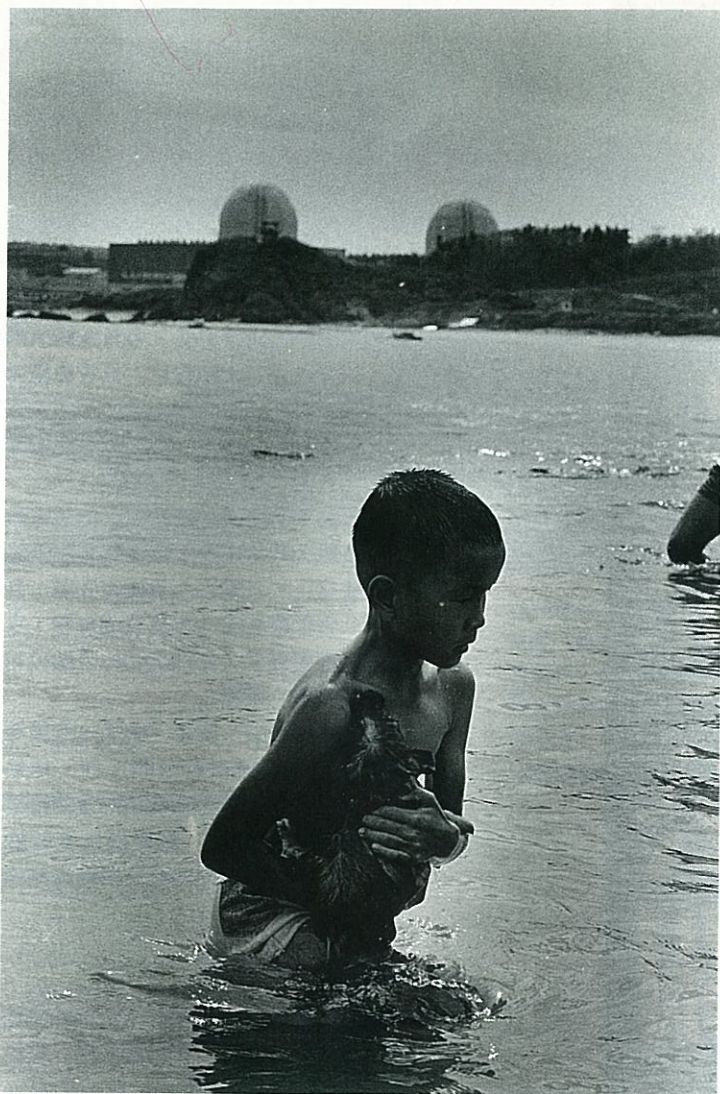
驢學蟋蟀喝露水

有一則伊索寓言：一頭會拉磨的驢看見主人寵愛一隻會唱歌的蟋蟀，驢為了與蟋蟀爭寵，偷偷觀察蟋蟀如何唱歌，他發覺蟋蟀只喝露水，愚忠的驢就學蟋蟀只喝露水，三天後，驢不但沒有學會唱歌，而是倒斃在磨旁。

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啟示是，老百姓需要一個安全發電的台電遠甚於會作核能公關的台電。

當納稅人看電視或報紙時，發現自己的血汗被台電大量自動挪做核四廠的公關宣傳費用，納稅人能吞下這口氣嗎？

外界批評台電作風老大，從台電「誠意溝通」時的「霸氣」舉動，顯然台電還沒有養成尊重民主的習慣。



恒春核三廠外，南灣國小的小學生，瞞著父母來玩水
(攝影■李文吉)



飛利浦知道 孩子繞著冰箱長大

媽媽，冰箱裡有什麼好吃的？
相信你的孩子，在很小很小的時候，就會說出這個讓你吃驚的完整句子。

然後，妳又會發現，即使剛學會走路不久，孩子就開始繞著冰箱打轉，甚至於努力的伸出小手，想去拉開這座他眼中的寶庫……。

於是，孩子就是這麼一天一天，繞著冰箱長大。

這個日復一日的成長過程，世界知名的飛利浦電冰箱最能深刻了解。因為，它曾經在千萬人們的成長過程裡，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也正因為如此，飛利浦知道，冰箱對孩子的影響，遠比一般人的想像來得深遠。

我們可以這麼說，冰箱和人一樣，有的浮華浪費、大而無當；有的拘謹狹窄、小氣無比……想想看，如果孩子和這樣的一個同伴一起成長，將來他會如何呢？

飛利浦有鑑於此，它的冰箱設計理念，在於不僅要能提供孩子成長所需的新鮮與營養、也要讓孩子感受到生活的多樣與豐富、甚而進一步讓孩子學習到精確與效率的做事態度。

當然，你的孩子可能不會像妳一樣，清楚的分辨出原裝進口的飛利浦電冰箱，它的雙層魚肉保鮮盒及兩個獨立的蔬果保鮮盒，所帶來的鮮美原味與健康營養；它的可調整式網架及瓶罐架，所帶來的方便與自在；它的旋轉式製冰盒及壓觸式飲水裝置，所帶來的精緻與享受；它的美背式設計及歐式高雅色彩，所帶來的風格與品味；以及它的四百公升以上等級超大容量和飛利浦重視用電效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但是，你的孩子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有個熱愛著他的媽媽。

或許，妳現在還沒有孩子。但是，將來妳會有。或許，妳現在已經有了冰箱，但是，總有要換新的一天！

總之，在妳面臨選擇冰箱的時候，請記得飛利浦所說的：孩子，繞著冰箱長大！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有關產品及全省經銷商地址之詳細資料，請電本公司各地營業所洽詢)

台北總公司：敦化北路150號/展示中心 (02)715-5105/修理服務中心：長春路472號 (02)712-5786/新竹營業所：新竹市中華路581號 (035)2-5-894/台中營業所：三民路二段44號 (04)224-2790/嘉義營業所：垂陽路525號 (05)222-0390/台南營業所：小東路248-2號 (06)234-7647/高雄營業所：五福四路200號 (07)551-8571

PHILIPS





全省最大的山產批發商——「宜蘭阿川」在買賣現場被逮個正著。

宜蘭縣長陳定南決心剷除縣內濫捕屠殺買賣野生動物的野蠻行爲。縣府官員和四季村駐警正清點臨檢取締的獵物。

到深山攔截

宜蘭縣陳定南的鐵血禁獵行動目睹記

聽說獵物就在四季村的警局前清點稱頭現金交易
陳定南一直到我們上山才通知
縣警局派員配合
以免打草驚蛇。……

撰文／攝影■李文吉

學者專家、原住民生態環保界等各方的研判，宜蘭縣是全省僅存的最大的台灣野生動物獵捕、屠宰與買賣的集散地。「野生動物保護法」目前仍擱置立法院，不知何時可排上議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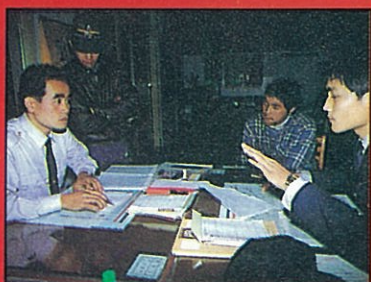
人間雜誌擔心在「保護法」三讀通過之前，台灣特有的野生動物已經滅絕殆矣！七年來一直是宜蘭縣生態與環保守護神的陳定南縣長懷著更為急切的心情，要在最短時間內全面禁止獵捕、畜養、屠殺、買賣野生動物。針對龐大的「共犯結構」，採取一連串的取締、告發行動，他能放心交辦的只有縣政府少數幾位年輕人。像不願強出頭的許課長便極為熱心奔走各地山產店、獵區，明察暗訪地做調查和統計。「二月三

現場唯一倖存的獵物——長鬃山羊。



瀕臨滅絕的藍腹鸕——三隻公的二隻母的，被當做土雞殺了，吃了。

圖左即為「阿川」。



獵人被帶到分駐所問筆錄罰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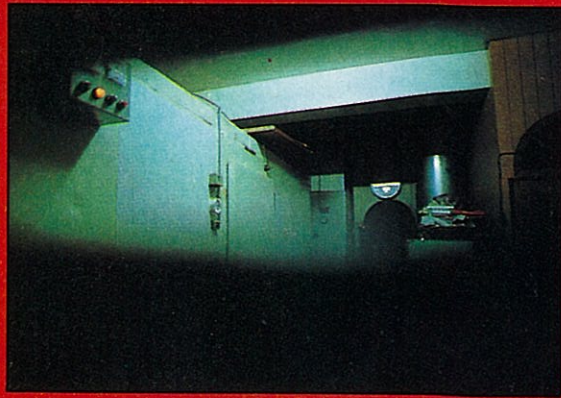




陳定南找來縣政府、林務局、衛生局警察局等有關單位，研究如何保護縣內的野生動物。



阿川山產倉庫在臨檢時大門深鎖。



透過信箱口所見來估計，冷凍庫容量沒有十噸也有五噸。

日行動」之前，本省最大山產大盤商阿川的行踪都被他查清楚了！

1月31日許課長帶我去看南澳盛雄山產店。在店門口就有一隻左腳完全折斷、一隻左眼已瞎，癱瘓在籠底的鳳頭蒼鷹、兩隻被陷阱鐵夾夾傷而露出白色腿骨的台灣獼猴，仍隔著籠子彼此抓跳蚤，維持著在山林間的社會行爲。在店內讓我們更觸目驚心的場面是，十幾隻老老少少的獼猴全部被夾傷手腳，正忙著「治療」股紅的肌肉和雪白的斷骨。獼猴的皮膚和四肢被夾傷後很容易壞死，據說他們唾液有消毒殺菌的效果。目前初生的小獼猴是當做寵物賣，市價在七、八千元一隻，而這羣受傷的獼猴唯一的「商業用途」就是「熬猴膠」進中藥舖了。

2月1日下午，許課長帶我們上山到大同鄉的四季、南山取締獵人。聽說獵物就在四季村的警局前清點稱重現金交易。陳定南先生一直到我們到了山上才通知縣警局派村內駐警配合取締，以免打草驚蛇。我們在四季村內巷弄前發現阿川的貨車，而在一間鐵皮屋子內現場逮到阿川和獵人正在稱重點交獵物，鮮血淋漓的地板上，有五隻藍腹鵝、十來隻山羌、二、三隻長鬃山羊、和六、七隻飛鼠。許課長委婉的要求不要再打獵了，阿川在一旁冷冷說了一句：「我不買就沒事了吧！」這些獵物被帶回分駐所，有兩個獵人被處以違警罰法第六十六條第六款「虐待動物」，並做了筆錄。陳定南命令四季村分駐所嚴格檢查下山的車輛，往後再有獵物流漏到山下，就要辦人了。陳定南還請四季國小的鄭主任和老師們協助防止阿川等山產商人進入村子。從阿川、獵人、和在分駐所內外張望的那兩個研究生（或是研究助理？）的表情看來，這次取締已產生相當大的嚇阻作用。

2月5日下午二點左右，陳定南找了縣府的農業局、觀光局和省屬的縣警局、林務局、衛生局等相關單位開會、討論如何在法令不足的情況下保護野生動物，在各單位紛紛表示「取締多所困難」之後，下午五點，陳定南下令突擊檢查縣內各家山產店，清點野生動物的數量，在八點之前完成，向他回報清查結果。

由農業局的畜產課、輔導課等四個單位主管會同縣警局警察分成四組前往宜蘭市、礁溪、三星、南澳的山產店。各組人馬到齊出發時已經七點三十分了。

清查的過程和成效「因人而異」，「人間」一行人所前往的三星鄉阿川的山產店，由於阿川一家人蠻橫不合作，警察尊重民意而未能清點，阿川那座佔去半個客廳的巨大冷凍庫內有多少獵物屠體，只能由店家自己報出庫存數目，而使清查結果打了折扣。許課長的南澳鄉之行則清點的較徹底。前往礁溪的一組人馬卻「不得其門而入」空手而回。（詳細的清查結果請見附表）

縣政府「三星鄉取締小組」要求阿川的「三友山產店」的老闆娘（圖右）報出庫存量。



許課長表示，對於清查到的野生動物的處置方式，活體不准屠殺，可能放回山上或是送交市立動物園畜養。屠體部份仍由山產店在限期內賣完，從此不准繼續買賣野生動物。

會中對宜蘭縣內山地鄉泰雅族原住民約20多名職業獵人的生活問題，尚未有明確的解決方案，縣府內有人提出就業輔導訓練，如貨車駕駛等。楊憲宏則建議，妥善運用獵人對野生動物的豐富知識，由縣府或即將成立的「宜蘭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聘為保育員，一方面協助政府杜絕盜捕本省特有種及瀕臨滅絕

動物，另一方面協助動物學家進行野生動物的田野調查與研究，可謂一舉兩得。如果單為了顧及職業獵人的生計，而任其大肆濫捕，宜蘭縣野生動物三兩年內全數滅絕，同樣要失業的！

動物種類與數量	清查地點	宜蘭市 (山產店 2 家)	三星鄉 (山產店 1 家)	南澳鄉 (山產店 3 家)	合計	註
活體	果子狸	9 隻		7 隻	16 隻	1. 2. 礁溪三星鄉一山申家產報店。未能清點倉庫，數字由店家
	山羌			6 隻	26 隻	
	山豬			2 隻	2 隻	
	台灣獼猴			17 隻	7 隻	
	華雞			1 隻	1 隻	
屠體	獐哥			3 隻	3 隻	
	竹雞	10 隻		2 隻	12 隻	
肉	山羌	30 斤	400 斤	82 斤	512 斤	
	山羊		200 斤	80 斤	280 斤	
	山豬		180 斤	400 斤	580 斤	
	鹿肉		500 斤		500 斤	
肉	台灣獼猴		8 隻		8 隻	
	山鼠肉		160 斤		160 斤	
	綠頭野鴨		200 斤		200 斤	

綿綿思舊情 處處見新意

從洪一峰到洪榮宏，一代接一代，
“舊情綿綿”創造從傳統到現代，
從古典到前衛的新精緻生活。
這裏散發著台北人渴望追尋的戶外生活藝術氣息。
在這裡您隨時可發現領導台北新文化的文人、
藝術家、時髦客，讓您置身於一個嶄新的國際台北。



舊情綿綿

舊情綿綿咖啡館

忠孝店：
台北市仁愛路4段35巷42弄4號
776674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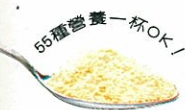
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北路3段51號之3
5928366-7



親情是最好的教育家

是非的疆界，
唯賴親情的規範，
是海上的燈塔，是盡責的領航員，
導引人生正確指標，
親情的教化與誘導，
永遠是孩子的學習動力！

請別吝嗇表達愛，
身得壯與天下父母共同關愛下一代！



兒童身得壯
STRONZON

MP 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富錦街342號 (02)764-3147~9



解嚴後，臺灣讀書界的「第一件差事」

〔陳映真作品集〕

從前，「將軍族」是禁書、「第一件差事」也是禁書；過去，有關陳映真的論戰、爭議，你或者只是聽過，或者沒有機會看到；現在，全面、完整的〔陳映真作品集〕，將三十年來散見各處的陳映真180萬字作品蒐集，填充了多年來又是禁書、又是看不到的遺憾；今天，〔陳映真作品集〕的出版，尤其填充了長久以來，臺灣讀書界對於文學的渴慕與鄉愁；收藏、討論、座談海峽兩岸最具世界格局的陳映真、陳映真作品，將成為解嚴後，臺灣讀書界的第一件差事！



陳映真作品集 6大特點

- 1 獨一無二的陳映真
- 2 蒐集最為完整
- 3 最準確的版本
- 4 完整呈現多角度的陳映真
- 5 名家的解說
- 6 精美裝幀，益讀利藏

陳映真作品集的分卷與內容

陳映真作品集共計十五卷。

第一卷《我的弟弟康雄》，收錄1959～1964年間發表的小說。
第二卷《唐倩的喜劇》，是1964～1967年間的小說，是陳映真二十四歲到二十七歲時的作品。
第三卷《上班族的一日》，是1967～1979年間所寫的小說。
第四卷《萬籟天聲》是陳映真在1982年到1987年的中篇小說。

第五卷《鈴瓊花》是1987年以後，陳映真最新的小說。

第六卷《思想的貧困》，是歷年來雜誌對陳映真的訪談記錄。
第七卷《石破天驚》，蒐集陳映真的採訪、訪問和報導。

第八卷《高山》是隨筆、隨想和雜文。

第九卷《鞭子和提燈》蒐錄了陳映真之文學評論和帶有文學評論性質的序言。

第十卷《走出國境內的異國》，主要收錄陳映真的書、小說集、詩集、攝影集寫的序說和導論。

第十一卷《中國結》、第十二卷《西川滿與台灣文學》、第十三卷《美國統治下的台灣》，是陳映真的評論和論爭文字。

第十四卷《愛情的事》、第十五卷《文學的思考者》，是海內外文學批評界歷年來對陳映真文學的批評文章。

陳映真作品集海外售價：精裝全套US108元；平裝全套US70元。

精裝航空郵費：歐美地區NT2220元(US80元) 日本NT1055元(US38元) 港澳NT565元(US20元)

平裝航空郵費：歐美地區NT1600元(US58元) 日本NT855元(US31元) 港澳NT445元(US16元)

精裝海運郵費：歐美地區NT885元(US32元) 日本NT520元(US19元) 港澳NT355元(US13元)

平裝海運郵費：歐美地區NT570元(US21元) 日本NT460元(US17元) 港澳NT280元(US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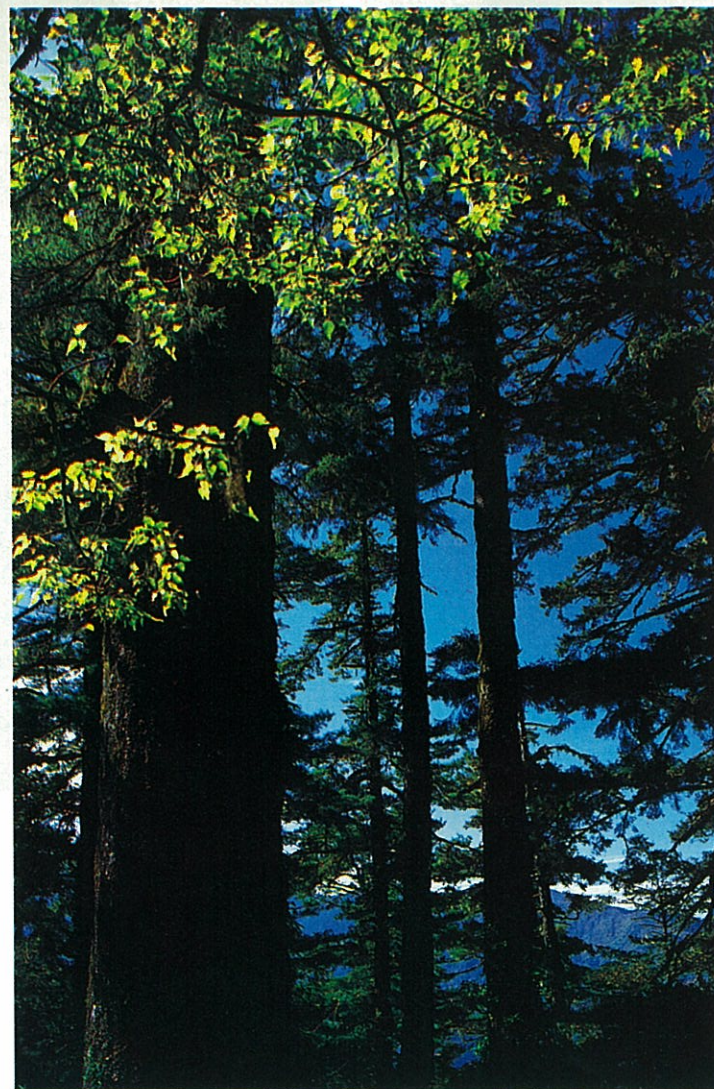
定價 / 精裝典藏本全套15卷3000元，不分售 書齋普及本每冊一律130元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7巷8號1樓 電話：7091920
郵撥帳號：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回饋

台灣美麗的自然森林，千百年所演化聚生，是大地最珍貴的資源。
也是維護生態平衡最重要的角色。
以照顧人類的健康為最終的理念的，
——工研醋邀請您來共同參與。



好醋大家分享

益壽多健康酢
益壽多健康露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0巷1號 ☎：(02) 7765711 (7線)

台北門市：忠孝東路三段24號(台北工專側門對面) ☎：(02) 7713492

台中門市：貴和街123巷13號(忠信國小後) ☎：(04) 2269159

高雄門市：九如二路418號(後火車站附近) ☎：(07) 3219540



新力牌
SONY



- KV18F-325WB(木紋色) ● A/V輸入裝置可直接接錄錄影機電腦及遊樂器使用
- KV18F-313WB(紅色) ● 外加濾光鏡，保護眼睛
- KV18F-314WB(黑色) ● 具備多項螢幕顯示功能
- KV18F-315WB(銀色) ● 全功能遙控棒，享受高科技成果

* SONY全系列機種均採用日本原裝進口單槍映像管

關心色彩 追求精緻

領略SONY 對純真色彩的執著

尖端科技 超群絕倫

- 色彩的詮釋者，新力牌SONY全系列機種採用日本原裝進口的單槍映像管，新特麗寬虹，以單槍技術投射電子光束，透過單一一大口徑的聚焦和縱線式濾色圈及黑鉛線條，使色彩對比更為敏銳，畫質鮮明生動。
- 執著一份對色彩的追求，SONY更獨家開發動態色彩微調裝置(Dynamic Picture)以運動的 picture 控制色彩對比，亮度與色相，為您設定最理想的彩色狀況，提供您無與倫比的視聽享受。
- SONY以創新的科技獨家開發世界第一又超特麗寬虹無損映像管Super Trinitron's Black Screen 由劃時代的「P.F.G. 4:4:4 點陣驅動」(Pan Focus Gun) 與特殊材質的聚晶玻璃管光幕組成，使色彩準柔和、黑白對比增加，提高50%以上色彩對比。
- 將最細膩的影像呈現給您，SONY首屈一指的「光傳導系統」傳送影像訊號，使訊號不失真，影像更穩定；同時，光傳導獨具的耐壓、絕緣效果，具保護作用，所以更提高了電波傳送的安全性，使您在欣賞電視的同時更多一層安全的保障！
- 高解像度的平面面角螢幕，使四個角落螢幕不切失，能呈現2000個文字符號及電腦圖形，連接家用電腦更輕鬆方便。

光傳導系統 影像穩定逼真

● 為了捕捉最純美的音質，SONY彩視以世界最進步的立體聲音效技術，將音質作更細膩生動的刻劃，「L」傳真效果使您如臨現場，品味非凡。

● 獨一無二的 Super Lock 聲音回路，使聲波不受干擾，音質清新穩定，即使高音住在大廈林立的都市或偏遠的鄉村地區，都能聆聽到最純真的音效，聲效至高無上。

立體聲音效及聲音回路功能 音質清晰純美

新力品質 精緻生活

新力股份有限公司

新力牌彩色電視機

SONY 歡迎分期付款

分期、服務諮詢專線：
台北(02) 5110668 台中(04) 3375821 高雄(07) 2618108

《人間民藝》

科爾沁孩子 和他們的 蒙古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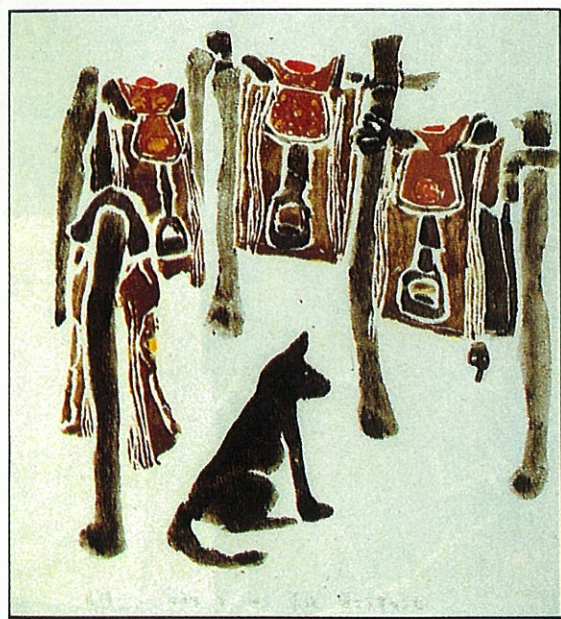
「毛毛雨」 作者王力軍、
男 14 歲，蒙族，
通遼市雙塔學校學生。

這一切都是偶然嗎？
寬廣國土上的偏僻一隅
怎麼突然湧出一整批
有藝術天賦的孩子，
像泉一般
汨汨流出

撰文 ■ 戴晴 攝影 ■ 林育德

當大興安嶺聳着她黝綠的身軀，向南伸，向南伸；當長白山搖着她皚皚的小白樺，向西展，向西展；就在她們手搭手的地方，在她們把滴滴林中精髓送進松花江，送進遼河，最終送進咆哮着的大海之前，生出一處風貌平緩、風姿綽約的土地。在這裏，有淺山、淺丘陵，有沙沼、沼澤，還有那一條條不安分的小溪甩出的成串的小沖積扇。先祖們在這裏生生滅滅，已不知歷盡多少歲月。就在那成羣的牛羊悠悠徜徉的所在，你可以找到仰韶文化（紅山文化）的遺物，你還會看到燕國的長城與金代的界壕。

這裏是科爾沁。那麼誰是她的主人？東胡？烏桓？鮮卑？契丹？幾乎沒有誰說得清這片水草肥美的土地歷經過的一場又一場的劫掠。終於，在大約 800 年



「等待」 王力軍作。

前，以精騎善射著稱的蒙古人橫掃北方大漠，黃金家族的大汗鐵木真，將這片豐饒之地——美麗的科爾沁草原封賞給了他的四弟。

驍悍的北方游牧人終於聚居在這六萬平方公里土地上。今天正式出現在《哲里木盟志》上的，是蒙、漢、回、滿、朝鮮、達斡爾等 16 個民族，262 萬人，他們比鄰而居，互襲風習，互通姻好。先輩的廝殺早已隱進歷史的大幕，今天的科爾沁人用自己的勞動維繫著這塊綠野永恆的青春——“黃牛之鄉”、“內蒙古糧倉”已經成了哲里木盟的代稱。

佔主導地位的仍是精騎善射的蒙古人，哲里木盟境內的蒙族，就其密度而言，超過了中國境內，包括內

蒙古境內任何一地。如果你有幸勾留科爾沁，你會看到賽馬、射箭、摔跤、唱歌、跳舞、說好來寶，已成為這方土地上全體人民的娛樂；牛奶、炒米、奶豆腐、手扒肉已變成家家待客的盛饌。

尤其令人驚異的是，在這裏，居然還殘留著消聲歛迹好幾個世紀的“博”。這批原始多神教之遺孑，在擔當薩滿教的承繼人的同時，更兼具蒙古最早的、當之無愧的音樂家、舞蹈家、口頭文學家、哲學家與人文學家。

“博”的被發現不是偶然的。如果不說這裏的人自發自覺地保持一種可貴的客觀與克制——這對物質尚匱乏的人類是如何珍貴——；只能說，在這兩大山脈之間，在科爾沁特有的藍天白雲之下，一種淳厚靈秀之氣聚而不散；構成了那裏獨有的沉緩、友淳與寬和的主調。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無論是日寇的踐踏，還是中國人異黨間或同黨間的撕磨，終奈科爾沁不得。天空依舊，草場依舊，跋涉的駱駝與奔馳的馬依舊，藝術與藝術家依舊……。

一頭巨大的牛兀自站立油黑的、新翻過的土地上。對面，是她的朋友人類，鼻鼻炊煙正從蒙古包上升起。太陽出來了，為她壯健的身軀鑲上一條金紅的邊。透過畫家的筆，我們可以看到，在她出乎天性的安祥之中，略略有點急不可耐了，這從他偏過的頭和正甩著的尾上或可窺見，但要害在那一房飽漲著的乳，它充滿了渴望，渴望對人、對土地、對陽光、對世間的一切予以回報。

鏈徽素胎兒

很少見到這樣深沉質樸、又充滿了愛和力量的作品了。而這作品居然出於孩子之手——確切地說，少年，15 歲。他是蒙族，雖然用的是漢化了的名字：王力軍。而且，有殘疾。20 世紀文明的成果之一「鏈徽素」害了他，當他還是嬰兒甚至胎兒的時候。聲音對他說來只是一個概念，直到最近，到他 17 歲的時候，他才隱隱“聽”到窗外輪胎嘍地一聲爆破，才“聽”到鄰居砰砰地摔門——每到這個時候，他就會抬起眼睛，詢問地望著媽媽。媽媽抱住他，使勁點頭，滿眼淚水。

他 17 歲了。像所有 17 歲的孩子一樣，他還沒有長“勻”，個子太長，手脚太大，臉龐線條却留著幼時的柔和。他幾乎沒有笑容，連微笑都沒有。但他不倔，與人交往所取的，是一種微具尊嚴與分寸的周到。

“最喜歡什麼？”我問他，這問話要由他的老師“翻譯”成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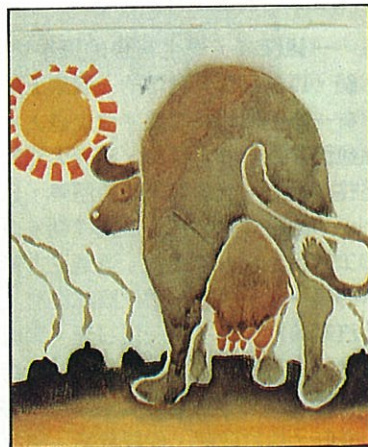
“喜歡畫畫。最喜歡畫牛，第二喜歡畫蒙古人，第三太陽。”



“滿意麼，對自己的畫？”

“畫得不像。不像也沒扔，都留著，以後還要重畫。”手語只能表達絕對的概念，比如好、壞、大、小，至於多麼好多麼壞、多麼大多麼小，只有意會。王力軍在“說”他畫得不像的時候，表情是痛苦的。這“不像”裏邊似乎含著時時沖擊他的想像卻無法從刻刀中流出來的東西。

8 歲的時候，想死



「乳王」
王力軍作。

「我是小畫家」 作者李紅茹，
女，8 歲，蒙族，明仁小學學生。

“有沒有好朋友？”

“爸爸。他帶我上街買書，帶我看市場，帶我到那慕達*。”

“小時候的事情還記得嗎？有沒有特別高興和特別傷心，怎麼也忘不了？”

“8 歲的時候，想死。”王力軍說，幾乎沒有表情。

這無疑是一個控訴，對我們這個經常被讚美與謳歌的世界。如果那時他的願望變成了真實，我們就再不會見到原生純淨的《乳王》，不會見到生機盎然的《春風》，不會見到靜謐安詳的《毛毛雨》，也不會見到草原上那獨有的無言的默契——《等待》，當然也不會有一個聾啞的蒙古孩子，為中國爭得了那麼多的榮譽*。

塞外的夜空間到

《乳王》沒有獲獎，被選作畫展的廣告宣傳畫。這是他幾百頭牛中的一頭。那次，天剛濛濛亮，13 歲的王力軍誰也沒有告訴，一個人背著畫夾出發了。他已經畫過不少牛，鄰居家的、街上偶而碰到的，再加上電視裏的，越畫越覺得沒有把握。他要找到牛羣，要



■「春風」 王力軍作。

在滿目皆牛的情形下一頭接一頭地畫牠們。他打聽到，離市區十幾里外，有一個養牛場。他走了一個半小時，就在太陽已經高高升起而且亮得要眯著眼睛了，他才在牛欄邊支起畫架。他畫了整整一天，素描34幅。塞外的夜幾乎是在突然之間到來的。他忽然覺得又冷又餓，原來已經一天沒有吃東西，而且……想到這裏他不禁心跳起來：爸爸媽媽還不知道呢？這13歲的少年抱起畫夾就往家裏趕，就在他快要走不動的時候，看見市內溫暖地閃爍著的燈火和在燈火掩映下的遼河大橋。他再也挪不動步，緊抱著畫夾，斜倚在橋欄下睡著了。

後來，他開始學版畫。馬老師（這真是一位該掛獎牌的英雄，我們在後邊還要說到）說起這一段，不禁黯然神傷。他不是沒有吃過苦的人，但只有到這時才知道，有生理殘疾的孩子那近乎殘忍的表達自己的感

受與才幹的願望——而正常人若對此忽視或者嘲弄，則是加倍的殘忍。

未完工版畫血跡斑斑

一個深夜，學生宿舍的燈早熄掉了，作為例行巡舖，馬老師看見角落的一張床上透出一線光亮，還伴有一陣一陣的噁噁聲。他走過去，猛地掀開被子，在他面前是一個半裸的、滿身大汗的少年，正把兩隻手往身後藏。老師扳過他的胳膊，只見那隻還未長足的小手的虎口處，已是血肉模糊。血流到掌心，尚未完工的版上也血跡斑斑。這是王力軍參加版畫小組活動的第一年，那時他們什麼都沒有，沒有紙、沒有版、沒有顏料，為了買一袋石膏，到處磕頭，怎麼會有帶柄的刻刀呢？王力軍用的，就是街頭攤子上一角錢一把的修腳刀。孩子半跪在舖上，吃力地打著手語：“老師，你打我吧，你罵我吧，別沒收我的版和刀子，

我比別人笨，我不能落後，我要刻，我要刻……”老師和學生都哭了。

不想去，太困難了

如今，王力軍已經從聾啞學校畢業，在費了不少周折之後，幸運地作了本校的教師。問到今後的打算，他說，就喜歡教學生畫畫，而且已經有了他自己心愛的學生：“他叫呂玉樓”，這位17歲的老師高興地打著手勢，“他13歲了，住得很遠，第一批版畫小組活動就來了，很有前途”。

問到如果有機會，會不會再深造，比如到長春或者北京唸高等藝術學院？

“那是正常人的學校，聽不懂，考試太多。不想去，太困難了。”

大師們的畫看過嗎，比如說梵谷、齊白石？他迷惘地瞪著眼睛，我知道，已經沒有辦法問他知不知道秀拉、高更，更不必說本世紀中葉以來的表現主義、意象主義等等。他所在的城市有畫店，有小畫書，却沒有一本值得王力軍這樣水準的孩子反覆研摹的畫冊。

李欣和李麗兩兄妹，哥哥16歲，妹妹14歲。他們生在鐵路員工家庭，父母不但有文化、有教養，而且是很具社會責任感的人。不幸的是，他們是嫡系的兩姨兄妹。這對夫婦不是不知道近親結合的後果。他們知道得甚至還多一點，那就是這種情況下殘疾後代的發生率並非100%。懷著僥倖，李欣出世了。只看為他取的名字：大胖，就知這嬰兒多麼健壯可愛。時間一天天過去，大胖會爬了、會坐了、會走了、出牙了，年輕的父母急切地盼著，到了18個月，他還只會叫“Ma—Ma—”。他們的心裏湧起巨大的恐懼，可是，就在他們懷著悔恨、惶恐與期望把大胖抱到一家又一家醫院的時候，李麗，作為一個迅速分裂的細胞，已安紮在媽媽的子宮裏。他們本可以不讓這尚未成形的生命來到世界上，又因懷著僥倖——大胖能哭又能笑，而據說“能哭不啞，會笑不傻”——李麗出世了。這取名為“丫頭”的女孩，聰明活潑和哥哥一樣，幾乎為零的聽覺和語言能力也和哥哥一樣。

沒玩過沙坑、積木

兩個孩子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在世間不可變更的位置。丫頭剛剛會自己走路（2歲），就與哥哥一道，像兩隻受了驚嚇的小獸，一步不離地跟著媽媽。他們沒玩過沙坑，沒玩過大型積木，從不知世間還有色彩絢麗的兒童室。他們的活動間是媽媽的辦公室，玩具除了紙片——信紙、公文紙、簿記紙——還是紙片。他們畫、折、剪，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裏。然而，並不是每一位上司都容許他的女部屬帶著孩子來



左為王力軍。

工作的。終於有一天，母親把兄妹倆叫到身邊，只比劃了一句：“領導批評媽媽了。”兩個孩子先是一怔，很快把掛在脖子上的鑰匙鄭重摘下，默默交到媽媽手裏。他們不但在一瞬間就明白，而且毫無反抗地接受了：那枯燥的辦公室也已不是他們可以去的，他們只有縮回去、縮回去，縮進最小的空間，讓媽媽把他們鎖在家裏。

媽媽舊書包塞爸爸的書

李欣沒有聽覺。如果他視覺、嗅覺、觸覺都沒有，乃至思索都不會，是不是能幸福一點？他7歲了。有一天，早飯已擺在桌上，他像往常一樣望著窗外的街，發現和他一般大的孩子都背著一只小書包，高高興興地朝同一個方向走去。他知道，那是學校。這麼說，他們上學了。那麼，自己呢？他跑回房間，著急地東翻西翻，找到媽媽用舊的一個包，匆匆塞上爸爸的書，他自己的畫本，還有扔在桌子上的幾隻鉛筆。早飯不吃了，他衝出門，跟在別的孩子後邊朝學校跑去。媽媽哭了。爸爸一個箭步跟出去，追上他，向他打手語：“你聽不見呀！你沒有報名！快跟我回去！”李欣似乎懂了，但又不大懂，他緊抱著“書包”，呆呆地站著。老師走過來：“就讓孩子跟著坐在後邊吧！”爸爸什麼也沒說，硬把他帶回家。他知道，第一天或許好過，還有第二、第三天哪！

電視到了哲里木

沒過多久，電視機在哲里木盟出現了，這對這兩兄妹說來，不啻打開了一個新世界。他們盼著能坐在家裏，在一個不受歧視、不遭冷眼的環境裏尋出一個新世界。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電視機仍不見踪影。李欣拉住媽媽，臉都急白了。“媽媽沒有錢，等攢夠了錢就……”話還沒有說完，兒子的眼淚已篤篤落下：你不會管家，你老給小妹買冰棍……”

“這孩子從來不大聲哭，就那麼臉朝著牆，叭啦叭啦掉眼淚，真讓人心疼。”當母親的對我說。

“買了麼？”

啞巴的媽啞巴的媽

在孩子們的畫中，李欣的畫相當突出，能使人一眼就看出來，並且很難忘記。和王力軍不同，他特別注意畫面布局，這或許和常常把自己關在房裏透過一個窗口觀察世界有關。要麼因為他的天性中有一種追求形式完美的傾向。比如他小時候畫腳踏車，每看到街上的車比他畫裏的多了什麼，他都要回來補上，一會兒添一個鈴，一會兒添個貨架，一會兒添個購物筐。後來街上出現了摩托車，他的畫裏又多反光鏡和副油箱。

如果沒有殘疾，他或許可以變成一個好的工程師，現在他只有畫、畫。在他生活的世界裏有太多的冷漠與欺凌。他曾眼見孩子們追在媽媽身後，手舞足蹈的齊聲高叫……他只見媽媽兩眼含淚，剩下的什麼也不知道……也許他都知道，他們叫的是“啞巴的媽啞巴



78歲的寶石柱，在封建舊社會中曾是王爺府內的奴隸，許多寺廟彩繪，王爺府第的壁畫雕刻都出自他的手，作為哲盟的第一代版畫家，他提供了後代學習與臨摹的範本。（攝影/徐波）

的媽”他只好逃到畫裏。在那裏，他知道也只有在那裏，才有安謐與和諧。

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

妹妹“丫頭”沒有這麼重的心思，這開朗的小姑娘從小就不離地跟著哥哥，什麼事都是“找哥哥”、“問哥哥”，所有的沉重都由哥哥肩住了，她成了這個常被失悔與憂愁籠罩著的家庭裏唯一的快樂天使。她的畫也很好，《開會》與哥哥，還有王力軍一同獲獎。但她顯然不把畫看得那麼重，更占她心思的是怎麼把自己那一頭天然卷髮弄直，還有街上的姑娘們已經不再穿上窄下寬的牛仔褲了，她們換上了上寬下窄的蘿蔔褲。但李麗顯然非等閒之輩，只看她用聚在燈下的甲蟲來比擬開會——要知道，俗話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開會對成人而言，是既無聊又無可奈何的，而且說不定她的同齡人也開始一本正經地被召集起來開會了——就知道這小姑娘用怎樣一種辛辣的頑皮來調侃“貌似莊嚴”。

16歲李欣就要畢業了。聾啞學生在畢業的前一年就開始分班，每人學一門實用的手藝，縫紉、木工等等，然後由政府分配到殘疾人福利廠。他不肯去，他要畫畫，哪怕當一名廣告師，哪怕到鐵路的房建段刷油漆。老師把他留下來了，讓他繼續學文化課，準備報考吉林大學藝術系，那裏為殘疾人留了二個名額（全國的殘疾人逾5000萬），而他要是考不上，父母、老師和他自己都知道，做裁縫和木工的機會也失去了。要養活自己，只剩下一條路：當壯工。

我是一個畫家

乍一看，李紅茹可不是個機靈孩子。當她的也是在本校當教師的媽媽把這憨憨的、滿不在乎的小姑娘送到華維光的課餘美術小組的時候，華只因為抹不開同事間的面子才收下的。一個月、二個月、三個月過去了，李紅茹並不見動靜，她跟著所有的孩子一塊玩，平平的，沒什麼精神。突然一天，一個身著工裝，頭戴安全帽的漢子跌上她的畫面，粗看之下也是那麼憨憨的，滿不在乎；多看一會兒，一個從容與自信充斥著每個線索，標題是《我的爸爸》。華老師不認識這位工人出身的工程師，但他一下子就懂了，李紅茹那厚道之中的靈氣來自何處。他對自己曾對孩子的才華失去信心而臉紅了。從那以後，一幅幅令人驚喜的畫從小姑娘手裏流出，直到國際兒童畫金獎出來——《我是一個小畫家》。

“哪個小畫家呀？你，還是別的同学？”

“是我。”李紅茹笑嘻嘻地。

“可你不像畫上那個孩子那麼圓圓胖胖呀！”

終其一生被語言約束著

“我是那樣的，我就是那麼好看。”大家笑起來，她是對的。她們倆完全一樣充滿了喜悅與自信。然而，當她用文字記錄她的感覺的時候，就顯然“規範化”多了。雖說看看這樣的日記也能讓我們心裏暖上半天，但不能不承認，與繪畫相比，語言傳送的信息是那麼可憐。不幸的是，我們成人，特別是沒有其他手段而只從事文字寫作的成人，是多麼無奈，並且終其一生地被語言約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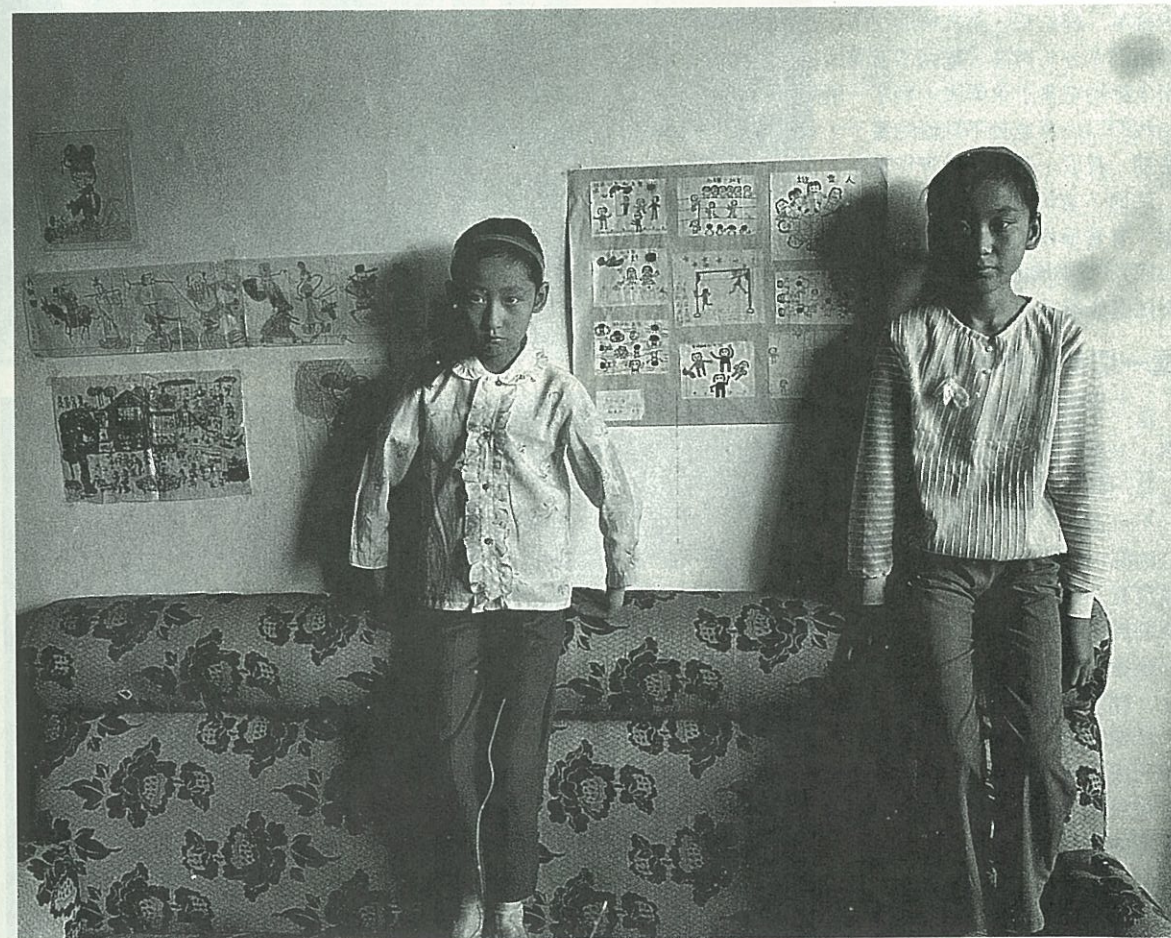
和李紅茹比，于小杰一上來就顯出一種大將風度。這個結結實實的小姑娘，個子還沒有長足，3000米長跑已經領名次。筆者和她扳手腕，差點輸掉。對此，她的解釋是，對畫版畫的孩子來說，手勁很重要。她正和北京一位80歲的很搶手的老畫家通音信，互贈墨鷹，她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還對他的畫友的作品提了幾句批評。于小杰不喜歡把她的畫筆集中在一兩個突出的局部，上來就大場面，大縱深布局。在她眼中，成人世界不乏荒謬，比如，為什麼要

把好好的頭髮打成卷呢？而這成卷的過程，簡直就像機器零件放在傳送帶上。更可歎的是，做這種不可理喻的事的不是別人，竟是媽媽們，于小杰只好用她的畫筆來表達她的感慨了——“我們的媽媽都愛美”，看來不免譏諷，卻夾在對媽媽的純然愛意中。

全世界我都要去

劉京平是從操場上找回來的，小胖子，汗水在額上留下一道道小泥印。一看就覺得，《陽光》難道會是別樣的孩子畫的嗎？他喘著粗氣跑來，衣服不但太小，對8歲的棒小伙子來說，也太花了一點——人已經是班長了，膝蓋上還好再貼二只小狗嗎？筆者曾一一問那些獲獎的孩子們長大了想當什麼，大都回答要當畫家，劉京平幾乎是唯一的例外：

東門小學的趙美慧、趙美玉姐妹，都是劉曉東的得意弟子，和大多數哲盟人一樣，他們絕少離開草原，但他們的作品却早已飄洋過海、進軍世界。（攝影/徐波）



“我要當地理學家，全世界我都要去。”

和哲里木盟的孩子比，他或許比他的小伙伴見識多些，因為他年年都要坐火車南行，他的媽媽不是蒙古人，是北京來的知識青年。問他喜歡那兒，這裏、還是北京？

“通遼。這兒的天大，還有沙子。”

北京呢，北京總有可愛之處吧？

“北京的太陽亮。”

他還有一個秘密，校長和老師都不知道，但是，願意稍稍告訴北京來的阿姨：“小老叔（即他父親最小的弟弟）說，給我一條狗，黑的，白爪尖白尾巴尖，正辦狗證呢！”至於他的遺憾——“太胖了，全班跑得最慢，比女生還慢。踢足球的時候光能守大門。”

靈巧、淳厚、誠實、友愛

劉京平的祖父是博物館的泥水工，外祖父是編藤器活的手工匠人。他們的孫子將要跨入的天地或許是他們連想都沒想過的，雖然這小傢伙身上不少稟賦：靈巧、淳厚、誠實、友愛，無疑都是來自他們。

韓廷澤未能見到。從他的畫看，想來一定是一個感情細膩、好幻想、重友情的孩子。他初中畢業了，據說因為考分不夠高，離開了有美術組、美術教室和美術老師的電廠子弟學校，到了一所陌生的高中。也許給我們以後再也見不到他的畫了，也許能順利跨過兒童期，長成一個成熟的青年畫家。

然而，有的作品，此時已成絕筆。沉靜、喜歡思索、有著極好的色彩感的陶情，去完成他的《路邊的小店》不久即離去了。他生的是白血病，今天的醫學對此還無能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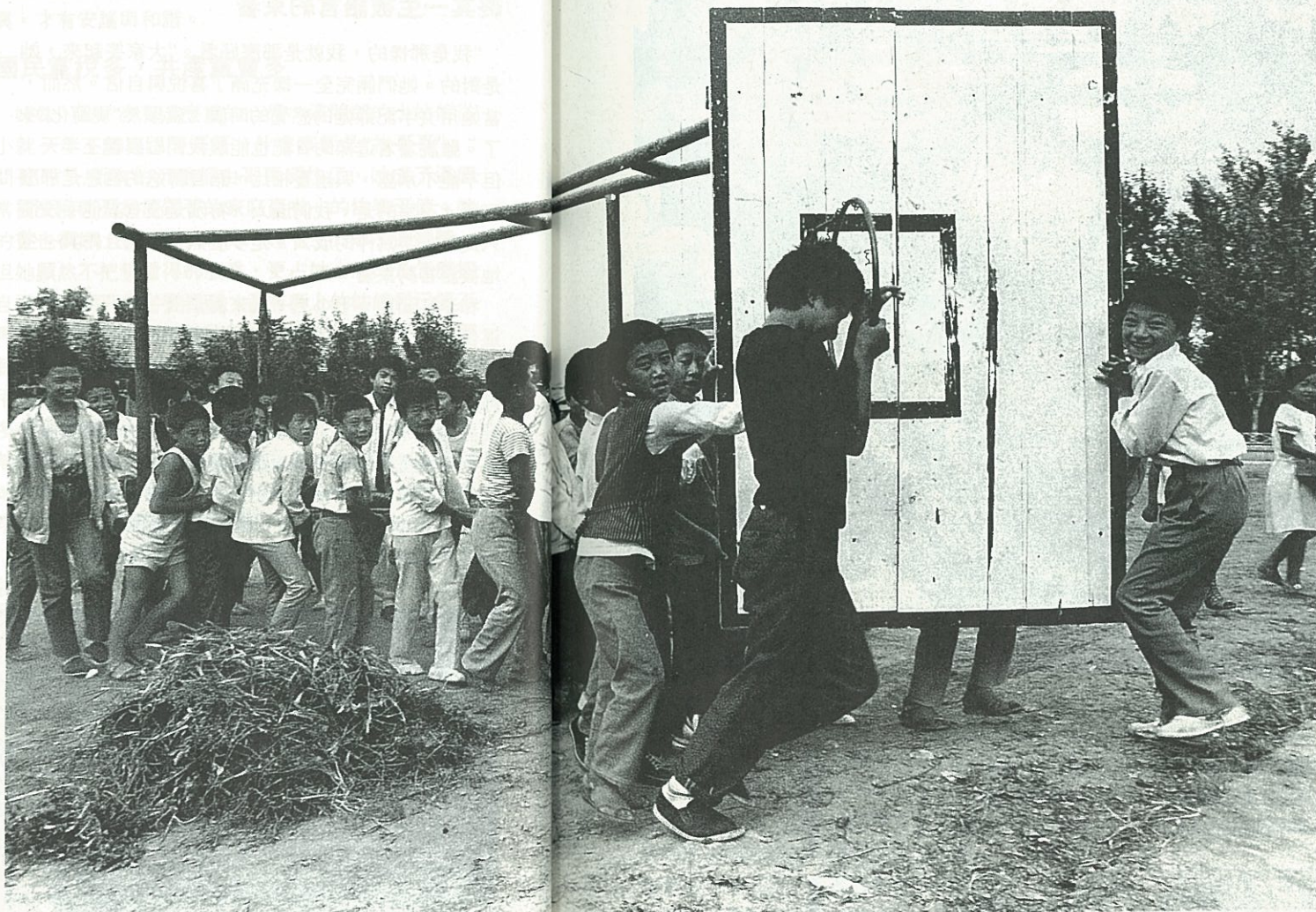
這一切都是偶然嗎？

這一切都是偶然的嗎？寬廣國土上的這偏僻的一隅，怎麼突然湧出這樣一整批有藝術天賦的孩子，而且泉一般地汨汨流出，長年不竭？

不可否認，沒有誰會說，他站在車水馬龍、高樓林立的都市與面對一片遼闊碧綠草場時，感受是一樣；也沒有一個人會弄混沸反盈天的搖滾與月光下如泣如訴的馬頭琴；科爾沁人得天獨厚，他們躲開了人與人的碰撞，與大自然廝守。在朗朗的藍天和悠悠的白雲下，呼吸著友淳與寬厚的藝術氣息。

正像“博”奇蹟般地存活在科爾沁一樣，當百萬小民沒完沒了地捲在政治鬥爭的浪潮裏的時候，就有那麼一批科爾沁人，遠離著無謂的紛擾，到藝術中去尋找安定的進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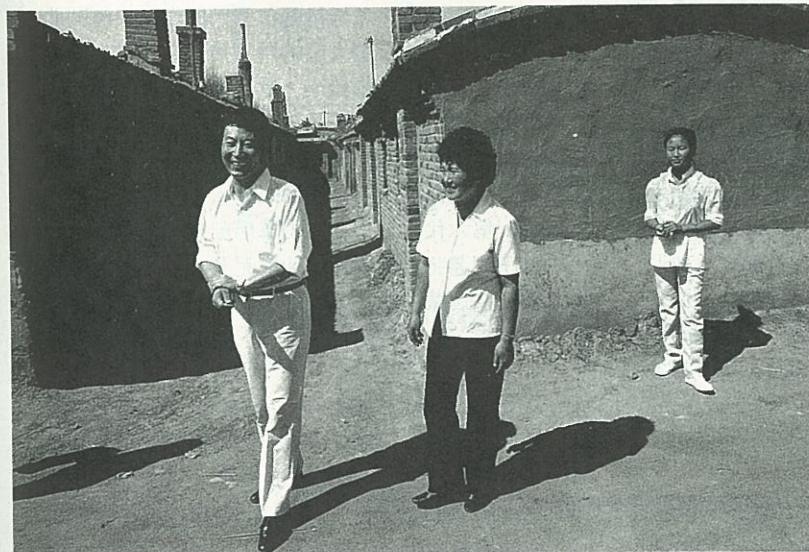
從 70 歲到 5 歲



東門小學的高年級學生在課餘協助學校整理環境，他們從生活中擷取素材，在勞動中學習經驗。

哲里木盟畫家遍布在從 70 歲到 5 歲的年齡線上。最早的，擅長寺廟彩繪的寶石柱作過王爺的繪畫奴隸；緊隨他之後的是擅剪紙的伊木斯楞。待到現任哲盟美協主席、薩因章讀中央美術學院的時候，已是 1958 年。當時有一批藝術的蒙古青年在北京。那時還沒有“出國熱”，他們唯一的心願是學成回鄉，終生與草原與蒙古人為題作畫。

薩因章還未邁出他理想的第一步，文化革命開始了。他巧妙地避開動亂，捉住當權者“宣傳革命、宣傳大好形勢”的指示，辦起了培養青年人的“版畫創作班”。這是至關重要的一舉。難道中國之大，有繪畫天賦’孩子都聚在哲里木了麼？當然不是。薩因章和他這非同凡響的一舉，恰似在一片文化荒漠中鑿了一道渠。如果把現年 50 歲的薩因章算作哲盟第三代畫家的話，創作班出來的山丹即可名列第四代了。



董艷秋生長在一個知識份子家庭，父親行醫、母親也在單位服務。除了版畫、在「詩」上面也表現了驚人的成就。



和任何地方的小學生一樣。哲盟的孩子們，有乖巧的、有文靜的、有一絲不苟的，當然也有「很皮的」。

推出哲盟兒童版畫

山丹的版畫與藏書票在全國已小有名氣，與她的先輩畫家一樣，她沒有離開故土，在哲盟師範學校任教。正是從她的手裏，出了本文所介紹的這批小畫家們的老師——科爾沁第五代美術教育工作者，聾啞學校的馬成武、明仁小學的華維光，師範附小的張延、東門小學的劉曉東。他們的同學大都已轉行，他們却堅持著在歧視、打擊、委曲、誤解、經濟迫窘甚至媳婦都找不上的情況下，推出了哲盟兒童版畫的局面。

他們畢業的時候不過 20 郎噹歲，自己還是個大男孩，就已經帶著一批小孩子，給他們擦鼻涕，給他們找吃的，領他們到處寫生，天晚了，再把他們一個一個送回家。他們為了募款給孩子辦畫展，自己刻印宣傳品，自己到公園去散發，自己登門懇請大小機關贊助，居然一分錢收不上。

他們會徹夜釘框

從身份講，他們是社會上最為人看不起的“小教”（小學教師）；從收入講，他們月入 65 元，而在當

地一條 KENT 120 元，一瓶茅台 160 元。他們當然可以賣畫，設計廣告、搞裝璜設計，這樣的收入要高多了。張延只幹了一個假期，就賺了一輛摩托車，而以小學工資，半輩子也買不上。可是，孩子們呢？

他們堅持著。筆者採訪的時候，因為抱回來那麼多獎牌獎杯，他們的境況已然好多了。但是他們永遠也忘不了，在美術界幾乎不怎麼知道哲里木盟的時候，他們怎樣徹夜釘框，怎樣帶著孩子們的作品，直闖北京、直敲掛頭牌的版畫大師的門。接著又怎樣在回程的火車上，想想幾年的艱辛，歡喜得抱頭痛哭。

他們堅持著，只為捨不得孩子們，捨不得在中國國土上幾乎衰微得令人心酸的少數美育教育。他們選定了自己一生的位置，不準備回頭了。

現在，第六代教師——王力軍已經進入角色。科爾沁的孩子們還將為世界推出什麼呢？

*：那慕達，蒙古語，娛樂遊戲的意思，傳統的羣眾性集會，內容有摔跤、賽馬、射箭、歌舞、貿易等。

*：王力軍有 40 多幅作品選送日本、波蘭、西班牙、土耳其、蘇聯、捷克、新加坡，其中《晨曲》獲 16 屆國際兒童畫特別金獎（那次有 86 國 22000 件作品參賽），《選良馬》獲比爾納第五屆國際兒童版畫個人優秀獎。



人間

報導攝影系列講座

秉持人文攝影的理念，透過相機，在生活的現場上，在勤勞的民眾中，在關懷的土地上體驗、反省、參與和記錄，來豐富和教育攝影者，一直是《人間》報導攝影工作者的信念。在這初春的開始，熱切地邀請您來與我們共同分享工作心得。

講題	講題簡介	主講人
$\frac{3}{9}$ 星期日 PM 7 ~ 9 淺談報導攝影的業餘與專業	報導攝影可以是小品的、業餘的；也可以巨構的、專業的，其中的異同在那裏？	李文吉 (人間雜誌 圖片編輯)
$\frac{3}{9}$ 星期日 PM 7 ~ 9 從「豬師父—阿旭」的拍攝談報導攝影立體化的理念與實踐	用 ENG 來從事報導攝影是立體媒體的新嘗試與挑戰，其中充滿艱辛和喜悅。	吳乙峰 (全景工作室 製作者)
$\frac{3}{9}$ 星期日 PM 7 ~ 9 報導攝影中的人的問題	報導攝影中的人，無論是攝影者或是被攝影者，永遠都是受爭論的焦點，他們想的是什麼？	關曉榮 (報導攝影家)
$\frac{3}{2}$ 星期日 PM 7 ~ 9 從天下到人間 ~一個攝影者的心路歷程	從財經雜誌的攝影到人間雜誌的攝影，一個攝影者的心路歷程。	顏新珠 (人間雜誌 攝影)

〈地點〉台北市中華路一段 41 號 萬企百貨 10 F 時報廣場
〈電話〉3119145

人間雜誌社 電話：7091920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 737 巷 8 號 1 F

台灣職業軍人：

徬徨 在

戰爭 與

之間

和平



徬徨在 戰爭與和平 之間

四 十年來，我們不曾有機會如此廣泛而積極的接觸台灣職業軍人，這個「不是秘密却無可奉告」的一羣人的生活、愛與憎。台灣的國防就是靠這些人來維持的。可是一名軍校生却說：「社會並不關心我們。」這個社會的確對他們所知不多，更談不上關心他們。

這個社會也許關心的只是像二月十一日駕駛戰鬥機從台東飛往廣州的台灣空軍中校林賢順，被此地國防單位責為「叛逃」的新聞事件。民衆所想知道的只是，在這新聞背後，還有什麼「內幕」。

「台灣職業軍人」一如《人間》的封面故事所指的是「徬徨在戰爭與和平之間」的一羣人。嚴格說來，在今天「冷戰構造」的全球形勢下，台灣全島的住民長年都是迷惑於這樣的「戰爭與和平」的氣氛，可是，一般人民不需要在精神上接觸到武裝或不武裝的問題；職業軍人需要。一名政戰校級軍官說：「我們一向習於仇匪、恨匪，今天匪已不匪的時候，你能想像我們心中的荒謬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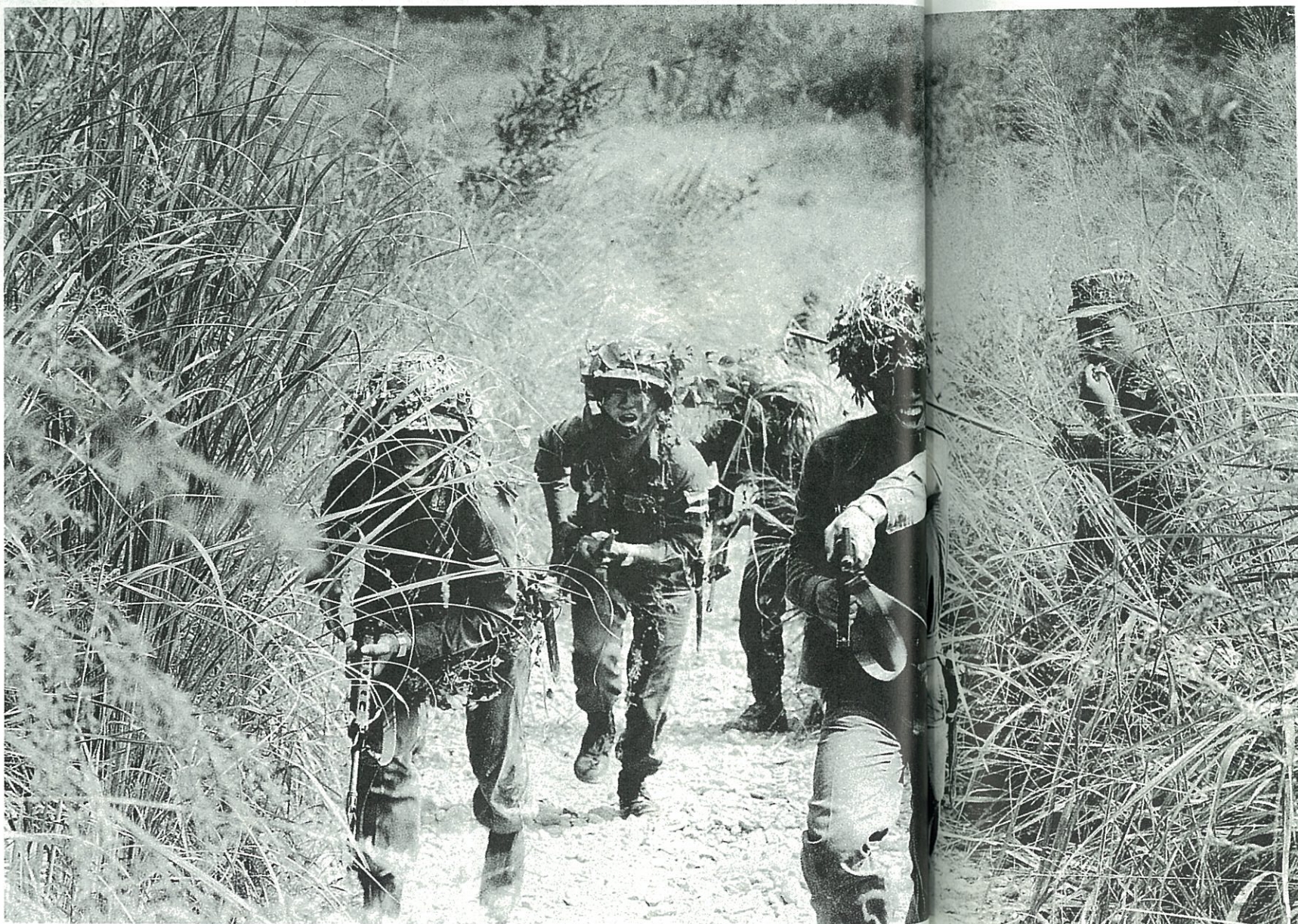
「叛逃」空軍中校林賢順在廣州的記者會，有來自台灣多家報紙、媒體「偷跑」的記者參加，還問他問題。這不是很荒謬嗎？

《台灣職業軍人》企圖為這個40年來禁忌話題，打開一個討論的界面與空間，從一九一年起，我們看「國民革命軍」的成長與挫折；一九八九年，我們從那些「不想當軍人」的年輕聲音中，辨識吶喊的內在有多少是「時代的壓力」，是整個體制與社會應面對的問題。

這是四十年來台灣媒體第一次以「軍事社會學」(Military Sociology)的探查關照，縱橫掃描這個涉及此地二千萬人生活安全最基本的問題。

軍校生在演習時，假想衝鋒陷陣的戰役，敵人便是所謂萬惡的「共匪」。然而，隨著海峽兩岸局勢的遷變，殺「共匪」卻演變成荒謬的一回事。

攝影／人間資料室



總觀察

徬徨的 武裝

美國遠東基地國防與 國共內戰國防的 重疊與崩解

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已經是 1989 年民主運動下，
人民對國家安全體制必然
的歷史審問。
沒有戰爭的四十年，
軍隊
成了穿軍服的官僚集團。



中國共產黨的二萬
五千里長征，
在當時被稱作「聖戰」。
(攝影／人間資料室)

1930 年 7 月 4 日，
國府的部隊進逼平江，
展開另一波的「剿共」戰爭。
(攝影／人間資料室)

撰文 ■ 陳映真

在「社會科學上、軍隊，和警憲、法院、監獄，同為做為階級支配重要工具——國家的組成部份。1945年，在台灣民衆從日本殖民地解放的熱烈情緒下，國民黨第七十師受到盛情歡迎，進駐台灣。1947年「二二八」事變勃發，國民黨派遣第二十一師來台鎮壓，從北到南進行台民不曾一見的恐怖綏靖。1949年，數十萬國民黨軍隊撤來台灣。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公開干涉中國事務，美國太平洋艦隊第七艦隊封禁海峽，國民黨宣告軍事戒嚴，並展開了為期四、五年之久的慘烈政治肅清。這戒嚴肅清的背後的武裝力量，正是「六十萬」國民黨武裝力量。

鎮壓二二八事變，並在鎮壓的餘威下推展土地改革，成功地消除了台灣地方地主資產階級，同時展開嚴厲的政治逮捕肅清；國民黨軍隊武力的威嚇力，在美國支持下，確立了國民政府在台灣的做為國家機關的統治。

1950年以前，美國早就在1941年太平洋對日反攻跳島戰略設計中，注意到美國在台灣的「利益」。隨著國共內戰日烈，眼看國民黨敗相昭著，美國軍部開始了佔有台灣，封鎖大陸的計劃。1947年徐蚌會戰後，美國加緊在亞洲、國際和台灣島內推展台灣「聯合國託管」、「台民自決」和「台灣獨立」的方案。1949年，美國軍方與白宮力圖阻止國民黨流亡軍隊與難民過量入台，並著手策動留美將領孫立人附美，以使美國支持倒蔣並促成台灣獨立時，可「分化」國府在台兵力。美國的陰謀不為孫將軍接受，卻不幸種下孫將軍半生含冤被蔣介石幽囚的悲運。

美國在台基地國防的形成

美國對中華民國軍事的介入，應該是第二次大戰中開始，而在戰後國共內戰轉劇後加深的。但到了1950年以後，美國國防部和白宮，開始明顯、公開、深刻地介入台灣的軍事。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蘇兩大霸權間的陣營對立，把世界冷戰推到了高峯。6月27日，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巡防海峽，直接介

入了國共的內戰。這以後的數年間，台灣迅速地整編到美國全球性反蘇反共的圍堵戰略，以「中美協防條約」和「中日和平條約」的國際性法律，炮製「台灣地位未定」說，從而在聯合國、在廣泛的國際事務中推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獨立台灣的政策。

從1951年元月到1965年止，美國向台灣派遣了軍事援助顧問團，並且提供了價值43.2億美元的軍事援助。1965年以後，美援終止，美國對台軍援，開始以軍事貸款的方式供應。截至1978年美國準備與大陸建交時，軍貸款項已高達5.5億美元。美國對台加緊軍售，至1979年大陸與中共建交時，軍售總額已近6億美元，計占台灣自外輸入武器總量的90%。「八·一七」公報限制美國對台軍售後，1986年國府開始改以向美國「民間」進行高級軍事科技轉讓的計劃，預計在1990年突破台灣當局軍事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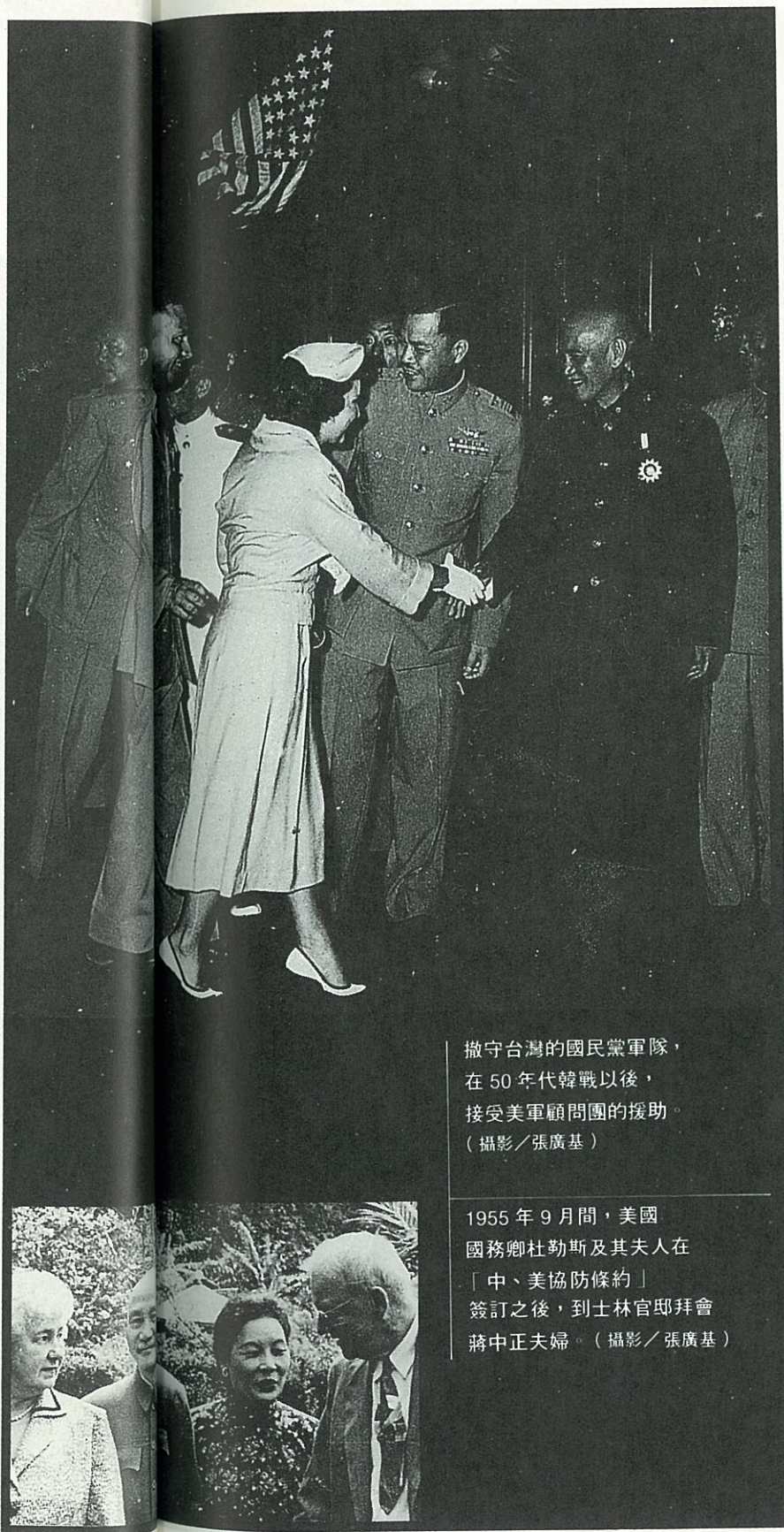
因此，從1950年到1979年的時間中，台灣的軍事與「國防」，基本上是做為美國防堵中蘇共遠東太平洋戰略構想的組成部份。這個全球性美國防共、反共「基地國家」——台灣的軍事戰略，在政治上，則表現為拒絕承認台灣為中國領土等一系列「兩個中國」的政策。

從1950年到1979年美國軍事介入台灣事務期間，產生了極複雜的政治內容：

• 美國協助國民黨整編、訓練並裝備了數十萬現代化軍隊，這隻軍隊成為1950年後戒嚴體制中對人民的主要威嚇力量，協助國民政府不斷鞏固其支配，並鎮壓工農階級，達成軍事戒嚴專制下的經濟成長。

• 在反共戰略利益優先之下，美國持續支持以「反共國家安全」為藉口的國民黨權威統治。美國與國民黨對台灣軍隊的支配與反支配的鬥爭；美國同時支持國民黨與反國民黨民主派的兩手策略，在台灣造成心照不宣，暗中較勁的激烈暗鬥。

• 在美國默許下，國府向人民隱瞞它在「中美協防條約」中基本上放棄反攻大陸的承諾，仍以「反攻復國」的大義名份，施行長期威權統治。但美國又裝出一副菩薩面孔，支持台灣本地親美反蔣民主人士。但是當國民黨對孫立



撤守台灣的國民黨軍隊，在50年代韓戰以後，接受美軍顧問團的援助。（攝影／張廣基）

1955年9月間，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及其夫人在「中、美協防條約」簽訂之後，到士林官邸拜會蔣中正夫婦。（攝影／張廣基）

人、雷震、彭明敏等伸出鐵拳頭，美國永遠是一副愛莫能助的模樣。

• 在美蘇雙霸對峙局勢下，美國在台灣的軍事利益，與國民黨在國共內戰情勢中的利益相吻合，形成美國與國府間長期互相猜忌防範，又共生共利的關係。

• 從遼闊的東亞到東南亞形勢看來，美國對東亞各國的反共干涉，造成韓國、中國和越南的民族分裂。這分裂因冷戰的長期化而長期化，帶來深遠複雜的傷痕，並造就了龐大的、依附美國干涉主義和民族分裂構造而肥大的階級、集團和黨派。

一個龐大的獨佔支配構造

當國民黨內戰（反攻復國）國防，與美國亞太戰略的基地國防互相重疊，形成了一個強大而龐大的反共安全軍事體制，直接支撐著1950年以來巨大的「冷戰／民族分裂／國家安全／對美日附從」的結構。這龐然的結構，逐漸形成國民黨「軍—黨—政—特—商」的獨佔特權共同體，壟斷和分潤台灣戰後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高額剩餘。

從1949年到1961年，國府每年國防預算佔台灣每年總預算的70至75%。1962年，蔣介石企圖從越南戰場「反攻大陸」的計劃被美國制止後，國防預算在全年國家預算中下降為50%左右，但是在絕對金額上則有增無已，即從二十多億美元上升到四十四億美元，成為世界上軍事預算超高的奇特體制。

長期不受行政院、立法院和監察院監督的國民黨超高軍事預算，據著名的軍事記者楊君實指出，內包著對於安全局、情報局、黨中央文工會、海工會、陸工會、青工會和救國團的支出，卻把軍校教育預算列入國家教育預算；軍人福利則列中央和地方社會福利預算……而軍事國防預算中的軍事工程預算，卻專由幾家「軍商」企業、土木工程及幾位特殊的中央「民意代表」所屬營利單位承攬。

為了支付這巨大而怪異的「軍—黨—政—特—商」獨佔共同體的高額開銷，國民黨不能不更加抓緊「國營」和「黨營」獨佔性金融和產業單位進行高額掠佔，同時以對環境保育、公

共部門和社會福利部門的荒廢與不投資，來擴大它所獨佔的高額剩餘。

依附在美國帝國主義亞太反共戰略基地國防上的國民黨反共內戰國防，以「亞洲太平洋的自由與安全」的偉大名義，在台灣戒嚴體制下，成為巨大的、政治的、黨的、社會的、經濟的獨佔體。但放眼世界，美國在韓國、在泰國、在菲律賓、在亞非大陸許多反共軍事政府，都以美國獨特的軍援和「安全協防」體制，把美國的國防與各地的軍事獨裁與腐敗做了光榮的結合。

沒有戰場的武裝

1950年以後，除了八二三砲戰和其後金馬前線上的象徵性的相互砲擊，國民黨建軍以來最現代化的軍隊，在完全沒有具體戰爭的情況下過了四十年。

這沒有戰爭的四十年，將校不以戰功晉升，官兵無法從戰役中表現軍事的才幹。久而久之，軍事上的政治性官僚和派閥形成，武將政客化，軍隊成了穿軍服的官僚集團。

四十年無戰爭。「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的武裝力量，基本上只成對內、對人民的國家強制力的表徵。尤其是巨大的陸軍，更成為四十年軍事戒嚴的主要武力。

隨著60年後半加工出口工業的發展，國稅不斷增大，軍隊待遇巨步改善。昔日「克難」、艱苦的軍人，今日與公教人員一樣在人口統計上被分明地列入中產階級，成為國府長期來最忠心、穩定的社會與政治基礎。

台灣經濟的發展，使「軍—黨—政—特—商」獨佔體所掠佔的社會剩餘在不斷擴大。軍事採購和軍事工程的肥大預算，造成波紋越來越擴大的軍部本身和「軍—商」、「軍—民意代表」的獨佔集團，分潤龐大的國防總預算。這結構性的腐化，銳不可當地開始腐蝕四十年沒有戰事的軍事體系，成為今日台灣軍事部門骨髓深部的隱憂。

解體和重組的歷史

1978年來，美國宣布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同時，中共「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

同胞書」，鄧小平提出「三通四流」的號召。1979年元月中共停止對金馬砲擊。1986年，又停止對台施放宣傳海漂。1987年，撤銷專門針對台灣的「福建軍區」，並開放金馬射程內的廈門地區為經濟特區，大興土木，大搞投資，明不戰之意。

中共的和平戰略，加強了海峽上美國與中共的冷戰對峙一時的緩和。長達四十年的冷戰構造開始重新整編。美國在「三大公報」中承認台灣問題的中國內政性格，表明美國在台灣問題「和平解決」條件下不介入中國事務，同時卻以立法部門的「台灣關係法」企圖對台灣事務續行干預。但是，不論如何，歷史的發展，使美國從全面干預台海事務的立場，迫不得已地向「有條件地不干涉」立場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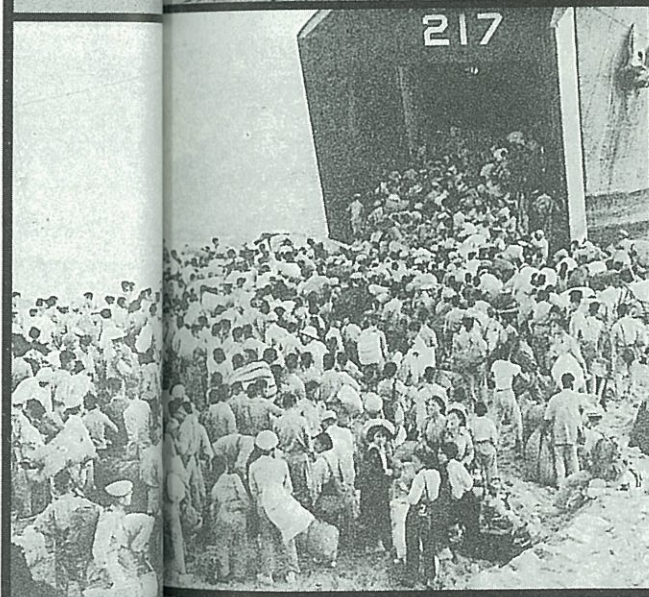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告解除台灣地區軍事戒嚴令，並解除組黨禁令。9月，又宣布開放前往大陸探親。海峽形勢，發生了1950年美國第七艦隊封鎖以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

軍中的政治宣傳，雖然大部份仍以「共匪」稱海峽對岸的政權，但在社會上，官方說辭、報章雜誌，不知什麼時候起改稱了「中共」。偉大、堅定反共、自由世界的干城美國，一夜之間遺棄了「戰略地位重要」、「有長久反共洞見」、「美國最忠實的盟友」台灣，與「賊」為伍。「中美協防條約」、「台灣海峽決議案」一夜之間廢除。枕戈待旦的金馬前線忽然沒有了戰事。尤有甚者，台灣的民衆商人紛紛到大陸去探親、旅遊、經商。民衆「自由」地越過「前線」，到「敵人」的領域遊走營商。許多退伍老兵老官回去探親掃墓，回來把老家種種告訴軍、土校畢業、現役軍伍的兒子女婿。數十年來，以「消滅萬惡共匪，收復錦繡河山」的仇共、恨匪思想教育支撐全軍的國府軍隊思想，面臨根本性的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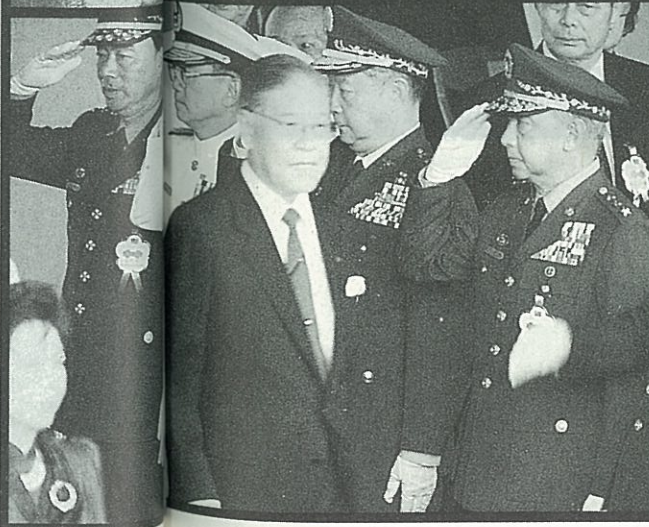
1988年初，蔣經國孤獨、抱憾以終。蔣氏家族，在相應於台灣戰後加工出口資本的成長而出現的現代資本主義管理「國家」的形成，迅速從黨、政、軍舞台上消失。一個締造了「國民革命軍」、台灣軍部數十年來所宣誓盡忠的蔣氏家族從軍中政治視野上無法置信地消



1963年時金門的裝甲部隊。
(攝影/張廣基)



1958年「八二三砲戰」時，國軍將屆學齡的中學生，大批由金門戰地輸往台灣，便其就學。
(攝影/張廣基)



解嚴後的李登輝軍事體制，基本上是戒嚴體制的延續。
(攝影/洪克紀)

失，使當今職業將校官兵在歷史上、思想上和政治上失去了重心。

留美派權將郝柏村領導的國防部，迅速與留美總統李登輝和他的留美「精英」內閣癒合。美國似乎極為成功地掌握和促成了「後蔣」時代台灣「軍／黨／政／特／商」獨佔性支配結構的美國化和「台灣化」過程。長年來宣傳消滅「共匪」、反對「台獨」的軍隊，面臨著隨李登輝體制全軍美國化和台灣化所必造成的思想、教育和結構上的混亂。

歷史和人民的審問

國共內戰尖銳對立的情勢，無論如何，已經無可倒退地向和緩的方向發展。世界冷戰結構，呈現冷戰歷史中最大幅度的鬆弛化。蔣氏父子相繼去世，結束了1949年以來軍隊集中效忠蔣家的倫理和政治的構造。國府軍隊在組織上歸屬——國民黨，也在展開脫離蔣家黨的一系列變化，國府軍隊在歷史上、國際關係上、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傳統條件，正在開始全面的、無法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變化。

雖然捂蓋在台灣軍隊問題上的沈重的鐵蓋子，依舊頑強地不肯鬆動，但是當同民族對立和分裂的歷史開始轉變它的方向，台灣軍隊的根本目的、性質、功能與任務，都需要重新界定，從而整個軍令和軍政系統、以及相關的軍事管理、教育、訓練、軍事生產和全套軍隊思想和倫理……都面臨全面檢討、改組的重大課題。

如果台灣「後蔣」時代的國民黨和「國家」，順利完成「本土化」行程，國民黨和台灣的「國家裝置」將更為充份地成為不分省籍的台灣資產階級的支配工具，從而台灣軍隊也將更鮮明地成為台灣資產階級的軍隊。

遠東冷戰構造解體和改組後亞太地帶在政治、軍事和國際關係上全面重編情勢下，台灣做為美國干涉中國的軍事基地的性格勢將逐步消萎。則台灣軍隊的存在，是為什麼而戰，為誰而戰的問題，已經難於避免越來越強烈的，來自歷史與人民的審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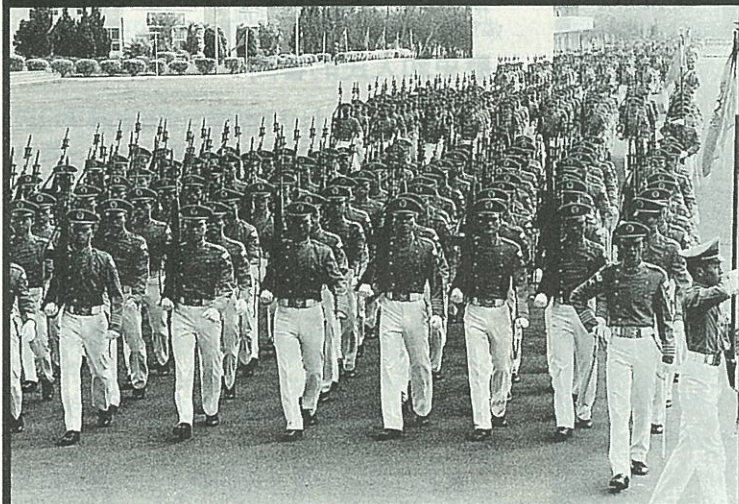
調查篇

無可奉告：

去年十一月，台北的《聯合晚報》與國防部的《青年日報》為了一份軍校現況調查，打一小場筆仗。這份簡稱「儲蓉報告」的軍校調查指出，八成軍校生想轉校換環境，而且，如果進軍校前有充份了解，七成的學生認為，他們不會選擇軍校。「儲蓉」報告到底是什麼？與這份報告有關的國科會表示：不是機密，但無可奉告。

一份被 封存的 軍校 報告

撰文■楊憲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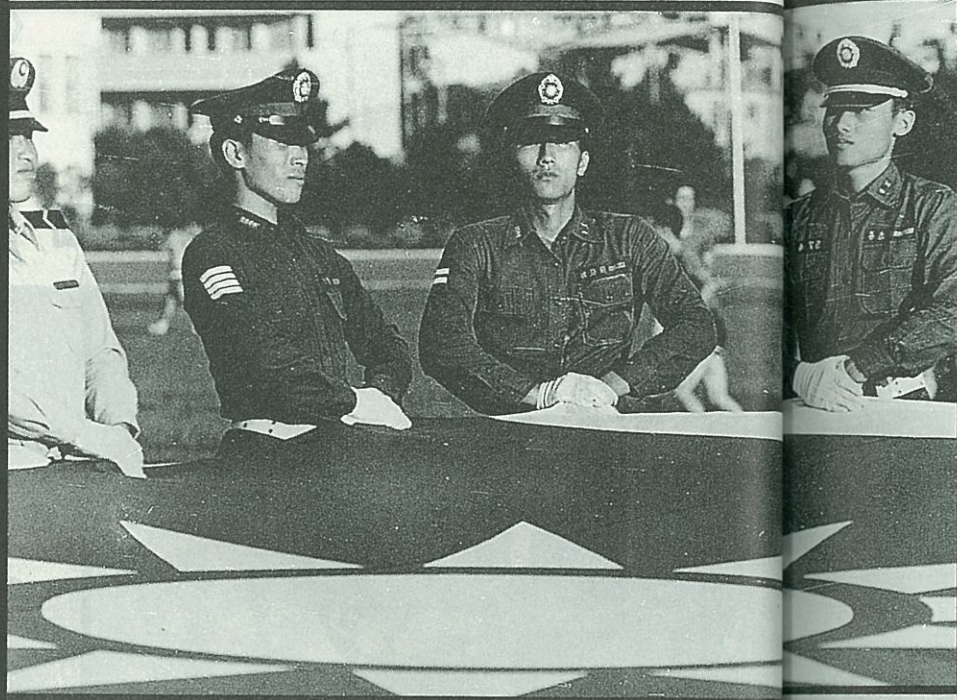


軍校的校慶活動中，檢閱軍容是典禮的重點。問題是，台海無戰事，軍容盛大又是為了什麼？
(攝影/李文吉)

軍校生的戰技訓練是課程中最為重要的一項。然而，在海峡两岸武力敵對愈趨和緩的狀況下，「戰技」是為何而戰？
(攝影/李文吉)

徘徊在「戰爭與和平」狀態下的軍校學生，事實上已經面臨嚴重的角色認同危機
(攝影/人間資料室)

閱兵典禮時，將官與貴賓高高坐在校閱台上
(攝影/李文吉)



去

年十一月廿三日，台北《聯合晚報》刊出一則消息，標題是「從軍樂？八成不樂！」副題是「調查顯示八成軍校生想轉換環境，軍事教育亮起紅燈」。軍事新聞一向敏感，這一則對軍方而言是「負面報導」的新聞，當然引發了一些震動。

聯合晚報「發難」

這一則由記者胡遜撰發的稿件主要的內容是：「根據行政院國科會委託的一項調查指出，目前軍校學生對軍校生活不滿比例很高，想要轉校和換環境高達八成。而且如果在進軍校前有充分了解，七成的學生認為，他們不會選擇軍校。」其他重要的統計報導有：

※百分之五十以上，各軍校一年級學生對學校生活環境感到不太喜歡、非常不喜歡。

※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各校學生，在進入軍校後，覺得事實和他心中沒有差距或只有少許差距。

※各校有百分之二十二至百分之五十的學生在進入軍校前，只是偶然聽到或從未聽到別人談論軍校生活和種種見聞。

※各校分別有百分之二十九到百分之六十七的學生，對要讀的科系是模模糊糊和毫無所知。

※各校只有百分之九至二十二學生從未想到轉校或換個其他環境。

※各校學生對自己成爲一名軍人還算喜歡的約有百分之四十，但海軍官校有百分之三十的人不太喜歡

這份報導的最後，是以「整個調查中，比較可喜的是，大部分學生對自己的未來還算有信心。」結尾。

青年日報「澄清」

這個報導出現後，國防部的報紙《青年日報》於十一月廿七日刊出一篇指名批評《聯合晚報》的文章，反對胡遜記者的報導。在這篇文章的前頭，《研究緣起》部分是這麼說的。

聯合晚報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二版，發

佈了一項對軍校生進行的調查研究，筆者因任教於軍校，且作過相關的研究，針對聯合晚報所提出有八成軍校生想要轉校或換環境，七成的學生認為如果在進軍校前有充分了解，他們不會選擇軍校的結果，提出以下問題：

一、根據報上登載，這項研究是行政院國科會委託的一項調查研究。究竟受誰委託？因爲軍校不同於大學，不能隨便進出，必須透過國防部，而根據國防部表示，從未接過類似單位的申請，要到軍校作研究。……

這篇由政戰學校心理系講師孫敏華寫的文章《軍校生與大學生心理特質之比較》是「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走訪了七所軍校和六所大學才完成」，孫敏華「希望能藉由這份研究，讓國人能對軍校生有更深一層認識了解，順便澄清一些誤導」。

胡遜記者回應

《聯合晚報》記者胡遜在十一月廿八日回應一篇文章，起頭就說：本報十一月廿三日引用曾獲參謀總長郝柏村記功嘉獎的一份有關軍校教育和學生生活的研究報告，指出八成軍校生想轉校和換環境。不料引起國防部部分單位質疑，認爲報告來源可疑。

胡遜指出他的報導根據的是，

國防部國防管理學院一位講師於去年完成，研究是經國防部同意對七所軍校學生進行的，發出問卷 2000 份有效回收 1083 份。

由於事前申請國科會的研究補助，完成後曾送交國科會存檔，編號 NSC-0301-H-H123-01。另外國防部方面，也因報告具參考價值，參謀本部還對研究人員記功嘉獎。

軍校生失望了

這節來源交待除了國科會的研究報告微縮編號有小誤（應是 NSC76-0301-H123-01）之外，其他則適度回答了《青年日報》提出的問題。這場論戰就此打住。《青年日報》沒有繼續「澄清誤導」，《聯合晚報》也自動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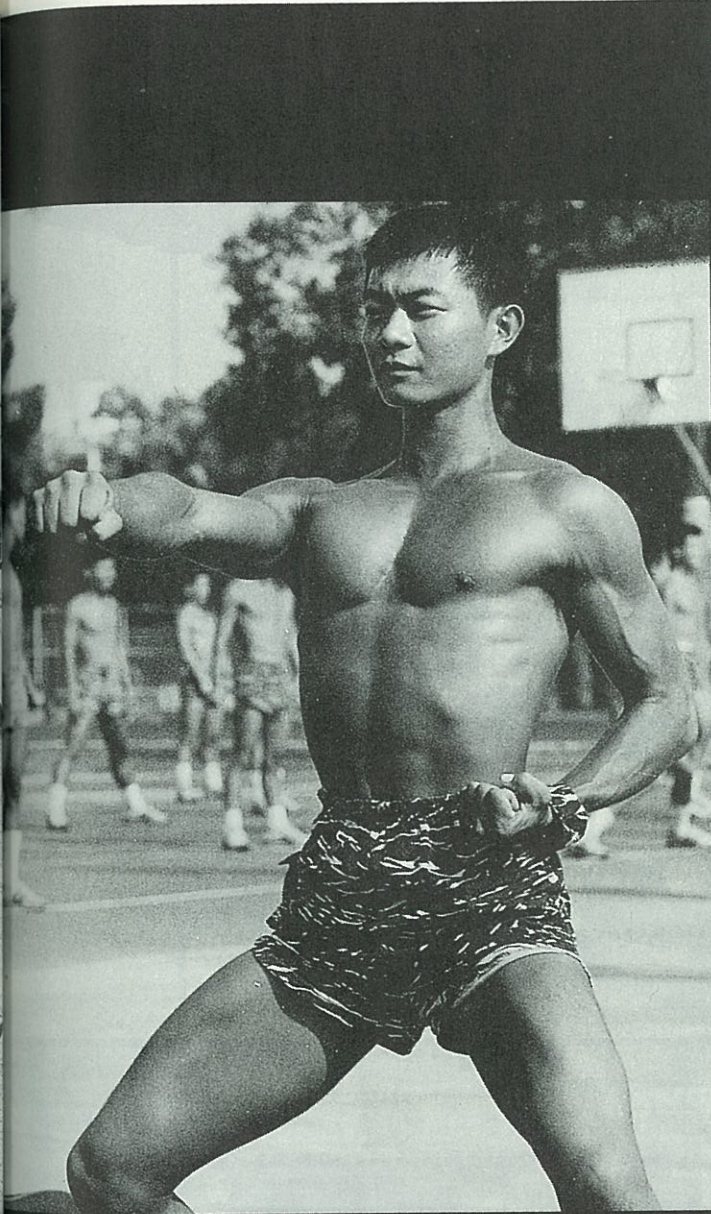


身強體壯的軍校生在
社會變遷的衝擊下，重新
面對角色認定的問題

(攝影/人間資料室)

軍校的園遊會還是免不了
「飛彈模型」來吸引
學生和家長的注意力

(攝影/李文吉)



許多軍校生與軍官，在看到《聯合晚報》十一月廿三日的報導時，曾經很興奮的互告：「終於有人關心我們的問題了。」他們事後承認，「這件事一定會被壓下去。」可是心中期待這個社會「多關心一點軍校生與職業軍人」的願望，一直是他們心中的火種。他們原以為「解嚴」之後，報紙無所不談，「這回該輪到我們了吧？」可是，他們失望了。

國科會無可奉告

事實上，在《青年日報》與《聯合晚報》的小論戰發生的那幾天，國科會資助研究的單位已經全面戒備。很快的將這一份名為「軍校學生入學成績及事前學校認知程度對其學習成就及角色適應的影響」的報告快速封存入檔。並且以「報告未經報告人同意，國科會不能隨意提供」為由，拒絕向新聞界提供全份報告。這個戒備狀態，一直沒有解除。到了今年二月，國科會對此一報告的內容均告以「無可奉告」。任何的特殊管道都被告以「最好不要管」、「此事敏感，不要沾」。整個資訊系統守得密不透風。

幾個消息管道傳來的消息是，做這份報告的「國防管理學院講師做完報告即離開國防管理學院教職」，事情看起來就好像是軍方高階人士在報告曝光之後，馬上做了所有資訊通路的「消毒工作」。做報告的人已經給「處理」了。打電話到國防管理學院找這位名叫「儲蓉」的講師，也發現，她的確已經離開。

國科會的一名看過「儲蓉報告」的高級官員，在記者強力追問下，才說出「這是一份依據科學方法做出來的統計報告。可信度很高。」另一名對此事略有所知的人士則說，「這份報告是空前的，首次將軍中的問題數量化。難怪敏感！」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麼軍中會「允許」做這個報告？而且交國科會來發表？

這個迷團當然不容易解開。而且這麼一份報告顯然也沒有給太多人知道。《青年日報》是國防部政戰系的傳聲機構，他們發表「澄清誤導」的「孫敏華報告」時，就說過「根



民國69年台大畢業
紀念冊上的儲蓉。

軍校的園遊會
近些年來也以較適應
消費社會的特色出現
(攝影/李文吉)

政戰學校時而也接受
少數幾名外籍學生
(攝影/李文吉)



據國防部表示，從未接過類似單位申請」意指，政戰系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分研究存在。

儲蓉是誰？

儲蓉到底是什麼人物？不但她的報告「引人入勝」，她到底是誰？她到底在什麼狀況下完成這一分報告？也成了不能不追究的問題。

儲蓉於1981年畢業於台大商學系工商管理組。1982年考上公費留考，赴美國西北大學。1983年得了經濟學碩士，1984年得了工業工程碩士，1984年8月返台。在青輔會的安排下，於1984年10月到國防管理學院當講師。她教統計學、機率論。她同時還當了國防管理學院的學生心理輔導「安老師」。儲蓉雖然不是軍校出身，可是她的教學態度很受學生喜歡，而且一直與軍職同事相處愉快。她的表現以一名文職教官而言，是超乎尋常的受到軍方的「賞識」的。儲蓉在1986年與1987年連續兩年獲選「國防部優秀教官」。這個軍中榮譽每年每校只有兩三人可以得到，連續獲獎，即使是軍職人員也是少之又少。儲蓉因此而得到「連續獲獎」的獎狀。這樣一名一直很「愉快」的文職教官，在連續兩年得獎之後，於1987年6月離開國防管理學院，到銀行機構當公務員，從此離開軍中。一名知道儲蓉的人說，「她幾乎是與她的上司大吵離開的。」原因是什麼呢？

她不喜歡新上司

在許多人眼中，儲蓉是一名「不太喜歡權貴的人」，平時處事做人就是「講究一般流程」，不要特別與人不同。喜歡助人，講義氣。討厭官僚習氣。她從1984年到1987年為止的上司很尊重她的學問。「她很賣命。」問題出在1987年以後的上司。「儲蓉是因不喜歡她的新上司而離開。」這是許多傳聞中「最普通」的一個。

「儲蓉報告」從1985年12月起向國科會申請獲准資助，當時的期限是，1986年11月30

日。意思是，儲蓉的報告交卷期應是一年。不過，一般國科會可以讓報告人再緩三個月。「儲蓉報告」交給國科會的真正日期是1987年2月28日。

她是在報告交出後四個月後離開軍中。在這段期間，這社會一直沒人知道有「儲蓉報告」的存在。甚至國科會的檔案裡也不容易看到，因為連目錄都還沒有。但國防部、參謀本部的許多高階將領都已經閱讀了這份報告。一名軍官說，「他們並不驚訝這份報告的結果，這些情節大家早已心中有數，這份報告只不過把話講清楚而已。」

國防部官員「關切」

即使是「心中有數」，到了去年年底，報告曝光之後。被認為「流出」此報告的國科會仍受到國防部的「關切」。在報紙刊出消息那幾天，國科會主任委員夏漢民到立法院備詢時，國防部的官員曾經向這名海軍退役將領口頭表示了「關心」。內容雖不得而知，可是夏漢民當天回國科會馬上就要國科會人文處寫報告，重點在了解儲蓉報告，與加強「保密」，並研究出如何不以「機密」為由，又可以阻擋記者取得這份敏感的報告。

夏漢民要人文處寫的報告，主要的目的是在應付立法委員質詢。這份報告在上個立法院會期一直沒派上用場。原因當然是，新聞界在拿不到進一步的研究報告下，無法追新聞，而立法委員似乎也都未注意到這個「爆炸性」質詢題目。

在《青年日報》撰寫文章反對胡遜報導的政戰學校孫敏華講師是師大研究所畢業的。她在學校也很得學生喜歡，學生想離開軍校或已離開軍校的人都與她有連繫。她處理過不少「軍校生困境」，學生對「孫老師為什麼會寫這樣的文反對？」表示不願置評。孫敏華報告應該可以確定是由孫講師自動投稿。胡遜的第二篇文章交待了來源之後，孫敏華應很容易可以知道，「儲蓉報告」的研究過程是經過正式的軍中行文，由各軍校的主計系統貫徹執行完成的。這樣的正式的研

究管道所得的結論，受到軍中認同，是毫無疑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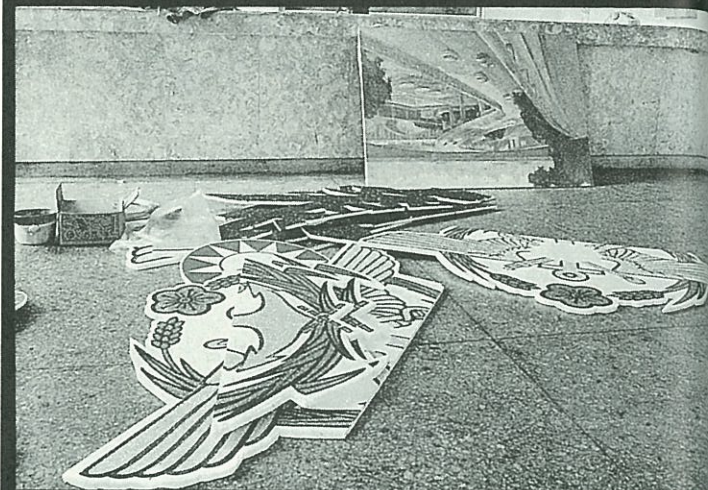
想離開軍校的人沒那麼多吧？

不過孫敏華所屬的政戰系統對這份報告的普遍評語是，應該可以「某種程度同意。」不過，政戰系統的部份人士仍認為，「想離開軍校的人數，應該沒那麼多吧？」。國科會的人士則表示，「儲蓉報告」只是統計科學的數據呈現。」國科會的人對他們資助的這份報告的可信性很有信心。他們只是抱怨，「《聯合晚報》的標題太刺激了些。」他們雖同意，「儲蓉報告」用了納稅人的錢，當然也應該回報納稅人「知的權利」，而報告「也不是機密」，不過他們說什麼都不肯將報告拿出來。他們真的是怕軍方找他們麻煩，怕得荒唐極了。

從「儲蓉報告」的結構看，這應該是探討軍校生問題連續研究的第一階段報告。到底軍校的時代性角色與教育內容能不能使「青年創造時代，時代考驗青年」？軍校是否能「適才適教」為這個地方養成「新軍人」？都應是「儲蓉報告」的後續。如果國防有關單位真的讓這些後續報告完成，其結果必然是帶來一場「軍校體制大革命」。這樣的「胎動」因素事實是國防保守派所最怕的。因為只要軍校一革新，他們就要如四十年不改選的民意代表一樣，必須被迫離開他們的「利益」。

軍校生的吶喊

「儲蓉報告」的最大意義其實是在這裡，她指出國防捍衛系統中，最重要的「作戰中心」軍官養成教育的體系已不合這時代的要求。這樣的「不合身」軍校體制，已經引發了許多軍校生，特別是相當數目的優秀軍校生，想離開軍校。他們中間甚至很多人覺得他們「後悔了」，「當初是為了看上了軍官大禮服，被騙來了。」在受訪的軍校生中，有人很激動的說：「我現在後悔了，不可以嗎？我年輕時代的決定，我現在成年了，我可不可以後悔呢？」這樣的吶喊聲，在「儲蓉報告」的統計數字中此起彼落。



製作海報、繪製宣傳性的油畫，是軍校課餘生活的重要項目
(攝影/李文吉)

軍校學生現在問的是：應該問我為國家做些什麼，也問國家為我做些什麼
(攝影/李文吉)



軍校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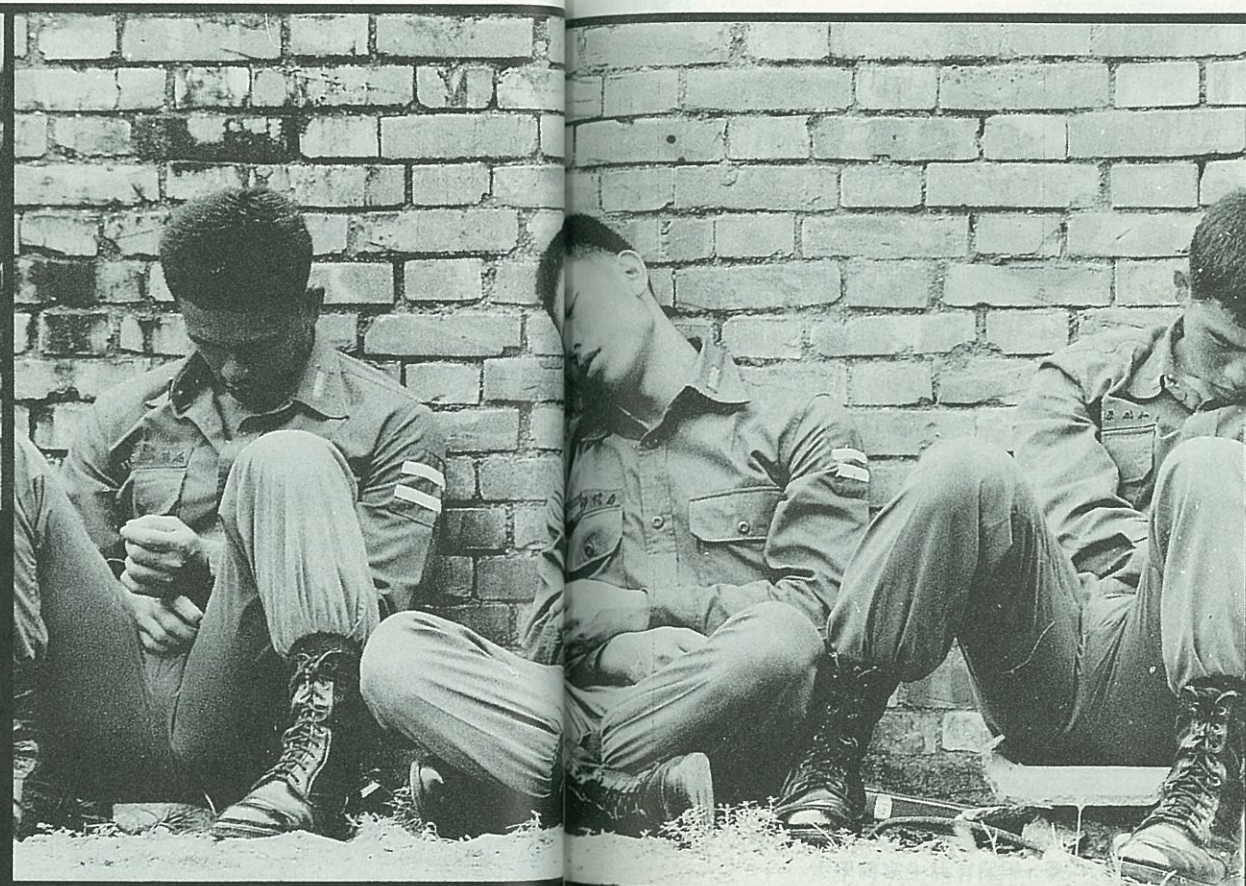
我不幹軍人了！

「我後悔了。」
一名軍校四年級學生很堅定的說，他十四、五歲時所做的決定——讀軍校，現在他廿歲了，可不可以「後悔」，可不可以重新選擇？十二年前，郝伯村還不是參謀總長的時候，他上書蔣經國，對此地軍隊問題，痛陳弊病，他說：「……無人能事先預估，也沒能主動研究。」他當權了七年，問題仍一如他所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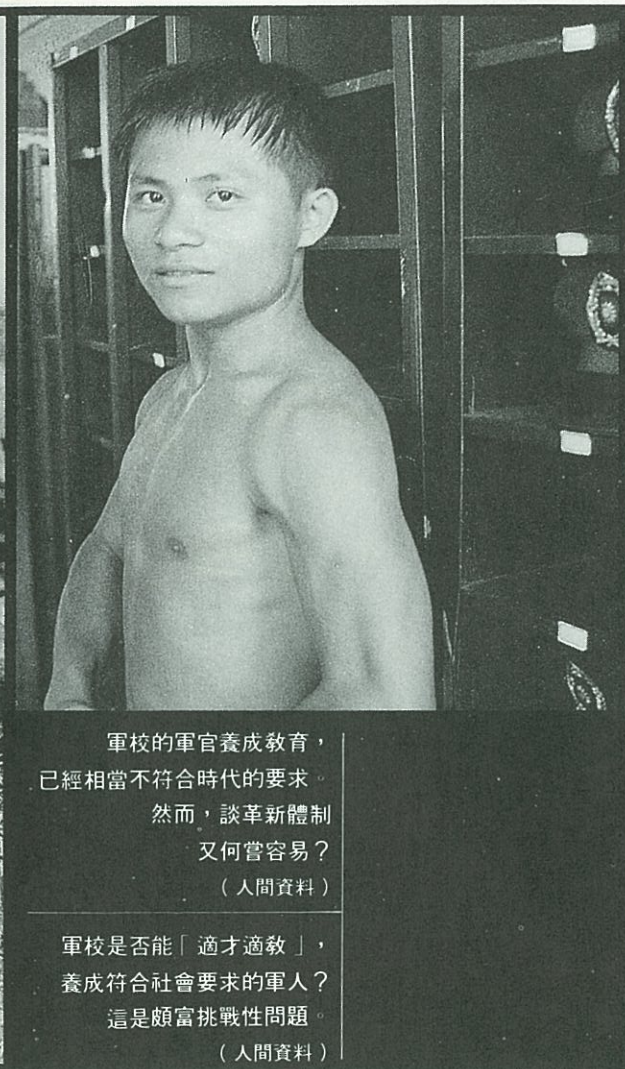


軍校生對軍校生活發出不滿的聲音，學校有關方面卻少去面對，仍強調軍技競賽、訓練的重要性
(人間資料)

出操累了，休息片刻，如果對軍校生活也累了，想離開呢？問題就麻煩了
(人間資料)



撰文 ■ 楊憲宏



軍校的軍官養成教育，
已經相當不符合時代的要求。
然而，談革新體制
又何嘗容易？
(人間資料)

軍校是否能「適才適教」，
養成符合社會要求的軍人？
這是頗富挑戰性問題。
(人間資料)

戰校級軍官說。

外面的機會可能更好

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的政府政策，的確為軍方帶來了一些政戰調適的問題。這位校級軍官說：「當我們這些受多年仇匪恨匪教育的人，看到有一天，連《青年日報》、《中央日報》都不再稱共匪而改稱中共的時候，你知道，我們已經過氣了。」這樣的意識型態轉化，在軍中與軍校中，有不同程度的調適困難。對老的一羣人來說，他們覺得「帶不動了」。對年輕的來說，「外面的機會可能更好。」

社會進步對軍隊正產生「文化轉變性」的刺激。這都是使軍中與軍校中最近連連出狀況的原因。

郝伯村的簽呈

這樣的問題，高級軍事系統並非沒有感覺。當參謀總長郝伯村在十二年前還是帶兵將軍的時代，他曾經上書給蔣經國，對於台海無戰事，軍隊角色的危機有很深刻的陳訴。郝伯村在當年的簽呈上說：「我國自台海八二三砲戰後，已過卅多年的太平歲月，在歲月沖擊下，一般人的思想與生活都成為平時的觀念，這種平時的觀念，對於我國建軍是否可能用統一指揮來加以控制，以及應該如何做，無人能事先預估，也沒能主動的研究。」可是他當權了之後，問題繼續，到目前為止還無有效方案解決這些問題。

民國七十三年許歷農將軍在黃埔建校六十周年的演講「繼志承烈，發揚黃埔傳統精神」中，向軍校學生強調，「要問我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不要問國家能為我們做些什麼？」可是民國七十五年的一份政戰學校碩士論文「我國軍事院校學生政治文化之研究」卻指出，近百分之六十的受試軍校生認為「應該問我為國家做什麼，也問國家為我做什麼」。

過去三十年，前十五年可以說是這個社會完全籠罩在「軍事文化」之下，社會如軍中，而戒嚴體制其實也將社會治理放在「軍法審判」的架構。可是後十五年則相反，是社會的進步的「文化影響力」開始愈來愈強籠罩「軍事社

「我 不想當軍人。」這名軍校四年級生，在學校的成績很好，也當過實習幹部，正在尋求離開軍校的方法。他希望與軍校之間能夠「好好的來，好好的去」，他願意賠錢，但是希望「學校承認我的肄業學歷」，讓他能夠「不中斷的繼續求學」。他說，「要我去當大頭兵我都願意，只要學校放我一馬，承認我的學歷，我當完兵可以去考大學插班。」

軍校的規定是，像他這樣不是因為成績不好而「學退」，又不是因為身體有問題而「體退」的軍校生，想離開軍校只有開除一路可走。被開除的軍校生，必須面臨的是賠錢與在校學歷一筆勾銷，有些軍校生因受過戰技訓練，所以開除之後，還要給當成「流氓」來管制。理由是，他們所學的「戰技」可以是「殺人放火」的本事。

我後悔了

這個認為自己的個性「不合適當軍人」的年輕、時髦孩子說，「千萬別誤會是軍校有什麼不好我才要離開。」他很嚴肅的說，「我還年輕，我沒有資格批評軍校、國防體制，甚至我認為，我同意軍校可能就是這個樣子。是我自己不合適。現在我完全了解我自己了。我後悔了。」

他是「中正預校」上來的軍校生。就成份而言是「正科中的正科」，他認為，當年他才十四、五歲，「那時候所做的決定，我現在超過二十歲了，可不可以改？」他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別的不是上軍校的人，隨時做決定，隨時可以改。對許多上大學的朋友，又是轉系又是重考，大學畢業了可以自由選擇，他感到自己的人生受到太大的限制。「也許當軍人比上

大學將來生活有保障一點，可是我能不能有選擇呢？」

一名軍官正為他能不能提早退伍而想辦法，他一直在製造記過的機會，可是記過總是只到二大二小，就不繼續了。再來他連逾假不歸，長官都不處分他。他想用三年考績乙等退下去，可是這個希望可能也很難如願。

軍隊與軍校都有很多「淘汰」的制度，可是卻很少人真的被這個制度淘汰。「補考一定讓你補到過，大家拿書出來，監考的也是睜一眼，閉一眼。」這樣不在訓練過程或初期服役過程中淘汰人的做法，其實為今天的軍校以及軍隊積累了很多爆炸性的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軍中有一些有心人，正很小心的、婉轉的想利用科學方法來找出問題，提供給他們的「上級」，希望他們來解決問題。這樣的問題，「只有當權的人能夠解決」一名政

會」。這樣的從「熱戰機體」漸次到「冷戰結構」的過程，使整個社會徬徨在「戰爭與和平」之間。這樣的矛盾意識狀態，社會的應變力當然遠優於軍隊。因此，軍中文化受到最近幾年的社會文化衝擊也就一日比一日激烈。這個社會要求的不外「公平、機會」，軍隊中要求「公平、機會」的聲音也隨之提高。

關鍵性報告

這樣的趨勢是有事實的研究根據的。翻查民國七十二年以後的軍中研究，即可發現，利用統計科學來「量化」軍中問題的報告，已經出土。其中大膽提問的態度，顯示出今日所見白熱化、表面化的軍中問題，在當時即已相當可觀。從七十二年以後的不同時期報告，都可看出，這樣的問題累積具有相當可供參考的線性關連。

每個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報告如下：

一、民國七十二年六月，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我國軍事院校學生政治社會化之探討——價值目標、政治教育與政治態度之分析》。研究生：華中興。指導教授：華力進、瞿海源。

二、民國七十二年六月，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中正預校學生政治功效意識之研究》。研究生：王夷平。指導教授：吳祖祿、林水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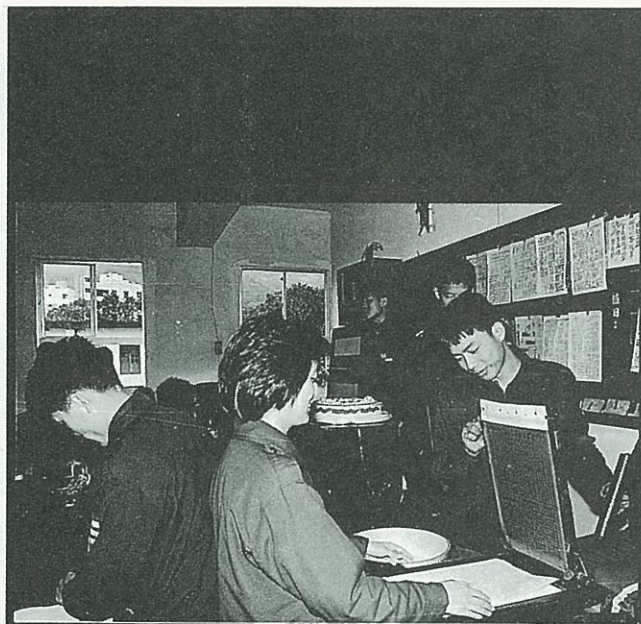
三、民國七十四年九月，政治作戰學校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軍校生傳播行為及其職業價值觀關聯性之研究》。研究生：胡華民。指導教授：楊孝滯。

四、民國七十五年六月，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我國軍事院校學生政治文化之研究》。研究生：楊文鎮。指導教授：陳義彥。

再下來就是去年十一月被新聞界「出土」，軍方大為過敏的「儲蓉報告」了。「儲蓉報告」的全名是「軍校學生入學成績及事前學校認知程度對其學習成就及角色適應的影響」。

儲蓉報告

「儲蓉報告」指出，軍校學生中，有八成想



軍校設施現代化的問題，就如同台灣社會的工業昇級一般，遇上重重困難。

(人間資料)

軍校的課餘活動雖也因應社會潮流，作某種程度的調適。然而，根本問題卻是整個軍事體制的保守性。

(攝影■李文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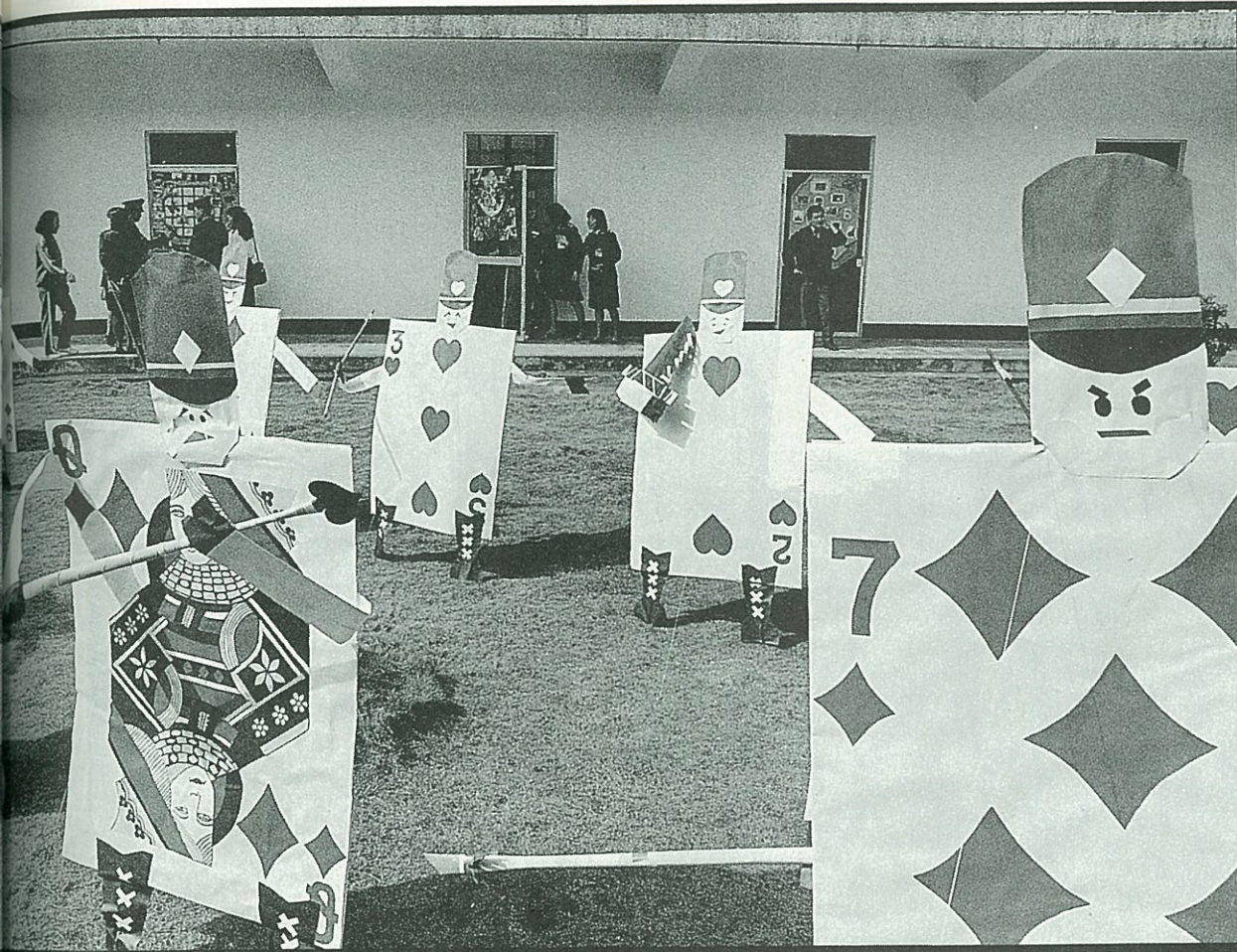
要轉校和換環境，而且如果在進軍校之前有充分了解，七成的學生認為，他們不會選擇軍校。這個「不會選擇軍校」的趨勢，在七十二年，「華中興報告」中已提及，「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受測學生表示不贊同自己的家人或兒女投考軍校。」這種投射到自己親人的「不贊同」，事實上，是自我心理鏡像的反照。這個比例隨著社會的進展，在四年之內提高了一倍。

從華中興到儲蓉，每個研究者的研究目的與建議都對軍中現象表示了「危機意識」。

「儲蓉報告」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中說，

國防預算佔全國總預算的40%，而其中中國軍人事務費用又佔國防預算的45%以上。…軍中參謀素質的高低對整個國家有至鉅的影響。…有優秀的軍校學生始能有優秀的軍人。…我們期望所錄取的軍校生都是真正有發展潛力與高度向心力的精英份子。

在研究結語與建議中，「儲蓉報告」表示：



對一個軍校生從養成教育起到軍官所享的權利義務，各階段所發展的管道應有一套完整且長遠的規劃，讓學生進入學校後就知道他的目標在那兒？他要充實什麼知識？他的奮鬥方向在那兒？尤應避免政策的搖擺不定，造成學生對前途無所適從，對自己努力的價值感到懷疑，果真如此，又怎能期望他將來成爲一名優秀的軍官？……我們甚至可以肯定的說：「有什麼樣的軍校教育就有什麼樣的軍校學生，有什麼樣的軍校學生，就有什麼樣的軍人。」盼望有一天，我們的青年以能進入軍校讀書爲莫大的光榮。

在這分報告數據上呈現，軍校生有八成想轉校和換環境；而且如果在進軍校前有充分的話，七成的學生不會選擇軍校。「儲蓉報告」的上述文字就顯得格外的「憂思重重」了。

華中興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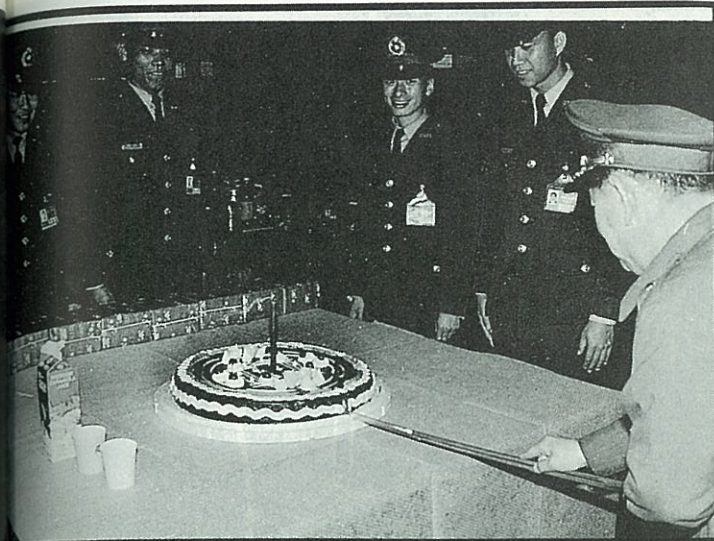
民國七十二年「華中興報告」在分析結果時就有這樣的討論，

爲求培養精實有用的革命幹部，應在招生時對成績太差者不予錄取，以免濫竽充數，影響軍事院校風氣。…在課業上、品德上，嚴格地執行淘汰制。另對意志不堅的學生，也不必苦苦挽留。…我們從研究中也看出，要求教育成本效益應在訓練者本身，不堪造就的必須斷然捨棄。從政治社會化的觀點言，學校教育不是萬能，也不能迷信能使人完全脫胎換骨。若斤斤計較教育成本效益的表面結果，而捨不得嚴格淘汰，將使建軍工作得不償失。

這份報告還指出，「政治相關課程，超過百分之四十的人未能專心聽講，…其不專心的原因是：內容教條氣息太重及教學方法刻板。」



演劇活動自來就是
軍校學生的課餘生活的一部份
(人間資料)



慶生會是軍校
集體生活中的一項
餘興活動
(人間資料)



軍校的
團體娛樂活動，
總脫離不了
陳舊的模式
(人間資料)



所謂政治相關課程，這分報告指的是，匪黨理論批判、法學概論，甚至是「蔣公言行」。在「五大信念」方面，對於「三民主義」，報告指稱，「學生基本上已具有相當程度的認知。但對於某些問題，常未依學理，而以直覺作答；又對於偏重理論的題目，多數學生則無法正確作答。」

現代版拉伕

對軍校功能有懷疑的學生在受訪時也都強調了，「許多老師，上課幾十年來都是那一本講義，上課沒人會聽他的。」這些抱怨的軍校

生，在進軍校前以為軍校除了軍事訓練外，其他都與「大學相同」。他們失望極了。「大多數的老師程度太差了，沒有看過他們發表過像樣的論文。」讓學生感到不快的是，學校很明顯的不重視學術的養成。常將文科課程時間調播來出政治任務。而每年十月，軍校生簡直成了送往迎來的「華僑招待員」。這些因素都讓高年級而想在軍中多學知能的學生不免覺得，「軍校並沒有大學的實質」。但這是他們招考時所得「宣傳印象」。一名軍校教官說，「有人批評我們的招生廣告是，現代版的拉伕。」他苦笑說，「也許，我們是應該把話說清楚，

軍校就是軍校，不是大學。只不過，軍校畢業了，可以領有教育部給的大學學歷。」

楊文鎮報告

這算是對軍校功能的「誤解」。這樣的誤解的產生，與軍事國防系統對時代性軍人角色的調整沒有彈性有很大的關係，而其中最可議的是，軍中領導對這一問題，並不積極理解。民國七十五年「楊文鎮報告」上有相當直接的批評，

…對於教育效果，以及實施過程中產生那些問題，就應該定期加以追蹤考核、

評鑑，找出缺失不足之處加以改進，使目標可以確實達到。但是以往在此方面，負責單位似乎未注意及此，或者雖注意到，但是沒有付之行動，以至於雖全力投入教育，但是效果如何？產生那些問題？卻茫然無知。

「楊文鎮報告」的標指重點是在「國軍軍事院校的政治教育」。這是泛指五大信念、激發仇匪、恨匪思想，鞏固領導中心，以及清除思想污染。這一類的問題，不但是「楊文鎮報告」所說，是「以往」的問題，事實上，到今天為止問題仍如此，在解除戒嚴與開放大陸探親，國內民主化腳步加速之後，軍中的「思想中心」更是呈現空前的茫然。

領袖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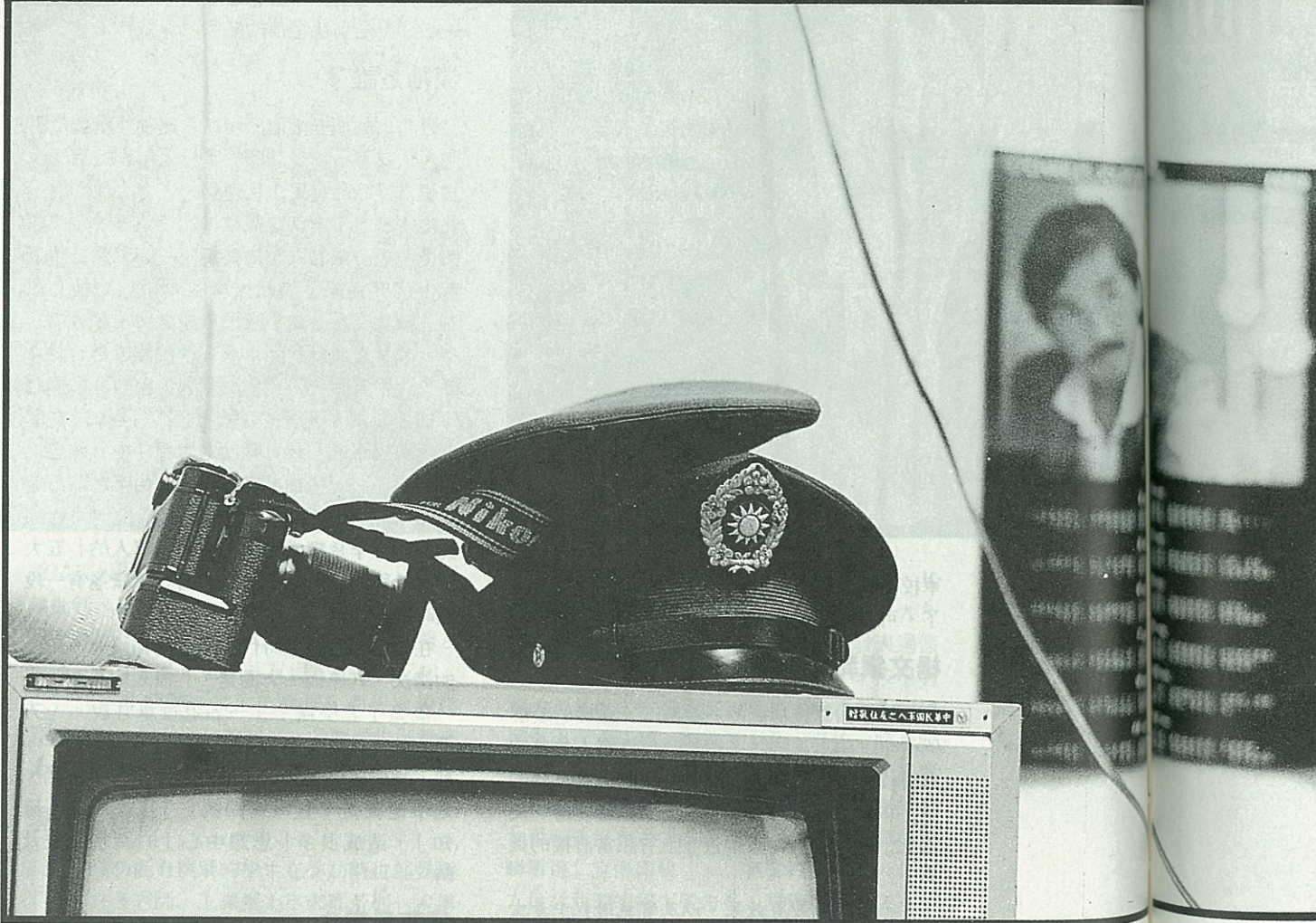
最基本的如五大信念中的「領袖」指誰？軍中說法就不一。受訪問的軍校生年輕一代的說法相當受到社會民主化運動的影響，他們說，「誰當總統，誰就是領袖，就是領導中心。」可是，老一輩的人說法就不同了，「還是蔣公嘛！」事實似乎如此，軍中機關刊物稱「領袖」讀其文意必是「國民革命之父，在黃埔島奉 國父之命創建陸軍軍官學校及校軍的蔣介石」。中華戰史研究會的「戰史會刊」民國七十四年出版的第十六期，刊登了蔣緯國文章「泛論國軍幹部教育體制之構想」中「效忠領袖」、「領袖萬歲」，領袖兩字之前都還空白一字。在蔣經國當總統的時代，尚且如此。如今李登輝當總統，這些老軍人的「五大信念」與「新軍人」的五大信念大概還有一段長時間要調整。

在軍中，對這些時代性的改變都沒有一統性的講法，其原因一方面是，「沒人敢負責，萬一搞錯了怎麼辦？」一名退役軍官說。一方面，時代實在改變得太快，「老實說，一年多前，我們真的不知道，蔣總統如果去了的話，是不是就是李登輝當總統。」這樣的「不確知」，造成很多「思想中心」的調整無法及時。

胡華民報告

軍校學生
想離校的愈來愈多
這情形，
讓軍事體制的黑盒子
洩了機密的光
(人間資料)

軍校學生嚮往
時髦的、流行的
消費生活，保守的
軍事體制卻無法
面對這樣的衝擊
(攝影■李文吉)



怎麼辦呢？一名長年負責政戰的校級軍官說，「多看報紙，自己了解一點時勢。」一名軍校生也說，「像解嚴、大陸探親、共匪還是中共？民主、台獨，這些問題，我們也會談。不過學校對這些事情都教我們，要服從政府政策。政府政策就是從報紙看來的。」民國七十四年的「胡華民報告」調查「軍校學生傳播行為」時，指出，

大眾傳播對個人的影響程度，…認為有些影響者佔58.2%，影響尚深者23.8%，影響很深者9.6%，合計91.6%。…無論報紙、電視或雜誌的使用頻率或時數均與媒介影響程度呈正相關。

在這樣的傳播影響衝擊下，「政治作戰」的思想中心如何與社會的進步來調整、配合，這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先進國家所關心的大題目，國外將這門科學統稱為「軍事社會學」(MILITARY SOCIOLOGY)。國內除了少數的政戰研究生對此一先進學門有所知外，整個指揮系統仍無醒覺性的作為。

嚴禁與大學生聯誼

以「學生運動」例，過去兩年，台灣大學生唱出「南工北學」的理論，鼓吹南部的大學生支援工人運動，北部的大學生則全力搞「校園民主」。軍校校方的應變措施，竟是「嚴禁與大學院校聯誼」。過去軍校生的課外活動中，有一項相當重要的是與相關科系的大學院校辦「聯合會」。現在大學激進了，軍方怕軍校學生受影響，停止了他們的交流。一名軍校生說，「這太諷刺了，我們所學的不就是——政——治——作——戰——嗎？如果連學生運動我們都沒法子對應，對匪對敵談什麼？學校未免也太對自己的教育成果沒有信心了！」這樣的學校封閉作為，多少都使年輕學生感覺到「讀軍校無用」。

一切為明天？

去年政戰學校發生畢業班學生有十位學生在授階下部隊之前，提前離校。今年有意退學，「不想當軍人」的學生數目也不少。軍方一向

對這樣的問題保持沉默。總是以「少數人的問題」來面對社會的質疑。一方面又以「一切為明天」的MTV系列「救國團式」的軍校招生廣告片吸引年輕人。一名軍校生說：一切為明天嗎？許多報告，許多來自軍校的證言，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國防主管單位要面對現實，真的下決心改革軍政、軍令，而其中最緊急的是軍校與軍官的金字塔型合理淘汰與再選擇制度的建立。

「不要讓他們有怨不能發。」讓軍隊制度合理化，「不要讓人感覺，進得去，出不來。」去年離開軍校的學生中，軍中流傳甚廣的「故事」是，有兩人先後偽裝成精神病人，到軍醫院接受相當長時間的電擊與藥物治療，最後成功的獲得「體退」。許多講訴這個故事的軍校生與軍官說話時不免流露出「羨慕」的表情，雖然他們說：「代價未免太大了！」為了不想以軍人為職業，不惜裝精神病人，如此的「決志」也真夠震撼人心了。

孫敏華報告

即使如相當獲國防政戰系統信任的政戰學校講師孫敏華，去年所作的報告《軍校生與大學生心理特質之比較》都調查出軍校雖在「職業確定」上優於一般大學生，可是在「職業徬徨」、「職業認識」上與一般大學生一樣沒有差別。目前大學生「學非所用」的情形極為普遍，軍校生在「徬徨」、「認識」上，與大學生不相上下。就是相當顯見的憂慮。畢竟大學生還有許多選擇機會，目前的制度下，軍校生已無能選擇。對這樣的職業軍人教育體系，社會怎能不關心呢？

民主打五折

「我覺得社會並不關心我們！國防預算佔了國家總預算的一半以上，我們職業軍人就是使用這一半經費的人；社會如不關心我們，他們的民主就只有打五折的民主。」更重要的是，一名軍官說，「國防不只是靠精良武器，不只是靠IDF，最重要的是人啊！如果我們這些基層職業軍人的素質不行，國家再有錢也守不住！」

宣傳篇

現代版 拉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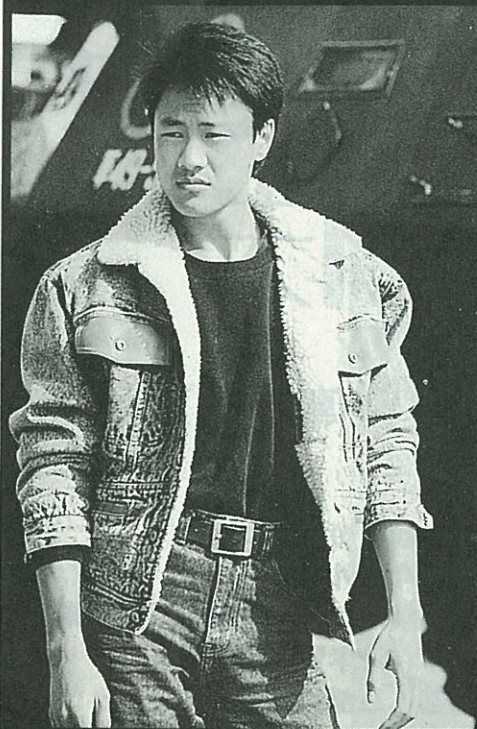
軍教宣傳片的政治

軍教宣傳性短片和劇情片
不論古今中外
都有明顯的國家、階級和政治因素。
問題不在侯孝賢等諸君子
國防部、軍部拍片子
問題在於，他們應該先問：
台灣的國防與武裝
是為誰、為什麼國防與武裝？
問題也在於：
事後，他們應該更勇於反省，
更勇於自我批評

帶著濃重商業包裝
色彩的國防部軍校招生
宣導片，基本上，
難以脫離製造「幻像」
的基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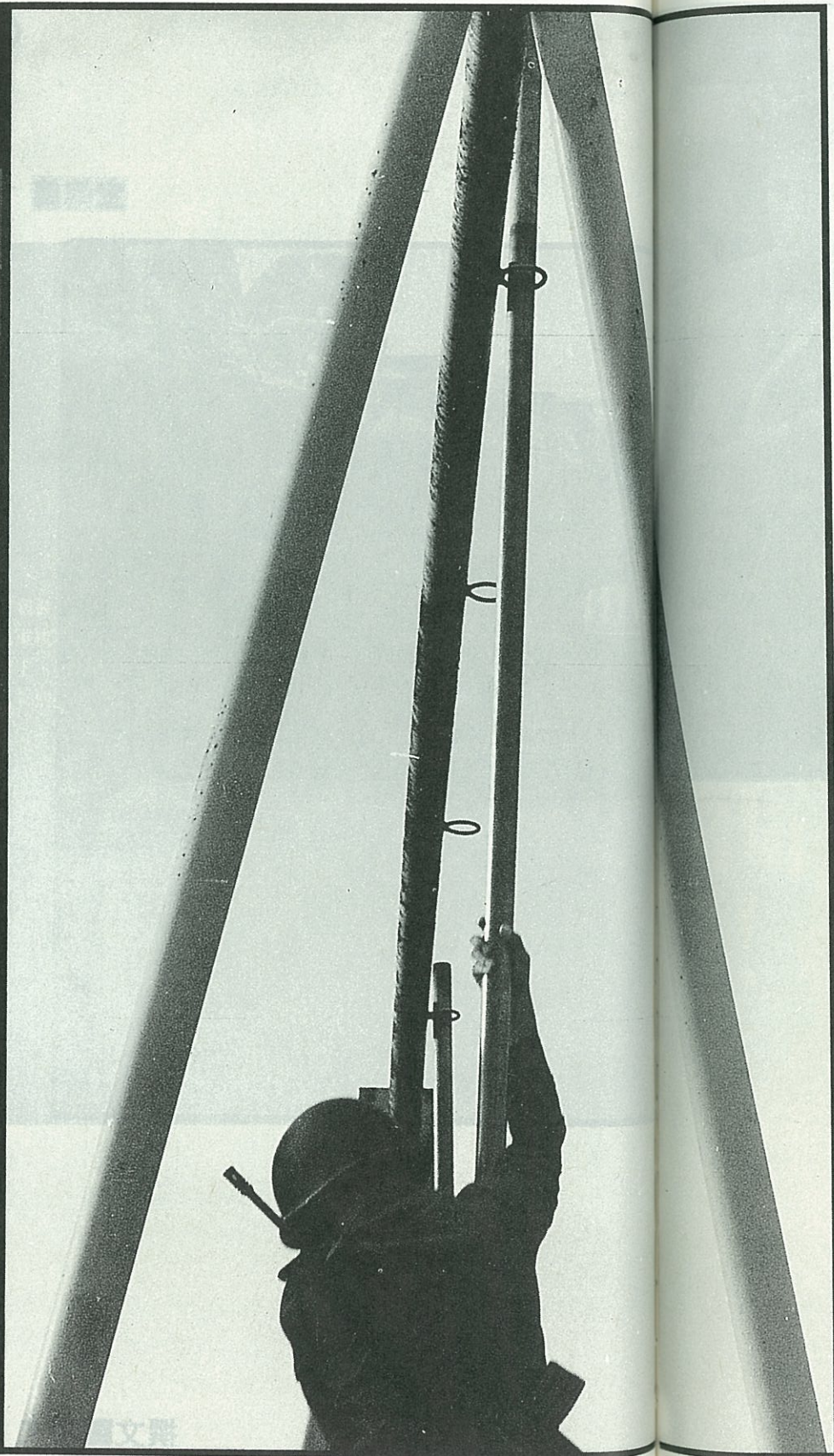


撰文■陳文



電視上出現的軍事宣導片，就像一般商業廣告片一樣，以俊男美女為影像重點。

部隊生活的吃重訓練，遠非宣導片呈現的那般「唯美」、「灑脫」。
(攝影/人間資料室)



軍

教宣導性短片和劇情片，不論古今中外，都有明顯的國家、階級和政治因素。問題不在侯孝賢等諸君子為國防部、軍部拍片子；問題在於，他們應該先問：台灣的國防與武裝，是為誰、為什麼而國防與武裝？問題也在於：事後，他們應該更勇於反省更勇於自我批評……

去年十月底，聯合報影劇版出現了一則極不顯眼的小新聞：國防部為慶祝「光輝十月」的到來，邀集國內知名的電影工作者陳國富、吳念真、小野、侯孝賢等人，籌拍以軍教為訴求重點的MTV。

「新電影」和軍教片

消息傳出之後，引起改革系影評人的嚴重關切。十一月間，自立早報副刊接連以四篇文章，討論當時已出現於電視和電影院裡的MTV 宣導短片。短片以蘇芮唱的「一切為明天」為主題曲，影片中「走過艱辛的從前，明天會更好」，「有為的現代青年應該投軍報國」的官方意識型態，從侯孝賢等受新銳電影圈寄望殷切的人拍的短片中，具體地傳送出來。

「批判」

出現在副刊上的第一篇批評文章，標題鮮明地就是「一切為明天的幻象」。作者迷走表示：台灣「新電影」作家之所以動人，是因為他們曾誠懇、忠實地呈現台灣生活「成長的歷程」，擺脫了虛偽、僵直的「官方說法」。如今這些「新電影」的作家却和國防部「製造偽時代記憶、製造未來幻象的包裝工作」，令人失望。

數天後，「雷不怕」寫了：「忍見朋輩成新鬼」，對革新派電影運動和個人表示深刻的不信任和懷疑。

卡維波則指出，人們對「新電影」一派的失望，基本上是因為對只想「改良」的人奢望其出來「革命」的結果云云。

●沒有辯論的辯論

受到批判的一方，基本上沒有做正面、全面的答辯。陳國富表示他「有罪惡感」，吳念真

表示：「今天整個電影環境如此複雜，我們是在盡一份心力啊！」並且指責「自立副刊的文章一上場，就是一付踩死人的姿態，談什麼公平的辯論？」

另外，編劇小野表示，對他們的批判，是「媒體暴力、言論法西斯。」侯孝賢則再三強調他的電影創作「向來不談意識型態」。如今批判他的意識型態「進步」或「保守」，實在毫無意義。

負責策劃此一專輯的自立早報副刊編輯顧秀賢卻還有話要說。他表示，這些年來他一直是台灣「新電影」的忠實支持者。他說：「既然被稱為『進步』的文化工作者，應該禁得起體制外嚴肅的批評。」他主張解嚴以後的台灣電影文化，應該比過去更富於進步意涵，新電影工作者不應以任何藉口推卸責任。

●「軍方說法」

就在諸多正、反面的辯駁齊湧上枱面的同時，國防部負責策劃完成這部宣導短片的某位上校，在堅稱不願在媒體曝光發言的狀況下，表達了他個人對商業包裝軍教宣導片的看法。上校說：

「約莫是『意識型態廣告公司』推出嶄新風貌的廣告片時，國防部便以頗富創意的想法推出一系列的政宣片。我們的想法是，軍人來自民間，政宣片吸引的對象是在校或社會上的年輕人，因而廣泛運用社會資源，推出有別於傳統的政宣片，成為我們的想法。而新銳導演也就在這樣的共識下，來參與我們的編導工作。」

上校並表示，參與籌拍「一切為明天」的新電影工作者都是義務幫忙，未拿任何片酬。整個工作的完成，稱得上是軍方廣泛善用了社會資源。

對於自立副刊的批評文章，上校表示他不同意「一切為明天」是「製造美好的幻象」。「因為幸福是相對的，並非絕對的，」他說，「報紙副刊登那些文章是借題發揮，我同意小野的看法——是標準的『媒體暴力』」。

●影像與政治之間

關於軍方以現代「行銷」廣告的方法，有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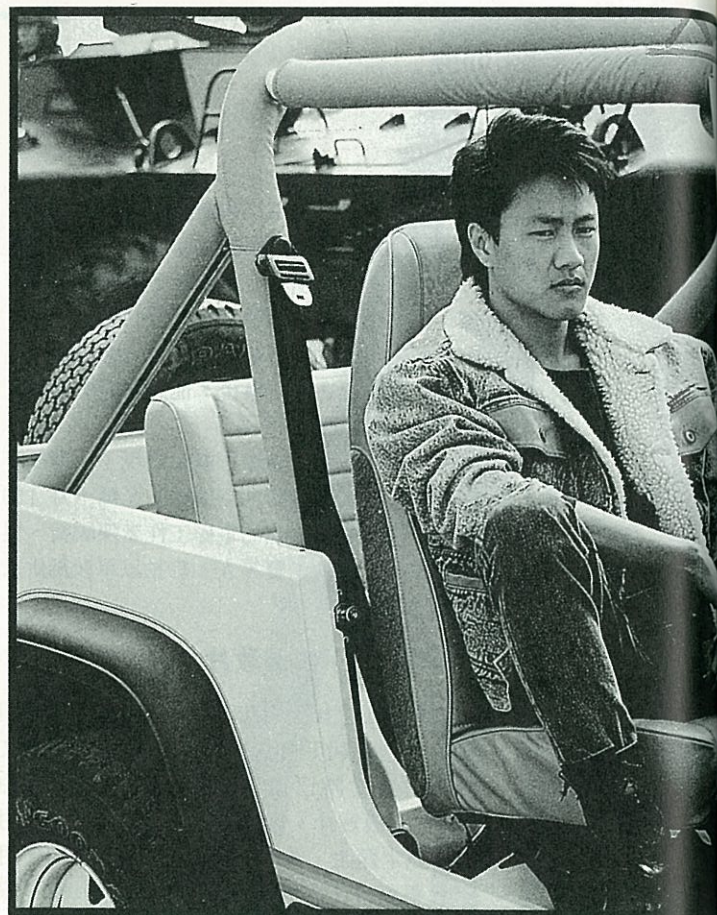
的、有對象、有策略地透過「MTV」系統，號召青年投軍，讓軍方與社會建立更好的「溝通橋樑」云云。對此，影評人吳正桓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認為軍方的宣導片有別於一般的商業廣告片。「一來，在電影院放映時，它是緊接著國歌之後便接映出現，觀眾在正片放映之前，便得毫無選擇地接受政令的強制灌輸，這與觀眾選擇挑看某部電影的意願，形成主從倒置的關係。二來，基本上，商業廣告是處於相互競爭的地位，觀眾可以經由廣告行為，『自由』擇取這項產品或那項產品。然而，宣導片卻是在長年來軍方龐大控制體系之下完成的，它無法在競爭中交由民意來監督和擇取。因而，軍教宣導片談不上任何與社會溝通的意涵，它純粹是強制意識型態的注入，是遠離民意檢驗基礎的。」吳正桓說，「軍事單位原本就是一個龐大而不被管制的『黑盒子』，今天，即便拍出一部商業氣味濃厚的宣導片，背後的控制體系應該是檢證有無民意基礎的重要因素，不容稍加疏略。」

因此吳正桓主張，參與宣導片 MTV 製作的新電影工作者，沒有理由不進行影像與政治之間的思考。「即使聲稱自己沒有意識型態，既然影像公諸於社會，就具備了開放給公眾公開討論的條件。」他說。

吳正桓認為，「新電影」的作者和導演「過去從重重官方電影體系的壓制下，掙扎出來，並肯定『民間是最大力量的來源』。如今卻為軍方拍製宣導片，」自然難免引起公議和公評，被批評的人有責任嚴肅面對。

另一方面，著名影評人焦雄屏卻強調台灣電影工業的複雜性。「從體制的運作來看，好萊塢和香港商業電影的整個構造，都遠比台灣還健全許多；再從意識型態的角度回視，台灣電影也不一定就等同於第三世界電影的客觀環境。」焦雄屏說，「因而，單純認定新電影工作者為國防部拍軍教片便是依附體制，這是不周延的說法。」

焦雄屏說，「電影」和「三家電視台一樣，既是官方的機構又得在商業競爭中求生存，這是整個電影環境的矛盾。她強調在這樣矛盾環境下，認真，踏實從事電影工作的導演、編劇



軍教宣導片讓人們重新思索
影像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攝影/人間資料室)



部隊演習時的實況，
和宣導片的影像相距甚遠。
(攝影/人間資料室)

們，其實是在夾縫中求生存。

「有人認為我『擁侯』，其實我真正關心的是整個台灣電影的大環境，當這些新電影工作者既不受官方歡迎，又遭受片商的排斥時，應該有機會獲致社會大眾的支持與瞭解。整體說來，我認為影評界應該深思新電影的本質，幫助在困境中求生存的電影工作者。」她說。

● 政治：基本的問題

軍隊是國家支配機器的重要組成部份，中外古今，莫不皆然。美化軍隊，把軍隊光榮化、偉大化，又何獨國民黨為然？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時期，很多日本電影工作者被組織到軍部拍戰爭新聞片和戰爭動員片，為「聖戰」服務。即使到戰後的現在，「聯合艦隊」、「二〇三高地」不也在巧妙地美化戰爭，掩飾日本戰爭責任？歐洲也有不少電影工作者、攝影家，曾經為法西斯擴張主義軍事服務。二次大戰期間，一直到戰後，有多少新聞片、多少好萊塢電影，為美式愛國主義和「美國霸權下的和平」這樣一個意識型態服務。

從另一點看，也是一樣。抗日戰爭時代，中

國劇作家、電影作家和文學家，也為抗日民族戰爭的軍事服務過。許多前進的作家，美化過、「偉大化」過抗日軍事和抗日國防。

因此，至為明顯的是：問題不在電影工作者們該不該為軍事和國防部服務。問題在於這軍隊與國防的政治！侯孝賢和一些台灣新電影的朋友在他們作品中表現的政治，與當前國民黨軍事與國防體制的政治向來不是一個東西，不靠一邊兒。現在它們似乎忽然靠在一塊了，這是「前進」的影評界納悶，繼而怒責的主要原因。

在 1950 年展開的「戒嚴／反共安全」體制下，台灣軍部的政治，是「冷戰／（美國）反共基地／反攻大陸」的政治。著美國與中共建交，「中美協防條約」自動失效，開放大陸探親、海峽兩岸間接貿易……這些全新的發展，國民黨原有的軍事與國防的政治，受到立即而現實的質問。

而如果這政治問題不解決，國防部即使請到世界級電影導演來拍它的政宣片，怕也是徒然。

在國際冷戰局勢一時緩解，在民族分斷的歷

史時期面臨轉折的時代，台灣的軍隊、武裝和「國防」，到底是為誰的、為什麼的軍隊、武裝和國防？不去深刻地反省和探索這基本的、政治性的問題於先，事後又表現出不勇於反省與自我批評的「新電影」界諸位朋友，難免會有人感到失望了。

政治是本質問題。表現手段是形式問題。國防部企圖求助於現代資本主義行銷廣告來推銷不合時宜、脫離了生活與歷史的政治，和「新電影」諸君子依然抱著或為戒嚴時代所必要的含糊籠統，和軍部、和體制——以及資本虛與委蛇、模稜兩可，其實就生動地說明了獨佔的、體制化的資本的威力。資本化了僵直的國防部，資本也讓「前進」的文化人、電影作家模稜兩可、諛過塞責、嚴苛地對待別人的錯誤却不能以更冷靜銳利的分析去反省、並重新團結。

軍教宣導片的風波可以結束了。

但台灣凡自以為前進的電影和文藝工作者，該如何在解嚴的歷史中，有思索、有文化地探進台灣軍事問題的禁區，同民眾一道沈思，才是更重要的問題吧。

《台灣職業軍人》系列之五：卅年前的歷史

一封30年前的投書，一羣三軍官校停訓生不平的吶喊：請聽聽我們的控訴！他們是因體力、學業或技術等原因遭退訓的軍校生，由於軍方官僚之曲解法令，不承認他們的服役經歷，使他們在退訓後面臨重覆服役的事實。在當時的高壓狀態下，他們得不到任何申訴辯解的機會，終於淪為官場間推、拖、拉之下的犧牲者。

事隔30年，相同的呼聲又起。一羣優秀的

編者先生：

貴刊第廿一卷第八期所載安泓先生投書「聞三軍官校停訓生保送大專有感」一文，與事實不盡相符，我們是一羣三軍官校歷年來停訓的學生，當然應該申明一下。

報載「三軍官校本年停訓學生六十六名由國防部保送，經教育部審核合格後，准予分發各大專院校。」這是事實。但僅是少而又少的一部份，而大多數歷年來的停訓生，卻正被再度應召入營在軍中服役。當然除了我們本人、家人、及少數親友曉得以外，是很少被外界知悉的。因為有那一家報刊會刊載一則：「三軍官校歷年停訓學生×××名再度應召入營服役」的新聞？

我們是一羣三軍官校及各軍事學校歷年來由於體力、學業或技術等原因被停訓的，而現在，差不多同時又被一起應召再度服役。我們不明瞭這是否也是政府為了鼓勵年青學生們投考軍校，對於停訓學生的一種優待措置，而由國防部一併保送的？也許這不會被一般稍有法律知識者相信。因為我們中華民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根據最新六法全書兵役法第十三條規定：「受軍官士官教育者，因病或其他事故不能完成應受教育時，仍依法履行其應服之兵役，其已受教育時間，得折算為應服現役時間。」那末我們這一輩已在各軍事學校接受了二年、三年甚至四年的嚴格軍事訓練及軍中生活，自當不必再度至軍中去消磨他寶貴的青春二、三載。因之，當我們接到召集令後，都感到非常驚奇，曾向陸、海、空各總部及國防部探詢，均說根據法令軍校時間是可以折算的，要我們依行政程序一級一級往上報，但是我們報上去後卻三個多月沒有回音。其後據軍團部

軍校生，他們後悔了，不願當軍人，他們希望「好好的來，好好的去」，希望學校承認他們的肄業學歷，放他們走。可是軍校的規定只有一條路：開除。（請看本期人間 P.60，「我不幹軍人了」一文）

果真，30年如一日，軍方體制的僵化，抹殺了多少不平之鳴，也積累了多少爆炸性的問題！

承辦參謀口頭答覆，說是不能全部算，海、空軍三天算一天，陸軍二天算一天。可是經過「牛步化」的公文，在我們入營半年餘後才姍姍來遲，出乎我們意料的，給我們當頭一棒，是「免議」，根本不能折算。我們當即想盡了各種方法，直接去國防部動員局探詢原因。據說有一新的規定，我們於停訓後均經國防部檢定為士官資格，而兵役法第十三條中「仍依法履行其應服之『兵役』」之「兵」字僅指一等兵、二等兵而言，我們既已被檢定為士官，就不能折算，由是陸軍二年，海空軍三年，一切從頭開始。想不到承辦單位如此曲解法令，實在使我們老百姓感到法律也是多餘的。因為依兵役法施行法第十一條：「受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教育期間，因病或其他事故不能完成應受教育者，依左列規定服役。」其第一款是：「已修得相當於預備軍官或預備士官之軍職專長者，按其專長核列為預備軍官或預備士官，轉服預備軍官役，預備士官役。」對於轉服預備士官役後之臨時召集，該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臨時召集入營之服役時間在戰時或非常事變時與動員召集同，在平時先後在營服役時間合計陸軍二年、海空軍及特種兵以三年為限。」再根據兵役法第十二條：受「軍官、士官教育者，在教育期間依其在學時之階級為現役士兵或現役士官，其服役依軍事教育之所定。」而十三條規定：「受軍官、士官教育者，因病或其他事故不能完成應受教育時，仍依法履行其應服之兵役，其已受教育時間得折算為應服現役時間。」至於「兵役」兩字之定義，該法總則第二條有如下之解釋：「本法所稱兵役、為軍官役、士官役、士兵役。」那末該法第十三條所述及之「兵役」當然包括軍

請聽我們的控訴！

撰文——一羣三軍官校停訓生
轉載、民國48年12月、自由中國

官、士官、士兵，自不應以其單字之解釋為僅指「兵」而言。即使有新的規定，也不能與該法有所抵觸。因根據我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七二條：「命令與憲法或法律抵觸者無效」——法律的效力有永久性、固定性，應高於命令。兵役法為一具有永久性、固定性的法律，自不得早令夕改以維政府威信，而其他一切凡與該法有抵觸之規定或命令，依據憲法第一七二條，當應視為無效。但是現在主持者不管什麼母法與子法，我們有什麼辦法？我們曾經去求見動員局局長，他說：「我非常同情你們的遭遇，但我沒法幫助你們。」普通一個高中畢業生，在陸軍接受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後，即取得預備士官資格，然後再服役十八個月，即結束他的現役，先後合計二年。而我們已接受了一年、二年、三年或四年最嚴格的軍事訓練與軍事生活，但仍然再要我們服役二年或三年，在理上是講不通的。既然如此，而法律又有明文規定可以折算，且承辦單位的主官也對我們表示同情，（我們深信祇要對我們沒有敵意的人，都會同情我們），那末，究竟是什麼堅持我們再服這重覆的兵役，來浪費我們青年寶貴的光陰，打擊我們軍事學校退學青年們的前途？

再說我們自軍校退學後，能得到什麼？學問嗎？當我們與高中課程脫節了好幾年，再與高中剛畢業的學生比，在粥少僧多狀況之下去考聯合招生，從大一唸起，我們是落第者。要說考插班轉學呢？各公私立院校一致拒絕接受，（雖然我們最後停訓，但是一年級、二年級或三年級的課程是及格的）教育部既然承認軍校之制度，且對軍校畢業生授與理學士學位，則其所修之學分當然應該承認。但是沒有。保送嗎？沒有這份幸運，也沒有這優待，而最後更把我們在軍營的時間都否定了。即使兩年後我們照他規定服完兵役，再考大學，畢業後，還得再來服上兩年預備軍官役。因為以前在軍校是學生，二年、三年、四年都不能算，以後兩年或三年是士官役，當然也不能算是預備軍官，於是這兩年仍是免不了的。如是則當我們服完一切兵役時，卻發覺已年屆中年而一無所有，我們會感到空悲切。因為我們已在重覆而又重覆的兵役之間，虛渡了漫長的六、七載歲月，已經白了少年頭。但是否所有停訓生都是這樣呢？不！任何事在中國到現在仍少不了有例外的。而我們這一大羣傻瓜，僅是法律制度

以外，在憑當事者本人，直覺的曲解法令之下的犧牲者，但我們有什麼辦法？我們啞然，因為我們的家長大多是普通商人或公務員，沒有特權階級替我們申冤，甚至我們老百姓的最高民意機構及最高監察機構也默默無言。我們曾於四月前去函立、監兩院建議，但至今毫無回音。看樣子我們的命運，將在官場推、拖、拉的公式之下，被他們帶上了「足球場」。而在他們尚沒有結束這一踢不完的回合時，我們也許已結束了這一階段的兵役。（我們不能肯定以後不會再有）當然，屆時即使他們得到結論，對我們也無補於事了，於是就此不了了之。

一個民主國家，賦於每一個國民的權利是平等的，所要求每一個國民應盡的義務，也是相等的。而用以維持這一準則的，就是「法律」。我們明曉得動員局對我們這一推置是違法的，假如我們仍然保持沉默的話，就表示我們承認，並接受他們這一違法行為。嚴格的講，也就是我們已經間接地在作違法的行為。本來我們這次入營，迄今已有九個月之久，本可以平平靜靜地在軍營渡過另一半時間。但是我們要將這情形讓社會曉得，並不是為了要得到社會的同情或輿論的支持，而對我們本身有所利益，因為我們已經是犧牲者。但是我們為了不願做違法者，我我們要社會瞭解；我們更為了避免當局對以後的青年，再發生類此違法措置，糟塌青年寶貴的光陰，我們要求輿論支持。薩孟武教授在他的「私權宣言」（十月六日聯合報）中曾說：「我們保護自己的權利，不但是我們對於自己的義務，且又是對於社會的義務，即我們當為自己目前所受的損害要求賠償，並為同胞將來所受的侵害要求保護，這是我們的義務。」又說：「古代專制政府是最蔑視私權的，人民養成盲從的習慣，喪失鬥爭的精神，一旦遇到外敵來侵，人民亦必萎靡不振，移其過去盲從專制政府者，以盲從敵人政府。到了這個時候，政治家方才覺悟，要培養對外民氣，必須培養對內民氣，亦已晚矣。」德國法學權威耶林說：「勿為不法，」固然可嘉，「勿寬容不法」，尤為可貴，這些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

一羣三軍官校停訓生同上民國48年11月21日。

體制篇

誰的 國民 革命軍？

被日俄德美 軍事顧問團強行 輪番改造的 苦難中國職業軍人 (1910-1989)

1910年至1926年，日本操與蘇聯政戰思想決定了國民革命軍的先天失調。

1928年後，失意的德國的貴族軍官隨後東來，要將中國革命軍改造成法西斯意志部隊。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將軍史迪威

來中國，碰到中國軍隊的日本操、德國戰法、俄國政工體制，大為不滿……，要中國人學美國戰略。今天「國民革命軍」仍無能擺脫這些帝國主義「外國鬼魂」的折騰。

撰文■陸傳傑



擔任黃埔軍校校長
那年他才 38 歲。

抗戰時期
一位穿德式軍服、
鋼盔的 15 歲少年兵。
(攝影■R.Capa.)



《序曲》

中國軍魂何在？

1950年初一位時常撰寫有關「軍魂」的東方赫先生在110期的「新聞天地」寫了一篇叫「中國軍魂何在？」的文章。他說：

國民革命軍先天失調

「民國初保定士官各省講武堂時期，是日本操、日本制服、日本顧問、日本式的戰術思想，岡村寧次是孫傳芳的顧問，在軍事上即是孫傳芳的靈魂。北伐軍是日本操和蘇聯戰術思想、政治作業的混合，俄式槍、俄日混合制服，矛盾不清的政治軍事思想，決定了『國民革命軍』的先天失調，加倫走後，賽克特東來，國民革命軍搖身一變成爲德國兵，德式的鋼盔、德式的訓練、德式的殲滅戰思想……不久史迪威東來碰到中國軍隊的日本操、德國思想、俄國政工，都不滿意，又要強迫中國跟隨美國的軍事傳統戰術，滇緬一戰、新一、新六兩軍學會了『哈囉』、『頂好』，開玩笑、拍肩膀、嚼口香糖……美式自由風紀和德式的絕對服從、日式武德修養、俄國式的政工……大相矛盾，誤解層出不窮……中國軍隊算是最後『西化』了但反映的模樣却不是統一的國防陣容，而是一個西方文化派系的戰國！」

事實上在1949年之前，龐大的國民革命軍基本上不管是志願參軍，或是被生活逼得走投無路，還是根本就是拉伕拉來的，在漫長的「國民革命」歷史中，他們不管是身穿了日式馬褲、手拿俄式步槍、頭戴德式鋼盔，基本上他們仍不脫中國農民的性格。東方赫先生的關心的軍魂，應該是屬於軍隊的上層結構，似乎和他們並不發生關係。

軍隊派系陰影

根據「戰史會刊」第15期「中國百餘年來軍事蛻變」一文作者高越天解釋在1928年之前中國在軍閥割據下基本可分七大軍系。

(1)北洋軍系：以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的部隊爲主。

(2)東北軍系：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爲其主帥。

(3)寧青甘新邊疆部隊。

(4)四川及黔滇軍系：熊克武、劉湘、楊森、鄧錫侯、劉存厚、劉文輝、田頌堯各據一方。

(5)粵桂軍系：李宗仁、白崇禧等。

(6)西北軍系：馮玉祥、孫連仲、張自忠等。

(7)晉察綏軍系：閻錫山、傅作義。

1929年1946年國民革命軍曾有兩次大規模整編，但是兩次整編都沒能使軍隊去除軍閥派系的陰影。1948年底國共之間最大一場戰爭徐蚌會戰，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仍坐視蔣介石的黃埔嫡系部隊在徐州、蚌埠地區悉數遭到殲滅的命運……

據高越天的估計1947~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號稱100個軍、7個美式裝甲師、250萬的國民革命軍，死於戰場者有60萬名，在大陸解甲者120萬、叛降者50萬，得以轉戰來台者僅餘20萬人……

美國反共抗俄「台灣段」

1952年後撤退來台灣的「國民革命軍」，經過確實的整編後，終於規規矩矩的馴服在孫中山在1924年制訂的「以黨領軍」政策之下，國民革命軍的陣營裡再沒有軍閥派系……但是歷經過蘇、日、德國顧問教練的國軍還沒能擺脫外國軍事顧問的指導。1954年中美協防條約訂定之後，國軍不但徹底接受美軍制式編制，甚至連國民革命軍的歷史任務也被限定在美蘇兩極對立冷戰結構下、美國西太平洋反共防線上的「台灣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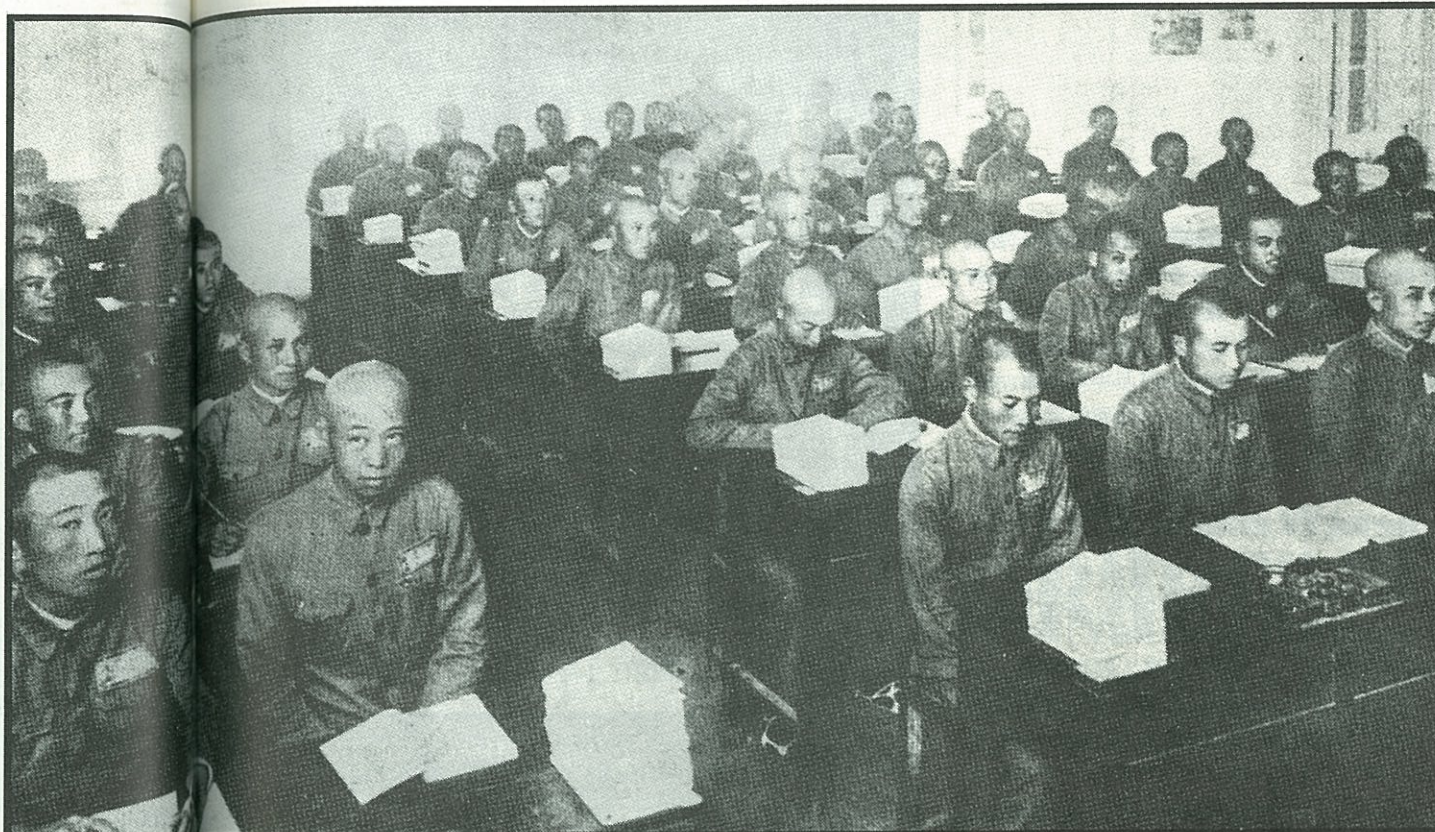
《日本軍閥：》

• 國民革命軍之父在高田

1910年12月6日，日本北海道新瀉縣高田町的「高田新聞」在一篇標題「清國學生入隊」的報導上提到：

張羣與蔣志清

「上午九時許，由須藤少尉率領入伍，接受體格檢查，並即編入第三中隊……當天午飯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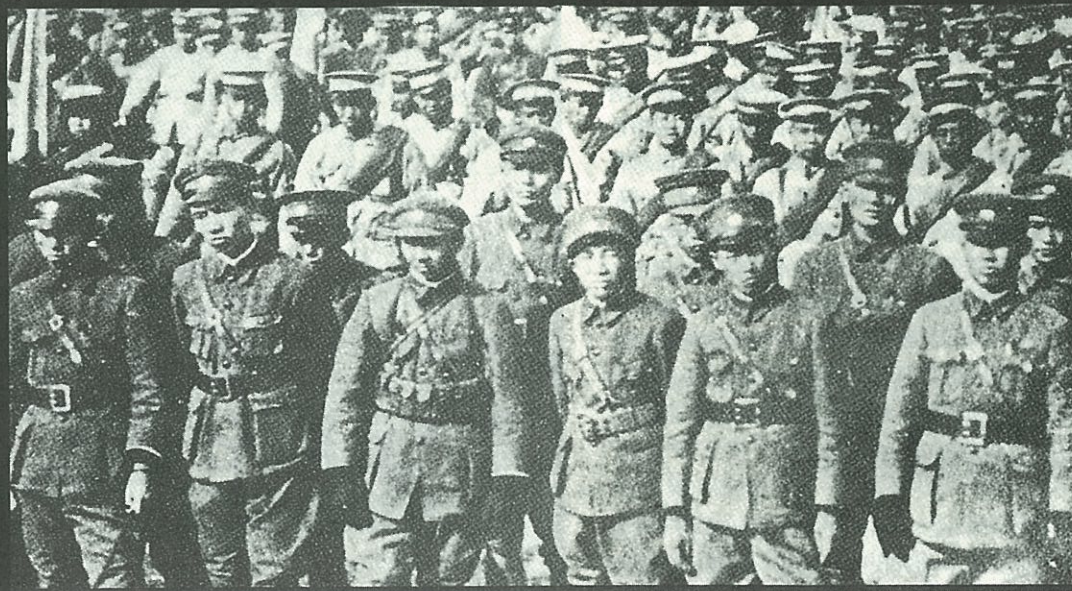


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上課的情形。

第一期學員在校肄業6個月，課程主要是以政治課目爲主。

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典禮時，

或許孫逸仙的訓詞太長，聆訓的教官、學員似乎都站得有些不耐煩了。



由飛松聯隊長懇切訓話……正因為是被分發到野戰砲兵部隊……所以看來體格都非常良好……其姓名及身高、體重紀錄如左：

四川 張羣——5.39 尺（163.3 公分），15.660 貫（58.7 公斤）
浙江 蔣志清——5.59 尺（169.4 公分），15.780 貫（59.2 公斤）
……」

蔣志清就是未來的國民革命軍之父蔣介石。當時和他一道分發到日本陸軍第 13 師團野砲兵第 19 聯隊的有 16 名中國學生，他們都是剛從振武學校畢業，以「士官候補生」的身分分發到部隊實習。

1904 年以後，中國每年都派遣相當多的學生到日本學習軍事。日本政府為了接納中國留日學習軍事的學生特別設立了振武學校，事實上振武學校並不是正式軍校，它只是中國留學生在進入「日本士官學校」（即軍官學校）之前的預備學校。雖然如此它還是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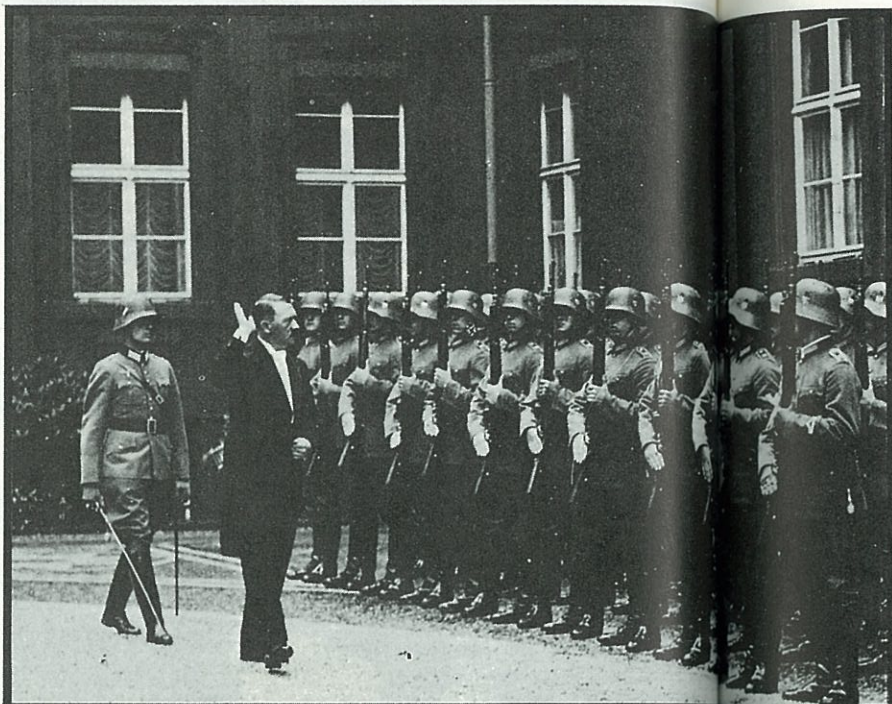
留日陸軍學生應負重責

20 年代一位中國作家舒新城就很憤慨的說：「中國現在執軍權的軍人，10 之 7、8 可從日本士官學校丙午（1906）同學錄，與『振武學校一覽』（1970）中求得其姓名。軍閥如此橫行，留日陸軍學生自應負重大責任！」

清末以來，中國的改革運動，留學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在那大革命的時代，留學生大都認為中國當時需要能幹的人才比任何時代更為迫切，他們甚至願為國家犧牲性命。但是在不同國家留學的學生都被各國不同的文化模式和社會信仰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因此不同國家的留學生對中國問題提出的改革方案都不太相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因此未來數十年當中中國因改革所產生的動亂有相當大的原因是基於不同的改革方式所產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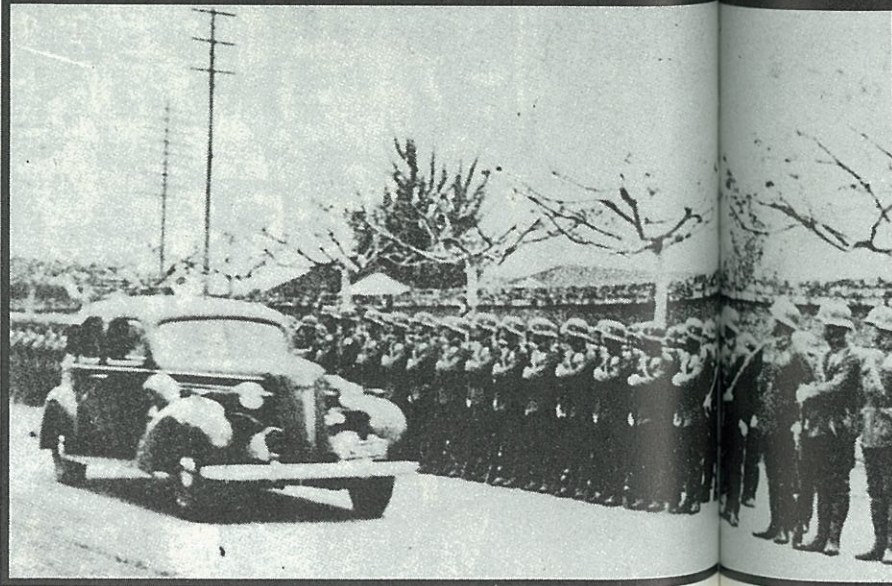
該為中國動亂負責嗎？

一般文學校的留學生所帶回來的理念，常被認為是影響中國近代歷史的重大因素。但是在那時代中國軍隊中大批曾經留日的將領難道也



希特勒在總統的官邸校閱儀隊。

1930 年代蔣介石巡視
南京中央軍官學校後乘車離去
行軍禮的學生隊伍
在德國顧問教練下宛如一支
希特勒的親衛隊。



真如舒新城所說的一樣該為中國的動亂負責嗎？日本軍校、軍隊中純然法西斯式、武士道式的訓練對於這些未來的中國將領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而他們以後又如何影響了中國的軍隊？甚至如何影響了整個中國？

蔣中正，不，那時候還叫蔣志清；這個名字雖然頗有「志報清廷」之嫌，但事實上就在他從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獲選留日陸軍學生的第二年（1908）他便加入了同盟會。1909 年他還在東京見過革命領袖孫逸仙。

蔣志清與反清小冊

據說當年蔣介石時常在口袋裝了一本 1903 年鄒容撰寫的一本反清小冊子「革命軍」，且熟背了「革命軍」的每個字。

就在高漲的民族意識下，蔣介石曾在寄給表哥單維則的照片上寫了這麼一首七言絕句：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在日本的那段時間，還沒證據顯示除了軍事訓練之外，蔣介石受到那些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學說影響。因此可以說日本武士道式的軍人訓練是他在日本最大的收穫。

1944 年 1 月他對從軍學生們說：

「我進入日本聯隊以後的生活情形，絕對不是我們國內一般青年學生所能想像得到的……我少年時的體格就不好。在高田聯隊入伍的時候，自己才加意鍛鍊。在雪很厚的地方，我自己用雪滿身洗擦，或是用冷水——這樣洗滌刻苦鍛鍊……」

一年的士兵生活

1946 年 4 月他又對青年遠征軍退伍士兵說：

「我以為我一生革命的意志和精神，能有今日這樣的堅忍，不怕一切，亦完全是受這一年士兵生活的影響。如果我沒有這一年當兵的經歷，不受那樣的士兵生活，我相信我或許不會有今日這樣的革命事業……」

在政治、軍事上日本武士道式的訓練究竟給「國民革命軍之父」有多大的影響力，實在沒法正確估估，但是從他歷年的照片中我們可以

看到一個原本是明眉皓齒的美少年，面目逐漸嶄嶄、嚴峻了起來……

數十年來他頭上一直不曾留下一根毫髮。上唇始終蓄著短鬚，他的身材也因為一直過著嚴謹的軍事化生活所以一直不曾胖過。而且他也一直喜歡穿軍服……所以革命軍之父給人的印象是軍事化的、不苟言笑的、秩序的……

《蘇聯紅軍》：1923-1927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 這是革命的黃埔……」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
除軍閥，除軍閥
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
齊歡唱，齊歡唱」

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詞都很簡單，但却直接而有力，歌名就叫「國民革命歌」，這首原先是黃埔軍校一、二期學員的政治教材，後來隨著北伐軍的前進，逐漸將這首歌傳遍整個中國。短短幾句話便將國民革命的目的說的清清楚楚。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一直希望獲得英、美、日等國的支援，但是均告落空。英、美、日等國反而借款給北洋軍閥，打擊中國的革命力量。

他在「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上說：「反革命的軍閥惡勢力之所以存在實在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卵翼……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翻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

從此孫中山放棄再和英、日等帝國主義者打交道，尋求支援。

1923 年 1 月 26 日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發表聯合宣言，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從此共產國際積極支持中國的國民革命，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決定與民主主義，革命勢力聯合。1924 年 5 月「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成立，蔣介石擔任第一任校長。國民黨至此才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革命武力。更可貴的是這支革命武力是有思想的、有理想的、完全是在黨的革命意志下掃除反革命的軍閥、帝國主義者

.....

建立黃埔政治訓練

孫中山考察蘇聯革命成功，認為其軍隊黨化是為最重要原因。所以黃埔軍校除了聘請蘇聯軍事顧問協助建校及教學工作外，最重要的還是要將蘇聯那套政工制度藉由黃埔學員帶入國民革命軍中，貫徹以黨領軍的政策。所以黃埔第一期學員在六個月的肄業期間，主要是以政治訓練為主，軍事訓練為輔、政治課程的主講者有胡漢民、汪兆銘及中共黨員周恩來、惲代英、高語罕、陳毅、聶榮臻。負責軍事訓練者，則大都出身日本士官學校及保定軍校如何應欽、王柏齡、鄧演達、陳誠等，而蘇聯的顧問團則早於1924年1月就成立了，首任的主任是高和羅夫（P.A. Pavlov）繼任者則是蔣介石一直信任有加的加倫（V.K. Blucher）

從1919年列強禁運軍火以後，南方軍火奇缺，革命政府在八月間沒收了商團軍火，十月又接收一批俄援軍火，構成軍校建軍的武裝基礎。

就在俄援軍火運抵廣州後，大批顧問陸續前來，如普·斯米爾諾夫、岳·亞·潘拔捷列也夫和伊·斯·岳曼塞夫三個海軍顧問隨軍火船同來；特·柏施卡茲諾夫、吉列夫、格米拉、哲列克、波洛、茲柏爾梯、馬澤里克、弗·普·羅干切夫、施捷潘諾夫、雅科弗列夫等則另乘俄輪在珠江三角洲上岸；稍後前來的可能有李庫林、華西諾夫、德拉芬特等人。除了海軍顧問外，柏施卡茲諾夫和吉列夫是砲兵，格米拉和華西諾夫是工兵，李庫林是騎兵，其餘大多數是步兵，羅干切夫（Victor Rogachev 一譯羅茄覺夫）後來曾擔任參謀本部首席顧問，波洛曾經在俄顧問辦的「廣州號」雜誌撰寫有關廣東舊砲臺的分布和防守技術的論文，馬澤里克則撰寫「廣東的將軍們及其部隊」。可說具有不同的專長和興趣。估計此時俄共至少已派三十名左右的軍事顧問到廣州（其中波梁克及通訊顧問科秋柏夫請調返國）。約有九名顧問分發軍校工作，其餘分發到新的軍事機構。

軍校初期的政治訓練雖然簡單，但效果却是



麥肯堅元帥（左）和魯登道夫將軍這兩位貴族軍人是歷任德國軍事總顧問和蔣介石之間的仲介人。



魯登道夫將軍（中）的兩側是希特勒和克里拜中校。克里拜在1929年繼包艾爾後代理過蔣介石的軍事總顧問。1930年他應希特勒之召回國參予納粹奪權行動。據說希特勒「我的奮鬥」中軍事思想便是得自於克里拜。



布隆堡將軍（左）和塞克特將軍（右）。布隆堡曾擔任希特勒的國防部長，他對中國十分友好，極力促成中德的軍火交易。塞克特在第一次大戰後擔任國防部長，重整德國陸軍。故有「德國國防軍之父」之稱，1935年後他擔任蔣介石的第三任總顧問。

驚人的。1924年12月蔣介石統率的教導團（黨軍）三千人在黨代表、政工人員的宣傳下，和地方羣眾保持兄弟般的情誼，在戰爭進行中頗能得到羣眾的歡迎與支持。例如棉湖之役、羅經壩農民千餘人，以刀槍農具作武器與黨軍並肩作戰。而且每攻克一地後，黨軍與地方民衆舉行之聯歡會亦盛況空前。

三千黨軍擊敗陳炯明

凡此種種都是政工發生了作用，而當時派往各地策動民衆的大都是共產黨員，例如在海、陸豐一帶策動農民的羅振聲、黃錦輝、周逸羣、吳振民、李之龍、洪劍雄，在廣州擔任宣傳工作的劉仇西、游步仁、周士第、羅煥榮。在東莞、保安協助農民組織農民自組軍的伍文生、譚其鏡、胡煥文、黃雍等，……由於中共黨員發展的農民組織，使黨軍的政治工作與之配合，塑造了「農民聯合」的形勢，結果三千黨軍一舉擊敗了陳炯明四萬人之眾。

1925年6月蔣介石在俄國顧問加倫的策略下又一舉擊敗了楊希閔、劉振寰等軍閥，使得廣州成為真正的革命大本營，而蔣介石也不僅成為革命軍的英雄，也為廣州的實際統治者。

7月，廣東各軍一律改稱「國民革命軍」且派定蘇聯顧問、黨代表及政治訓練部。

鼓勵學生讀馬克思主義

9月，軍校為了養成黨代表及政治人材，政治部特別開設「政治訓練班」，由第三期學員中考選優秀者加以訓練。

10月30日，校方訓令學生，除努力研究三民主義外，也鼓勵學生應閱讀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書籍。基於有主義才有革命理想之信念，政治訓練工作日益受到重視。校方從勝利的果實中體會到政工制度的驚人動員能力、煽動力。所以到了第四期軍校乾脆改組，易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從四期開始，軍校裡上自校長下至勤務兵，均參加政治訓練工作，校方也不斷派軍官，學生到各地從宣傳工作。

中俄團結

1925年11月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廣州先後共派300名學生，而蔣介石也一再強調「中俄團結，世界革命須統一指揮，中國革命為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至此國民革命軍的革命情緒達到了最高潮，而蘇聯對廣州的援助在1925年也達到最高點。總計蘇聯共援助了軍艦6艘、飛機6架、步槍8,000支，500萬盧布，顧問100多名。

蔣介石誓師宣言

1926年5月21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北伐案，6月5日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9日蔣介石在誓師會場上聲言三事

一、必與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決戰，絕無調和餘地。

二、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使三民主義早日實現。

三、必使革命軍與國民結合，以為人民的軍隊使全國人民共負革命的責任。

這個宣言在氣勢上，意義上皆超越辛亥革命甚多。

北伐之初，革命軍前進的速度相當快，除了百姓渴望從軍閥的統治解脫出來外，當然這和政治的宣傳和中共黨員多年的部署有很大的關係。蔣介石進入湖南之後曾說：「一路民衆歡迎……農民協會組織最為整齊，將來革命成功，湖南當推第一」。湖南農民協會便是中共黨員組織的。

但是當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青幫的協助下大砍工人糾察隊的腦袋時，革命陣營正式分裂，在武漢的黨中央下令聲討蔣介石。

事實上，共產黨一直反對過早北伐，他們主張應先鞏固革命陣營、努力發展革命羣衆。過早北伐，使黨的權威可能無法掌握軍隊，結果造成軍事強人獨裁。

軍事強人成形

結果共黨的預言果然惡夢成真，當蔣介石一旦擺脫黨中央的控制，便開始派陳友仁和黃郛和英、日等國接觸，這使得一向支持中國反帝革命的蘇聯起了相當大的疑慮。但等蔣進駐上海之後獲得江浙財閥中國銀行的張嘉璈、上海

商業儲蓄銀行陳輝德，四行聯合儲備庫錢永銘、浙江實業銀行李裕等人一億三仟萬元的資助時，就像袁世凱得到「五國銀行團」大借款一樣，他再也不像在廣州時代那麼渴望共產國際的支援了。

曾經一度馴服在政工制度下的軍人，終於又像軍閥一樣踐踏黨的組織，1929年中原大戰後蔣介石雖然在名義上收編了全國的軍隊，但是他在1926年7月9日接過國民黨革命軍旗誓師北伐時所許下的三件承諾卻沒有達成，孫中山在1920年初中構想的「以黨領軍」政策至此完全失敗。

	軍長	顧問
第一軍(教導團)	蔣介石	A. Z. Cherapanov V. A. Stepanov
第二軍(湘軍)	譚延闓	Z. Y. Zenek
第三軍(滇軍)	朱培德	F. G. Matseylik
第四軍(粵軍)	李濟琛	V. Gorev, M. G. Yefremov
第五軍(福軍)	李福林	Lunev
第六軍(湘軍)	程潛	N. Z. Konchits
第七軍(桂軍)	李宗仁	Z. K. Mamaiv
第八軍(湘軍)	唐生智	F. I. Olshevsky

《德國納粹》：1928~19388

戰爭販子與法西斯輸入

1928~1938年是蔣介石大量聘用德國軍事、工業、財政顧問的時代，其實英、法、美等國一直數度向蔣推介軍事顧問，但蔣似乎沒有多大的興趣。其中除了可能因為蔣對德國陸軍參謀本部有強烈的信賴感外，當時國民革命軍陣營基於下列需要也促成了德國軍事顧問的來華。

清黨之後的軍事困局

(一)清黨之後，蘇聯顧問一律返國，而原本是國民革命軍支柱的政工系統也因中共的離去而癱瘓了下去，在這情況下蔣又面臨了1924年之前孫中山的困境，他急於尋求外力的援助，重整軍事教育體系。或許因為他早年在日本受軍事教育使他對紅軍政工系統一直不能適應，



一位南京中央軍校的學生全副武裝參加軍事運動會。



抗戰時期陝北紅區的農民游擊隊。



紅軍隊伍中扛著紅纓槍操演的「少年先鋒隊」。

而且有證據顯示在北伐之前，蔣便曾任僱用德國顧問，只是在蘇聯顧問的強烈抗議下才沒繼續擴大，1927年清黨後再也沒有人能阻止他建立一所德式軍事院校的想法。

(二)1927年12月以後，北伐軍的行動顯得呆滯不前，而1928年後在北伐陣營裡蔣和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新軍閥」面臨攤牌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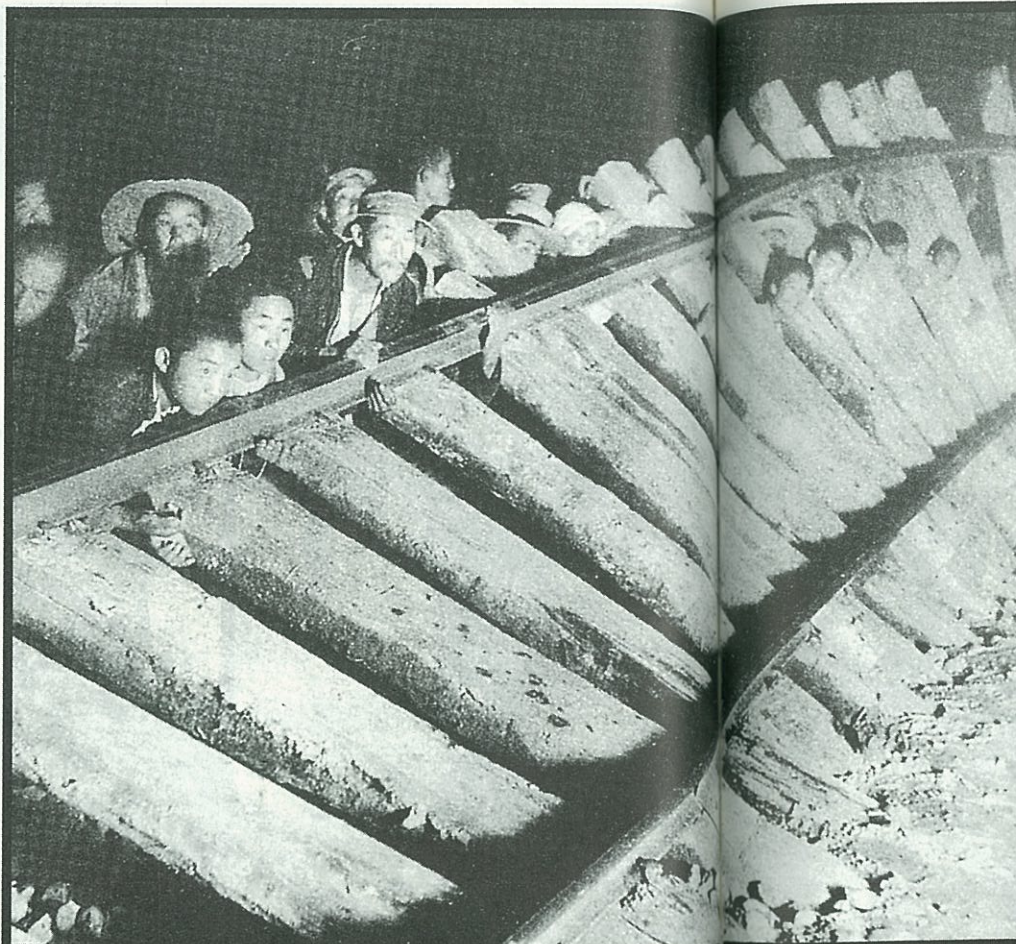
(三)中原大戰後，蔣介石又面臨了一個大抉擇：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北和中共在江西建立蘇區，究竟何者應先解決？而在未來的戰爭中又當如何把表面上已順服，但實際仍沒法打破軍閥建制的國民革命軍納入一個有效的戰鬥序列？

(四)蘇聯顧問撤走之後，蘇聯的軍事援助也隨之斷絕，除了德國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的國家肯幫助中國重整軍備。建立獨立的軍火工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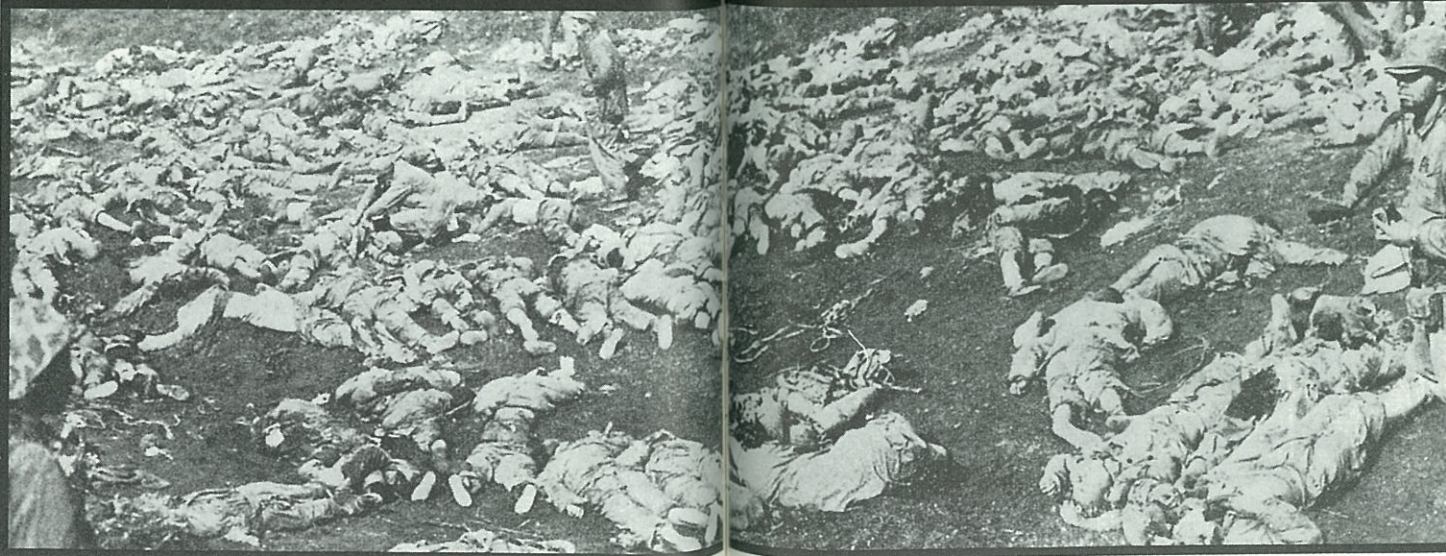
過氣右翼德國貴族軍人東來

而當此之際，德國也不是一個太平的時代。政局相當不穩，左翼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和右翼的軍人，貴族聯盟不時發生衝突、極右翼的納粹黨乘機縱使其犬牙「衝鋒隊」(SA)「黑衫隊」(SS)四處搗亂……而德國陸軍參謀本部的舊軍官被凡爾賽和約壓得氣憤填膺，幾次復辟政變不成，便開始流亡海外為各國的右翼軍人專政國家擔任軍事幕僚。蔣的頭任總顧問包艾爾就是這樣一個過氣的舊軍人。所以當包艾爾率領的德國軍事顧問們在和中國政府所簽訂的契約書上都曾鄭重的宣告：「……謹為光耀帝國與皇儲及促進中德友誼……」當時德國已經是威瑪共和政府執政了……這批舊軍人像民初鬧復辟的張勳部隊一樣，仍留著一條反動的臭辮子……難怪許多外國政府都懷疑這批德國舊軍人是否是要藉由中國的軍隊來恢復日耳曼的軍魂……總計1928~1938年蔣介石總共聘請了五位德國總顧問，他們分別是包艾爾(Bauer)、克里拜(Kriebel)弗采而(Wetzell)，塞克特(von Seeckt)、法根豪森(Falkenhause)

他們大多在德軍參謀本部幹過主管。例如包



抗戰時期農民破壞鐵路阻絕日軍補運。



「抗美援朝」的中共志願軍在美軍的機槍下死傷遍野。

艾爾在一次大戰曾任魯登道夫元帥高級助理。克里拜是第一大戰的德軍和談代表，弗采而是戰後武裝部隊室主任。塞克任則有德國「國防軍之父」之稱，幹過國防部長。法根豪森第二大戰期間被召回德國後曾任比利時佔領軍總督。基本上他們大都不是納粹黨徒。他們代表的是具有封建貴族傳統的德國「陸軍參謀本部」。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是他們的職業，也是他們最大的樂趣。所以他們對國軍一直有很深的情感，他們將之視為「己出」……

戰爭販子來中國

總計十年間五位、四任總顧問對中國最大的影響應當是在(一)軍事教育、軍隊整編，(二)戰略顧問、作戰參謀(三)軍火供應、及軍事工業的建立。

1928年11月首任總顧問包艾爾率顧問團先遣人員胡邁中尉、史脫次納中校及女秘書英格麗來華……包艾爾雖然在任上不到兩年就病死於華中戰地，但是他仍做了不少事。首先他成立一個完全依據德國軍事思想、武器配備的教導團，做為全國軍隊的示範部隊。另外還有許多德國軍事顧問進入軍事院校擔任教官，其中比較著名的是在軍官研究班擔任戰術講座的王恩漢少校(Wangenheim)1930年後在第二任總顧問弗采而(Wetzell)的建議下各兵科學校相繼成立，而且各兵科學校都有德國顧問，例如步校的魏克(Wick)上校，砲校的畢利茲(Beelitz)少校和基爾柏(Gilbert)上尉，工兵學校的韋伯爾(Weber)少校和通信兵學校的克腦布斯多夫(Knobelsdorff)少校。

另外在陸軍大學裡，史培曼(Speemann)中將，斯達開(Starkem)少將，古德威(Gudovius)少將取代日本教官分別擔任10、11、12期的戰術教官，而史太邱(Strecius)少將則擔任三期的航空戰術教官。

青年軍官赴德國

第三任總顧問塞克特上將，對中央軍校的教育特別強調，當時大約有30位德國軍事顧問在軍校任教，而軍校修業年限由兩年增加到三

年，學生的人數也從 1930 年的 3000 人增加到 1935 年的 5000 人。同時軍校內也設置了留德預備班，考選青年軍官赴德國深造。當時被派往德國的年青軍官總共十多人，其中一人便是邱清泉上尉，他在 1935~1937 間在柏林的戰爭大學受訓。邱清泉 1948 年徐蚌會戰中戰死於江蘇邳縣。

塞克特和大部分的德國顧問特別注意培養，具有貴族性質的軍官團。這點和黃埔建軍時期由政工系統培養出來革命幹部，似乎有了 180° 的轉變。但既使軍校生受了很多德式的軍事訓練，結果下到部隊，仍然很難帶動部隊，甚至遭到排斥。因為中國的軍隊不但大部分士兵是目不識丁的農民，大部分軍官也都是行伍出身。在黃埔時期針對無產階級設計的政治宣傳教育似乎比德式的軍官團訓練似乎更容易帶動中國的軍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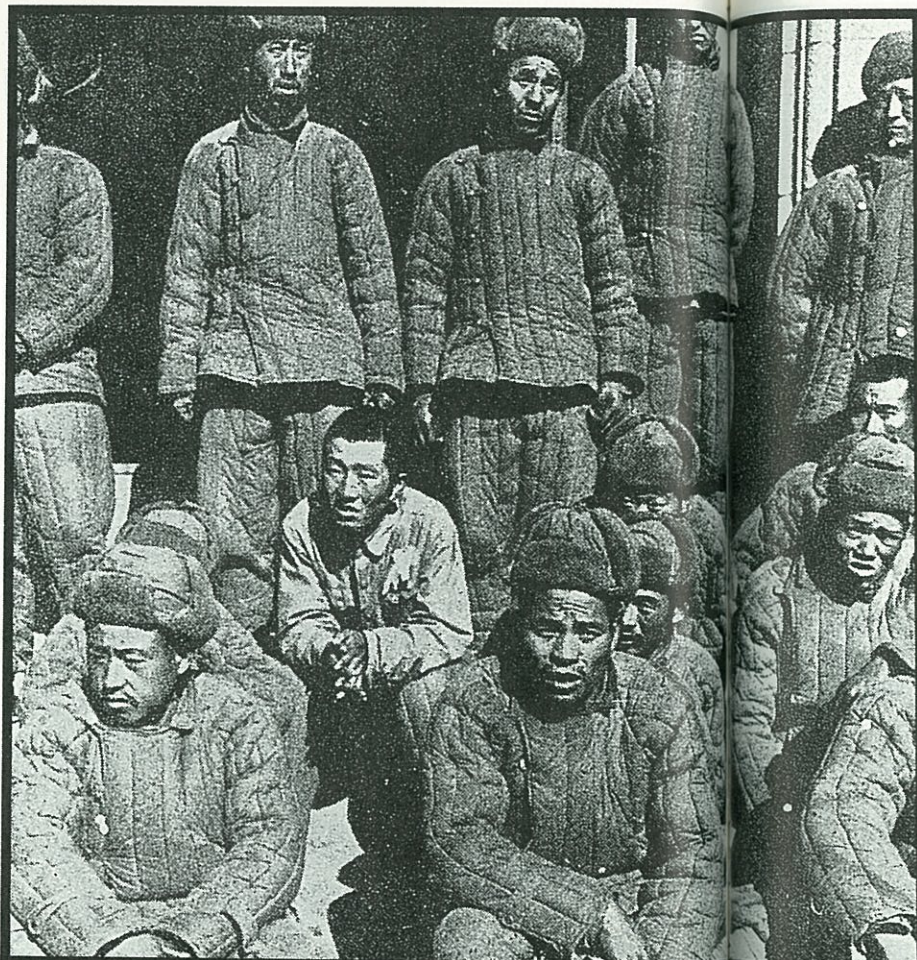
至於軍隊整編上，在抗戰爆發之前至少有 30 萬名中央軍接受德式的訓練與裝備，但是在抗戰和內戰中也損失了不少精銳的示範部隊。

另外，1936 年來華報聘的德國國防軍武裝部隊室主任萊辛勞元帥也曾為蔣介石擬定了國防部組織要領，內容共分 6 章 16 條。

軍火供應與軍事工業的建立

1933 年希特勒取得政權不久，德國陸軍趨向公開整軍；希特勒為了安撫陸軍。答應一旦執政將著手重整軍備，解決經濟困難。因此德國軍事將領、軍火商及納粹黨便形成一條聯合戰線，彼此互相利用。而在發展軍備的過程中，鎢砂是絕對少不了重要戰略物質：

據統計抗戰前，德國經常輸入了世界鎢產量之半數，其中自中國輸入的鎢砂又佔德國輸入總量的 60~70%，輸入量可謂相當大。而當時中國正積極「安內攘外」重整軍備，因此形成中德間鎢砂交換武器、機器、軍事顧問的合作關係，這種合作關係因為基於彼此切實的需要，在戰前即使日本一再施壓下，德國仍比美國、英、法、俄等國更願意賣武器給中國。而且就因為這種畸形的合作關係使得在華顧問團成為納粹黨、德國陸軍、軍火生產商之間利益



在北韓咸興附近被南韓部隊俘獲的第一批中共士兵。

1951 年的國慶日陸軍上士戰子英從美軍顧問團長蔡斯少將手中接過一支美式卡賓槍。美國軍醫正為中共傷兵敷傷。



追逐的焦點。

「德國防軍之父」在中國

前後擔任總顧問的五位德國將校，幾乎在都會參予一次大戰後德國國防軍的建立。尤其第三任總顧問的塞克特上將更有「國防軍之父」之稱。這些將校在新建德國國防軍的過程必然和軍火商有所接觸。而且他們也幾乎都曾在土耳其當過軍事顧問，因此為外國政府向本國軍火商打交道自然更不陌生了。

基本上，這些總顧問基於德國軍人的榮譽感，及權衡任務之所在，通常是站在中國方面講話的。但是在第二任總顧問弗采而任內，仍因武器採購方面偏向德國的利益而逐漸和中國軍政部門引起重大的爭執。甚至，素稱廉潔自奉的第三任總顧問塞克特上將，因軍火問題也搞個焦頭爛額，最後不得不商請烏爾夫（The Firm of Otto Wotff）公司及軍火販子克蘭（H. Klein）來呈辦中國的軍火工業及軍火貿易。

1934 年塞克特來華擔任第三任總顧問的期間，在極力推動以物易物的貿易前提下，一方面由德國的烏爾夫、合步樓公司將貿易和技術、機械轉移到中國來，一方面由中國向德國輸出鎢砂，總計 1934 年中國向德國輸出鎢砂 4,385 噸，1935 年跳升到 7,881 噸，1936 年 8,736 噸，1937 年則升到 11,372 噸，而抗戰前中國從外國輸入的武器，有 83% 來自德國。這些軍火等裝備了 30 萬的中央軍。

參與中國內戰

德國顧問參與中國內戰，幾乎是第一位總顧問包艾爾就開始了。他的繼任者克里拜也曾參予中國的內戰。但是最熱衷指揮作戰的應算是第二任總顧問弗采而，他甚至還干涉國軍部隊的調動。

弗采而曾任德軍部隊室中將主任（即戰前之參謀本部）在戰時擁有很大的戰功。

弗采而或許生性好戰，因為他在四年任期間，幾乎參加當時中國所有對內、外的戰爭。例如 1930 年的中原大戰、1932 年的淞滬戰爭、1933 年和日本的長城戰役及 1934 年對江

西蘇區的第四、五次圍剿。

基本上，蔣介石在內戰期間只要能政治手段解決的，均不願意訴之干戈，但是弗采而等德國軍人仍執著德國傳統殲滅戰之觀念。而且這些舊軍人在參予中國內戰時，似乎常常沈迷於第一次大戰德國西線戰場的夢景。例如 1930 年的中原大會戰，弗采而就建議蔣介石採取 1918 年魯登道夫猛攻巴黎的戰術。

要中國成美德「衛星」

然而到了 1934 年塞克特來華之後情形有了轉變。塞克特對日本節節向我同侵略表示無限之同情，但他建議蔣介石在實力未充實之前，以忍讓為先不宜輕起戰端，這點和蔣的「安內攘外」倒有幾分相似之處，他認為中德蘇應聯合一致，共同維護亞洲大陸之和平，這點和第一任總顧問包艾爾的想法並不相同。

包艾爾由於有濃厚的右翼思想，所以他在顧問團任內一度構想由美國資本家支援顧問團經費，以達成中德美聯盟圍堵共產蘇聯的構想。所以後來東德學者一再指出，德國再華之軍事顧問團純粹經美德兩國資本主義者共同之設計，旨在使中國成為彼等之衛星國，以包圍共產蘇聯。

1935 年最後一任德國軍事顧問法根豪森（Falkenhausen）上任時，中日戰爭已經處於一觸即發的階段，所以他的工作重點在於：

①迅速組織可資作戰的機動部隊②加強長江布防與東南沿海的防衛③發展自給自足之軍火工業。

但是由於德日結盟的關係，1938 年 6 月在中日武漢會戰的同時德國軍事顧問團悉數被希特勒召回。德國軍人畢竟沒有完成他們重建中國陸軍。移植日耳曼軍魂的夢想。

訓練中國「條頓戰士」

1928 年以後到抗戰以前蔣介石幾乎一直住在南京中央軍校內。代表革命軍傳統的陸軍官校此時已完全放棄紅軍的軍政訓練方式，而改採的德國軍官團訓練模式。北伐之前蔣介石曾數度想赴德國學軍事，但都未能成行。後來他却聘了幾位德國軍事總顧問來訓練國民革命



1955年美國軍艦協助國軍從大陳島撤退居民。(攝影/張廣基)

俞大維於1954年就任國防部長後曾13次乘T33雙座噴射機飛往大陸上空看視。(攝影/張廣基)



在碼頭旁等待撤退的大陳島老翁。(攝影/張廣基)



軍。或許蔣介石以為今後的革命戰爭裡，只要訓練一批意志強悍的條頓武士、製造出犀利的新武器及普魯士的殲滅戰法就可以殺退敵人。

1934年8月國軍配備德國新式的7.5cm山炮大舉向江西蘇區進攻。炮手們在德國顧問的訓練下操作得十分熟練，幾乎每一發炮彈都射進紅軍的碉堡。在攻擊發起線上的步兵看了都興奮極了。軍團司令還派了一團德式軍樂隊在附近的高地上吹打了起來。在軍樂聲中，步兵一舉攻入紅軍的陣地中，勝利了。一支始終保持紅軍政工傳統的部隊離開了蘇區，展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或是「逃竄」。最後這支部隊到達延安時只剩下了6千人。但是十年後他們又靠著在廣州帶來的政工傳統以及宋江陣一般的隊伍打敗了蔣介石的三百萬大軍。這似乎是蔣介石始料未及的。

《美軍顧問團》：1950~

1950年7月31日12:00左右台北松山機場的候機室裡聚集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政府重要官員。其中有絕大部分的官員並不知道他們要迎接的是誰，他們都是臨時由電話召集來的……

麥克阿瑟抵台

午後不久，一架漆有美軍標識的巨型運輸機在跑道頭停了下來。第一個走下飛機的是聯合國駐日佔領軍統帥麥克阿瑟，隨後下機的包括，麥帥總部的參謀長亞爾漢少將，美國遠東艦隊司令卓伊中將，第七艦隊司令史樞波中將，遠東航空隊司令斯特拉梅耶中將等……

這天早上雨一直下個不停，可是麥帥座機的艙門打開後雨竟然停了，當蔣介石和麥克阿瑟握手時連太陽都出來了……

在美國政府白皮書發表後到韓戰爆發之前，台灣島上的每一個人不斷地凝視著天邊、海平面……他們預期100天內「人民解放軍」會夾著「機海」、「船海」、「人海」來「血洗台灣」。那時報紙上最常討論的是……台海的寬度……中共、蘇聯的渡海能力，「解放軍」的空軍會先轟炸台北、基隆還是高雄……甚至轟沈一艘中共的機帆船需要幾噸的彈藥……但是

討論最多，而且有些類似「夢話」的還是美援何時會到來……

基本上馬歇爾調停失敗後，美國已經放棄對蔣介石及國民黨的支持。自從1854年一支來到遠東巡弋的美國艦隊司令伯里一直到二次大戰期間的美國五角大廈遠東戰略小組成立，美國一直將台灣視為一個控制西太平洋的戰略要地。二次大戰後美蘇冷戰結構形成。國民政府撤守台灣期間，美國一直希望在「聯合國託管」的名義下利用一批蔣介石黃埔系統以外的軍人及「自由派」的文人治理台灣。使台灣成為像韓國李承晚、日本吉田茂、越南吳廷琰、菲律賓季里諾等政權一樣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反共防線上完全聽命於美國的軍事基地。

冷戰轉熱

但是1950年6月韓戰爆發，冷戰變成熱戰，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美國來不及扳倒蔣介石另立傀儡政權，只得迅速軍援國民黨，鞏固西太平洋反共防線。

麥帥離台之後，一組美軍軍事聯絡組人員隨即進駐總統府。1951年5月蔡斯少將所領導的美軍軍事顧問團在總統府二樓的原行政院會議室正式開展他的業務。他的先遣人員已經在這兒架設好了電台，他隨時可以直接和華盛頓的五角大廈直接連絡，報告台灣的現況……

美援來到

1951年6月後，台灣終於得到渴望已久的5,000萬美援。1952年美國又給了台灣25,000萬美元。蔡斯的顧問團也從116名擴大到5、6百名。從此美國的各軍種將領們像巡視自己的部隊一樣頻繁地出入松山機場，而國軍的將領也頻於送往迎來……

基本上，蔣介石希望藉著韓戰的機會重返中國大陸。但是美國似乎不作此打算，他們只希望台灣成為一個圍堵共黨勢力的軍事基地。

孫立人軍隊

當然既使美國願意支持蔣介石重返大陸，也有實際上的困難，因為當時除了孫立人在鳳山

建立的「新軍」及「第四軍官訓練班」訓練出來 7,766 名基層軍官具有相當戰力外，其餘從大陸撤退來台的敗兵殘將一時根本無法重返戰場。

除了軍事組織、軍事教育、人事制度必須重新整頓外。這批被中共戲稱「鬍子兵」的「國民革命軍」經過長年征戰不但心理受到嚴重的創傷，生理也有嚴重的疾病，當時軍中流行的疾病普通是由營養不良引起的，例如肺病、夜盲症、腳氣病、貧血、瘧疾甚至晝盲症……另外軍中傷殘病號也不少。

假退役制度

更駭人聽聞的是數目曾高達 82 萬的武裝部隊，經過核實之後竟然發現有 20 萬名是「紙上兵員」。1,000 多輛的軍車、300 多挺的機槍帳上無名。1,000 支的步、手槍不知經由什麼管道竟由公品化為私人持有。

韓戰後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國民黨暫時解除危機。因而使得從 1924 年就在黃埔建軍的「國民革命軍」，終於有機會來一次大清算了。1952 年起實施的「假退役制度」，使得 6,060 軍官領了八成薪從軍中退休，另外 12,000 名士兵也離開了部隊。其中 1,310 人參加農墾工作，7,815 人到公營單位充任公役，3,400 名殘障病號進入榮家。1957 年美國為了進一步改善國軍的「體質」拿了 4,600 萬美元讓國防部資遣 70,000 名老兵。但這些老兵似乎並沒拿到這些錢，直到 1987 年後，老兵抗議事件頻起。另外中斷了一年多「香火」的黃埔軍校 1950 年 8 月 2 日在鳳山又另起爐灶了。克難運動在軍中如火如荼的展開。

1951 年「大閱兵」

1951 年 10 月 10 日台北舉行了一場 1936 年抗戰前「秋校」以來最大的閱兵。典禮中蔡斯將一支美式卡賓槍和一頂鋼盔贈給陸軍上士戰子英，他說：

「我贈給你一支槍一頂鋼盔，藉以加強中美兩國的傳統友誼，希望它們在中美兩國人民抵抗共產主義侵略的戰爭中發揮最大的效力……」

戰子英則致詞說：「蔡斯將軍，我用感謝的心情代表中華民國的全體戰士，接受貴國贈送給我們的武器……」

這個儀式象徵著美國繼蘇聯、德國顧問之後又大舉介入「國民革命軍」的重整工作。

蔣介石則在當年的國慶大典上說：「明年的國慶大典，我們要返回大陸去慶祝……」這句話後來他又說了好幾次，也成為無數學生的作文，及許多反共八股文章常常引用的一句話。

「充分資格」的戰略伙伴

但是到了 1954 年 12 月 2 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美軍顧問團」變成「臺灣協防司令部」後，美國終於「承認」中華民國為其防禦共產主義的全球戰略中一個具有「充分資格」的伙伴。但這並不表明美國將對中華民國無條件的支持。因為條約第六條規定：「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台灣、澎湖……」在條約簽訂八天後交換的一項「換文」也規定：「凡由兩締約雙方共同努力與貢獻所產生之軍事單位（指國軍），未經共同協議，不將其調離第六條所述名之領土（此指台澎）……」

而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給予美國「台灣澎湖及附近為其防衛所需要而部署美國陸海空軍之權利。……」

美國全球防共的「棋子」

由此看來這個條約不但迫使蔣介石放棄對大陸用兵的企圖，也使得國民黨默認「兩個中國」的狀態。這種種屈辱的代價僅僅換得台灣一時的安全。然而像這樣子的「苟安」還是以美國得在「台灣澎湖及附近為其防衛所需要而部署美國陸海空軍之權利」為前提……

換句話說台灣的國民革命軍在接受大量美援後已成為美國全球防共戰略的一個「棋子」而監督這個防禦任務的正是「臺灣協防司令部」。

從此國民革命軍從單兵基本教練，個人武器裝備、部隊編制一直到參謀本部作業、軍事學校教育完全整齊劃一的「美軍化」。

1957 年元旦，一組包括劉玉章、高魁元、羅友倫、柯遠芬在內的 30 名陸軍將領赴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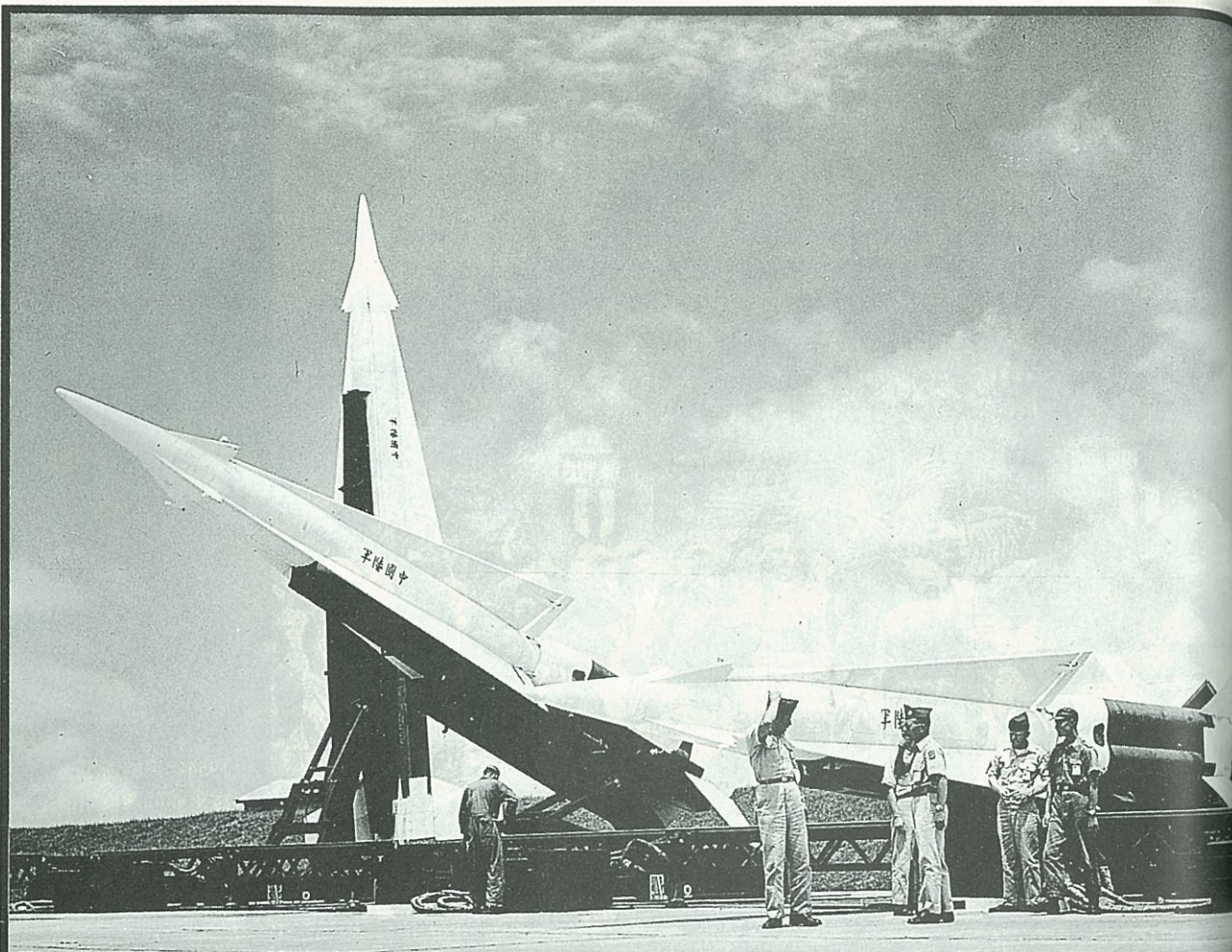
1954 年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在來華三週年當天舉行園遊會。
(攝影 / 張廣基)



1959 年蔣介石登上在
台海巡弋的美國
航空母艦憲法號。
(張廣基提供)



1957 年 5 月 24 日
被美軍顧問團中士
雷諾擊斃的
劉自然之妻在美國
大使館前抗議
美國軍事法庭判決
不公，因此引發了
臺灣有史以來
第一次反美暴動。
(攝影 / 張廣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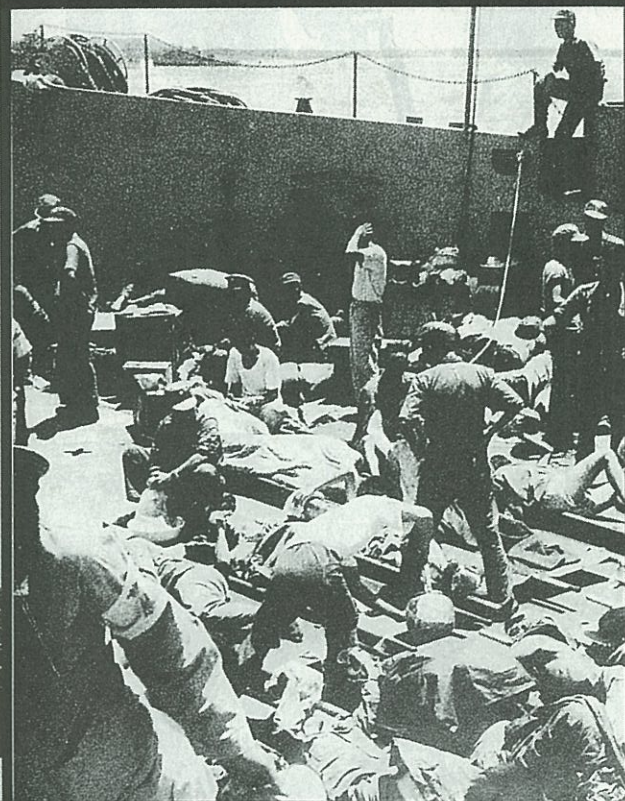
1958年823砲戰美國軍援臺灣「勝利女神」飛彈。據說連看守飛彈的軍犬都是美援的。
(攝影 張廣基)

1957年外交部長葉公超和軍事將領觀看中美聯合演習。
(張廣基提供)



1958年8月27日戰車登陸艦運回第一批砲戰傷患到馬公。
(攝影 張廣基)

823砲戰期間，蔣經國和柯遠芬中將(手持香煙者)在金門巡視。砲戰後柯遠芬曾赴美受訓。
(攝影 張廣基)



李文斯堡的陸軍參謀大學接受四個月的指揮參謀訓練。美國爲了這項訓練花了600萬美元。當然美國不會教這批將領如何「反攻大陸」。他們受的訓練大概只是讓他們熟悉如何和美軍「并肩作戰」。

美軍自由「進出台灣」

另外在協防條約第七條的規定下：美軍得因應防衛的需要自由「進出」台灣。1957年5月8日可能携有核子彈頭的「屠牛士」飛彈部隊進駐台灣。1958年爲美國空軍戰略服務的清泉崗基地正式落成。機場停滿了包括B-52在內的各式各樣美軍飛機。

就在美軍陸續抵台期間，1955年的春天，中美雙方開始談判駐華美軍人員地位問題。在談判的過程中，1957年5月24日發生了「劉自然事件」。

劉自然案

劉自然係遭美軍顧問團醫藥組雷諾中士槍斃，而由美方主持的軍事法庭竟判雷諾無罪。5月24日美軍專機接運雷諾離開台灣，結果憤怒的民衆搗毀了美國大使館和新聞處。25日近郊的首都戍衛部隊進入台北鎮暴，蔣介石命令外交部長葉公超向藍欽大使道歉。同時駐美大使董顯光也赴國務院向助理國務卿羅勃森致歉。事後藍欽大使要求將台北市南海路的省參議會址賠償給美國新聞處，以懲戒台北市民……

到1961年駐華美軍地位協定，經過六年的談判終於要簽訂了，當時外交部長黃少谷宣稱將以大西洋公約國與美軍的協定爲藍本。根據大西洋公約國與美國協定第八條規定：「締約國的任何一方如果被對方已宣判無罪，或已定罪正在執行中，或已執行完畢，或雖有罪而被赦免，另一國不得在同一國境內再行審判……」換句話說這個協定和清末與列強訂定的「領事裁判權」並沒太大的差別。

「皇軍」般的越戰美軍到台灣

1960年代中期以後駐越美軍大量來台休假，從而帶動了台灣娼婦觀光事業。夾著強勢

貨幣到處尋歡作樂的美軍和只能在軍中樂園排隊的國民革命軍比起來，自然是有如「皇軍」般的優越。

何曾幾時，「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的歌聲也不唱了……長久以來在「勤儉建軍」的口號下，拿低薪資的國民革命軍的歷史任務到底是什麼呢？難道只是服務於美國的反共防線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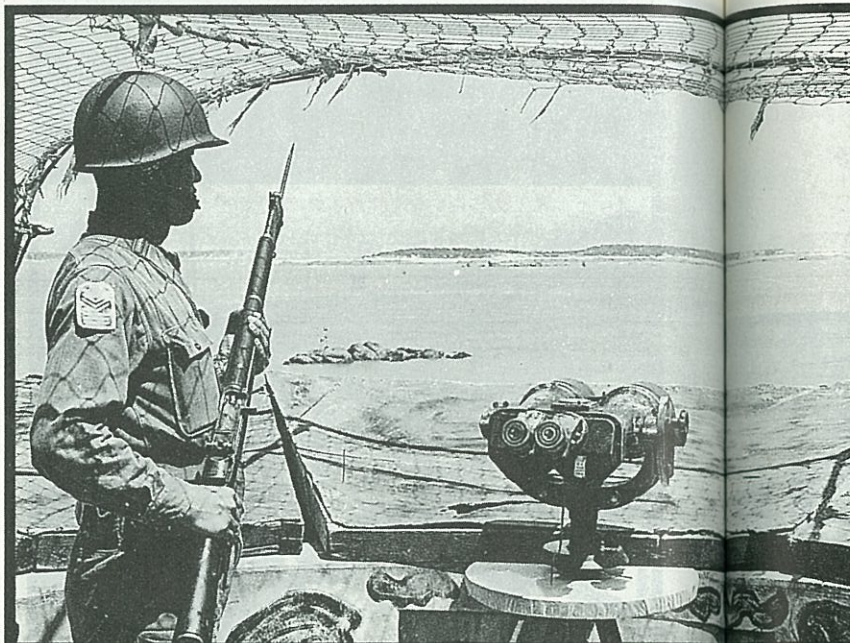
1963年二月初新竹一位裝甲兵少將召集了幾個單位的司令官開會。會中他激昂的痛罵某些政府官員接受協防條約中「兩個中國」的政策，他要大家跟他一起去「清君側、靖國難」。結果他被會場中一個政工人員給制服了。後來據說同案有30多人被捕……國民革命軍裏的有心人真是苦悶極了；他們已經漸漸明白協防條約正是阻擋他們回家的一道符咒。

美國中共建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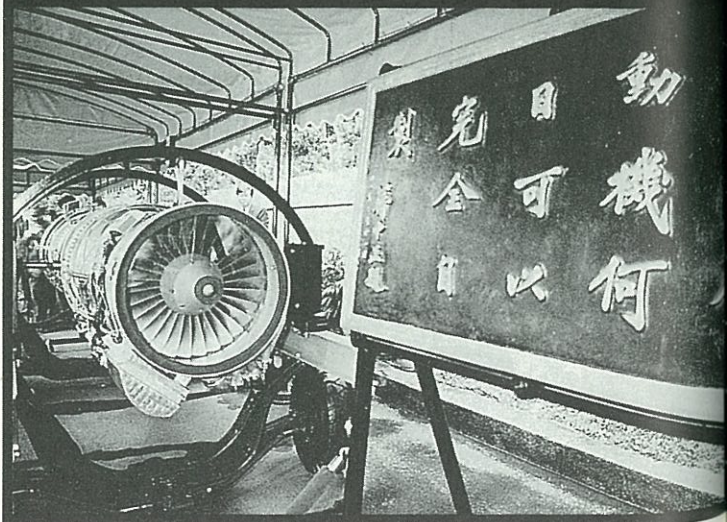
1978年美國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美方宣布協防條約一年後自動失效。這時台灣的輿論界竟互相以「台灣是西太平洋反共防線的堡壘」之類的論調向美國呼籲，殊不知原本是美國在冷戰結論下為自身利益所訂下權宜之策，如今竟內化為台灣輿論界對民族分斷悲劇的思考模式。

苦難老軍魂的嘆息

1980年代，在台灣的「國民革命軍」已擺脫「勤儉建軍」、「克難運動」時期的「窮酸相」。革命軍的陣營裏再也沒有蘇聯顧問、日本顧問、德國顧問、美國顧問的存在。根據統計1980年代職業軍人的收入在台灣社會已超越勞工、農民成為中產階級。解嚴後，大陸政策開放，朝野一片「軍隊國家化」、「軍事專業化」的要求聲中，國民革命軍將以何種態度面對曾經有過慘痛回憶的祖國大陸，和具有悠久歷史的「國民革命的歷史任務」！這應是任何一位經歷過當年「大時代」，如今年老體衰的苦難老軍魂，所不能不嘆息的歷史冷酷。似乎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歷史是這樣正一筆勾銷，成為曾經歷血的年輕靈肉記憶。



823砲戰結束，冷戰依然持續，前方的角礫（共軍據守）離金門2,200碼
(攝影/張廣基)



聯勤兵工廠雖然已經可以「完全自製」飛機發動機但仍無法擺脫美國設計的陰影。
(攝影/洪克紀)



民國76年數千名憤怒的老兵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
(攝影/李文吉)

意識型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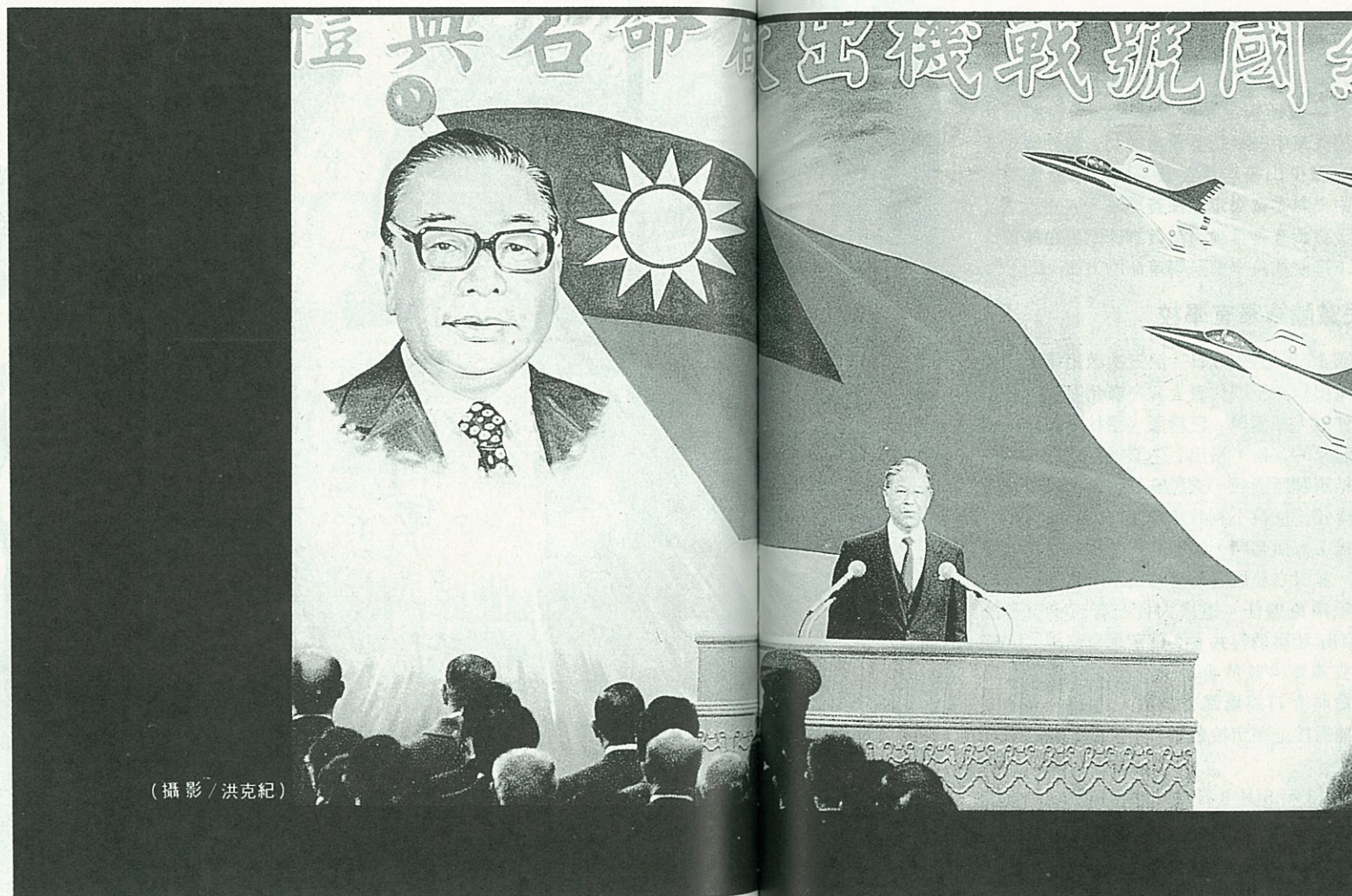
國防是怪物，政工亦然

政工、政戰
風雨飄搖的六十年

蔣介石曾經昭告他的子弟兵
「國防是久久做不完善的一種怪物，政工亦然」

當「敵人」的形體模糊之後，當「共匪」變成「中共」
當「反攻大陸」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政戰」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就成了必須重新反省、詮釋的歷史命題。

撰文 ■ 林育德



(攝影 / 洪克紀)

在辛亥革命成功的六年之後，蘇聯共產黨領導的十月革命締造了社會主義革命空前勝利的典範，由於這次震驚世界的革命行動，中國的革命領導人開始反省著中國革命的成敗與功過，孫中山先生對辛亥革命的評價竟是「成功居少、失敗歸多」。他說「現在的中華民國，只有一塊假招牌，以後應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夠做一個真正中華民國」。又說「中國革命有了13年，現在得到的結果，只有民國之年號，沒有民國之事實。……所以中國13年的革命，完全是失敗」。

《革命成功以後》

對於蘇聯革命的成功，尤其是紅軍在革命後的迅速發展，令中山先生頗為嚮往，他比較了蘇聯與中國的革命形勢與革命條件，他說「俄國革命所遭遇的障礙比中國大，困難比中國多，且發生在中國革命的六年之後，但他們是徹底成功的，中國則失敗的歸多」，因為「我們的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革命黨奮鬥稍有成功後，便無以為繼」。於是，孫中山在經過幾年沈痛的反省之後，在蘇聯代表的協助下，決心取法蘇聯紅軍「以黨建軍、以黨領軍」的軍政一體結構，建立一支為「打倒帝國主義、統一全中國與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到底」的革命隊伍。這時候孫中山先生的心裡已然呈現出一支理想革命軍的具體形像——是一支屬於國民的軍隊，是一支打不平不怕死的軍隊，同時也是一支步隨革命黨的奮鬥而奮鬥的軍隊。他也同時想到了，這支「步隨革命黨奮鬥而奮鬥的軍隊」終必須「順從革命建國的程序，由黨軍過渡到國軍」。

蔣介石赴俄考察政工

民國12年5月21日，孫中山請蘇聯代表馬林協助計劃黨的改組，並決定派遣代表團至蘇聯考察。8月5日，孫中山指派其參謀長蔣介石率團赴俄，成員包括沈定一、王登雲與張太雷。16日由上海啟程，12月15日返國，主要考察黨務、軍事、政治、工廠、農村，並參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各級蘇維埃會議，對

於紅軍的組織、訓練、裝備尤為留意，而共產黨與紅軍的關係以及紅軍的政工制度更是考察團的學習重點之一。

同年10月6日，鮑羅廷抵廣州，為蘇聯駐廣州代表。10月10日，國民黨改組委員會成立，由鮑羅廷擬定改組方案。25日，鮑羅廷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顧問，廖仲愷、李大釗、譚平山等均為委員。由於革命情勢所需，中央執委會決定訓練義勇軍，成立農工及中產階級調查委員會與黨員訓練所，由鮑羅廷負責；俾使黨員學習蘇聯革命的方法。

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

民國13年元月20日，第五次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發表由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瞿秋白與鮑羅廷共同起草的宣言，指出「中國禍亂皆由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所造成，國民黨正從事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民工人的特殊階級，為農民工人而奮鬥，亦即農民工人為自身而奮鬥」，並設立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先後由彭湃、毛澤東擔任。這次大會，有三項重要決議：(1)確定聯俄容共。(2)確定羣眾路線。(3)確定建立黨軍。並於會中下令籌組陸軍軍官學校，命蔣介石為籌備委員長。28日，孫中山定黃埔為校址，定校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

民國13年5月3日，派蔣介石為陸軍官校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孫中山在開學訓詞中，說明了中國國民黨建軍救國的理想，指出黨、軍結合的革命路線，並且肯定政治認識與精神教育為國民革命軍未來成敗利鈍的關鍵。中國第一支強調精神戰術與思想武裝的革命隊伍於焉誕生，在蔣介石領導的第一次東征中，表現出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驚人戰鬥能力，在黃埔軍人「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的嘹亮歌聲中，作為帝國主義工具的軍閥，於短短的幾年中土崩瓦解。

監軍制度現代化

這種以精神武裝軍隊的工作，就是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的另一層任務就是監察，凡軍



民國30年春，
蔣經國先生巡視贛南，
在「張永維轄境」前
與隨行人員留影



民國35年春，
與青年軍二〇九師幹部
於浙江紹興合影
蔣經國為青年軍政治部主任



民國 39 年蔣介石復行視事後，即著手黨的改造，會中決定「以黨領軍」政策，並制定「實施大綱」。



民國 40 年 8 月，經國先生號召青年學生學習戰鬥生活，大批青年男女響應號召，於暑假期間隨軍服務，包括洗衣、燒飯、團康……和代寫家信

民國 40 年，在「保衛大台灣」的動員號召下，掀起台灣青年報國從軍的熱潮，代表著經國先生領導的政治工作，已由軍隊落實到民間

旅之事，事無大小均在監察之列，因此，有人說，政工制度也能說是傳統監軍制度的現代化。如果說，政治教育與思想工作表現出積極而正面的戰鬥意義，那麼，監察工作無疑是消極而負面的防杜措施，在學國奮起的「反帝、統一」宛若江河大海的聲浪之中，並沒有多餘的空間供其迴旋，而當帝國主義利益工具的軍閥分疆裂土、擁兵自重，各自據地稱王，「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之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12 年以來，政府之內都是武人官僚把持，人民不但不能管國事，並且日日受兵災之禍，流離失所」的時候，這支北伐宣言中「人民的軍隊」，自是氣勢雄渾，革命意義明確而直指人心，所以能在出師的半年之內擊潰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

蔣介石說，革命軍進入湖南後「一路民衆歡迎……農民協會組織最爲整齊，將來革命成功，湖南當推第一」。這種現象，固然由於人民羣衆久爲軍閥所苦，然而，由共產黨人所領導的「政治宣傳與敵後組織工作當推第一」。軍校政治部於民國 14 年擴大爲前、後方政治部，前方政治部進而更改爲黨軍政治部，軍隊政工與學校政工始行分立，前黨代表廖仲愷遇刺，由汪精衛接任，周恩來於 14 年 4 月間擔任政治部主任，政治部擴大組織以後，周任前方政治部主任，以包惠僧爲後方政治部主任。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民國 15 年元月 12 日軍事委員會決議，改黃埔軍校（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爲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以示軍事教育與政治教育並重之意。汪精衛繼任黨代表，惲代英爲主任政治教官，熊雄爲代理政治部主任。

無論就形式與數量而言，軍事政治學校時期的政工比較黃埔時期的政工確有長足的進展，而這時期的政治部多爲共產黨人所把持，其講授的政治課程，完全依據馬列主義，第四期學生的政治教育計劃，由高語罕所訂定，不僅注重理論之研究，也強調實際行動之訓練，除研讀主義、黨史、總理學說及領袖重要言論之外，各種實際問題——中國政治問題、中國經濟問題、中國財政問題之討論；各種實際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青年運動、商民運動之重要報告的研究與分析，另外，宣傳煽動方法及宣傳技術的理論與實際也是課程重點，政治宣傳實習是將學生分組，於出野外演習時，向當地民衆作政治宣傳，此外，並選出學生 390 人組織宣傳隊，於各種紀念日如五·一、五·七、五·卅等日，外出張貼傳單、散發標語、向民衆宣傳，將政治工作由學校擴展到民間。

怒濤澎湃、黨旗飛舞

民國 15 年 12 月 29 日製定新校歌「怒濤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打條血路，引導被壓迫的民衆携著手，向前行……」一直沿唱至今。政治部並利用撥歸軍校的舊海關房舍，設置總理室、革命博物館、文化陳列所等等，爲紀念孫中山的總理室是以後各學校部隊「中山室」設置的開端。政治部主任熊雄在同年 11 月 24 日的政治工作會議中提出一個龐大的出版計劃，預定出版講義二十種、翻譯五種、小冊十種、叢書十種，總計達二十三種已編輯完成並先後出版，另有期刊五種，包括黃埔武力旬刊、黃埔生活週刊、黃埔軍人週刊、黃埔週刊、黃埔日刊，這些書刊「大半爲共黨利用」，當民國 49 年奉蔣介石之命所出版的「國軍政工史稿」一方面肯定看這一時期政治工作的長足成就時，也說「……確有長足的進展，而共黨對政工的滲透與把持，正在一面造成此種形式的進展，一面以此種形式作爲掩護……陽奉三民主義、陰播共產思想，以國民革命爲階級革命的先導，以世界革命爲中國革命的終結」。

各軍均設蘇聯顧問

自黃埔建軍以至清黨前，在孫中山聯俄容共

的政治指導之下，「反帝、統一」的革命武力正如疾雷破山海的聲勢由南向北將各地軍閥節節掃平，這支革命武力除了以龐大的政治思想戰作爲統合後盾之外，自蔣介石的蘇聯顧問加倫以下，各軍均設蘇聯顧問一人，第二軍由湘軍編成，轄三個師，師長譚延閣，顧問 Z. Y. Zenek；第三軍由滇軍編成，轄三個師，軍長朱培德，顧問 F. G. Matseylik；第四軍由粵軍編成，轄四個師，軍長李濟深，顧問 V. Gorev 與 M. G. Yefremev；第五軍由福軍即粵軍編成，轄二個師，軍長李福林，顧問 Lunev；第六軍以湘軍爲主，轄三個師，軍長程潛，顧問 N. Z. Kunchits；第七軍由桂軍編成，轄六個旅，每旅兩團，軍長李宗仁，顧問 Z. K. Mamaiv；第八軍於北伐前由湘軍編成，轄兩個師，軍長唐生智，顧問 F. I. Olshesky 與 V. Gorev。

德國顧問入替

這批蘇聯顧問與北伐後剿共時期的德國顧問在思想上與訴求上自有其根本上的差異，而清黨之後，蘇聯顧問的撤離，或返回莫斯科、或偕共產黨人建立蘇區，而由德籍顧問接任的更替之際，正是軍事與政治統治合作戰全盛時期消褪的開始。民國 16 年 4 月實施清黨，12 日，上海駐軍在幫會頭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

等人的協助下強制收繳工人糾察隊武器，工人死傷三百餘人，杜月笙誘殺工會委員長汪壽華，黃金榮協力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及陳羣逮捕共黨首領，周恩來輾轉潛逃，隨後領導「南昌起義」。9月，蘇聯大使加拉罕被張作霖逼返莫斯科。

蔣介石對於共產黨領導的政工體系的不信任，在他的北伐建議書中即表現出「既聯合又鬥爭」的矛盾情結。他說「軍中黨代表制，中正認為革命未成功以前，此制不能取消。惟黨代表資格，應有相當限制，凡跨黨黨員，不宜任黨代表之職」。就在4月10日組織清黨委員會，12日正式下令分共清黨之後，一方面成立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於南京，由提請共黨叛亂資料於中央監委會建議清黨的吳敬恆擔任總政治部主任，於是，南京與武漢的兩個總政治部遙相對立，政治工作「由高潮轉入低潮」，「更由低潮而至枯涸」。次年4月成立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黨代表制無形廢止。「此時政工權力大減，積極的對部隊無監察權和督導的功能，消極的對內訓練也不能有效實施。『實際之運用全無，政工之精神全失。』」。

以黨建軍，以黨領軍

至此，國民革命軍的政工系統度過了他們最艱難也最燦爛，足以與蘇聯紅軍分庭抗禮的全盛時期，「以黨建軍，以黨領軍」的革命建國理想，具體地落在東征北伐空前勝利的成果上，而對這個勝利，正是革命武力與政治工作、羣眾運動相結合的成就，武裝力量握於國民黨手裏，民衆運動與政治工作則多由共產黨人領導，在「聯俄容共」的前提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軍事與政工的統合戰力，締造了世界戰爭史上光輝而絢爛的一章，也因此，分共清黨之後所呈現出政工的低潮與無力，自是意料之中而無可規避。

《六個時期》

大抵來說，中國的政工制度可分作六個時期：黃埔建軍時期、北伐統一時期、剿共安內時期、對日抗戰時期、復員戡亂時期與反共復國時期。黃埔建軍期與北伐統一時期被普遍承



30多年前的經國先生，正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他的工作頗為艱鉅，除了鞏固軍心、安定民情之外，就是對島內反對聲浪和「偏激份子」的鎮壓與肅清



民國40年前後，國軍對大陸的突擊行動正方興未艾，在一次突擊任務完成以後，經國先生主持突擊大陸戰鬥英雄頒獎典禮，並與官兵合影

認是政工的全盛時期，這個全盛時期因「共黨滲透軍隊一向以政工為橋樑」、「北伐已完成、軍閥已打倒」，主張「撤銷政治部、廢止政工制度」而告一段落，從民國17年8月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起，至民國19年春馮玉祥中原之變平定後，「政工機構僅留一總處，且部內人員一再縮減，僅有一塊招牌，已名為而實亡」。

民國19月政工撤除之後，以往政工範圍的業務由特別黨部接管，至民國21年期間，黨工代替了政工，但是「奉派之後，或根本未去到差，或到差後藉故離開部隊，逗留後方，遙領經費」。畢竟「黨工畢竟因條件不足和制度缺陷，到底代替不了政工」。

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剿共安內時期的政工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號召下「軍事圍剿一遇頓挫，政治工作便應運復興」。政治工作在剿共戰爭中的唯一任務，是針對共黨以政治為基礎的武裝叛亂展開政治鬥爭，以保證軍事圍剿之勝利。民國20年冬，改組「南昌第一剿匪宣傳處」為「訓練總監部剿匪軍隊政治宣傳處」以賀衷寒為處長，軍隊政工至名實俱復，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最高指導原則下，對共黨展開政治鬥爭。這一時期的政工，承續北伐後的衰落，因應剿共需要而重振，初以宣傳為主要工作「宣傳安內攘外決策，號召國內團結反共，揭發中共罪惡暴行，支持國軍剿滅赤禍」，並且「嚴密保甲組織、肅清潛伏匪諜，厲行對匪物資封鎖，達成五次圍剿任務」。這時候，政工的任務已由北伐時期的「反帝、統一」的羣眾性與民族主義，搖身而為「反共、保防」的政治宣傳，這些反共號召也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藉口，因此，人們很難在「安內攘外」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階級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間作一理性的選擇。當政工人員對此一時期政工做一反省時，也坦然承認「共匪靠政工起家、賴政工作戰」、「軍事匪不如我、政工我不如匪，匪之所強，正我之所弱，匪所勝我者七，我所勝匪者三」，這說明了「剿匪必須政工，不足說明政工必能勝

匪」，因此「剿匪未竟全功，固未可完全委過於政工，而政工要亦不能辭其本身應負之責任」。

支離破碎，系統混亂

當西安事件暴發之後，張學良、楊虎城以「兵諫」促使蔣介石認同共產黨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二度合作開始，國軍的政治工作終於結束了「支離破碎，系統混亂」的「政工組織混亂時期，進入對日抗戰時期。」

《對日抗戰時期》

本期政治工作的階段性任務，主要有兩項：一為抗日，一為防共。如果說前項任務在於強化官兵民族精神，砥礪民族志節，共為民族生存與國家獨立而奮鬥；那麼，第二項任務才是本期政治工作的重點任務，吳子俊先生在《政工與抗戰》一文中有這樣的描述：「我基於歷次反共鬥爭的經驗與教訓，特須提高官兵的政治警覺，嚴密部隊各級組織，加強軍中保防工作，防止匪諜滲透活動……加強軍事部署，監視共軍活動。……另透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等單位，……爭取反共羣眾，團結全民力量，以遏止中共青運陰謀與羣眾活動」。

國共合作不長久

由於任需要，政工組織編制必須加以擴大，乃合併軍委會政訓處、大本營第六部、訓練總監部國民軍訓處，於民國27年3月1日改組成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陳誠任部長，黃琪翔、周恩來任副部長。

對於國共雙方如此的合作關係，自然不能長久維持，約在兩年之後，雙方即告分手，周恩來亦於民國29年9月辭副部長一職。

民國30年7月在蔣介石的指導下實行政工改制，這次改制，無疑是國共二度合作與二度分手之後的清共工作，早在民國27年3月7日蔣介石在出席政工人員聚餐會上就講過這麼一段話：「……從師政訓處到最基層政訓人員，仍有人憧憬著共產黨的老辦法，以為我們是黨的代表……」。於是，在這一時的政工改



1953年10月，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應邀訪美前，在松山機場與夫人蔣方良及孫女吻別
(攝影/張廣基)

1950年代的戰鬥文藝運動，使台灣的文藝界充斥著口號化、教條化的反共八股和一片肅清異己的殺伐之氣。圖為當時的一羣文藝工作者響應「文藝入伍」的號召，在前往金馬勞軍前於機場合影。

制中，不僅「減少指揮層級，強化政工基組織」，「廢除軍政治部、改設政治部」，並且「師以下各級政工主管，由組織部隊副主官充任，或由現任軍官出身、資歷相當的政工主管和部隊軍官充任，並派兼部隊副主官」，如果「現任政工主管資歷不適合充任部隊副主官者，暫時改派相當工作……另候統籌調入軍校高等教育班或軍官訓練班受訓……」。

匪勝我者七

當國軍政工結束了剿共安內的混亂時期，國共二度合作失敗之後，蔣介石嘗試著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國民黨的）政工體系，他重新思考著自聯俄容共以來政治工作的變革，在剿共期間曾一度忽視這種由蘇聯紅軍創建的軍政制度，而著重德國顧問所參謀的新式戰略，企圖以「碉堡戰術」將共軍一舉殲滅，結果，在政治工作方面竟是「匪勝我者七」。

「副主官」政工改制

當國共二度合作失敗之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豁然凸顯，然由於以往大多由共產黨人指揮，要建立一套屬於國民黨的政工系統與方法誠屬不易，儘管當年奉派前往蘇聯孫中山大學學習的國民黨員早已相繼返國，但是要把「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蔚為資產階級思想武裝之用，顯然有欠周延，在工作方法上，總也是抽象的精神教育和對主義、對領袖、對黨的誓死效忠云云而已。訴求的命題不夠明確也無從具體起，因此，當部份政工人員對黨代表制仍懷有恢復之心時，蔣遂予「嚴辭指正」，他認為「黨代表制業已完成建軍初期的歷史任務，毋須再恢復黨代表制」。所以「基於軍事一元領導的要求，不可造成兩個重心」，改制後的政工體系，為副主官制，關於基層連隊政治指導員設置問題，蔣的指示「仍以兼任為宜」。

《復員戡亂時期》

美國人厭惡政工

自國府撤退來台以來，國軍的政戰工作大抵延續著民國30年7月政工改制所建立的「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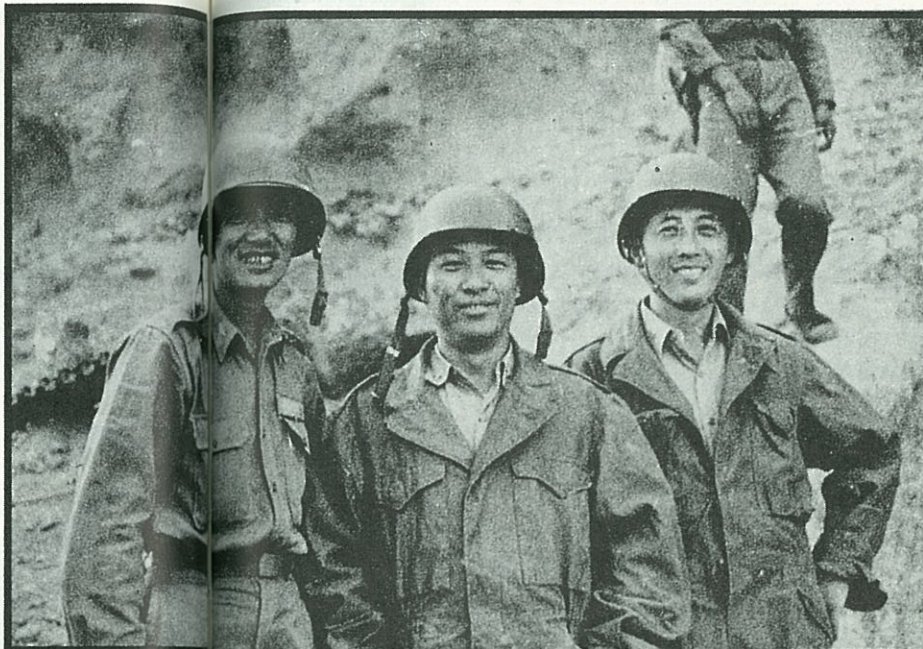
共、保防、主義信仰、領袖崇拜」的工作模型，並且更堅定反共立場與擁護領袖的決心，然而，這個模型自抗戰末期至國共內戰期間，由於美式武器系統及訓練方式的輸入，再加上美國人對這個來自蘇聯紅軍的政工制度充滿著厭惡與排斥，因此，在馬歇爾一手促成的第十次政治協商會議中，在決議了幾項重要的施政綱領之後，對於軍事問題也完成了幾項決議

- (1)軍隊屬於國家。
 - (2)軍黨分立，軍民分治，以政治軍，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利用軍隊為政爭工具。
 - (3)改組軍事委員會為國防部，內設建軍委員會，由各方人士參加。
 - (4)軍事三人小組（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應即商定軍隊整編及共軍編入國軍辦法。
- 在這個整軍方案中，軍委會政治部亦改組為國防部新聞局，仿效美軍新聞處的工作方式。另外，成立監察局主管軍中監察、民事局處理軍民關係、宣傳文康工作則劃歸後勤部，如果再設置一個隨軍牧師專事部隊的精神慰藉與祝福禱告，那麼，整編後的國軍，幾乎是一支完完整整的美式隊伍了。

體系支離權責破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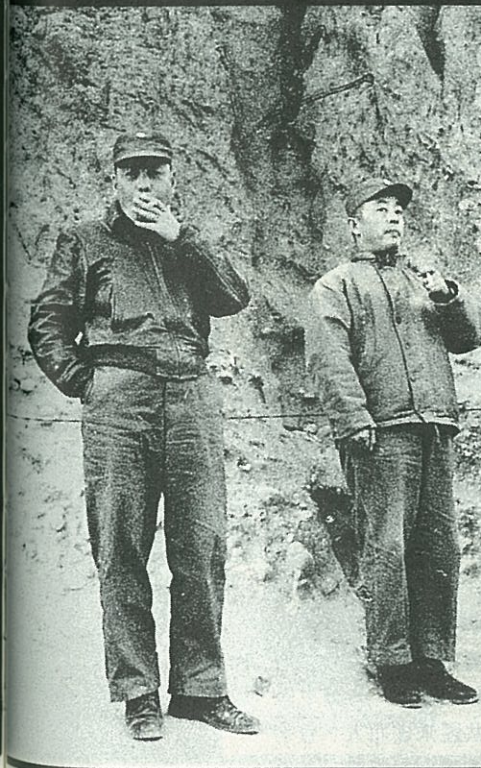
隨著這一項整軍方案，各級部隊及各軍事單位的政工機構，一律改為新聞機構，師以上改設新聞處，旅團、及特種部隊營改設新聞室、連改設指導員，軍事學校、醫院之政工機構改為訓導機構。根據國防部組織規程的規定，新聞機構為各部隊建制幕僚單位，受各級部隊長直接指揮監督。至此，復員戡亂時期的政治工作，已然名實俱亡，國府遷台後，對本時期政工的反省大致是「體系支離，權責破碎，對廣大官兵失去精神號召和組織的領導力，對政工幹部心理和情緒亦影響甚大」。

儘管本時期的政治工作繼剿共安內時期之後又再度陷入低潮，但是，早在民國27年7月9日仿效「共產主義青年團」及「納粹青年團」的作法，成立於武昌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其一直延續至民國33年5月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使國軍政治工作，在美軍壓抑下的低迷聲中，又展現出



蕭政之(右一)於1958年間擔任金防部政二科科長，後因十信案被捕入獄

八二三砲戰期間，經國先生與張國英在金門前線
張國英任退輔會主任委員時
因老兵事件處理不當而告下台



另一種神采，同時也為「革命青年導師」蔣經國開闢出一展鴻圖的疆場。

「革命青年導師」

民國33年元月，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任中央幹校教育長，在蔣經國苦心經營下，幹校的性質和他的母校「莫斯科孫文大學」相當，是一所「革命的學校」，培養革命幹部的「學校」，連課程的安排都與孫文大學無異。

10月，蔣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造成史無前例的青年從軍運動，並且成立「青年軍政工人員訓練班」，任蔣經國為該班主任。俟政工班第一期學生畢業，即宣佈成立「青年軍總政治部」，蔣經國任主任一職，總部設中央幹校內。各師設政治部，設主任一人，至此，蔣經國在這支轄八個師的青年軍裏，又恢復了政工在北伐時期的黨代表制。但是，這一支訓練有素的革命勁旅，在「不到犧牲關頭，絕不輕言犧牲」的指導原則下，直到日本投降為止，仍駐留原地，並沒有機會向日軍放過一槍。

抗戰勝利後，中央黨校合併為政治大學，地點在南京。

美國對俄式政工制度的厭惡，從美國大使館發現蔣介石在民國32年中央幹校成立前發表的兩本政治小冊子的反應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們說「委員長的思想證明是封建主義和法西斯政治理論的混合體，一種把納粹青年團看作政治組織的楷範的理論」。這種對政工制度不可忍受的態度，在1950年以後，美軍駐台期間表現得更為激烈而深刻。

《反共復國——戒嚴戡亂時期》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以湖南延安腔的北京話，在天安門廣場上向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啦——」。這時候，蔣介石以平民身份在台灣這個太平洋西岸的小島上，憂思著亡國的痛楚。在華盛頓，美國政府一面發表白皮書指控「國民黨的墮落、腐敗和無能」和「蔣介石自招失敗」，另一方面，對於「失去中國」深深感到無可奈何，不過「如果成功被認為是一個統一的、穩定的和親美的中國，那

麼甚至共產黨的勝利也並不一定證明是美國政策的失敗」。美國總是用這種「妄自尊大和自欺欺人的幻想」來表現自己的年輕和天真。

(邁可沙勒的話)

虛心接受大陸失敗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宣告復行視事，蔣先生在一次總理紀念週上告訴兩千多名中上級黨人，我們要「虛心接受大陸失敗的責任」，於是，他開始反省著大陸失敗的原因，「在於政工制度之不健全與軍隊政治工作之未能推展」、「中共之成功，在於精神訓練成功，能以馬克思思想武裝其官兵思想」、「國軍之失敗在於不能以三民主義思想訓練和武裝官兵」、「軍隊與民眾脫節，不能獲取民眾之同情與支持」，這一切，都是由於「組織不健全」、「心戰宣戰不能與中共對抗」、「政工人員之責任心不能與中共相比」，正如邁可沙勒在《美利堅在中國》一書中所描述的「毛澤東在爭取人民，蔣介石只爭取軍隊」，而且，這些軍隊的來源，根據當時的一份美國軍事報導的描述是這樣子的「抓壯丁是最可怕的。譬如，當你在田裏照料水稻時，許多穿制服的人，把你雙手反綁起來，然後帶走。……鋤頭和犁丟在田裏生鏽，妻子向地方哭訴，哀求交還她的丈夫，孩子們在挨餓。……」這就是當時國軍維持部隊滿員的方法。「蔣介石所關心的，只是把這支雜牌軍緊緊地控制在自己手裏」。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沙勒認為「國民黨主要依靠地主支持，凡是有可能把農民組織起來的跡象都會遭到詛咒」。這份美國軍事情報也同時敘述了共軍方面的狀況「共產黨所到之處，隨軍的大批宣傳人員、社會和經濟工作人員、學校教師等等，立即著手組織並訓練農民羣眾，他們從事這些工作的中心思想是使農民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得到改善，使人民羣眾產生樂於支援軍隊的意志」。這些現象，應該是毛澤東早在三〇年代為紅軍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具體呈現。當國軍撤退來台後，政戰部門為主官員制

定了「愛民十大紀律」事實上，這仍只流於形式上的背誦，對於「……宿營挖廁所、洗澡避女人……」的措詞，只讓入伍士兵覺得有趣，而且已然為時晚矣，毛澤東領導的「紅軍」早在三〇年代就大聲唱著「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建立了「軍民一體的蘇區」。

官兵一體上下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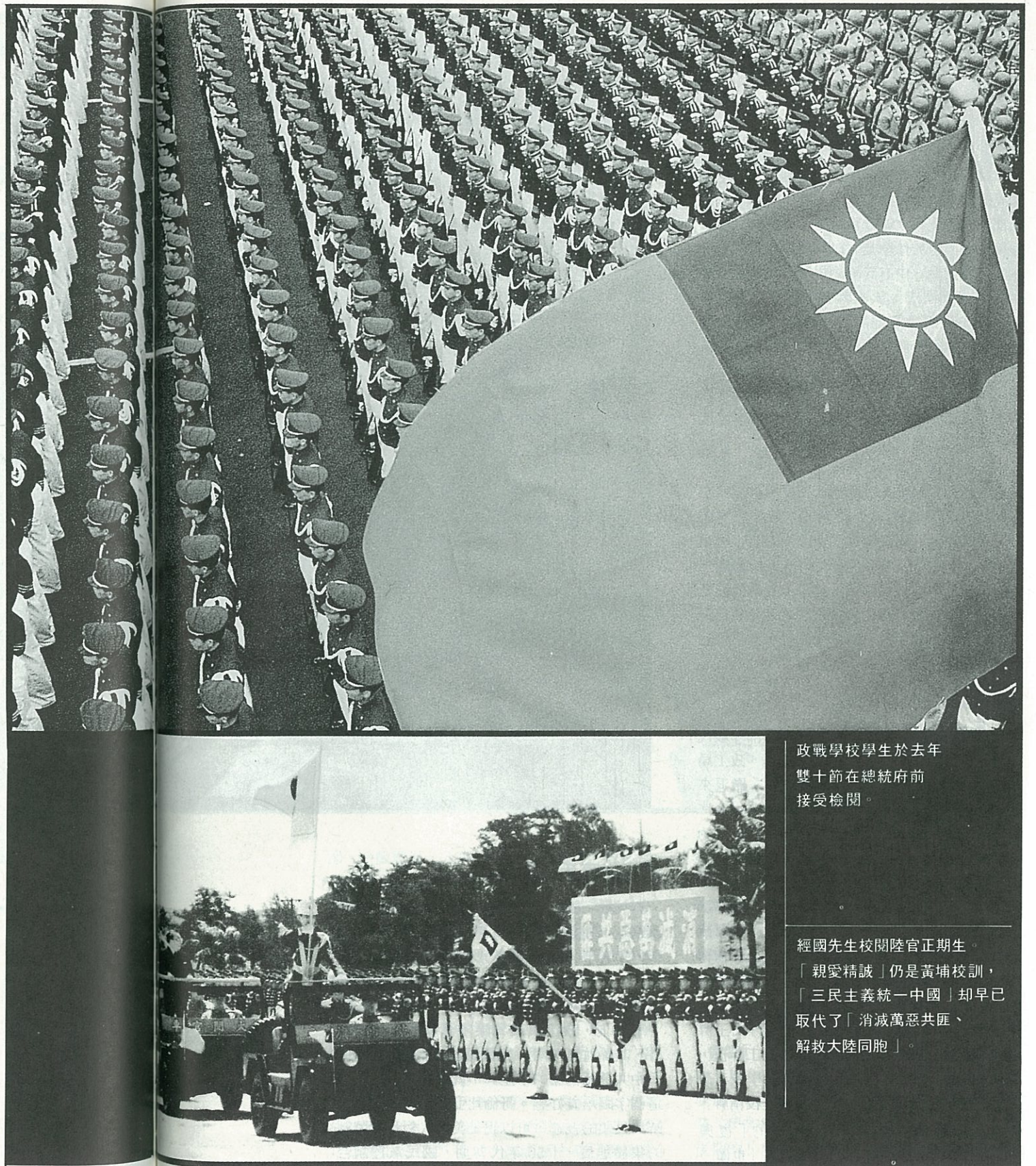
儘管蔣介石深刻認識到大陸失敗的教訓，但是，在改革政工的實際作業上，仍只著眼於「官兵一體，上下一致」，而輕忽「軍民一體」的重要性，如果有的話，也只表現在「助民收割」或者「軍民聯歡」之上而已。甚至到了80年代，人權運動、勞工意識抬頭、冷戰結構逐漸解體而國共對立軟化之後，軍鏈島防線上反共意義相對減低，反而對資本體制的鞏固以及在反對勢力的鎮壓上發揮了暴力性的功能。這一點，在1950年政工改制以後，於50年代的整肅與鎮壓行動中，即已發揮了它龐大而驚人的戰鬥能力。

1949年9月10日，蔣介石指定專案小組，研究政工改制方案，目標是「確立政治幕僚長制，確立監察制度，加強保防工作，恢復軍隊黨務，實行四大公開，革新政治訓練」，並且在國民黨實施黨的改造起，也確定了「以黨領軍」的基本政策。

1950年4月1日，國防部頒佈改制令，根據當時的基本大法「國軍政治工作綱領」規定，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有五項：(1)主持軍隊政治教育思想領導，建立精神武裝。(2)籌劃軍中組織，考核官兵思想，防止反動逃亡。(3)監察所屬單位之人事經費，核實人員馬匹。(4)激發官兵戰鬥情緒。(5)推行保密防諜教育，展開官兵保防工作。

革命武力頓失重心

為貫徹「以黨領軍」政策。在1952年國民黨特種黨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對於大陸失敗有了新的註解，「抗戰勝利，黨，退出軍隊後，革命武力頓失重心，共匪乘虛而入，致有大陸之慘敗。……恢復黨在軍中的組織，確為



政戰學校學生於去年雙十節在總統府前接受檢閱。

經國先生校閱陸官正期生。「親愛精誠」仍是黃埔校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却早已取代了「消滅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

與黨復國最重要的措施」。會中並制定了「中國國民黨以黨領軍實施大綱」，陸海空三軍各級黨部，旋既依此大綱分別制定了「以黨領軍實施細則」。至於什麼是「以黨領軍」，國民黨在「實施大綱」中有詳細的規定，比如說「各級軍事主管同志，依本職有權決定之軍政措施，應先經同級黨部討論決議；有關軍令事項，應於執行後向同級黨部報告，均受同級黨部之監督考核」。所謂軍政措施就是政治教育，整備與動員方案，官兵思想考核等等；軍令事項係指作戰計劃及指揮。對於人事方面「應先提經同級黨部審議，如同級黨部不予同意時，應另提人選再行審議」。這就是所謂的以黨領軍，對於出身日本振武學堂，自經武士道軍人武德陶養的蔣介石而言，幾乎感覺不到，當國家進入憲政時期「全國陸海空三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保護人民」，「以黨領軍」實際上就是件違憲的舉動。如果說公然倡言變更國體者必須接受制裁，那麼，以蔣介石的軍人身份，似乎應該接受軍法審判，才算對得起社稷黎民。

蔣經國「政治部」

政工改制後；由蔣經國領導「政治部」取代了他的孫大同學鄧文儀領導的政工局。政工局於民國37年2月由新聞局改組成立，撤退來台後，已然潰不成軍。

政治部旋即改為總政治部，但是，最重要的一次職銜變更應該是在1963年，因為，蔣介石認為「機構的稱謂，和人員的職銜，都幾乎（和中共）完全相同」，因此，在提經國軍第十屆軍事會議討論通過後，經蔣核定，國軍政治工作改為政治作戰，並全面修訂政工機構稱謂和人員職銜，自1963年8月16日起實施，總政治部改為總政戰部，營、連政治指導員一律改稱政治作戰輔導長。1950年9月由王昇奉命草擬建校計劃，於次年成立的政工幹校，則在1970年7月才更名為政治作戰學校。政工幹校大抵延續了重慶中央幹校的建校精神，甚至在建校時，取代「跑馬場」的「復興崗」，與中央幹校所在地的「復興關」也僅一字之差。

高雲平先生，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兵，他是「世界文化教育道德重整宗教聯合」的發起創造人，他以這個團體表達他誓死反共的決心，儘管這個世界性的組織只有他一個成員。
(攝影/林育德)



效率尚高手段毒辣

對於這一次的政工正名行動，蔣介石似乎深感稱心，他說「民衆有一明顯區別，耳目一新，免除誤解，正不僅求戰場喊話的便利而已。……我們必使名實相符，名正言順，乃能愈益增進政治工作的戰力」。

事實上，政工與政戰除了名稱有些差異之外，其餘並無不同，美國人也絕不會因為這個與中共政工稱謂的小差異，就開始對「政戰」這個字眼培養好感。哥倫比亞大學民國人物大辭典裏頭的敘述，可以說是美國人對政戰體制的集體態度，「50年代初期，國民黨控制台灣，主要以戒嚴法為依據。國防部下的總政治

部，一般認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軍方的任何機構置政工人員，進行監視控制，和蘇聯中共的作法殊無二致，美軍駐台官兵普遍厭惡。雖然，雙方獲得某些妥協，但蔣經國在他父親的支持下，我行我素，堅持為事實所必須」。

夏宗漢先生以肇始於唐武后光宅之年的「監軍制」比喻現行的政戰制度，他說「政工監軍制度的弊病在為了減少兵變風險，而分散了指揮官事權。……而政工監軍的目的在肅反，其目標為軍中內部的不穩份子——為了肅反，政治熱情份子比較受重視」。對於這種說法，蔣介石最在民國27年的一次談話中就已經承認「政工人員第一個最大缺點，就是一般懷著與

帶兵官對立的心理，要造成部隊兩個重心……代表黨來監督帶兵官，防止帶兵官造反，因而事事以帶兵官作對象，要找帶兵官的錯處」。這段話，不僅說明了現階段部隊主官在政戰主管嚴密監察下的心理，也是蔣介石對「政工」這個制度既聯合又鬥爭的複雜情結的表態。

人人政戰處處政戰

儘管「人人作政戰，處處有政戰」的政戰工作十足令人厭惡，但是，它依然如火如荼地推展著，在工作綱領上，已然由北伐時期的「反帝、民族統一」，幾經週折，大抵延續了抗戰後期的「反共、防共、主義信仰、領袖崇拜」的模型，並積極深化「肅反、監察」機能，在

一連串的鎮壓與肅清之後，「清除思想污染」、「鞏固領導中心」則是政戰工作的主要課題，但是這個「主義、領袖中心論」的造神運動，在蔣經國就任總統之後，進入了它的尷尬期，蔣經國「不希望被稱呼領袖」、「不希望有萬歲口號出現」；因為「這是羣衆的時代，沒有個人的時代」；而「消滅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的反共防共模型，在解戒、開放大陸探親之後，也面臨了進退狼狽的困局。

《戰鬥文藝》

由於深刻體認「30年代，政府在文藝戰線上的挫折，導致40、50年代在羣衆戰線與軍事戰線上的連鎖失利」，播遷來台後，「鑑於文藝和政治、社會、民心、士氣的密切關聯」，1954年底，蔣介石呼籲各縣市文化機構負起戰鬥文藝工作的使命，1956年元月，正式提出「戰鬥文藝」的號召，「立刻掀起文藝界的高潮，各報刊雜誌展開熱烈討論」。

「文藝到軍中去」

什麼是戰鬥文藝，「凡是描寫軍中生活，表現軍中人及軍隊的真實感情，代表軍人意識，刻劃軍人戰鬥意志的創作，都是戰鬥文藝」。張通藩先生的描述似乎更爲具體「富於民族意識的反共文藝……富於民權思想的反共文藝——富於民生思想的反共文藝」，像這樣子的宣言，本身就是很好的戰鬥文藝實例。

1951年5月，總政治部發表「敬告文藝界人士書」，號召「文藝到軍中去」運動。同年7月，中國美術協會成立，協會的四項決定，每一項是根據「反共、防共」的思想指標設定，和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宗旨殊無二致。而1953年8月成立的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也延續了這項傳承，連1955年5月成立的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其成立宗旨仍離不開「反共抗俄」的政治訴求。

王昇說「岳武穆的滿江紅和漢高祖的大風歌，都是軍中文藝不朽的作品」。就在這個時期，當全台灣都激奮的高唱著「打倒蘇聯強權、消滅共匪漢奸，我們已無處後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一首氣勢雄渾的「保衛大台

灣」可以肯定，在革命保台時期，戰鬥文藝的反共愛國大旗是無所不在的勝利，它掀起了全面的、空前的反共高潮，50年代初期台灣青年的從軍熱，在在表現出戰鬥文藝的號召下，「堅決反共、誓死保台」的戰鬥決心。

反共抗俄文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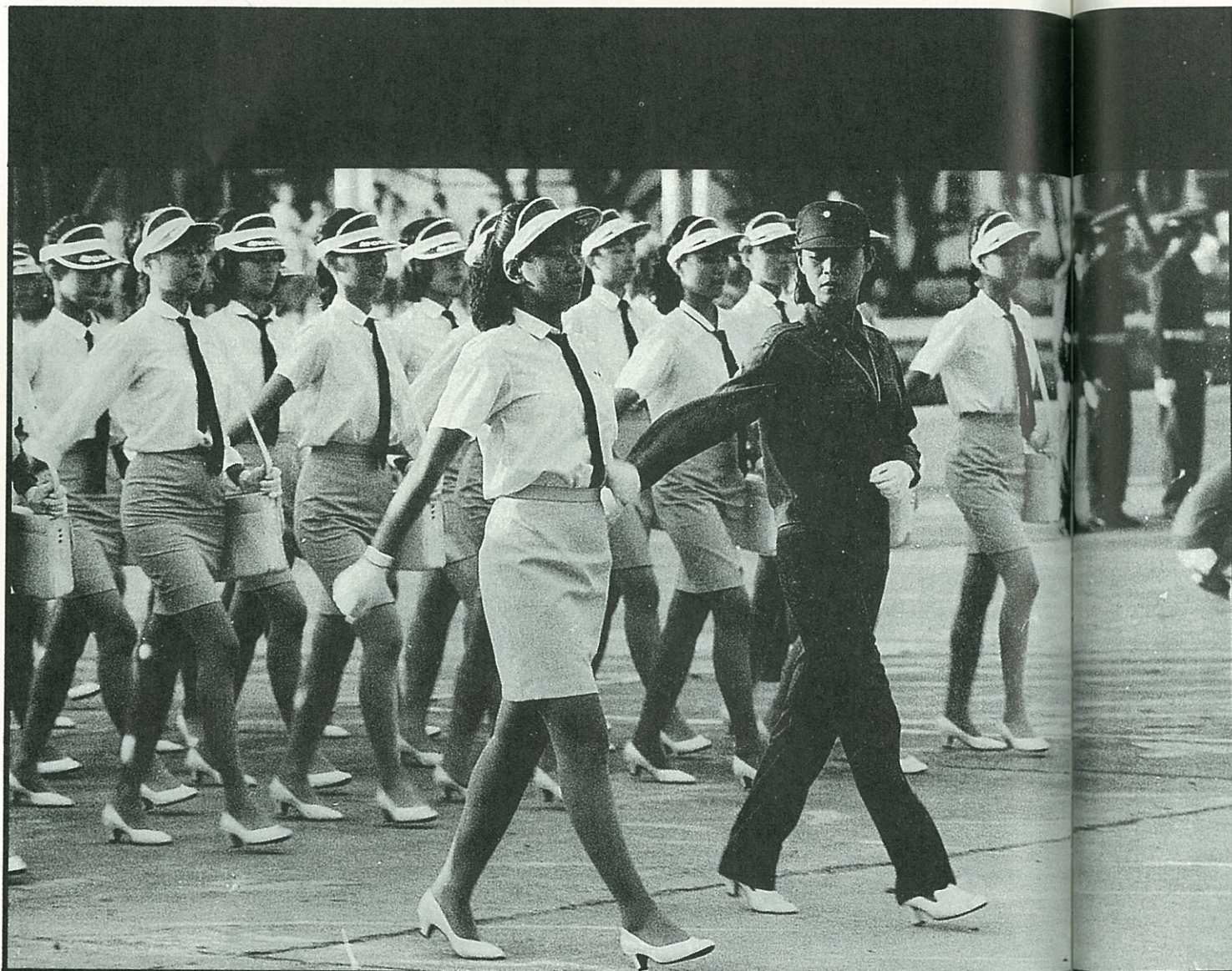
戰鬥文藝的四個目標是：(1)需要反共抗俄的文藝。(2)文藝到軍中去。(3)作家到軍中去。(4)希望軍中作家在自由中國作家協助下，共同完成軍中文藝灌輸工作，它的四個口號是：「兵寫兵、兵畫兵、兵演兵、兵唱兵。」

這項文藝號召，到1944年，金馬前線發起「毋忘在莒運動」，把戰鬥文藝熱流又推向另一個高潮，而1965年4月8日在北投復興崗召開的「第一屆國軍文藝大會」，迎著這股浪頭，推行「國軍新文藝運動」，並發表宣言，蔣介石也在會中的講話裏提出十二條原則，這十二條原則，成了以後文藝運動的依據與精神指導，也因此，文藝大軍的戰鬥任務除了「反共、保防」、「精神武裝與砥礪志節」、「消滅毒素思想、駁斥偏激言論」之外，又增加了「主義、信仰、領袖崇拜」一項，領袖的每一句話都成了每個時期的行動綱領，從「保衛大台灣」到「反攻大陸、解救同胞」，退出聯合國之後，「處變不驚、莊敬自強」則是安定民心的理論依據，1973年第六屆會議的「上總統致敬電」更堅決地表現了文藝界擁戴的決心及「結合海內外文藝力量，擴大討毛救國文藝戰線，加速反共復國勝利」的具體行動。1981年8月2日，第十二屆國軍文藝會在木柵青椰幹訓班舉行，發動「人人提筆上陣，對大陸展開文藝進軍，貫徹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號召一直延用至今。

文藝戰線囊括、電影、電視、表演藝術和各類出版品。軍中的出版機構主要有三個部門：青年日報、新中國出版社，與黎明文化事業。青年日報原稱青年戰士報，1952年10月10日創刊，發行對象是家屬、三軍官兵和軍校師生，1957年才開始對外發行，發行量約在三十萬份上下。



國防部長鄭爲元，參謀總長郝柏村請李登輝總統登上經國號戰機。李總統的大姆指不只對戰機性能的肯定，也是對經國先生政績的肯定。



經國先生在成立救國團時曾說「青年是可愛的」，這位政戰學校女同學正英姿煥發地秉承經國先生遺志，領著這羣女學生們「一直往前走」
(人間資料)

國軍現有軍中報紙一覽表

報紙名稱	隸屬單位	刊期	出版地	發行方式	開數		
青年日報	國防部	日	台北市	全國發行	對開		
建國日報	澎防部		澎湖縣	對當地軍民發行。			
金門日報	金防部		金門縣				
馬祖日報	馬防部		馬祖縣				
東湧日報	救指部		東引島				
忠誠報	陸軍總部	報	台北縣	對軍中官兵發行	四開		
忠義報	海軍總部		高雄市				
忠勇報	空軍總部		旬刊		台北市		
忠愛報	警備總部		週		台北縣		
忠勤報	聯勤總部				台北市		
忠貞報	憲兵司令部				台北市		
先鋒報	陸若司令部				高雄市		
忠誠報(北)	六軍團		刊		桃園縣	對開	
忠誠報(中)	十軍團				台中縣		
忠誠報(南)	八軍團				台高雄縣		
復興崗報	國防部	台北市					
復興崗報	政戰學校	台北市					
黃埔報	陸軍官校	高雄縣					
小計	18家						

資料來源：根據國防部政工處資料整理統計。

莒光日電視

新中國出版社是國防部定期刊物的出版機構，發行刊物有勝利之光、國魂、新文藝、吾家吾家、革命軍與奮鬥等七種，其中奮鬥為軍官政治教育輔助教材、革命軍是士官兵政治教育主要工具。

1970年，「國防部為推行政治教育，教育部為辦理空中教學」，遂合作籌設中華電視台，於次年10月31日開播，從此，「莒光日電視教學」成為全台灣收視率最高的節目。

國軍的戰鬥文藝陣線，在毒素思想、偏激言論的圍剿與肅清的工作，發揮了驚人的統合戰力，早的如自由中國，近的如鄉土文學運動，使得近代文藝創作呈現了幾近空白的教條化、口號化文和工具化，在在環繞著以「反共、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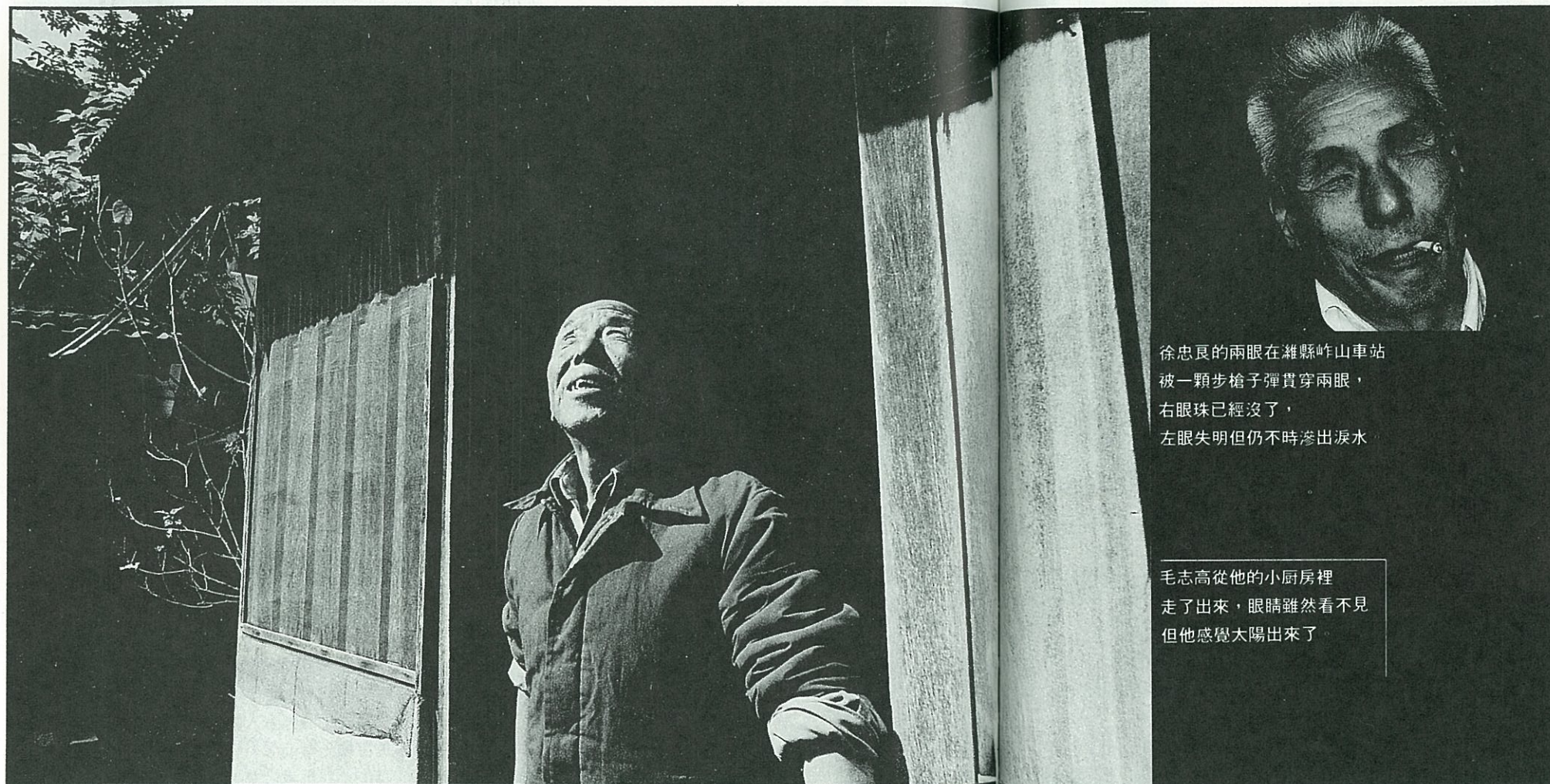
防、主義信仰、領袖崇拜」為基調的中心主題，台灣的文化界、藝術界，於是出現了異乎尋常的平靜與令人戰慄的肅殺之氣，漫天飛灑的紅帽子營造著另一種白色的恐懼，而此起彼落的高呼萬歲之聲又在舉目所及樹立起一座座冷冷地逼視人羣的現代神祇……。

國防是怪物政工亦然

「『國防是久久做不完的一種怪物』，政工亦然」蔣介石曾這麼昭示過他的子弟。然而，當「敵人」的形體逐漸模糊之後，當「共匪」變成「中共」，當「反攻大陸、解救同胞」變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當尼克森和周恩來握手，當莫斯科和北京拉近了距離、當「國特」踏進「匪區」、當「朱毛匪幫」熱烈擁抱著「歷史反革命」哦！怪物！你的敵人在那裏？

老兵的故事

跳太平洋也摸不着路



徐忠良的兩眼在濰縣卞山車站被一顆步槍子彈貫穿兩眼，右眼珠已經沒了，左眼失明但仍不時滲出淚水

毛志高從他的小廚房裡走了出來，眼睛雖然看不見但他感覺太陽出來了

毛志高在濟南附近被一枚手榴彈炸中臉部；徐忠良正掩護弟兄，突然一標子彈斜著從左眼珠子打入，從右眼珠竄出，他們從此在盲殘院中度日。目前他們住在台東市公所借給他們的地皮上。

撰文 ■ 陸傳傑
攝影 ■ 李文吉

「**暖**！我說老毛啊，你聽聽，這個社會還像話嗎？今兒下午警察電台的「空中歌廳」節目，怎麼跑出一個小妞直嚷着：「我這兒癢……我那兒癢……。呵！我說她到底是那兒癢？」

「老徐，我說你一定是聽錯了？警察電台呀！它怎麼會播放這種低級歌曲？」

「這我可是聽得清清楚楚的！」

「現在這個社會……別說咱這些眼睛看不見的，就是那些明眼人也給弄糊塗啦！方才廣播的新聞上說，費希平退出民進黨了！」

「這兒我也聽說了。收音機上說費希平是因為民進黨不答應他的退職條件，所以他才退出民進黨的。他還說民進黨內有一小撮專搞台獨、搞黨內法西斯專政。」

「嘿！我說民進黨可真會瞎起哄……」

毛志高、徐忠良這對老哥兒們，都失明四十多年了。但他們雖眼盲心可不盲。收音機一直是他們最大的消息來源，社會上的動態他們並不陌生。例如民國64年老總統去世的消息，在一般民衆當中，他們大概還是最先知道的。那年一塊兒住的有十多名盲殘的除役軍官。有人夜裡睡不着覺，聽收音機打發時間。十一點多的時候收音機突然傳來一陣陣的哀樂，播音員不斷重複有重要消息要發布。這時一塊住的老哥兒們都驚醒了過來，一時氣氛凝重。直到半夜裡，老總統過世的消息就從晶體收音機裡傳來了。

一九七四年初，台灣外交連連吃癩，南越政府眼看就要垮台了，美國從亞洲大量撤出軍隊……老總統去世的消息，對他們這些靠贍養金過活的外省籍盲殘退伍軍人來說，可是產生莫大的疑慮和憂悒。

「你看看，那些時候搭飛機往國外跑的人有多少？連明眼人都怕，更何況我們這羣瞎子！如果台灣真有個變動，明眼人還知道往那兒跑。要說我們這羣瞎子啊，我看連跳太平洋都找不着路！」

「保衛大台灣！」

說起逃難，他們的話就多了。民國38年中共「解放軍」渡江，他們隨着浙江蕭山縣第三

盲殘院一路逃到了廣州。後來又從廣州逃到了香港。民國39年3月份，他們從香港搭船在基隆碼頭靠岸時，一位上船了解狀況的軍醫署上校看了船上一、兩百名盲殘官兵不免大吃一驚。「那個軍醫上校說，多少明眼人都沒來得及逃出來，怎麼給這羣瞎子也摸到台灣來了……」老徐回憶著說。那時對岸的「解放軍」隨時準備渡海「解放」台灣，而「保衛大台灣」的歌聲也在台灣四處唱得滿天價響。

上岸之後，他們直接給送到台東市，這一待就是四十年。剛到台東那年，毛志高、徐忠良才不過是20來歲的小伙子。眼睛雖然看不見，却還貪玩得很。「那時街市都是泥巴路，車子少，我們三五成羣在街上摸索着，成了台東街上的「奇景」。現在年齡大了，活動力、精神差了许多。再加上摩托車、汽車增加很多，眼睛看不見在路上走很危險。所以，現在已經很少外出。」毛志高說。

近年來原本一塊住的十多名盲殘同仁，死的死、搬的搬，那幾棟木屋就只剩下毛志高和徐忠良，以及另外一位嚴先生住著。他們平常除了喝喝茶、聊聊天，聽收音機成了他們生活上不可少的寄託。

懷念的廣播劇

「不知怎麼的，時下廣播電台的節目却愈來愈回頭了，連「我這兒癢、那兒癢」的歌兒都冒出來了」徐忠良憂愁地說了。

「早先像姚莉、紫薇、潘秀瓊那幾位老牌歌星絕不會搞這一套的。那時的歌詞寫得很美、含蓄、有深意，那像現在的歌曲盡是「我愛你、你恨我」之類的「大白話！」毛志高說。

老毛說，那個年頭，還沒電視連續劇。每天晚上大夥吃過飯，便等着收聽中廣8點半到9點的廣播連續劇。說起廣播劇毛志高那對白濛濛、失明了四十多年的眼珠子突然閃亮了起來。

「那時幾齣叫座的廣播連續劇，像「光武中興」、「虬髯客」和「西施」我可是天天聽。那天不聽，晚上還真睡不着覺，比現在的電視連續劇還「拿人」……中廣那時候不但演員聲音好，音



失明後，收音機成了毛志高娛樂與資訊的主要來源，宏義、白茜如、趙雅君等50、60年代風靡一時的廣播明星。「……這些人現在却不知道到那兒去了……前一陣子還聽說白茜如在美國病死了……」毛志高說。

盲人專用的手錶，錶蓋可以打開來觸摸。太平榮家的盲殘榮民幾乎人手一只這種盲人專用的手錶。

毛志高去年五月份在一位同縣老鄉的帶領下，回到離開了將近50年的安徽太和老家，家裡除了老嫂子外他一個也沒見過，但是却能一個不漏的指出照片中的後生晚輩。

效也好。像「光武中興」裡的新野大戰，那可真是千軍萬馬啊！比現在什麼身歷聲立體音響還逼真。而且那些老牌播音員也真能「說」。像宏義不但能把粗獷的虬髯客演得傳神，連「光武中興」裡那個足智多謀的鄧禹也給演活了。還有，你聽趙雅君那個潑辣勁兒！比較起來白茜如就正派的多了。她多半演的是正派女主角，像「光武中興」裡的陰麗華，「西施」裡的西施……唉！這些人現在不知道都到那兒去了……前一陣子還聽說白茜如在美國病死了！」

說着，毛志高原本發亮的眼珠子又逐漸灰濁而黯淡了下來。有時他想如果真能看到那些「熟悉的聲音」的主人那不知該有多好！最近收播新聞裡老是傳來立法院裡立法委員吵架的叫罵聲、摔打聲之類的「立體實況音效」。怨不得毛志高要說：「中廣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軍中樂園

比起毛志高，徐忠良對收音機的興趣。就少了許多。其實年輕的時候徐忠良還是挺活躍的人。

「民國39年，我們這些盲眼弟兄們湊錢買了一架舊收音機，可是那時大家都年輕，誰有那個耐心去聽收音機？剛到台灣，一切都覺得新鮮，都想出去走走。那年我們都還沒正式除役，都還穿軍服。我們幾個走在街上，本地人心裡就納悶：「奇怪！怎麼瞎子也當兵了？」後來慢慢熟了，他們却叫我們「吃飯拉屎」兵。」

徐忠良說。對這個綽號並不以為忤，也仍然不減出遊的樂趣。

老毛說，有一回，他們在街上逛着，不知怎麼地竟然走到水田裡去了，後來好不容易才又循着原路摸索回來。

漫漫長夜裡，繃得緊緊的青春挺難熬的。有時候夜深人靜、一頓酒酣耳熱後，他們也會一路摸索到「軍中樂園」去吃吃花茶。可是「軍中樂園」裡的姑娘們欺負他們眼睛看不見，總喜歡逗他們，搔他們的癢，害他們總不能「盡興」而歸。後來十多個一塊兒住的盲殘同仁有人討了老婆，但婚姻却不十分美滿，有的老婆三番兩次離家出走……

「我看多了，也死了這條心。眼睛看不見，娶到的老婆會好到那兒去？何必去找那個氣受！以前偶而去吃吃花茶，那時候瞎子到了那種地方還有人笑你，現在老了，更不好意思去了。」徐忠良說。

內戰使他們失去雙眼

近年，一塊兒住的十多個盲殘退伍軍人不是搬出去住，便是病故了，只剩下毛志高、徐忠良和一位好喝酒，深居簡出的嚴先生。這片小木屋在四週高樓大廈的陰影下，更顯得「曲巷深幽」了。每天黃昏之後，毛志高和徐忠良常在各自的廚房一面調理晚餐，一面互通各自從收音機裡聽來的消息。有時順便也評論一番……

毛志高和徐忠良一塊兒都住了快四十年了，彼此雖然沒有見過對方的容貌，可是老哥倆情同手足。巧的是他們哥兒倆幾乎是同時、同在一場戰役中負傷失明的。那年他們也都才剛昇上陸軍少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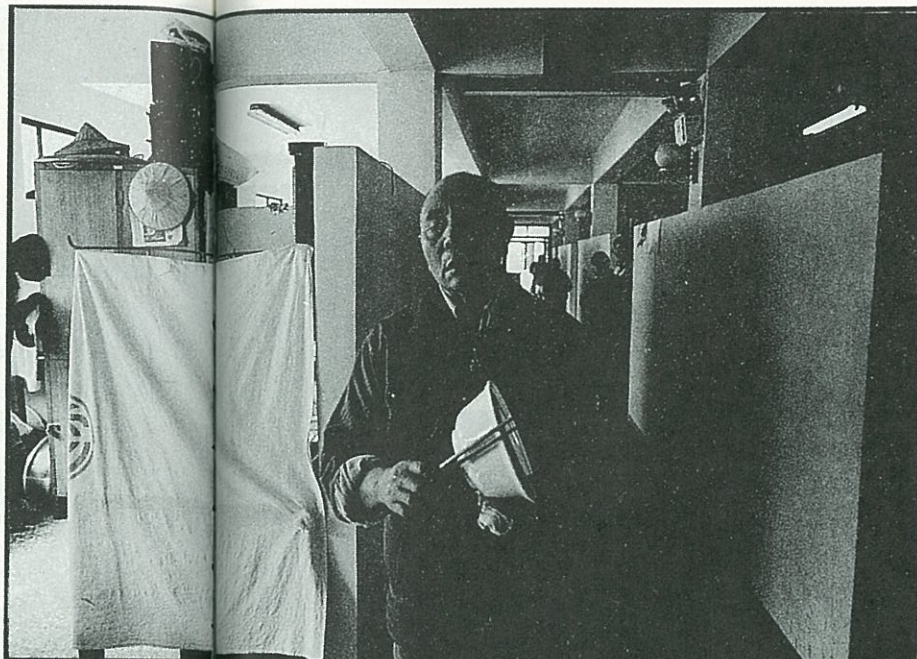
民國35年8月份，國軍為了打通膠濟鐵路，分別從青島和濟南兩個方面，向盤踞在沂蒙山區陳毅的中共第三野戰軍夾攻。毛志高隨着國軍96軍暫編第15師由濟南方面往青島前進。而徐忠良則隨所屬的武裝交通警察，由青島向濟南的路上攻擊。

到35年年底，他們倆分別都負了傷，失明了。

毛志高在濟南附近的章邱縣被一枚手榴彈炸中臉頰，當下就昏死了過去。等他醒來後，覺得滿臉血淋淋，眼睛也看不見了。他不知道四週是國軍還是共軍。於是輕手慢腳地朝四下摸了一摸。結果摸到了幾具同僚冰涼的屍體，駭得他噤不敢出聲、悶着氣伏在地上裝死。不知又過了多久，國軍戰場搜索部隊才從死人堆裡發現了他。

徐忠良則是在濰縣附近的嶗山車站受傷的。

那時雙方正進行激烈的巷戰，彼此已經沒有明確的戰綫了。大夥兒都上了刺刀隨時準備肉搏。當徐忠良正掩護弟兄前進時，突然一顆子彈從他的左眼珠子穿過鼻樑骨，然後從右眼竄了出去。當下徐忠良難過得滾倒在地，從心窩



台東太平榮家的盲殘專用寢室內，吃完飯，洗完碗筷回來的盲殘榮民為了避免彼此相撞，一路敲著瓷盆回自己的寢室。

毛志高、徐忠良這對老哥們在台東市區內這片木屋裡，像老街坊似的彼此串門，他們常擔心以後進了榮家還得重新適應環境。



裡嘔出一口鮮血。情急之下，鄰兵只得卸下他的綁腿，暫時將他血肉模糊的雙眼固定住。

抗日游擊隊裡的日子

醫療失敗後，他倆都給送到浙江蕭山縣的第三盲殘院就養。從此，他們就註定後半輩子在黑暗中渡過。

徐忠良原本個性開朗、好動。一下子陷入沒日沒夜的黑暗世界裡，使得他原本180公分英姿挺拔的身材，痿縮得只剩下32公斤，頭髮也全白了。他想不透他打從14歲加入抗日游擊隊起，大小陣仗不知見到多少回。怎麼會在這個節骨眼弄成這副狼狽落魄的模樣？

抗戰那年徐忠良才14歲。他曾親眼目睹一架霍克機自殺地俯衝撞向停泊在揚子江上的日本大兵艦出雲號。他也和一起觀戰的老百姓朝冒着衝天大火的出雲號使勁的鼓掌、大聲叫好。徐忠良並不知道那位壯烈犧牲的血性漢子姓啥叫啥。不過他却在這位空軍英烈的精神感召之下加入上海地區的敵後游擊隊。

游擊隊不是正規部隊，却像一羣行俠仗義的山寨英雄。這支游擊隊裡可是臥虎藏龍，不乏廩賦異能之輩。有一回，他們正七手八腳地拆卸鐵軌，破壞日軍運補時，「一位曾經在上海特技團擔任團長的隊員，一聲不吭地把整條鐵路給抬了起來」老徐說。起初因為徐忠良年紀還小，只擔任傳達的工作。等15歲那年，他升上班長後才正式參加各種突擊戰鬥任務。

夢中乾坤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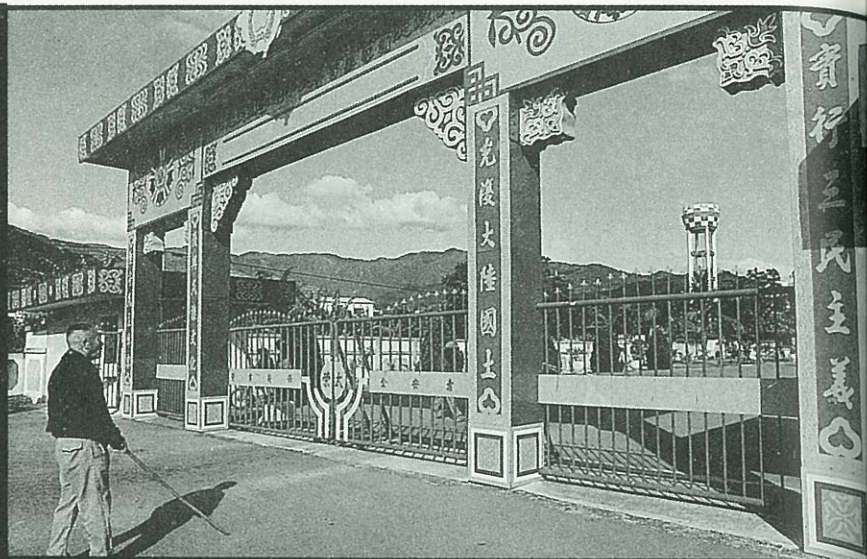
失明之後，徐忠良每天就這麼似醒非醒地昏睡着。有時候一覺醒來，習慣地想睜開眼睛看看四週，滿以為會看到刺眼的陽光。結果死命地睜了半天眼皮子，才想到自己已經瞎了，而且天也還沒亮，因為四週的病牀仍是鼾聲四起，冰涼的夜露使他幾乎頹喪到了極點。

後來，他突然發覺只有在夢中他才能「恢復視覺」，「看」見許多紅塵舊事。更令他驚奇的是甚至只聽過聲音沒見過面的人，竟也能在他的夢中出現。

「有一陣子，我每晚睡覺前想盡辦法叫自己作夢，而且夢完之後趕緊醒來，好回味一下剛

台東太平榮家佔地廣大，目前在擴建中，預備迎接今後三年內大批即將界臨安養年紀的老榮民

毛志高住在這片木房區都快三十年了，原來一塊住的十名盲殘老哥們死的死遷的遷，如今只剩毛、徐、嚴三人。台東市公所似有意將這塊地皮收回



才的夢境。等滿足了短暫的「視覺享受」後，下半夜我才能睡得安穩。最近年紀大了，奇怪！連夢裡影像也跟着模糊了。搞不好哪天我連作夢都只剩下聲音、沒有影像，到那時我可真的是徹徹底底的瞎了！」徐忠良憂悵地說。

當然，不會是所有的夢都是好夢。毛志高剛失明的時候，絕望地幾乎想一死了之。那時，他的夢裡盡是戰爭的景象；一會兒是攻擊發起前，鷄不飛狗不叫的肅殺氣氛；一會兒是槍斃四作、火光亂竄、血肉橫飛的場面；一會兒又是單調而漫長的行軍……

民國30年，毛志高的老家安徽太和縣快被日軍攻陷了，那年才15歲的毛志高跟隨著騎兵第二軍第3師離開了家鄉。後來就待在河南汝南縣廟灣鎮受訓。那時連隊裡一部分弟兄奉命徒步越過秦嶺和川西，到青海去接軍馬。半年多以後，當弟兄們從青海騎着、拉着大批軍馬回來的時候，少年的毛志高津津有味地傾聽老大哥們對沿途上祖國大好風土的描敘……夢裡，青海該會是個什麼樣的景致？

返鄉

去年五月份毛志高在一位同縣老鄉的帶領下，回到離開了將近50年的老家。家裡只剩下大嫂還曾見過他。其它如父母親、兄長都已經過世了。當大嫂見到少年出征、如今成了雙眼失明的老兵，不禁痛哭失聲。

當年毛志高作戰受傷後，怕家人難過，家信上一直沒提到自己失明的事。38年大陸易幟，他之所以沒有留在老家，最大的原因也是怕留下來只有連累家人。他覺得國民政府有義務要照顧他後半生的生活。雖然國民政府曾拋棄了他們這批傷殘官兵，後來還是靠他們自己一路摸索才摸到台灣來……

現在毛志高將他和家人合影的相片、小心翼翼的擺在桌上。相框是壓克力做的，上面還別了一朵精緻的小紅花。眼睛雖然看不見，不過他却能精確的指着站在他四週的大陸上的後生晚輩，並且一一指出他們的名字。

「老家現在不一樣了，到處是水田，吃得也比過去好。如果有那位老鄉今年去探親的話，我打算還跟他再去一趟，你知道我們眼睛看不

見的出門沒人帶，挺麻煩的。」毛志高說。

徐忠良就因為沒人帶路，所以遲至今一直沒法回大陸去探親。那幾天，有一位浙江朋友答應回去探親時順便帶他一道走，他也已經連絡好住在上海的家人到時候到浙江去接他。徐忠良抗戰勝利前結過婚，他受傷失明後也一直沒回過家。最近從老家寫來的信，一直沒有提起他那一別半生的妻子。他猜想她或許已經死了……

太平榮家的憂悵

除了回大陸探親不易之外，最讓他們這些盲殘軍官憂慮的就是未來的日子該怎麼過？

目前他們住屋的地皮是當年台東市公所借給他們的。按理市公所隨時都可以向他們索回。而且他們年紀漸漸大了，眼前雖然還沒太大的病，勉強還能照顧自己的生活。等將來老得、病得不能動了，誰來照顧他們呢？或許他們可以搬進台東太平榮家。但是過慣四十多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後，他們還能適應榮家的集體生活嗎？那幾棟小木屋雖然不十分舒適，但摸了四十年，也把整個環境每一個小角落全摸熟了。如果再換一個環境，一切又得重頭摸起。

他們有時也覺得如果能回到老家，在家人照顧之下渡過晚年，那該有多好？但他們也了解老家的親戚生活却僅夠自足，沒有多餘的金錢來照顧他們。而且，目前輔導會對於老兵在大陸領取生活費的方案似乎並不積極，看來毛志高和徐忠良大概只能選擇在太平榮家渡過他們的晚年。

人間放談

軍隊國家化與國防預算監督

軍人也希望民間能夠幫他們解決很多問題。很多問題他們可以做，但不可以說。很多問題民間可以說，但不能做。

參與放談者：

黃煌雄（立法委員）

張友驊（〈自立晚報〉軍事記者）

金恒焯（〈當代〉總編輯）

陳映真

主持人：
楊憲宏

錄音整理：莊淑琇

攝影：顏新珠

日期：1989年2月1日

聯三、聯四、聯五、總政戰部和國安局，那些預算通通在內，72年度佔32.03%，73年度佔32.05%，74年度佔32.1%，75年度佔32.27%，76年度佔32.68%，本部的預算不斷向上推。國防部和參謀本部合併的預算這麼多，可是國防部每年只有1.2%，其他都是參謀本部的，參謀本部的這些預算裏還包括總統的特支費、參謀總長特支費、採購武器的錢。還有就是反共義士到台灣，行政院也有編列預算，是編列在第二預備金。第二預備金沒有使用的時候，通通交給國防部。只有第一預備金是政府機構，第二預備金完全是軍事機構。

黃煌雄



國防預算的調整，就以佔生產毛額的8%來估算，郝柏村上台後，他就聰明了，他針對民進黨的批評，他把預算通通劃分出去，好比未來的國安局預算，一定會劃在國安會裏面，而國安會裏面除了三個副秘書長以外，幕僚人員全都是軍人。還有，總統府的武官、軍人的薪水，都列在總統府預算裏面。他是以打散預算的方式來做，近年來，整個國防預算狀況都是這樣做。今天很多人談論國防預算，只是討論些政策性的問題，從來沒有討論它結構性的問題。

民國47年國防預算佔92%

民國47年823砲戰結束後，那年的國防預算竟然佔了國家總預算的92%，蔣介石只利用其中的8%來做其他的各種建設。823砲戰結束後，美國對台灣施加壓力，希望把國防預算降到60%，蔣介石原本不同意，直到美國說要撤出美援。結果，美援拿來幹什麼？拿來蓋榮民總醫院、修總統府，那類用途的，給拿來建軍備戰用。

蔣介石當年因軍政軍令之爭，陳誠接班的態勢甚囂塵上，因為陳誠的原故，他就把軍政軍令分開。因軍政軍令分開的結果，造成今天國防預算結構性不合理，國防部本部的預算，最多只佔國防預算的1.2%，其他98.8%都是參謀本部的。資料顯示71會計年度，國防預算佔了31.37%，其實是包括了參謀本部、國防部本部，聯一、聯二、

至我們的軍事體制、軍政、軍令也是日本人設計的，甚至於連警備總部也是仿造日本總督府制來調整成立的。我們從統計數字上看出來，我們國家人口數不到2千萬，位居全球的35位，但三軍人數，在5年前是52萬，到今天仍有45萬，為全球的第8位，軍人佔總人口的比率高達2.9%，已經超過以色列的1.4%，韓國的1.2%，越共的2.1%，甚至伊拉克的1.1%，和伊朗的0.9%，敘利亞的1.7%，只有北韓佔3.3%。

每四人養一名軍人

把總人口數換算成生產人口，在台灣是以納稅人為主，以生產人口來估算，軍人佔生產人口的1/4，換句話說，我們每4個人就得養活1個軍人。如果以每人每年平均生產的金額來估算，國防部曾做過一個研究報告，結果平均出來，我們生產人口每人每年需負擔21000元來養活一個軍人。

國防預算超過51%

21000元是民國75年以前的，民國75年以後的，他們到現在還沒有統計出來，我曾經問過宋長志，我們國家的國防預算到底佔國家總預算的百分之多少？他說，名義上佔45%，但實際上不止，實際上已超過了51%。宋長志那時擔任國防部長，我也曾問過他，到底國防預算該佔國民生產毛額金額上多少？宋長志說平均是9.5%，他希望在5年內能降到8%，未來

楊憲宏：軍隊國家化和國防預算監督，是民主過程中，社會大眾相當關切的問題，過去一年，這個問題在立法院也好，或在民間，可說是40年來討論最激烈的一年。

我們從歷史因素來看，台海40年來，由熱戰到冷戰，形成冷戰構造。現在，台灣更走向徬徨在戰爭和平之間。

軍事社會學的斷層

這40年來我們也看到從「反共抗俄」到「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更逐漸變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種局勢和意識型態產生了「軍事社會學」(military sociology)的一個變化及一種斷層。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可說從革命軍人到專業軍人。這樣一個分野，革命軍人的時代應整個結束，進入專業軍人時代。而國防毫無疑問，大家都同意是個相當重要的議題，維持國防所需的軍人，特別是專業軍人，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可是，這個社會，40年來對這羣人似乎沒有太多的關心，同時，軍隊國家化和國防預算的監督，可以說是佔據在我們清楚這個問題的「玄關」地位。我們希望就從軍隊國家化和國防預算監督這樣的一個領域裏頭，來透視40年來職業軍人整個的問題和社會的關係。

軍人佔總人口2.9%

張友驊：談論國防預算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了解台灣整個國防預算體制，是日本人發明的，在先天上，就幫台灣設定好了，甚

參謀總長誰來管？

在這種情況下，記者經常會問鄭為元問題，他却答不出來，包括前行政院長孫運璿，他根本不了解國防預算怎麼用，例如，IDF 戰鬥機，孫運璿時代編列好了預算，他撥交給參謀本部，結果六年後 IDF 戰鬥機造麼出來，跟孫運璿時代，行政院的構想南轅北轍。

由於結構性的不合理，軍政、軍令，包括國防部長也無法監督參謀總長，民國 75 年以後，由於蔣經國的身體狀況不好，他把軍權通通交給郝柏村，這段時期，國防部的官員透露，有很多事他們不必麻煩部長，現在包括國防部的公文，除了大印是國防部部長辦公室的人蓋的以外，其他都是參謀總長執行、代行。

我們再看其他各種軍種總部，陸軍總部，近年預算佔國防預算的 18.73%，海軍總部只佔 8.6%，空軍總部只佔 11.52%，聯勤總部佔 28.15%，警備總部佔 0.70%，憲兵司令部 0.33%，其中調整比率最高的就是聯勤總部，它的預算不斷追加，不斷追加的原因可能是，第一採購武器和發展武器，第二它還要協助中科院，撥放研究經費。

國防人事費用太高

事實上我們看國防部的整體預算，50% 是花在人事費用，作業維護的費用 30%，採購軍火及研製武器 20%。今天預算問題，最大的就是國防的人事費用為什麼居高不下？

另外，我們講到動員，比如說，參謀總長說他三個月可以打回大陸，國防部長鄭為元敢不敢講這句話？他不敢講。當年白崇禧在擔任參謀總長，陳誠擔任副總統，陳誠在國民大會上面講要在六個月以內肅清共匪，結果立法院請白崇禧到立法院列席說明，白崇禧竟然講：「我不能保證在六個月內肅清共匪」。不管講動員也好，軍政軍令也好是否應該一元化也好，分立制也好，制度總該有力量來監督國防部的作為。但事實上，大概是積非成是啦！包括當年的美國顧問團，日德軍事顧問團，幫我們想了很多方式，我們到了今天仍然聽不進去。國會應不應該監督國防預算？我認為要靠國會本身去爭，而不是讓國防部來禮讓，或行政院禮讓。當然，最根本的關鍵在體制的問題要先解決，行政院長知道幾個師長的名字？我想%他都不知道。這個非常可怕。

政治軍人

談到軍隊國家化的問題，蔣經國在民國 32 年政改改制的時候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蔣經國說：所謂軍隊國家化就是以熱情來改造國家。這句話在國軍政工史稿裏，他這句話講得非常大膽，所以到了後來，他甚至重用其他的人來幫他改革政工制度，使監軍體制在無形中就被消除掉。一名政工幹校的教授，講了現在政工制度有那麼多流弊發生，本質上是一個制度上的僵化，使得整個體系都用政治軍人，而不是用專業軍人。

政治教育必須改革，廿多年前，蔣緯國請來的德國籍軍事顧問孟澤爾，曾經講過軍人要接受平衡教育。所謂平衡教育，就是軍人必須了解政治但不能干涉政治。軍人必須有歷史和政治知識、教育。軍人必須了解理工和自然方面的知識。孟澤爾是納粹時代的名將，納粹失敗後，他也經過反省。他那個時候不斷跟我們提出這方面的觀念，我們通通聽不進去。當年蔣經國在設立政工制度的時候，設人事、文宣、監察、保防，四大功能。他就是希望不要重蹈大陸失敗的覆轍，當年蔣經國也是一個反省者。

政工監察一權獨大

可是到了王昇擔任總政戰部的時候，人事宣傳沒有了，現在，連保防也逐漸式微，只剩監察權一權獨大。監察部門却管理你的行為、你的想法、你的觀念，甚至於連你的教育都管。比如說，教科書，監察部門就有意見。最近郝柏村通令三軍，一定要研究四書五經，應該可以選三民版本或者其他的版本，但是所選定是郝柏村他的妹夫所寫的，黎明出版公司出版的。這版「四書」完全是宣揚政治教育，甚至於將「民進黨」三個字都放在四書裏面。孔老夫子在的當年並沒有民進黨。但是他可以用這套理論來控制軍人的想法。

熱情取代不了監軍

蔣經國當年政治改革成功，他以熱情來取代監軍制度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突破。為什麼到了現

在，監軍制度又突然出現？主要是蔣經國晚年，不得不跟軍方妥協。陸海空都有區分，軍種唯有政戰不分軍種，三軍通用。所以總政戰部主任的任命，各軍種總司令通通管不到。當年蔣經國在的時候，他還能掌握政戰系統。今天蔣不在，就由郝柏村來掌握這個政戰系統。步兵兵科出身的將領卻搞政戰去了。步兵兵科出身，沒政戰的熱情，也沒政戰常識。只要他的幕僚給他建議，他劃了個押，他高興辦誰就辦誰，這樣的政戰體制不改革的話，要國民黨退出軍隊，即使百分之百退出軍隊還是無法國家化。

如何促成政工改制第三次改制的成功？是不是可以把政工制度變化成美國軍中的牧師制度？而有關軍中監察權的行使應由文官系統執掌。今天軍人貪污國安局的人沒有一個辦得了。為什麼辦不了？因為體制使然，只有蔣經國辦得了，只有郝柏村辦得了。

黃煌雄：軍隊國家化一直有一個陰影在籠罩。這是個比較敏感的地帶，隨著政治氣氛的開展一步一步由立法院帶動，各界相繼關切。這個發展應該受到歡迎和鼓勵。

軍隊會是強人政治函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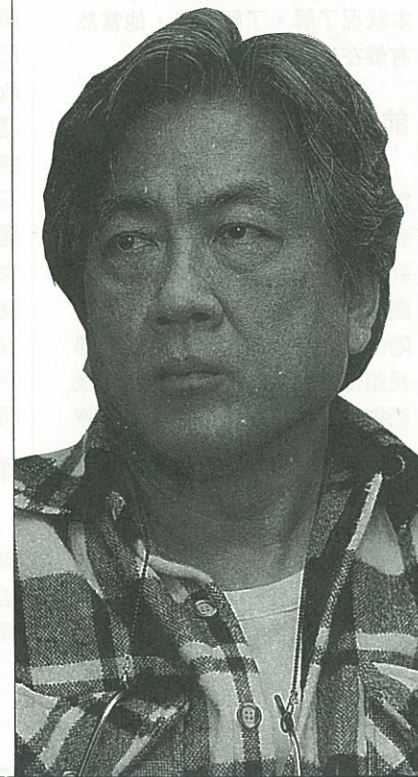
今天軍隊角色，隨著我們國家強人政治結束以後是不是應該調整？以前軍隊的角色是強人政治的函數，而強人也是以軍隊為主要的依靠，維持支配角色的必要工具。他有軍隊，他有情治機關，他有警察、司法、傳播媒體，他可以很輕易的來掌握，有

效實施支配政治。不過，隨著強人政治的過去以後，各方面都在奔放，各方面都在要求解放，現在社會面的開展，政治運動的解放是開其端，但社會運動有時會後來居上，掩蓋了政治運動的發展。目前一些社會運動的發展，政治團體的力量，其他各方面都介入，想爭取引導、指導權，這是社會多元化一個可喜的競爭之一。

要使我們國家真正落實到民主憲政，其關鍵就是軍隊國家化，這是最後的一個關卡，最後這需要極大的挑戰和冒險。這是說來簡單，但做來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它有真實的挑戰，它有真實的危險。這個過程如何拿捏？即是，必須面對代價，在過程上如何顯示我們的意志和決心，要求軍隊國家化，須由各界共同來探討。

談軍隊國家化當然是很多人在談，從蔣中正時代就談，要落實在政策上，使人感到它有威脅性，使他感到不這樣做就要付出很大代價，就會被淘汰，這個發展並不是很快的事情。最近幾年來，還是從對國防預算監督開始。然後一步一步隨著強人政治的結束，才走向要求軍隊國家化。

我以在立法院審查國防預算來說明這過程反應有多奇妙。我們第一次刪減國防預算，大概是刪減一百萬，純粹是象徵意義，這個是超黨派的結果。那次刪減一百萬，國民黨有幾個調皮的委員就因為這樣，差一點沒有被提名。那是六、七年前的事情。



陳映真

「小心你的狗命」

到了民國 75 年以後，這發展發生重大的變化，我們第一次審查國防預算，第一次刪減 3,000 萬當時還花很大的力氣，這次以後，我要求國防預算每年降 3 個百分點，到民國 76 年 77 年，大概降了 48%，以後再連降 6 年維持在 30%。因為就是 30%，除了南斯拉夫以外，我們仍是全世界最高的。我提出這個主張以後，第二天我家裡馬上接到電話「小心不你的狗命！」。

但是那年大概刪減了 3000 萬，去年，強人過去以後，我講句不客氣話，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對這個問題，有些人不關心，有些人不了解也不知怎麼發言。

立法院就像菜市場在喊價。說立法院像菜市場並沒有什麼惡意，在立法院能像在菜市場一樣喊價，至少表示委員很用功，基本狀況了解，了解以後，他當然有個在爭吵空間。

前所未有的容忍

就國防預算的審查，從七年前一刪減 100 萬，到前年提出說要刪減百分點，我就受到恐嚇，到去年，刪減了好多億好多億，國防部還派三位高級將領由錢純陪同來做特別說明。原是國防部長副部長由錢純陪同來，後來我們把案子擱置了，他們才派了陸海空三軍，大約都是中將級的來做特別說明。還接受了很多人億的刪減，這個形勢的發展，我認為是中國國民黨到台灣來以後，前所未有的記錄，前所未有的容忍。我認為這對軍隊國家化的推

動是有正面鼓勵的效果。軍隊國家化在去年會變得那麼熱門，跟我有點關係。那個時候是主張我們應該加入國防委員會，我們加入 8 個人，我本來有機會當召集人。結果他們動員老的，老的不行就動員海外回來的，選舉結果我輸了一票，不過因為輸這一票，反而造成聲勢更大，我們要求八個人將近 90 萬票，而僑選委員的當選是總統從 27 人中選簽的。這 90 萬票還不如 1/27 票？如此把國防委員會帶動起來。

國防委員會向來是冷門的，帶動起來以後，我們就以軍隊國家化為訴求，剛好是郝柏村總長的任期，這個展開以後，立法院要求達成黨派協商，兩黨就軍隊國家化的問題來進行探討。後來因幕後的因素不同意。形式上同意兩黨就軍隊國家化問題進行協商，但實際上沒有做，這表示國民黨的立法院黨部還是受「外在政黨」領導。那個時候，我提出這個要求，首先，嚴格貫徹軍事將領任期和輪調制度。由於蔣介石本身就是軍人出身。從大陸撤退來台之後，他知道他的子弟兵也要安頓，如何安撫？最重要的就是任期和輪調。所以幾十年來台灣沒有發生過實質上有危險的兵變，這跟任期和輪調制度有關。

軍中人事應超越黨派

第二，軍中人事的安遷應超越黨派因素的考慮。乍聽之下，這話似很抽象，如果我們要求士官長以上都是國民黨員的話，這就

是一個很實質的問題。上次有人說要將官以上或校官以上或尉官以上或有人說士官長以上大都是國民黨籍的，如果我們可以成立一個國會的特別調查委員會進行了解的話，這個問題馬上就會暴露出來，當然我們現在沒有力量這樣做。不過，至少可以提出這樣的看法，一旦社會要求聲浪更為提高時，我們還可以進行調查。至少他們會退一步講，說我們就像法官一樣，法官不應透過黨派，有兩個解釋，第一，不應該是屬於任何黨派的，第二如果他屬於任何黨派，在他擔任法官期間，不能參加任何政黨的活動。

一逼問題馬上出來

那天我問國防部長那十三會的許多中央委員你們到底什麼選舉產生的你們有沒有上下班時間的限制，那軍隊上下班到底怎麼樣，不然怎麼有時間去投票呢？誰來收集這些選票呢？軍隊部屬這麼遼闊，你們怎麼選舉產生呢？逼得很急，國防部長叫我們去問中央黨部，他的黨籍是在台北市，所以這些問題我們雖然沒有逼他，一逼馬上問題就出現了，第三，政黨應退出軍隊。軍中所有黨部應撤回，我想這和上述一項有關。第四，政黨應退出軍事教育體系，軍事教育體系應該貫徹軍隊國家化，因為，長久以來，我們都是三合一理論的犧牲者和受害者。現在包括「台灣日報」、「青年日報」還有什麼「青溪通訊」，甚至連國軍福利總部發行的「吾愛吾家」，都常

常有小動作，這些都是軍事教育體系沒有貫徹軍隊國家化觀念的結果。

似乎走「自由中國」的老路

我們要一步一步改進。我手邊的這張統計表顯示，兩年的常備兵役，必需接受 1526 小時的政治教育。其中包括晨讀、莒光日、莒光週、週會、軍事、保防教育等等……。從這個表說明了，政治教育佔半年時間之久，實在過於冗多，實應酌情予以減刪。具體的辦法便是政工退出軍隊，這又是 60 年代「自由中國」時代的提法，看來似是走回過去的道路，說來也蠻令人傷感的。

第六，軍政、軍令系統應該合一。我想我有信心，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項工作應該會達成。我會盡己有能在院會中發揮質詢的功能。目前，國防部常常趕不上「進度」，許多事情得一再質詢，才會改進。譬如，國防預算的審查，過去國防部一個版本，警總又是另一個版本，在我接二連三的質詢、要求下，才合併為同一版本。

楊：聽說有兩種版本。一種是紅皮的，另一種是……

黃：都是紅色的，只是一本較薄、一本較厚。

楊：可以帶出國防部閱讀嗎？

從國防組織法動手

黃：過去，國防部從來不將資料帶到院會來。前年，才開始讓委員們閱讀資料，時間以 10 天

為限，到了今年就延長為一整個月。但，憑良心講，「用功」的委員太少了。我算是少數較「用功」之中的一位，看了諸多國防部的資料後，我發覺，國防部動員能力很強，特別在後備軍人的選舉動員方面，相當費心力的。另外，想達成軍政、軍令系統的合一，應該從國防組織法動手，同時在修訂此項法案時，力求國防部長為主體的組織形態。

這六點，是我個人對軍隊國家化的具體要求。在整個國防預算的比例上，現在國防預算通常有四大部門：(1)軍事人員，(2)軍事投資，(3)作業維持，(4)退除人員。過去，軍事人員的預算大概是總軍隊預算的 50% 左右。目前已略為降低。今年國防部預算的特色，就是在軍事投資上的比重提高，軍事人員的比重略降。

雖然，整個預算已作適當調整，如果國防委員們加把勁的話，應該可以將退職人員的預算編入社會福利項目中，這麼一來，國防預算可以降低到 30% 左右，同時符合所謂「邁向福利國家」的構想。問題就在於，國防委員們根本沒有這種想法，同時，國防部願不願這樣執行，自然也是問題。國防部將來對預算的考量，大概是投資部門預算提高，軍事人員比重降低，作業維持則是照往常一般比例。這樣的狀況下，我個人認為，聯勤應該可予以裁撤。因為，傳統性武器目前已達生產飽合，尖端科技性武器則得交由中山科學院發展、製造，聯勤根本上就失去正面性存在的功能。另外，戒嚴時



在滇緬邊區領導反共游擊隊的李彌將軍1952年返台述職時在台南和當時的陸軍總司令孫立人晤談。

期存在的警總，在解嚴之後應否繼續存在，也是一個值得公開討論諸民意討論的問題。

金恒煒：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軍隊不能國家化必須從歷史發展來看，為什麼我們軍隊的五大信念是「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為什麼我們的軍隊是以黨領軍？這都可以探索「國軍」的體質而得到解答。國民黨的軍事基礎奠定於黃埔軍校。一九二三年蔣介石訪蘇，會晤了紅軍訓練監裴楚斯基（D.A. Petroskij），特別著重政工制度的討論。

一支新的革命軍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採納蔣中正建議，在黃埔成立陸軍軍官學校以做為改組國民黨的第一步，並計劃把軍隊牢牢的掌握在黨的手中。孫中山在黃埔開學典禮中應邀致辭，非常清楚的指出黃埔軍校的目的是建立「一支新的革命軍」，如同俄國一樣，一旦革命成功，馬上組織革命軍做革命的後援。所以黃埔建軍和俄國軍校相同，就是要培植革命幹部。

一九二四年到二八年國民黨由蘇聯和中共黨員的協助，建立了一個權力集中的軍事機構。黃埔的建軍，基本上又與蔣介石個人緊密結合在一起，蔣介石靠黃埔而有軍事上的力量，黃埔系又是中國陸軍的主要部分，蔣介石自認為國家軍隊的領導人，他把軍隊的領導權交給黃埔系，我們只要把黃埔光榮榜和國軍高級將領名冊做一對比，就不難看出二者

的關係。在蔣當權期間，黃埔系可晉身到軍事統治階段，而在黃埔任教過的，也多半獲得好缺：總司令、省主席及部長職位。

總統得指揮 有軍隊

一九四五年後，甚至海空軍首長也由黃埔系擔任。另外一個影響軍隊體質的重要因素是一九二八年因應政府改組為五院制，軍事也改組，採用普魯士和日本制，特色是：軍令獨立不受立法機構之干預，以及軍令與軍政之分離。抗日勝利後，國共鬥爭，軍隊國家化由政協會議提出，改組後的軍事結構，要把軍權還給國家，依照憲法，總統「得指揮所有的軍隊」，所以國防部有受總統及行政院長的控制，因為國防部隸屬行政院，總統則透過參謀總長行使其控制權，但實際上的運作却是：文職的國防部長雖有權通過參謀總長所呈的軍費預算和決定國家人力物質的運用以及動員問題，但強有力的參謀總長有所作為時，國防部長反而淪為軍方和總統的工具，比如首任參謀總長陳誠的權力都凌駕國防部長之上，陳誠可以面謁或書面報告總統，而國防部白崇禧向總統進言却要經過行政院。與英美軍政組織比較一下就更可以看出。英美制中的參謀長同中國的參謀總長必須經過兩個文職機關才能上達三軍統帥；而在中國制度中，參謀總長每當要迴避他的文官上司時，便可以直接晉見最高統帥。

我們軍隊的體質有這樣難以拔除的傳統，黨、國、軍混成一

體。一九四九年退守台灣之後，黃委員、張兄都言之甚詳，可以看出根源所在。

軍隊國家化是絕對的嗎？

陳映真：黃委員和張記者對台灣軍事問題瞭解之深入，令人敬佩。針對他們的寶貴意見，我還有以下的補充。首先，軍隊國家化可能會是絕對的嗎？如果絕對是不可能的，那麼就會演變成一種相當抽象的形式。我的意思是說，軍隊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份，只是有形式上的粗糙與精緻之別。舉個例來說罷！美國的工人一旦發生大罷工，軍隊一定會介入，會干涉。1970年代，美國民衆的反越戰鬥爭中，軍隊也進行干預，就更不用說直接派兵出去打越戰和韓戰了。人們都說美國算是軍隊國家化的一個「標兵」。但是，像美國這樣的資產階級國家，當它派軍隊去打韓、越時，到底是國民意願、公共意志、或是軍工整體結構的意志呢？這點很值得深入討論。

像戰後的日本則是另外一個顯著的例子。基本上，像朝日新聞那樣的自由派媒體和防衛廳之間的關係，還是相當緊張。另外，像第三世界右翼政權國家，則以一種粗暴的形式展現出來。

軍隊是國家體制的重要部份，有時抵抗外侮，有時則對內鎮壓，國民黨以反攻大陸為藉口，軍隊的威嚇力量則展現在反共、恐共的對內鎮壓上，這點我特別補充。

再者，軍隊不可能抽離黨派。

也不能脫離意識型態的宰制。這也有粗糙和精緻的差別。再以美國為例罷！因為軍隊是國家統治機器的重要形成部份，基本上是容不下共產黨員的存在。另外，美國軍隊的教育，灌輸一套「美國式的夢想」，說是發動國際戰爭是為了維繫美國自由、民主的理想，而不是為了侵略他國，這就是一個相當精緻的意識型態的問題了！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軍隊是某一個國家社會階級的工具，那麼絕對國家化、非意識型態化、非黨派化是在現實上不存在的。我想，軍隊、財閥和政客三者之間，存在著共同體的構造，像美國的軍事工業和美式資本主義以及戰爭的關係，相當密切，形成一個龐大、複雜的構造體。

總的來說，軍事工業對民主主義會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因為，它涉及稅收、公司、資本種種繁複的問題，幾乎一動員就是幾千萬人。舉阿波羅3號為例罷！表面上和軍事像是毫無關係，實際上卻牽扯甚為龐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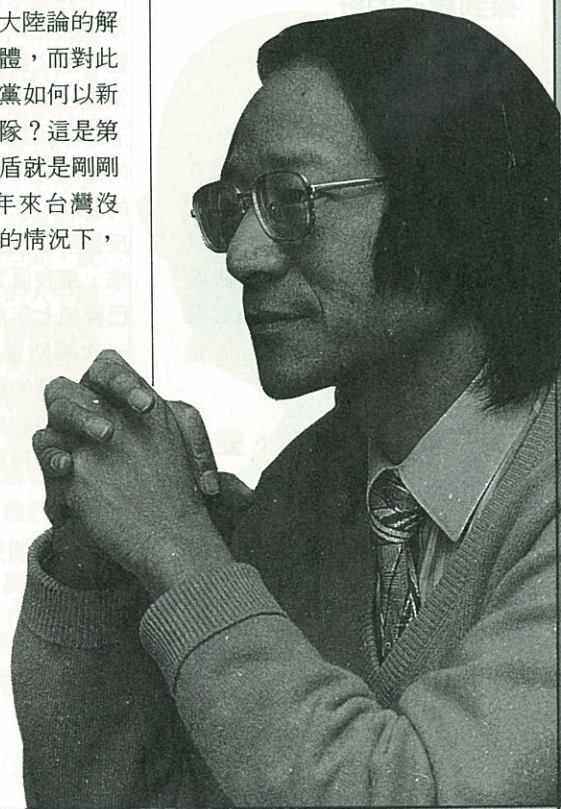
二次大戰以後，美、蘇兩強在軍事上的展現，形成強烈的對峙狀態。在公共衛生、科技、教育、民生問題尚未解決之前，所有的科技都被調動到冷戰體制的軍事體制中。這在表面上，看似與台灣無關，實則關係密切。戰後40年來的台灣軍事體制，以一種美國軍事基地的形成呈顯出來，這點很值得深思。

冷戰構造因素

基本上，戰後60年代的台灣

自由派和國民黨一樣，也要求軍隊國家化，但是前者較傾向於台灣軍事協防美國圍堵中共。但後者卻必須宣傳反共大陸的口號，這成為它存在的重要理由。只是，兩者的共通性卻在於一致的反共、防共、國家安全體制。

這兩者的一致性，說明了一項事實；台灣的軍事體制帶有濃烈的冷戰構造因素，同時又加上國共內戰的歷史性因素，兩者相加相乘的結果，演變成國防預算就像神秘的黑盒子，碰不得，演變成在美、日軍事體制的國際性結構下，國民黨軍隊的特工化。目前，這樣的結構在理論上已有變化，比如說大陸和美國關係的進展，台灣和海峽決議案的廢止，當然還有台灣關係法維持軍售的關係。基本上，這已經算反攻大陸論的解體，以及封鎖大陸論的解體。至少理論上是解體，而對此一解體的狀況，國民黨如何以新的理論來維持它的軍隊？這是第一個矛盾，第二個矛盾就是剛剛黃委員所講的，40年來台灣沒有戰爭。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



金恒煒

因為冷戰構造軍隊變成一種非常高的權威性和秘密性。這權威性和秘密性，隨著台灣社會財富的增高，加強了它的腐敗性。也就演變成軍隊官僚化的問題。換言之，如果不打仗的話，不是靠戰場來決定人事升遷，而是靠軍政關係。面對台灣的合理化過程，我個人倒認為解嚴不是那麼關鍵性的問題，更大的問題，是台灣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已經到了一定程度，使得政治上非合理化不可，相隨而來需要解決的議題，便是軍隊合理化。軍隊的現代資本主義合理化的問題，已經擺到他檯面上。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有優秀的記者以及立法委員，進行深刻的討論，我覺得的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探到核心的針

楊：我想剛剛陳先生也提出整體社會合理化以後，軍隊跟著也合理化，甚至整個軍事合理化的問題。剛剛友聲兄也提到，根本不會是自動的，他一定是被動的，那被動力量裏涵著的一個意義是：像黃委員這樣的立法委員，民意代表是很強的一個探針，探到核心去了。這點是不是請黃委員再繼續？

仇共、恐共、求共、變共

黃：我們現在的國防政策，實在是大政策的下游，既然是國家政策的一個下游，它本身一定比較保守，對外界的反應也比較慢，這相當合乎常情。因為國防

部的單位，長期以來在國共對立的狀況下，把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發展到台灣海峽兩邊的狀況。國民黨到台灣來以後，起先是高喊「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現在經過了40年，還是沒有實現。初期，大家就是恨共、仇共，然後一步步發展到恐共，最近這個發展是有點「求共」，而現在想要「變共」——變化共產黨，國防部將這樣的過程解釋為孫子兵法中的「攻守一體」論。我的質詢卻是，今天中國國民黨的總預算比不上美國發展一個太空梭的預算。美國發展一個太空梭要一百億美金，我們當時總預算才3千多億，那時台幣和美金1比40。那麼將這國防預算一半用在國防，一半用在養兵，國防部一半用在養兵，現在二分之一用在武器發展，那怎麼可能說「攻守一體」呢？到底我們現在的國防政策是什麼，我這樣逼一下，宋長志才跟我講現階段我們國防政策的重點是在戰略守勢，戰略守勢的重點，就是確保空優、制海、反登陸。我認爲，國防部這七年來，讓我真實感受到就是國防部已經把七年前答覆我的，這是第一次國防部長在立法院公開闡釋，所謂的國防政策，是確保空優、制海和反登陸。當時他只是講一講，預算沒有按照這個節制來編。

空優、制海、反登陸

這七年來，如果說是國防部有意義的話，就是預算扣緊政策，所謂預算扣緊政策，就是預算反

應政策，也就是說把重點擺在空優、制海、反登陸，必須從這個環節來看，爲什麼軍事人員的預算比重會下降，因爲它縮減兵力，確保空優與反登陸，整個政策要調整。所以兵力可以調整，人員要精減，軍事人員預算比重得降低，軍事投資爲了確保空優、制海和反登陸，所以他需要戰機、戰艦、戰車等，所以軍事投資的預算比重會增加。現在國防部對我們或全國同胞所要展示，最有效的說服，就是要支持戰略守勢政策，軍事投資不能減少，因爲這個牽涉到國家安全。由此大環節來看，我們可以預估，如果這政策落實，舉一個假設，這一轉換就變成力量了。譬如說戰略守勢之下，我們要不要攻勢的傘兵呢？陸戰隊要不要減少呢？這一轉換就落實了，就變成力量了。由戰略攻勢到攻守一體，爲何叫攻守一體呢？因爲政策講要反攻大陸呀，不反攻大陸，養軍隊幹啥用呢？，以前宋部長講過：必要時，我們也要採取攻勢，這叫「攻守一體」。孫運璿院長，當時算是反應很快，他說我們軍事上採守勢，政治上採攻勢，這叫「攻守一體」。這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們是採取戰略守勢。

戰略守勢的時代

這七年來，這發展是值得加以鼓勵的，今後國防預算，就一定擺在，軍事人員、軍事投資與作業維持。按照未來的比重，一定是軍事投資的比重會提高，軍事人員比重會降低。

在這一形勢下，我們軍隊做什麼呢？就是憲法所說的，保衛國家安全，確保人民生存。

我們常說要中共放棄四個堅持，不以武力犯台，作爲雙方發展的一個前題的要件。不過，我們也常要講反攻大陸呀，就從軍事講就是攻勢啊，既然要保持攻勢，怎麼可能說是要人家放棄不以武力犯台的承諾呢？

保存兵力是防止戰爭

整個世界，包括美蘇二強，如今的戰爭都是一種嚇阻戰爭，所謂嚇阻戰爭就是，保有基本的國家力量，包括兵器及兵力，如果你對我動手，你會有代價，保存兵力也並非要求戰爭，是要求不必發生戰爭。而且是要保持有效的兵器及兵力，讓對方感受到動手所要付出的代價。

因爲我們要求和平，就不能時常高談反攻大陸。這一轉換結果，軍隊的角色，就很容易界定了。也就是說，剛才提到革命軍人的角色，轉變成確保國家安全、人民生存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必要的因素。因爲牽涉到國家安全、人民生存，所以我們全國同胞都有這個意義與責任，忍受把重要資源，相當大的國家資源，提供出來，目的，是要國家、人民能繼續確保生存。

當戈巴契夫收起雙手

台灣海峽對邊，中共也在裁軍了，兩邊應維持一個競爭共存的機會。雙方的領袖，在這個階段，如有智慧的話，應該珍惜目前世局發展下有10年左右的一

段相當有利的喘息機會，可以建設國家。

當戈巴契夫把兩隻手臂收起來的時候，等於兩邊得到和解。中共的領導階層，就他們政策所宣示的，也想珍惜這樣一段時間，來致力於內部的現代化。

這樣大形勢的發展，我們的決策當局，也應當珍惜這一段時間。

我們不要隨著蔣氏父子的音樂在跳舞，我們就可以很容易來調整我們的角色。不要隨著中國近代史國共兩黨的音樂在跳舞。我認爲我們這一代，有些地方可以超越民國30、40年代這些政治人物。我們有我們的角色。

不能放棄歷史責任

我們應尊重歷史人物在該階段所扮演的歷史角色，但不能因此而放棄我們這個階段自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這個我們對自己有信心，放眼海峽兩岸，都要對自己有信心，我們不能放棄責任。

楊：事實上這個四十年來沒有談的問題，整個社會並沒有創造出一個所謂對談的緩衝空間，就是說，不談的人和要談的人中間很少有交集，所以這一點我倒是認爲媒體的責任是非常大的。

張：黃委員剛剛講的那樣，我却覺得沒有那麼樂觀，我經常跟那些軍人接觸，我認爲現在軍人只要超過六十歲以上，他們沒有改革之心。參謀本部有一份郝柏村擔任作戰次長時代的講話，說的真的是很好聽，他說「台海承平三十多年以來，在三十多年的歲月中，一般人的思想與生活都



楊憲宏

成爲平時的觀念」他這句話講的非常的客觀。「這種平時的觀念對我們國家未來的建軍是否可能用統一指揮來加以控制，以及應該如何做，需要加以研究」，換句話說，他當年就希望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可是那時候他擔任作戰次長非常的落魄，他極需要建立體制……

楊：十二年前是不是？

張：對！十二年前，他是極需要建立體制，他也是拼命強調體制，可是從他擔任陸軍總司令一直到擔任參謀總長，他的觀念是，只要條文裏面沒有規定的、也沒有限制的，他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撤換郝柏村對軍中無影響

郝柏村今天的做法也是認爲國家需要他，但是據我今天個人的了解，如果李登輝了解軍方的話，撤換郝柏村對軍中一點影響也沒有。但是爲什麼不換？因爲現在在位者有積非成是的觀念。

我個人非常欽佩蔣氏父子的只有一點，就是他一到台灣第一件事情就實施軍事制度的本土化，他是命令軍人去娶台灣老婆，盡量跟台灣人在一起。很多人以爲蔣氏父子非常歧視台灣人，我的看法是，他能夠接受日本軍事顧問的建議，來台灣第一件事情，不是建立輪調制度，而是他命令這些軍官跟台灣人能盡量結合。可是在文官系統方面，他就拼命壓制台灣人，因爲蔣氏父子了解，文官可以以十年培養出來。

李登輝從台北市長到總統只不過十二年，可是一個軍人從少尉到少校要三十年，陳守山從少尉到上將，中間走了四十年，換句話說，他們是用這套體制來控制軍中，而這些現在在上位者，第一、他們公務繁忙，第二、他們不讀書，第三、他們根本不想了解外界，第四、今天他位高權重，他有負擔。就像郝柏村他不久前在三軍大學講的一句話一樣，他說：「我擔任參謀總長外界對我那麼多的批評，我其實是爲了你們，如果我不幫你們安排好的話，這是我的錯，如果我幫你們安排好，你們做不好的話，這是你們的錯」。

要等在台復校第一期

我們應該怎麼教育他，我們必須要求他、教育他。職位不能私相授受——以國家的名義來私相授受。蔣經國規定，沒有指參教育不能晉升上校，沒有戰院教育不能晉升上校，可是郝柏村今天的作法不是這個樣子，是他的人，他高興升誰就升誰，沒有指參教育沒關係，先升到少將，然後再派回來，補學歷，沒有戰院的，先送到兵學研究所，然後再補學歷。像這種狀況，黃委員剛剛講說，在三五年能夠改變，我想未來起碼要六年以上的時間。必須等官校二十四期的學生，和在台復校的第一期，因爲這些人生長在台灣，比較熱愛台灣，在認同這塊土地的情勢之下，軍政、軍令還有國防預算的根本問題才可以慢慢的解決。

「領袖」指誰

黃：有很多觀點我有同感。我最近在立法院的一個質詢，我除了參謀總長的任期以外，一個是講政治作戰教育時間表，另外一個問題我就講五大信念。今天這個五大信念我最近公開指出要取消。「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這個主義、領袖要拿掉，領袖今天是指哪一個領袖，李登輝沒有軍事方面的性質，到底要死的還是要活的，這個要分清楚，要固定哪一個？現在我們國防部也同意領袖可以動。不過他們說，這樣動會不會對李登輝造成不尊敬呢？會不會是省籍歧視？主義的話就是三民主義，國防部這些將領就是在五大信念成長熬到現在才有今天，所以我認爲這是轉型時期，時間上，三年可能是過度樂觀，可以這樣講，時間上也許可以斟酌，這個我同意。因爲現在很多將領都是在這個五大信念，及蔣氏父子當權時代，不只是軍隊，文人也一樣，你說現在當官的哪一個不是他們提拔的？！不過，我現在的看法，有時整個的速度比我們個人所預期的還要快。

立院香火旺盛

以我的感受，以前國民黨叫我們是分歧份子、野心份子、陰謀份子，我競選時有4部車子跟著我。有一次我爲了辦蔣渭水紀念發表會，我家裏被五六十人包圍起來，目的不准我發傳單，因爲那時對岸天安門事件，向周恩來

獻花發生暴動。黃煌雄想藉此事件重演，不准我辦蔣渭水發表會。後來我就感覺警察人員首先修正這個態度，後來我感覺調查局也修正了，警總也修正了。以我在立法院的體驗，這些有關的人員在對待民進黨的態度上，從過去到現在都有很大的變化。以前頤氣指使，盛氣凌人，而這種態度我是感覺有變化，而立法院現在，我說它雖是破廟，但香火旺盛，以台灣目前的條件來講，我想再過幾年，要阻擋這個潮流的發展很難，任何個體都一樣。

軍隊服從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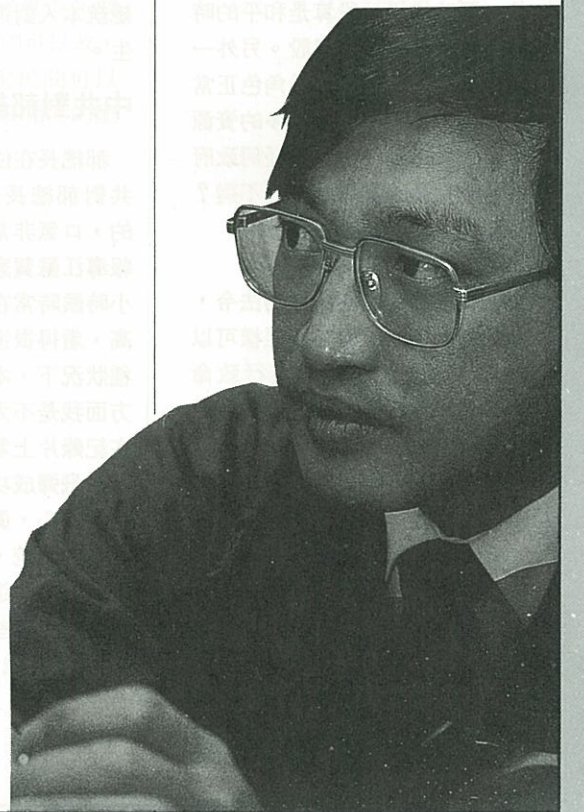
楊：我最近看了一份有關軍中的調查，是政戰學校做的，剛好做的時間是落在解不解除戒嚴時期上，當時有一個問題是問三軍七校的學生，他們同不同意解除戒嚴？百分之九十幾的學生不同意解除戒嚴，他們認爲解除戒嚴會妨害國家安全，但是那個報告一出來就解除戒嚴了。最近我們對軍中的部份意見做普查的時候，他們就認爲解除戒嚴是有助於國家安全。這整個的轉變，後來我問過政戰學校一個老師，他說：這就是我們軍隊服從政府命令的一個表現嘛。「政府」今天說解除戒嚴會妨害國家安全就會妨害國家安全。「政府」明天說會有助於國家安全就有於於國家安全。

要縮小自己體積

黃：這一點我看還是要治標的，治本的這是使政治教育，從

軍隊中抽掉，軍隊中常請人去講時事啦、莒光日教育啦，軍隊就是要訓練，基礎教育，然後專業、團隊綜合訓練，不是請他來上政治學啊，政治學社會就好，在軍隊裏面，國防部、參謀總部應該給士兵、士官、軍官的任務把自己單純化。因爲我認爲軍隊國家化，今後要求國防部，就如同要求輔導會是一樣，把自己體積縮小，就定位了。是什麼就是什麼，是輔導會就是輔導會，是輔導榮民的，這是很崇高的、很耐煩、很動人的工作，但是不要以這個爲藉口擴大體系，國防部長期以來是擴大體系習慣了，現在如果體積縮小就定位了。

張友驊



保持軍隊不是為戰爭

我們要給軍隊專業訓練，要給軍隊綜合訓練，我們保持軍隊的目的不是要打仗。如果你沒有軍隊，人家可以打你，軍人不是要求戰爭，是要求和平，要求和平沒有戰爭，你必須要有阻止戰爭的能力和訓練，基礎訓練、專業訓練、綜合訓練，這是治本，也就是說我們使軍隊角色正常化，軍隊國家化的進一步意義，就是軍隊角色正常化，翻開中國近代史到中國現代史有太多把軍隊擁為私人的，用各種名義把軍隊變成黨的，變成互相鬥爭的，所以我認為我們要超越不能隨著這種音樂跳舞。我們認為向前發展，整個民族經過外患內亂之後，現在是活在一個喘息的時間，這個時候我認為雙方的領導階層要抓住、要珍惜這一段算是和平的時間，致力於內部的建設。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要把軍隊角色正常化以後，才可以拿到更多的資源來致力於內部的建設，任何政府的目的都是國富民強，對不對？

郝柏村會繼續延任

張：據我查過國防部的法令，郝柏村到了七十歲，他照樣可以留任，這是當年的一道行政命令，然後他把它變成內部的單行法。

楊：現在他們正在研究法律的基礎是不是？

張：對，留職延任只要總統視軍事需要。

對軍事陌生的總統

黃：我想這是比較技術性的問題了，如果我們的國防組織法可以有有效的確立，這些問題可以有有效的防止發生。如果國防組織法能使國防部的負責人，是國防部長負責，參謀總長本身是國防部的人，高級軍事顧問，他不能指揮軍隊的，那是因為我們以參謀本部組織法裏面，他做了雙軌系統，這個講起來也是追溯到蔣介石的啦，如剛才你們提到，白崇禧當國防部長，陳誠當參謀總長，軍隊要控在蔣介石手上，怎會交給白崇禧呢？到台灣來了以後，又使臨時條款賦予總統權力，那時誰敢對蔣介石講話，他只要保這個誰敢對蔣介石講話。蔣經國繼承，沒有人講話，現在蔣家因素都沒有了，我們才有機會建立制度，這是個機緣。有一陣子我比較擔心的是，我覺個李總統本人對這方面實在是非常陌生。

中共對郝總長很用心

郝總長在位子坐得比較久，中共對郝總長是非常用心在統戰的，口氣非常低調，《聯合晚報》報導江蘇賀家村有一棵大樹，他小時候時常在這邊爬樹，爬得很高，看得很遠，這非常軟性。這種狀況下，本來，李總統對軍事方面我是不太清楚，不過有一次在紀錄片上看到，在中山科學院試射飛彈成功以後，他講的話，我很擔心，真的是擔心，對軍事陌生的總統，及集大權於一身的總長，中共這麼誘惑性的、軟性的動作，這些因素都促使我們感覺國防組織法必須加速完成立

法，國防組織法確立，國防部長本身是國防事務指導部，最後決定者，這個確立以後就不要雙軌系統了，將雙軌系統堵住了以後，那像參軍那些就更微不足道了！現在有些動態因素很難解決，如郝柏村本人的因素。那我想以現在整個社會條件，參謀總長本身，會不會逆整了潮流的發展？我的看法還是保持樂觀。時間上，這個轉型期間多久，我保持樂觀不是因為這些問題不要去注意，而是要集中力量，共同使我們擔心的問題不要發生，但大方向我們要樂觀，要有信心而且要努力。

一個是責任未了， 一個是太自負

張：郝柏村跟李登輝之間的關係，一個是責任未了，一個是太自負。就像剛剛黃委員所講的，李登輝到軍事基地講話，我看他的文稿，我非常擔心，他不但無軍事知識，連軍事常識都沒有，這點就非常要命。

另一個問題是，今天說任何一個國家擔任軍事將領的人，我們純粹從軍事角度看，他擔任將領他必須先設定他的假想敵是誰，第一順位、第二順位、第三順位、第四順位，今天軍方有很多事情也是搞得有口難言，我們在民國五十三年防禦台灣的計劃全部都是攻勢，沒有守勢。可是從五十三年、五十四年一直到蔣經國掌權之後，他所修訂的固安計劃才改採守勢。改採守勢就必須要有一個假想敵，這個假想敵就是中共，蔣經國也很清楚的了

解，他為什麼要選定中共？軍方的觀念認為，廈門有什麼地方蓋大樓都沒有關係，他們的戰鬥機一飛差不多八個鐘頭以內有攻佔台灣的能力，蔣經國非常了解這個事實，甚至蔣經國當時也說到台灣可以發展空軍跟防空飛彈，這就是天弓一號、天弓二號相繼問世的主要關鍵。

能夠先制攻擊嗎？

蔣經國也明白台灣對於中共沒有先制攻擊，今天很多軍事專家始終認為我們應該學以色列要掌握先制攻擊的能力，但是以色列面對埃及只有兩個機場，所以戰鬥機起飛可以去摧毀兩個機場。台灣主要機場是七個，中共有八十四個機場，試問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怎樣掌握先制攻擊？縱然可以摧毀一個兩個三個機場，你摧毀得了他八十四個機場嗎？在這種情況下，蔣經國強調，這就是中共的軍事威脅，這也是事實，是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

絕不放棄和平

三軍大學曾有一個學員生做過戰事報告，他建議，第一個、我們的假想敵始終都是中共，萬一有一天日本、菲律賓、韓國，甚至是美國入侵台灣，我們稱他是共軍？還是敵軍？第二個、他說台灣在有限的幅員下，我們都處於被動的挨打，他說試問，我們要固守待援、坐以待斃？還是機動防禦？還是主動和解？他說蔣介石講了一句話很有道理，「犧牲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和平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放

棄和平。」這是當年抗戰的策略，今天仍然適用在台灣，郝柏村馬上講了一句話，他說這個問題可以研究，就是說，顯然他也在思考這個問題。事實上，他擔任作戰次長時，他已經看出這方面的問題。

楊：就是說誰來主動提這個問題，然後開拓一個討論的空間，變成是很重要的事。點火的角色是要從整體社會來產生，變得很重要。

軍民要相互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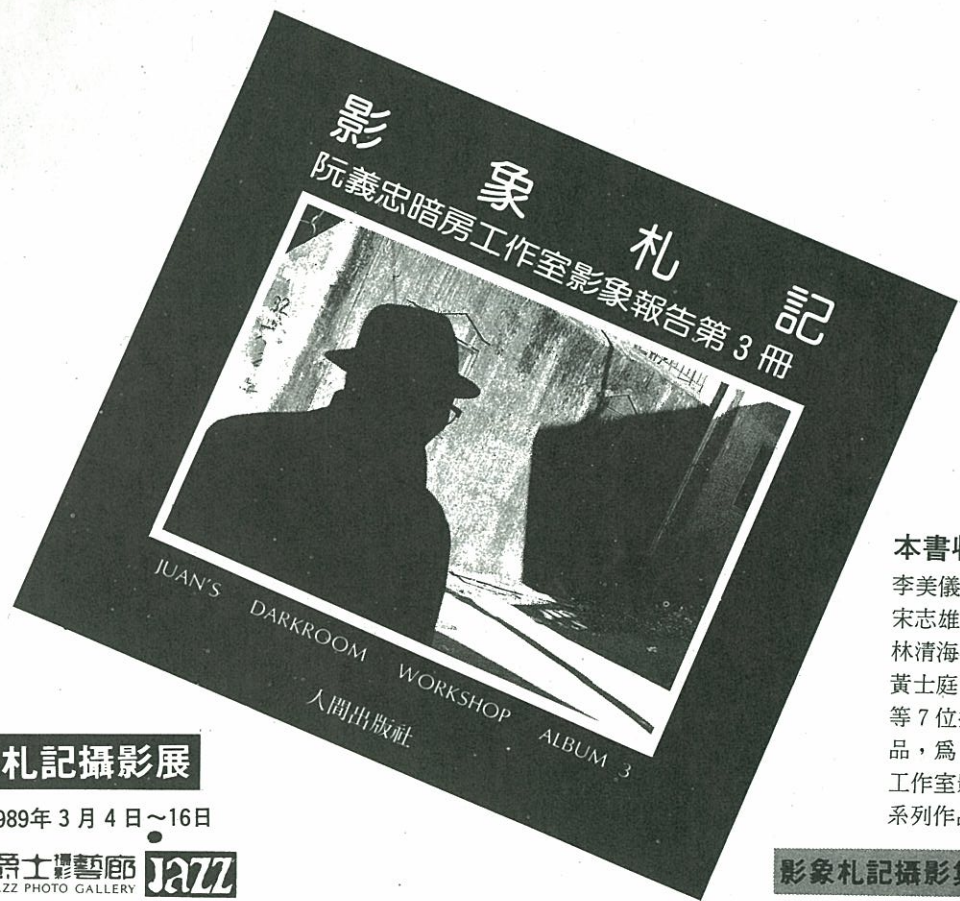
張：對！所以郝柏村他可以把這份簽呈交給蔣經國看，但是他可不可以告訴我們老百姓？他可不可以告訴軍人？不行！好！今天很多人可以提很多問題去質問軍方，據我個人了解，軍人也希望民間能夠幫他們解決很多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他們可以做，但是不能說，他們說民間可以說，但是不能做，這要相互配合。



1948年12月上海名媛、歌女慰勞空軍將士。中間坐立不安的軍人就是後來的參謀總長周至柔。

影象札記

攝影集與攝影展於3月4日起同時推出



本書收錄：

李美儀 / 林顯東
宋志雄 / 李美瑩
林清海 / 周慶輝
黃士庭 /
等7位攝影新銳的作品，為「阮義忠暗房工作室影象報告」之系列作品

影象札記攝影集

全書70幅作品，双色精印
為國內印刷水平的極致

定價：250元
預約：200元

「影象札記」、「影象訪問」、「影象新銳」
3冊合購，特價：500元

影像札記攝影展

展期：1989年3月4日~16日

地點：爵士藝廊 JAZZ PHOTO GALLERY
台北市八德路2段433號2樓
TEL: (02) 7219011

即日起接受報名
招生簡章備索：
來信請寄：台北市內湖郵政165號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3

永遠的王添燈

詩序：

硬骨棱棱意氣豪，事機坐失責難逃，
鼎鑊自甘誠不愧，狼藉遺屍沒野蒿。

第一幕：失蹤

二八事變發生後，1947年3月8日下午4時，滿載憲兵第門四團兩營部隊的「海平輪」，從福州駛抵基隆港。隨即展開一場殘酷的鎮壓，並引發了軍民對立的「市街戰」。消息很快地傳到台北。台北市民在憤怒與恐怖之間彷徨著。天未黑，馬路上的行人就已絕跡，約在10時以後，圓山方面忽然傳來一陣緊急的機槍聲，於是，整個晚上，全市都是恐怖的嗶嗶子彈聲。

第二天清晨，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通過廣播宣佈：「從9日起，台北、基隆一律宣佈戒嚴。」下午2時，滿載國軍整編第21師的太康艦，從上海抵達基隆。從這一天起，另一場更大規模的屠殺，從北到南次第展開。

3月10日清晨，住在台北市港町一丁目15番地（今貴德街）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言人——王添燈，在睡夢中被突然闖入的一羣憲兵抓走，從此一去不回。

第二幕：日據時代



王添燈

第一場：蜿蜒西流的新店溪

王坪安（化名）：我是王坪安。王添燈是我的哥哥。我們兄弟姊妹一共有6人。添燈排行老二，1901年在新店安坑的老家出生；上有哥哥，下有兩個弟弟及兩個妹妹。我們王家，祖籍福建漳州府南靜縣。我們兄弟算是來台第6代了。我的曾祖父是漢醫。父親雖是茶農，可少年時候也曾在私塾裡讀了8年的漢文。因此，父親的中國意識很強；每逢祭祖時，他總要藉機向我們敘述：明朝末年，來台祖從海峽對岸的原鄉渡海移民，先在大坪林落腳，再轉輾落戶安坑的家族發展史。此外，因為怕孩子們日後

背宗忘祖父親還特意在神祖牌刻上王家的原鄉所在地。

在這樣的家教影響下，聰慧的添燈，在少年時候就有了強烈的民族意識。記得，添燈喜歡在茶園的山頭上，俯視山下西流的新店溪；他經常望著那蜿蜒在山谷下的新店溪，告訴我們這些一起做茶的同伴說：「這條新店溪順著山勢一直流，就會流入淡水河；淡水河繼續流，流到出海口時會有個淡水港；在淡水港，我們可以搭船渡海，回去我們的原鄉。」

第二場：青年工讀生

王坪安：安坑公學校畢業後，添燈就因為不願忍受日台人的差別教育，出社會找頭路了。後這，添燈在新店莊役場（市公所）做事務主任；下班後，他才又到台北成淵中學夜間部進修。

那時候，往返台北與新店的交通，可搭輕便車（台車）或搭渡船，從新店溪直下螢橋（今中正橋）。然而，整整四年的中學生涯，添燈却總是騎一個小時多的腳踏車，沿著今天的北新路、羅斯福路，到學校上課。

後來，添燈即升任莊役場的「助役」，學校畢業之後，並且通過高考而升調台北市役所當社會課長。

1941年，父親在坪林開設文山製茶廠，因為業務需要，我於是離開台灣，遠赴大陸東北視察。因

撰文 ■ 藍博洲

此，添燈以後的活動，我就不太清楚了。

第三場：從社會課長到省參議員

周合源：我是周合源。1903年生於艋舺。1925年，投入參與施乾先生主持的「愛愛寮」。施先生是一位基督教徒，受到日本基督教社會運動家賀川豐彥鼓吹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影響，認為基督徒應入世濟貧解困。原本任職總督府殖產局的施先生，深入調查台北的乞丐寮後，懷抱著想消滅乞丐的理想，成立「愛愛寮」，專門收容乞丐，並訓練他們謀生的能力。

第一次見到添燈兄，就在這段期間。因為任職社會課的關係，他常到「愛愛寮」視察；我們因此就熟識起來。添燈兄比我大兩歲，印象中他是個很實在的人。穿著樸素，喜歡抽最便宜的香蕉牌香煙。

這段時間，他通過與台灣民眾黨幹部蔡式毅的交往，而有某種程度的政治活動；同時，他還在迪化街的乾元藥行，主編過一本《中醫師周刊》的雜誌。之後，他就辭去市役所的公職，在港町經營文山茶行。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我即因為個人的信念，奔赴大陸北京；一直要到戰後的1946年才歸台。這時候的添燈兄，除了擔任茶商公會的理事長之外，並且參選光復後第一屆省參議員。4月15日，添燈兄與黃朝琴同時當選台北市的省參議員。

第三幕：光復初期

第一場：接任《人民導報》社長

蘇新：我是蘇新。1907年出生於台南佳里。1926年，在東京的外語學校英文系求學時，組織「東京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鼓動台灣學生參加日本學生運動。

1928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我參加了組織，正式成為黨員。此後，曾在太平山區、基隆礦區從事工人運動。1931年，日本帝國政府全面檢舉台共，9月中旬，我在彰化和美莊被捕。1943年9月，坐滿12年的牢後出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初，我到台北與陳逸松、顏永賢、陳忻、陳逢源、王井泉等上層知識份子組織「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同時創辦《政經報》。但只工作了三個多月，我就退出政經報。

12月中旬，我又與宋斐如、白克、馬銳壽、夏邦俊、鄭敏、鄭敏祿和謝爽秋等人創辦《人民導報》，由宋斐如當社長，我當總編輯。

那時候，「國共關係」很緊張。舊政協破裂後，國民黨開始進攻東北，後來有所謂的「十五天停戰」。全國人民對當時的情勢非常重視。記得上海的雜誌發表過一篇「十五天以後」的文章，這是當時各民主黨派著名人士對「十五天停戰」的感想。我把這篇文章用顯著的位置和大標題，分三天在《人民導報》上刊了出來，在當時的台灣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因此，陳儀親自找宋斐如談話，提出教育處副處長與人民導報社長，二者擇其一的條件，要宋斐如選擇。這樣，宋斐如就被迫辭退了《人民導報》社長的職務。

因為《人民導報》還不能自養，接任社長的人必須要有錢，有社會地位，有羣衆威望，又對辦報有興趣，有事敢頂又能頂。我們於是聘

請王添燈當社長，但仍請宋斐如當顧問。

第二場：為農民代言

蘇新：王添燈就任《人民導報》社長以後不久，就遇到了一場「官司」。有一天，日據時代台灣農民運動領袖之一，舊台共事件時被判10年徒刑，與我同在台南監獄「服過刑」的簡吉，帶著一包「高雄農民跟警察大隊武鬥」的詳細材料，到編輯部找我，並簡單作了些說明：這場鬥爭的起因，是高雄的一個地主組織一幫狗腿，搶割農民的稻穀而引起衝突，但地主却請高雄警察局派大隊去鎮壓農民，打傷了人，有的已經抬入醫院……，希望《人民導報》聲援他們的鬥爭。

我慎重地把這份材料給宋斐如，王添燈與總主筆陳文彬看。王添燈叫我派得力的記者到現場調查、訪問受傷的農民，把他們的講話都記下來，同時到醫院探視受傷的農民，請醫生開診斷證明，把稻穀被收割的現場、武鬥的現場和傷人都拍回來。

我立即派呂赫若跟簡吉一起下高雄採訪。兩天後，呂赫若拍回「情況屬實」的電報。6月9日，我於是整理出一篇報導刊登。見報兩天後，官方的台北《新生報》便刊登了一條「高雄警察局控告《人民導報》的啓事。」「官司」終於打起來了，被告人是王添燈和我。

第一審，王添燈被判一年徒刑，罰款一千元台幣，剝奪公權一年。我們不服。到高雄搜集資料，得到了三十多名農民的證言，向台北高等法院上訴。

在上訴庭，王添燈義正詞嚴地說道：「判官，請讓我說幾句話，希望法院主持公道。地主和農民衝

突，警察局只能進行調解，不應該偏袒地主，迫害農民，甚至打傷農民。

兩個判官接耳私語之後宣佈：「審訊到此結束，必要時再開庭。」審訊就此草草結束。旁聽席上，有人低聲說：「王添燈實在厲害。」並以尊敬的目光，送王添燈出去。

以後，不但沒有再開庭；過了幾天，《新生報》又登了省一條啓事：「高雄警察局撤銷對《人民導報》的控告。」這場「官司」就這樣不了了之。事後，王添燈還到旅館慰問上來旁聽作證的簡吉和農民，並交給我一包錢，對我說：「他們可能有困難，錢不多，你就說，報館給他們補助一點路費和這幾天的生活費……。」

第三場：台灣糖包

蘇新：當時有「台灣省臨時參議會」，是作為「諮詢機關」，讓這些參議員聽聽「政府」的「施政報告」。而所謂「施政報告」的主要內容，則是「接管台灣的經過」和「今後的施政方針」。

議會的第二天，當「資源委員會」的接收大員報告「接收台糖企業的情況」以後，為省參議員的王添燈和林日高聯名提質詢，追究台糖公司十五萬噸白糖的下落。據王添燈和林日高揭露「資源委員會」將台糖公司從日本人接收過來的十五萬噸白糖，無價轉交貿易局運去上海。致使台糖公司缺乏再生產資金，不得不向台灣銀行借了四十億台幣。

在上海出售的台灣糖，零售價格每斤一百三十元，但在台灣却是每斤一百七十元，相差四十元。乘以十五萬噸（一噸兩千斤）僅台灣糖

一項，台灣人民就被奪去一百二十億台幣。對這一質詢，「黨委員」的官員啞口無言，狼狽不堪。

王添燈在質詢時問陳儀：「陳儀長官很關懷則台灣同胞，開口閉口，台灣同胞、台灣同胞，對長官的關懷，台灣同胞是非常感激的，但是不幸的是，接些接收大員不是關懷台灣同胞，他們關心的是台灣糖包，對這點，陳長官知影不知影！」

第四場：白蟻吃鴉片

蘇新：第二天，王添燈和林日高又揭露了貿易局和專賣局的貪污舞弊案件。僅專賣局和貿易局兩局長就吞沒了接收物資幾千萬元台幣。最後不得不請兩位局長到會對質。

王添燈出人意料，質問專賣局長：

「你知影不知影專賣局報銷七十公斤鴉片這種代志？」

答：「據說是給白蟻吃掉了。」（引起哄堂大笑）

王問：「既然是給白蟻吃掉了，那麼，我提議，請幾個權威的科學家和醫生來試驗，看一看白蟻吃不吃鴉片？」

王添燈提出了一個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人研究試驗過的很有趣的科學問題。試驗結果，白蟻不吃鴉片，證明鴉片是給人吞下去的。因此，專賣局長被扣受審，但這一案件後來却沒有下文。

當時台北四家民間報《民報》、《人手導報》、《大明報》、《自由報》共同作戰（四記者採訪的新聞共同使用），對省議會的鬥爭，進行了大量、集中的報導。記得當時四報都加倍發行，街上都有搶購報紙的人羣，羣衆拍手痛快。

經過這一場鬥爭，本來除茶業界

以外不大出名的王添燈一躍成為台灣政界的著名人物。一個商業資本家哪裏來的這種政治水平？我只能提供一條線索：潘欽信是王的秘書，是王的智囊；林日高是王的至友，蕭友三是王的茶行的職員，又是《自由報》的經理；上面這三人都是舊台共的領導人。此外，《自由報》的「同仁」都是進步的新聞工作者。

第四幕：《自由報》

蔡子民：我的本名是蔡慶榮，彰化二林人，1920年生。在台中一中唸到初三，正逢皇民化運動，我無法忍受，跑到日本留學。1939年，我進早稻田大學，是政治經濟系畢業的。日本投降後不久，有個華僑商人出資辦《華僑新聞》報，由我任總編輯。

1946年五月，我在日本長期留學之後抱著建設新台灣的一股熱情，回到故鄉台灣。那時，國民黨統治台灣還不到一年，但其政治劣跡已表露，怨聲載道。為在台北找一個立足之地，實現自己的抱負，我帶著謝南光（當時為中國駐日代表團成員）的介紹信，到台北找他的朋友王白淵和蘇新。這時，王白淵和蘇新正和一些青年進步報人蘊釀辦報，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權利。我覺得這很符合我的意向，也就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有一次，蕭友三說台灣茶葉同業公會會長王添燈願提供資金，讓我們辦報。我們覺得可行，都表示贊同。

當時，王添燈雖是經營文山茶行的大商人，但作為台灣省參議員，在1946年每月的首次省參議會上，質詢政府官員，毫不留情，從而成為台灣政界的著名人物，受到台灣進步人士和文化人士的稱道。

他任發行人的《人民導報》，因六月九日刊登一篇支持高雄農民鬥爭的報導，受到高雄警局的控告。他正想要有一份能為台灣人民說話的報刊。

於是，以王添燈為社長，我們於八月創刊了《自由報》。因我剛回台，政治上還不被注意，又在日本當過《華僑新聞》的總編輯，所以大家推我任《自由報》的總編輯，蕭友三任經理，負責出版和財務，有一位青年阿榮當助理編輯兼職員。王添燈負責一切經費，還提供茶業公會的一間房屋作為《自由報》的辦公室，讓我和阿榮住宿在公會客房。先後參加《自由報》工作的同仁有《新生報》的王白淵、周慶安；《民報》的徐淵琛、蔣時欽；《人民導報》的呂赫若、詹世平（即吳克泰）、周傳技（即周青）；《台灣文化》的蘇新（七月已辭去《人民導報》總編輯）和茶業公會的秘書潘欽信。

《自由報》的基調是台灣地方自治。國共「重慶談判」後，雙方簽訂到「談判紀要」即「雙十協定」。在這個紀要中，規定要「積極進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往上的普選」。儘管國民黨極力封鎖消息，李純青主編的《台灣評論》首先把「紀要」發表出來，於是，台灣人民也開始瞭解大陸上政治鬥爭形勢，蘊釀地方自治運動。我們認為，當時台灣剛光復，經濟社會情況與大陸很不一樣，且在國民黨統治下，台灣人民處於無權地位，所以我們提出台灣高度的地王自治主張。我們同仁常到王添燈權柄家談論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情況，並將一些意見寫成評論。

為了使我們的論點份正、客觀，我們在《自由報》類頭的兩旁，每期

選刊「紀要」、孫中山及蔣介石的有關語錄。文章中避免刺激性文字，注意擺事實、講道理。但《自由報》還是先後受到台灣警備司令部的一次警告和一次停刊命令。因而，《自由報》曾改名為《台北自由報》和《青年自由報》，從創刊到「二·二八」前夕，時發時停，共發行到十五期。

第五幕：美國的台灣政策

蘇新：有一次王添燈請我吃飯，蕭友三也在座，他對我們談過這樣的事情：參議會開會後不久，黃朝琴（議長）去看王添燈，黃對王說：「日人時代，台灣的紡織工業不發達，今後這一行太有希望，但要有能幹的人出來經營。長官（陳儀）很關心這件事。希望物色一個台灣籍的能幹的企業家擔任台灣紡織公司的董事長，許多人希望你出來。」

王添燈哈哈大笑。「我只能做茶葉的生意。我多年經商，得出一經驗：一個人最好不要去做自己不會做的事情。再講，我作為參議員對政府提了一點批評，這是我的責任，如果是因為我批評了政府，政府就請我去當什麼董事長，那麼，台灣人民將怎麼看待我呢？」

美國也在王添燈身上打主意。有一次王添燈叫我去商量如何對付警備司令部對《自由報》的警告，當時潘欽信也在場：王添燈向桌上攤開一張「請帖」，說是台北美國新聞局處長卡爾通過翻譯陳振興，請他去赴美國新聞處的茶會。王添燈問：「去好，還是不去好？」我看看潘欽信，潘欽信說：「去看看卡爾在茶會上說些什麼？其他人談些什麼事？」

王添燈到會時，卡爾還沒有來，

只看到七、八個台灣紳士（都是王認識的人，是些什麼人，記不清了），有的走來和王添燈握手，有的坐在沙發上只點點頭，開始跟王添燈聊起來，有的稱讚王添燈權議會的鬥爭，有的說《自由報》「很有意思」，有的開門見山「台灣不能這樣下去了，最好是自治或獨立，不知王先生有什麼高見？」

王添燈已經察覺到卡爾為什麼開這樣的「茶會」，也開開門見山，對那些談論「台灣獨立」的紳士們說：「今天這個茶會真有意思，原來你們都是卡爾先生的好朋友，但真對不起，我是中國台灣省參議會的議員，你們對我談這樣的問題，未免太失禮了！」並告訴翻譯陳振興：「請轉告卡爾先生，說他找錯了對象。」，就離開了。

卡爾在日帝統治台灣時曾經在台北高等學校擔任過英文教師，實際上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員。

第六幕：「處理委員會」

第二場：「處理大綱」

蘇新：「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儀為了緩和台灣人民的不滿，更重要的是為了爭取時間調兵鎮壓，組織了一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是「政府官員、國大代表、參議員、省參議員等。王添燈是省參議員，所以他是「當然委員」。「處理委員會」的主任是黃朝琴（省參議會議長），王添燈被選為「宣傳組」組長，王添燈的任務是每天會後發佈當天「處理委員會」的新聞公報，必要時到電台向全省廣播。

王添燈雖然在省參議會的鬥爭，已經顯出他作為政治家的一定水平，但在這樣的重大問題，這樣的

緊急時刻要擔負如此重大的責任，肯定是很艱巨的，所以潘欽信、蕭友三義蔡慶榮、蘇新，這些《自由報》的同仁自然就成為王添燈的「參謀」。他在會上的發言、提案、廣播稿都是這些人為他起草的，王添燈的客廳成了「參謀部」

蔡子民：從三月二日到七日，王添燈忙於開「處委會」的會。「處委會」擴大以後，官方代表不參加會，「處委會」成員越來越複雜，有政治野心家、特務以及流氓等。會議整天討論這個提案、那個動議，亂哄哄。事態的發展不曾停留在「血案」的「調解」，很快就觸及全面政治改革的根本問題。「處委會」變成台灣人民各種政治力量與國民黨進行政治鬥爭的場所。在這場複雜、激烈的鬥爭中，王添燈沈著對付，提出令人信服的政治改革意見，每天發佈「處委會」新聞，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這期間，我記憶最深，值得記錄的是關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的起草和提出。因為五日的「處委會」通過的《政治改革草案》八條，內容過於簡單，會議推舉王添燈起草具體方案。王添燈回來以後，叫潘欽信、蕭友三和我儘快草擬。於是，於是我們三人在《自由報》辦公室，將「處委會」得到的對事件的處理意見，綜合起來研究討論，由潘欽信執筆，草擬了《處理大綱》。

三月七日，「處委會」照常開會。但是市面已盛傳大批國軍將到，人心甚是惶惑。今天的會議，旁聽者特別多，原來陳儀已經佈置許多特務混入會場，一則陰謀破壞會場的秩序，二則由這些特務份子提出可以構成「罪責」的各種脫軌的要求，以為鎮壓的證據。因此，

會議一開始，就陷於混亂狀態。

王添燈在會中發言：「當局對於我們的政治改革要求都無不接受，但是諾言與實行是兩件事，沒有附諸實施的諾言，對我們有何用呢？數日來，各位委員和一般旁聽者，都提出了許多意見，今天可以總結這些意見了。台灣的政治改革不是在這個地方天天鬧個不休就可以實現，所以我今天提出對於此次事件的處理和改革的最後方案，要求當局不可食言，必須附諸實施。如果當局祇有諾言而不實施的時候，要怎麼辦，我無須在這裏說明了。」

對於王添燈這一番話，陳儀派去會場的特務份子，一齊咆哮，喧嘩吵鬧，會場頓時陷於混亂，無法制止。

32條「處理大綱」在會場中被特殊份子在混亂中增訂為42條。後來這四十二條要求就成了「反抗中央背叛國家陰謀」之罪，成為「大屠殺」的藉口。

第二場：最後的聲音

蔡子民：會後，約下午四時半，王添燈和其他代表乘車去長官公署，向陳儀提出《處理大綱》。陳儀似乎已得到援兵將到的消息而翻臉，拍案拒絕。在出發前，王添燈將皮包交給我們帶回家，似乎誓死而去。回來後，隨即到廣播電台，向中外說明：「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和經過，報告本日「處委會」的開會情況及被陳儀拒絕的詳情，宣讀四十二條處理條文。最後，他沈痛地說：「處委會」的使命已經完了，從今以後，這次事件已不能單由「處理委員會」處理，祇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希望全體省民繼續奮鬥。這是多麼語重心長的話。

三月八日下午四時，台北傳來國民黨援兵抵達基隆的消息。市民憤怒和恐怖的交織，早早將門窗緊閉。街上有些青年學生還在執行守衛任務。晚上，我和蕭友三到王添燈家，告訴國民黨援兵抵達的消息，並建議他暫時離開家，隱藏起來。但他堅信自己所做所為是正義的，估計國民黨對他不敢下毒手，說：「敢做敢當，不應回難，讓國民黨看看台灣人是有骨氣的。你年輕，還應有所作為，要避開」。從此，我再也見不到王添燈了。

第三場：屍骨何處？

王坪安：事件發生時，我人還在東北大連。家裡人不放心，叫我多待一陣才回台灣。二哥20歲的長子從香港回到基隆時，家裡特地派人到基隆，叫他坐原船回香港；他然後到上海再上大連與我會合。

1948年，東北的局勢一天緊過一天時，我毅然回台灣。回家以後，我才知道二哥添燈失蹤了。家人告訴我說：「憲兵隊在凌晨包圍我們家的；二哥在睡夢中被抓走，同時，懷裡的一只金錶也被摸走。母親害怕，把幾個小孩藏在茶堆喊裡，但他們連小孩也要抓，母親就擋在前面，保護了孩子們說：「你們要抓就抓我好了。」

二哥被捕以後兩、三天，就傳出他被殺的消息。母親於是與兩個兒媳，到各處的刑場找屍體不獲。

母親當時已經70幾歲了。從小，二哥就是幾個孩子裡最孝順的一個；怎知却落得生死不明。此後，只要講到二哥，母親就忍不住哭！我從大連回家後，大家都不再說了。一直到今天，「二·二八」對我們王氏一家，仍是不堪觸及的禁忌與恐懼……

讀者意見回函卡

廣告回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字 第 1717 號
 (本信件郵費由本公司負擔)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人間雜誌社 台啓

姓名：_____

連絡電話：_____

住址：_____

折疊線

●如果您覺得人間是一本好雜誌，是否麻煩您推薦朋友讓我們認識，也共享人間的喜樂：

姓名	地址	電話

國外訂閱價格：

地區	一年份	1 年
港澳區	NT : 1996	(水運) US : 73.9
	NT : 2752	(空運) US : 101.9
亞洲區	NT : 2200	(水運) US : 81.5
	NT : 3004	(空運) US : 111.3
歐美區	NT : 2200	(水運) US : 81.5
	NT : 3244	(空運) US : 120

《本表價格從1989年4月1日起實施》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以中英文書寫清楚，連同劃撥單寄回本社即可。(支票抬頭請指名Ren-chian Magazine)

Ren Chian Magazine

NO, 8, LANE 737, TUNG-HWA. S. RD., TAIPEI
 TAIWAN, R. O. C.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人間雜誌訂閱單

89-3

通
信
欄

訂閱人：新訂戶 續定戶 電腦編號 _____

訂閱期限：自 _____ 年 _____ 月起 一年 二年

訂閱人：姓名 _____ 男 女

電話：(公) _____ (宅) _____

寄書地址：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已開收據

收據·抬頭：_____

·地址：_____

·統一編號：_____

生日：_____

教育程度：①高中 ②專科 ③大學 ④研究所以上

職業：①軍公教 ②自由業 ③學生 ④製造業

⑤工商業 ⑥金融業 ⑦資訊業 ⑧服務業

我是學生訂戶

就讀學校 _____ 學生證號碼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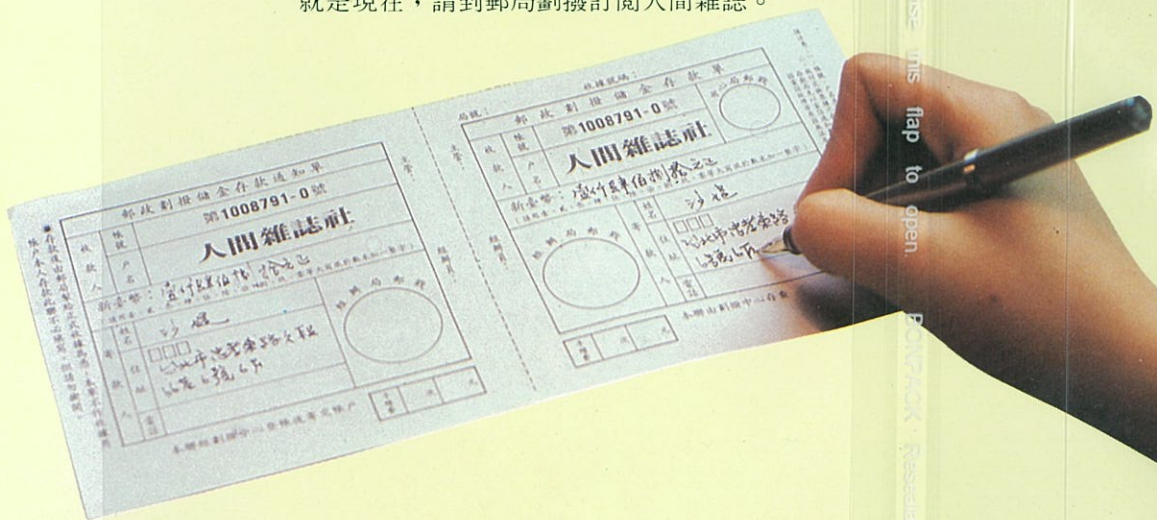
科系(所) _____ 年級 _____

贈品：A B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

請立刻參與 人間雜誌的所信· 所望和所愛...

像「人間」這樣一本雜誌，特別需要您的訂閱。因為您的訂閱，將會使「人間」有充足的經費，支持更多充滿理想和愛心的、年輕的報告攝影家和記者，到台灣更遠、更偏僻的現場，做更深入而動人的調查與報告；使「人間」能拍出更動人的照片；使「人間」有能力維持高度的印刷水平，並且讓「人間」有能力維持一本不願意降低文化和人文水平來取悅市場，使「人間」這一本在中國雜誌上堅持文化、理想和人間性的雜誌，得以不斷繁榮發展。您的訂閱，是您具體參與「人間」的信念，希望和愛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徑。就是現在，請到郵局劃撥訂閱人間雜誌。



人間 非洲 蘇丹 依索匹亞 AFRICA · SUDAN · ETHIOPIA

「我不願意以飽食、幸福的人的立場，帶著憐憫的眼光去看飢餓不幸的人。」水禾田說，「我是以同為人類的等高的視角，去看這些在苦難中仍然自有尊嚴的人們...」。

水禾田的「人間」計128頁
彩色照片計59幀 定價150元

●定價150元●直接劃撥8折優待：120元

人間雜誌社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訂閱：全年1480元·半年750元·學生優惠價：全年/1380·半年/700元

●現在訂閱贈書優待

凡在76年4月30日前訂閱1年者，贈送：「陳映真小說選集」（附陳映真自繪插圖），或香港名攝影家水禾田的「非洲·人間」1本，價值各150元。兩者請任選1種。（請於劃撥時註明）

國外訂閱價格：

地區	一年份
港澳區	NT: 1996 (水運) US: 73.9 NT: 2752 (空運) US: 101.9
亞洲區	NT: 2200 (水運) US: 81.5 NT: 3004 (空運) US: 111.3
歐美區	NT: 2200 (水運) US: 81.5 NT: 3244 (空運) US: 120

《本表價格從1989年4月1日起實施》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寄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台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人間雜誌訂閱單

89-3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以中英文書寫清楚，連同劃撥單寄回本社即可。（支票抬頭請指名Ren-chian Magazine）

Ren Chian Magazine

NO. 8, LANE 737, TUNG-HWA, S. RD., TAIPEI
TAIWAN, R. O. C.

訂閱人：新訂戶續定戶電腦編號

訂閱期限：自 年 月起 一年 二年

訂閱人：姓名 男 女

電話：(公) (宅)

寄書地址：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已開收據

收據·抬頭：

地址：

統一編號：

生日：

教育程度：①高中②專科③大學④研究所以上

職業：①軍公教②自由業③學生④製造業

⑤工商業⑥金融業⑦資訊業⑧服務業

我是學生訂戶 就讀學校 學生證號碼

科系(所) 年級

贈品：AB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